再编码

执行协议4710893-XV43rag39398yA

【碱基对ATATCGTACGTACGGTCATGTCAGATIII——编码错误】

【编码错误】

【编码错误】

【编码错误】

继续执行？——Y/N>>>>>>>>>>>>>>

执行1..248956422

Running >>>>>>>>>>>>>>

【母世界】Status : TRANSCRIPTED

【母世界】Request translation ON HOLD per protocol GRCh38.p7【For more information, press HERE】

Request PERMITTED <<<

继续执行？——Y/N>>>>>>>>>>>>>>

【CAPITOL】Status : TRANSCRIPTED【碱基ATGACACTCGGAAIII——编码错误】

【统一核心协议】Status : UNDER TRANSRCIPTION

【统一核心协议】Status : UNDER TRANSLATION

【统一核心协议】Cell generated【数量：124975387】【状态：增加】

【编码错误】

【编码错误】

>>>||<<<

Note : Project N.Dakota【a.k.a Object#25453】is under DEFORMATION【OSCAR II】

【Object#25453】Status : RECODING

【编码错误】

【Object#25453】Modified：FALSE <<<

【Object#25453】Replication：FALSE <<<

【Object#25453】Activity : FALSE <<<

【Object#25453】Disposal：TRUE >>>

【Object#25453】is disconnected, relevant documents end HERE

Please PRESS ENTER to contin&&&&&&&&&&\*\*\*\*\*\*\*\*\*\*\*\*\*\*\*\*\*\*

【编码错误】

【System : RETURNING TO LAST KNOWN STATE OF PROGRESS】

Pl\*\*se PR\*\*S ENT\*R T\* C\*NTINU\* &&&&&&&&&&

>>>>>>>>>>>>>>

PROCE\*D

我经历过许多梦。

许多地震、战争、叛离与末日，多到我甚至有些习以为常。当然习以为常理应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即使身在梦中，如若友人就那样离我而去，我也会——即使在醒来后的空当里也仍有余波地——感到悲伤。他们摆摆手，说本就没打算叫上我，想来这也是我生活中从未被有意发掘真实的另一面。

可是我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梦境。

称它为梦境是不准确的，甚至称它为什么这一举动都不甚恰当。我的意思可能会有些偏差，但它令我足够疑惑。空无一物的梦境里一片黑暗，我在一望无际的黑暗中下坠。

下坠不是一种有参照系的运动感，因为黑暗中并没有肉眼可以捕捉到的参照物，也没有本应在这时出现的十分应景的呼啸的风声与刮过脸颊的气流。我感受着近似于始终的感觉，在黑暗中从下方掉出，从上方掉入，循环着的不停下落。

她在我的想象中梳理起飘散的秀发，然后说，【你看，该来的总会来】

她的声音直接进入我的脑海。如果是梦，这也太逼真了点，我从未经历过如此栩栩如生的梦境。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他们说我来自一个没有黑夜的地方，来自一切的一切的开始，绝无仅有的那座都城。我们去国怀乡，于是我们建造家乡……这一切听上去都如此遥远？

它们并不遥远。我并不想承认我是技术制胜论者，但当技术就活生生展现在眼前时，每个人都会经历那种“使相信”的过程。从一片工业园区，一个山巅的雷达站，一座人造森林，到飞行器和戴森球排成的长龙。

所以当我下坠的时候我也感受到那种无助。工业的、黑暗的磅礴在我的眼前展现开，气势汹汹地向我压来，排山倒海。我的手抓住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存在一秒的栏杆。

【幸好没有栏杆，否则你的右臂会被扯断的】

可是我不想听。我更倾向于她也是这喧闹而混乱的梦境的一部分，主观上无暇顾及。我当然比任何人都要更能感受到我的手足。

【别怕，该来的总会来】

如果我一直孤身一人，事情又会变得怎么样呢。

我在黑暗里挣扎。黑暗是活着的，四面八方围拢来吞噬一个不知何许人也的东西，我最终放弃了一切抵抗。如果我并非一直孤身一人，事情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我来自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地方，这和我孤身一人没有任何关系。或许我所来自的地方不存在，它无非是一个现代技术的结晶——就像大山不会走向穆罕默德的话所说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发现新世界，就让新世界发现我们。

你会说所谓的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或者所谓的燕然未勒归无计，可是我仍然什么都不知道。即使我们给离别与归乡加上许多情感基调，事实仍旧是事实。我回不去，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一无所有。

只有黑暗。

然而黑暗不是廉价的，代价是恐惧和孤独，我十分卑微而下贱地换取宁静。

就好像这是我能决定的似的。

我呼喊着我不能理解的事物，上一秒还记得的事物下一秒就会忘却，黑暗倒不会把我逼疯，即使我要陷入癫狂也是因为我自己——但我却无法享受这安静，有什么东西在阻止着我。

*然后你，别拿你学过的典故和我扯淡。*我暗暗对自己骂道。*以为你自己学了两句话就很了不起吗。*

【很了不起，放轻松】

当然那不是我的声音，而我也无暇顾及。因为当一个人感到失重，感到飞也似的下沉，在手边没有什么可以抓住的东西时，没有什么再能让我顾及。

你也一样吧，说话的人。好歹我曾经也是飞过旋翼机的，在某个地方——你指望我恐高吗。

【那倒没有，不过听着……】

“我不想听。”我说。

我不想听，我很想回去。北达科他，都城，米德堡，哪儿都行。我们训练过的，能找回方向感的任何地方，只要不再让我向一片没有高度计量的黑暗中下坠。我在下坠中得不到宁静。

【听着】

“我不想听。”

*这是什么样的过程——这不是下坠，可它究竟是什么？*

【我需要你帮忙】

战火继续肆虐，都城【CAPITOL】周围的重要城镇都受到威胁……

为期一周的母世界超级风暴仍在持续，数千万人受灾……

“我们正处于生死抉择的关头，无形的敌人已经显现。战，或者——”

失控的战舰和自动化机械体仍然在各环境层游荡，为保证您的安全，请继续……

新一代安保机械已经投入批量生产，届时士兵的功能将被取代……

多个发电机组遭到摧毁，都城电力部门正加紧抢修，预计恢复时间在……

【我明白你不想听，没人想听，可是我还是一遍一遍地不厌其烦。这样做合理吗？】

【TRANSMISSION ENDS】

Day One

【编码错误】

【2277..5814/gene="OSJNBb0089F16.1"/note="predicted by ‘CGP’"】

【/protein\_id="[AAL58172.1](https://www.ncbi.nlm.nih.gov/protein/18057149)"/translation="MASRKPNPASAKGPDPGRVDDDSTAFLGVSLVDD……】

但是我不想帮忙。

我看着手中的挂坠发呆。那东西很像个空间几何体，正二十面的，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放进了胸前的手枪快拔里。枪套是空的，搭扣半掩着，即使有意忽略掉，也很难不去疑惑到底是谁拔走了我的配枪。

在那之前，我必须集中精神……配枪。

“是啥啊？”声音越过我的肩头，随后观察者的视线也越过右肩，落在我手中的挂件上。声音来自一个从我脱出黑暗的第一刻起就毫不掩饰新奇感而问这问那的年轻人。年轻人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都是”的意思，就是一群连自己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的人，或许他们比我更清楚。

“……说的好像我知道一样。”我头也不回。

身后那个头戴T75战术帽、全身挂满他体重一半还多的各种装备的年轻特警战士像个砸锅卖铁的杂货铺。NY海军蓝色CAC背心背后的SWAT和身前的VMPD魔术贴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的身份。Vegas维加斯，21岁的特警替补狙击手，记不得自己的名字。也竟然是这样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已经忘记的人连问带比划半天才弄明白我同样已经算是个不再记得什么的人。

我依旧端详着手中叫不上名字的几何体挂件。那个词分明很近，已经近在咫尺，就仿佛我做飞行员的时候对这些事物熟识于心，但我的记忆却仍然没有做出任何像样的应答。*应该弄一把17式来着*，我有些遗憾地心想。

“你女朋友给你的？”维加斯仍然在孜孜不倦地提那些偏题太远的问题。

“不是。”

【是】

更令我难以理解的是我脑海里的这个声音——从我仍在黑暗中就没完没了地说一些我难以理解的话的女声。她的声音有些调侃，我自然不喜欢这种调侃，这就好像是精神分裂了确能清晰地知晓自己的精神状态有多么可悲。而且这东西——这家伙的作用机理尚不明确，到底有什么东西能接进别人的意识里然后发表无关痛痒的评论？

*算我求您了，说话的人，闭嘴。*

现在我需要集中精神。忘记声音，忘记自己，忘记一切。我的配枪并不在我的身边，是时候应该去重新找一把至少能够用来防身的武器。除了我身上的基地服和模糊的记忆，我好像也不剩下什么能够使用的东西。

【开个玩笑。可是我还是一直在告诉你无法理解的内容？】

作用机理……是什么来着？自己总是会随口说出一些自己难以理解的词汇，如果有那个余裕，现在倒是可以光明正大地怀疑自己被人洗脑的可能。可是我又毫无必要的心急，这来自于我先前提到过的去国怀乡。没有人会平白无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醒来。

*我要是能理解的话，就不会对你是现在这种反应了。*

【那么就难怪你无法认同我的行为，可是你居然不感到好奇，这从人类心理学上看来也不合理】

我并不懂什么人类心理学，我只想回北达科他。

“他没你那么识逗，维加斯。”

“……你确定？”

“祸从口出，小伙子。”只不过说话的也只能用小伙子来形容。身着少见的pata作战服、头戴CT Arfm战术头盔的是绰号CGP的前C-SOG队员，至少他自己这么说。尽管脸被完全蒙住只露出两只眼睛和半个鼻梁，他仍然让我相信他其实只是个25岁的非专业人士。但是他的代号出卖了一切，而且是他自己告诉我的，因为自己偏好Cascade Arms的C5 CGP自动步枪而被队友加以整日的调侃。他自己说：Cascade C5，6.8毫米SPC，好像是在给枪和自己做广告。那把枪此刻正挂在他的身前，在三个步枪弹匣袋和两个双层手枪弹匣袋之前，他的负重不可能比维加斯更轻。

维加斯发出一声夸张的沉闷的叹息，朝着CGP转过身，背包两侧绑着五颜六色的化学荧光棒、红绿色信号棒和指头粗的麻绳。

“我识逗。”我大声抱怨道，好像是要证明什么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能给出一种似问非问的答复，“然后呢？我猜想你们该不会真的不知道怎么离开这鬼地方。”

鬼地方是我们三人所处的一间五十平米见方的小屋，由混凝土墙环绕着，只有头顶几个没来得及碎掉的灯管散发出昏暗的光。除去我们能落脚的地面以外，屋子曾经堆放着板条箱——当然都被另两人砸碎了。箱子大多是空的，破木板和木片碎屑散落一地，什么都没有。

CGP此时冲我笑了笑：“你会知道的，什么是鬼地方。”他又抬起头琢磨了一下自己听上去不那么顺的语句，“你说着一门很古老的语言啊。”

“很老吗。”我只是重复着他的话。这是那种我没法回答是或不是的问题，除了心理学之外，看来我对人的语言发展史也一无所知。

【老什么老，年轻得很】

“拜托闭嘴，我谢谢您。”我低声说。CGP仿佛是听见了什么，转过头来打量着我，但或许我的声音太低，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应。

“你说你要回北达科他，我搜了一下……”他从自己的快拆背心夹层中掏出个人平板电脑，戴着手套的手在上面滑动起来，“North Dakota AFB，北达科他空军基地位于都城正北偏西16度3分，距离都城32英里，占地22000英亩，跑道长11,756英尺，标高166英尺，是都城警备部队第917联队和第307土木工程中队1分队等四支部队的驻地，也是第8航空队司令部所在地，下辖……”

他给出的信息足够详尽，我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回答，而这详细中或许还掺杂着一丝不安：有什么东西是错的，在这个一切都摊开光明正大的牌桌上，一个肉眼不可视的玻璃罩将我与将要摸到的牌堆顶的那一张牢牢隔开。

我需要面对一个事实：除了模糊的记忆和熟识的种种碎片细节，我真的而不能够称得上是知道我所生活过的都城。我应该把全部希望赌在回去上吗？这样看上去让整件事情蒙上一层可笑的阴影与负罪的悲伤感。

我需要面对第二个事实：CGP他们游荡的方向，可能和我要去往的地点方向相反。那不成问题。如果一路都有这样的混凝土储藏室，说不定有生之年我徒步也能走到。

尽管我一无所知，但显然可以推断得出，能储存过期板条箱的地方一定不会不偏远。我打量着四周，几十平米出头的混凝土小屋里充斥着幽暗沉闷的灯光与静滞的气息，突然变成漫天——

【习得接受，必要的事物总会降临】

那个声音在我的脑海里说。

——本应是密不透风的小屋里积雪没过脚踝，CGP和维加斯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乌鸦立在一旁的弹药箱上，跳动着，停下来啄食。

“什么总会来？”

积雪消失了。不是化成水干燥，而是蒸发了，好像从来未曾存在过。

维加斯凑上前问我。

见鬼了，那个声音明明只能在我脑子里说话的。“什么什么总会来。”

“……你刚才说的啊，什么‘该来的总会来’之类的，那是啥？”

*见鬼了。*我心想。*不管你是谁，能不能别再给我添麻烦了，至少在没有人的时候再……*

【好啊】声音很开心地说。*见鬼了。*

“你们要去的地方离都城不近吧，我猜。”转过头，我对CGP说。此时他正在将多出的物资和装备堆成一堆，摞在地上像一座小山包。

“岂止是不近呢，”CGP抬起头来，苦笑，“维加斯，告诉他这是什么地方。”

“标记点0339，子世界0107。”维加斯装出一副推销的样子自豪地宣布，“一路上数一数二的物资补给点和剩油最多的加油站，瞧一瞧来看一看——”话音随着CGP扇到他头上的巴掌戛然而止。

维加斯扶着头继续说，这一次话音正常了许多，尽管他的头是不可能被打疼的，“都城的坐标是母世界，0000。当然你也可以相信所有的子世界是把编号顺序打乱分布的——尽管我们不这样认为——但就算那样，都城也不可能就在离我们只有三个子世界的距离。我们的油只够跑一个半，而且我们都不知道要去哪。”

“你们很久没回过都城了？”

出口的时候我知道那是个很傻的问题，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的表情。那种表情只可能出现在他们的脸上。开始的时候我很想笑，但那一点也不好笑，那是一些年轻却面无表情的脸上流露出的疑惑和遗憾。维加斯一手抓着一瓶尘封的蒸馏水，从纸箱堆里抬起头来。

“你真逗，我们这些人……

“从来就没见过都城。”

我记得都城，至少有模糊的印象，即使那多少也意味着我很久没有回去过那个在梦里都不会出现的地方。北达科他空军基地或许是个很偏僻的地方，我对我的部队番号和从属关系也都一概不知，只记得当时在停机坪上，八点钟的朝阳穿透银色的云层，第一缕光暖流般下泻在280-II型旋翼机“勇气”上，深灰色的机身仿佛裹上金光色的丝带，当然，也或许是阳光般绽开的伤痕。

我的战友们，我已经不记得他们了。

我记得和他们一同慢跑，晨练是绕起飞跑道的两英里，我和那些模糊的虚影在混凝土地面上说笑着打着手势；大多数时候能见度很好，我们稍往远处望去，便能看见地平线上高耸的卫星城。那些建筑的高度达到了几百米，占地最多有以平方千米计数，像是远方一组阴影中的山峰。

灰色笼罩着我们。

无论如何，我至少还记得飞行的基本操作。飞控系统早已经是标准化的，22M型和280-II型从操作上讲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即使起飞重量和气动外形会有不同，稍作调整也能很快适应。不知道出去之后，还有没有我能飞的战机。

我不知道，但是那地方安静的像个世外桃源——安静得像见了鬼一样，我没见过鬼魂。

【你没见过鬼魂？】又是一声嗤笑。

好吧，或许我见过。

——我没见过鬼魂，维加斯和CGP显然不曾是。他们的动作中透出些许的疲惫，但绝没有丢掉一切。肩上过重的负担让他们不可能丢掉一切像是丢了魂那样游荡。

他们拾掇着混凝土地面上的小山，把矿泉水和整包的即食口粮塞进AVS行军背包，又在不同的隔间共享的那片不大的空间里填充进压弹器、空弹匣和整盒装的弹药，老旧的红色封装上过大的AMC STLK字样足够醒目。液压钳和伞兵锹落在了弹药盒上，一套简易维护保养工具落在了液压钳伞兵锹上，个人平板终端又落在了工具箱上。维加斯费力地拉上拉链而又不至于让背包撑破。

两人心满意足地察看着他们的作品，双手叉腰，向那个背包投去满意的目光。维加斯的视线在背包成品和我之间游动，最后有些犹豫地落在我身上：“怎么样？”

怎么样？可是你们不是鬼魂，为什么你们能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游荡，没有目标又不至于无聊透顶。没有什么地方是家，但是为什么？

【我不理解他们做事情的动机。这样的行为对于人类而言合理吗？】

*你见过的人类兴许比我见的多。*我在心里抱怨，而嘴上支支吾吾地答复了维加斯：“呃……还……不错？”

“Nice.”维加斯的兴奋显露在脸上，要捉弄我似的，“背起来试试看？”

“背起来？”

“当然了，我们可不能就把你扔在外面送死——或者，是不是你反倒愿意……”

CGP又对着他的后脑勺来了一下，这次他没有再说下去。“不能把你扔在外面送死，前提是你不会被这堆东西压死。”CGP替他收了尾，“怎么，不感谢我们吗？”略带着调侃的苦笑。

为什么要苦笑呢。“谢谢……你们会不会更需要这些东西？”

“不至于，”CGP的笑容放松了许多，“我们一天活一天的。没法搭你走一程了，不过外面环境不太好，你多加注意。”

一把枪抛了过来。哑光处理的银灰色合金枪身，浮置护木，Arclite工厂标志性的A3一体化机匣和伸缩枪托，以及枪口有些显大的消音器怎么也拧不下来。我冲着弹匣井侧面的铭文发愣。

“AMC Dagre短突击步枪，.300追猎者弹药。别拧了，消音器是一体化的。”CGP解释道，“你可能会需要尽可能躲避外面警戒机的注意。”

“警戒机？”

“安保机械的一种，或者至少我们这么认为。型号会根据子世界不同而变化，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你，但如果你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那——”

【这个子世界内的型号：AVP-P0107，分A1型和A2型。最低限度武装，对人类杀伤：弱】

CGP有些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我什么都没说。”我辩解道。

“——就祝你好运。”

我背起背包。比我想象中的沉却也比想象中的更轻，然而心理准备永远不会减轻物体的质量。质量是不会被减少的，尽管我见过负担这种东西不止一次凭空增加，而不得而知负担是否一种物质。

维加斯凑上前，把我像木头块一样翻过来转过去地仔细端详。他注意到了不知从何时起就已经套在我身上的游骑兵绿色作战服，以及跟那不是很搭的全地形迷彩背包，得出了最终的结论：“还不差。”

还不差。握把在我手中，左右翻动着步枪熟悉两侧的设计，看着拉机柄、抛壳窗、弹匣释放按钮和保险/快慢机。CGP告诉我包里还有多余的战术配件，以及导气活塞行程可调。他们说空弹壳能帮我做到很多事情。还不错。

【效果欠佳】

“谢了您呐，科学家。”我转过身去对着墙壁说道。

【我被击中过，空腔扩张有限，不疼】

“对我而言呢？”

【应当是致命的】

就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完全听不出任何顾虑甚至还夹杂着探讨物理问题的兴奋，好像我是靶纸一样。我当然不指望一个被植入大脑中的独立思维会对我的生命安全有什么顾虑，但没有人喜欢当靶纸，尤其是我。我还要回北达科他。

好吧。*CGP送我一把枪让我自戕。*当然那并不可能。

我们走过曲折狭窄的过道。整座设施像个防空洞，但身处其中，我或许永远不能知道它究竟是什么。

*只缘身在此山中？*

【文学素养，此处应该有掌声】

*别调侃啦，还有不要在这时候说话，说过了。*

只有走出去才能看见更多。走出去不会保证我看见更多，因为我可能会被打死。被警戒机，或者被别的人，不同的死法殊途同归。但走出去或许会带来不一样的结局，掌握更多信息就是掌握机会。

CGP挤过一处仍然挂着施工防尘网的狭窄过道，敲了敲降噪耳机里伸出来的麦克风。

“外侧安全。”停顿两秒之后，小心翼翼地推开破了洞的防爆门，“注意光照。”

“注意光照。”维加斯重复道。

“注意光照？”我重复着像个疑问，不知所以然。

【嗯，注意光照】

Day One - EXTERIOR

【编码错误】

【1..999/mol\_type="genomic DNA"/cultivar="T29"/db\_xref="taxon:[4039](https://www.ncbi.nlm.nih.gov/Taxonomy/Browser/wwwtax.cgi?id=4039)"/tissue\_type="leaf"】

【/protein\_id="[APZ89677.1](https://www.ncbi.nlm.nih.gov/protein/1139877303)"/translation="MNIESSFCPILCICIISLCLPNLSASQRCNNNDKQAL……】

“紧张什么，又不像是突然会有警戒机过来把你打死。”

那个穿着冲锋衣的女孩提着枪靠在门旁一侧，有些心不在焉地说。

CGP对着突如其来的话头有些尴尬：“……抱歉，你出现之前我们刚刚中过两次埋伏。”话是对着我说的，目光仍然扫视着四周，算是警戒。

环境光并没有想象中的刺眼，却也异乎寻常的亮。天空灰蒙蒙的，雷云层滚动的银灰色里不知为什么透出一点绿光。视野很模糊，离我们十米左右的位置，一堵雾墙挡住去路，与我们之间隔着不知多深的平静水面。

我俯下身去触碰那水面——不是印象中冰冷的感觉，甚至有些温和，有些静止得像是不存在一样。我的指尖好像划过空气，但那液体确实存在，而且事实上它就在我的脚下，脚下有几厘米深的水面从这混凝土永备工事向外蔓延。

*只有几厘米吗。*都城的水一定是很深的，深到他们会在旁边插上水深危险的警示牌。

“所以……你们怎么走？”永远不知道自己的问话合不合时宜。

“怎么走，”CGP并没有停下脚步，缓缓地向雾墙走去，“自然是往外。”一边嘟囔着城里人连路都不认一类的话，尽管我不可能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或者“外”是哪边。

【标记点0339，子世界0107。我以为他们跟你说过了你就记住了】

“我不知道。”我说。

【不知道编号的意义？】

“嗯。”

【……】

我第一次知道那个声音会沉默。

【……你说过不要在他们面前说。我会和你解释，冰冻的森林】

*冰冻的森林。*

我抬起头看天，那个声音一直在我耳边说着冰冻的森林是安全的，不要害怕。自然应当没人知道她说的到底是何物，冰冻的森林，林木直触天空，感觉不到寒冷因为那冷气无法动摇你跳动着的内心。我不安全，没人是安全的也没人会安全，仅仅是在这片天底下就有CGP他们为证。庇护听上去只是个不可即的梦境而我只想回北达科他——回那些我曾几何时熟知过的地方，去坐着，去躺下或者看不存在的星星，或者在我飞过的280-II型边，回想着不知道去向何方的战友们，敲开一瓶啤酒。我抬着头看天，天空是灰蒙蒙的绿色，雾墙的弥漫延续到头顶，雾墙的另一边，我看到有飞鸟和旋翼机在盘旋，有警戒机在盘旋，它们似是要俯冲下来而又永远静止在发起进攻的那一刻。一切都失去声音。

她说要我帮她，我不可能，我做不到。

【……子世界0105，向北】

“我不想去。”我看着天穹。

“Привет, незнакомец.”

穿着冲锋衣的女孩已经不再靠在墙边了，背着单肩包，靴子踩进水中准备动身。我茫然地盯着她的脸，直到确认话确实是对我说的，却又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听不懂她的话，那一定是CGP他们说的……一种比我说的新的多的语言。

“抱歉……我听不懂。”从来不擅长和别人交流，开口只会让场面更加尴尬。

我上下打量着她。深灰色的冲锋衣，银灰色的短发——近乎全身上下都是灰黑的色调，还有一柄短斧挂在背包的一侧，手中持着一把步枪。她平静得几乎没有任何表情，但对我还是微微皱了皱眉，眼中流露出有些担忧的神色。

担忧……担忧什么？

“……穹顶综合征？”微弱的声音出口，似乎是在向我确认着什么。又是一些我没听说过的概念和名词。*这地方到底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

“不，我不知道什么……穹顶……综合征。抱歉了。”

“你刚才看天差不多有一分钟。”她的声音大了些，也变得流利起来。她握着步枪握把的手垂在身体一侧，但我分明注意到她的食指已经搭在扳机之上。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我无法回答她，我只想回北达科他。*离开这个地方。*

“我是东方，Восток……东方。”放松了些，她把步枪从右手换到左手，不由分说地上前握了我的手。本以为她是要侧身从我身边走过，而她只是侧身停下，我听到耳边传来极低的声音：“别相信你听到的一切，还有……注意安全。До свидания.”

这次她真的离开了。我看着她灰色的身影融入灰色的雾墙中，再也找不到任何踪迹。CGP和维加斯一定是早就出去了……在我看天的时候。

我也该出发了。

我把维加斯偷摸着揣到我兜里的17式手枪插回枪套——那家伙竟然把一把已经压下击锤上膛待发的手枪随随便便就塞进别人兜里，尤其是在装填着实弹的时候。我从背后解下突击步枪，重新固定了背带，准备动——

右手心有张纸条。

把那张有些揉皱了的纸片抻直，再简略地端详一番。有些模糊，但像从梦中惊醒似的，我突然明白了东方的意思。有什么东西像阴云笼罩在心头，怎么散都散不开。

*你有危险，在子世界0128和我们会合。个人终端上有导航信息。*

*一定有人通知你去附近，半径三个子世界以内。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

*再见面的时候，就有时间和你解释清楚了。*

署名是：Vostok.

【我见过她】那个声音对我说。

“现在没有人了，你打算怎么解释‘东方’的话？”

【她说得没错，可我并不会害你】

我沉默。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被困在交错的信息中无法辨别真伪，在这个世界里不只是周遭环境，我甚至连什么是真的都不知道。

“你有没有打算先告诉我你是谁呢……？”

【见面的时候，就有时间和你解释清楚了】

但是她——这个声音——不仅能存在于我的思维里，甚至还能调用我的视觉，然后引用东方纸条上写的话，就好像她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所以，先告诉我怎么出去？”

【你看到他们出去了，对你是一样的】

“告诉我走到一半的时候不会被杀死，被什么奇怪的东西或者高压蒸汽灭掉。”

【不会】

我的大脑自动替我选择了我自己不能理解的词汇，但我已经没心思管那些了。与其待着不如走着，我还要回去……尽管从编号上听起来，0000应当是一个我徒步绝无可能到达的距离。

总体上，地面还算结实，我的伞兵靴在泥水中央荡起微小的涟漪。我踏过几十米宽的液面，心想着有什么时候可以把鞋也一并烘干。雾墙横在面前，伸手过去，出人意料的冰冷和潮湿就好像冬天凌晨曾经空军基地里跑道上的雾气，然而里面——又是一种闷热，近似一种油腻，让我有些抵触。

【害怕了？】

“恐惧是生物生存的本能。”我说。

出口的时候我也清楚这只是借口，借口罢了。借口容易说出来又容易被敷衍过去，无论出于什么，恐惧常常伴随着两种结果：虚惊一场或者在现有情况下的，死亡。

【你足够小，在他们眼中很小，能够自由透过膜屏障】

我穿过了那层雾气，脑海中的声音还在继续着，像是在有意卖弄专业知识的渊博。

【膜屏障的外侧呈现极性，内侧呈现非极性】

【外侧更易亲和质液——你脚下踩过的是质液——内侧亲和硬光】

“谢谢您那，科学家老姐，这堂课讲得那叫一个受益匪——”

我踏进阳光。

甚至不能用阳光来描述的——

远端的天空呈现出山雨欲来那样独有的银灰色，也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因为更大片的天幕都被倒悬垂下的山峦和层岩所占据。那些棕褐色、灰色的岩层和棱角分明的本应矗立千仞的岩柱现在由上方垂下，几近亲吻地面，眯起眼睛，我甚至能看到在那些覆盖着的苔藓之间长出的几棵孤松。

没有明显的可见光源。尽管如此，整个空间依然有那种阳光穿透云层照射时的透亮，仿佛山峦和云层更上方还有什么东西。在那些垂下的山峰之间，弥漫着一层淡薄的云雾。

远方，在更远的一端，我看到一座巨大的灰色建筑，几座直插云霄的尖塔杂乱无序地排成一个占地巨大的建筑群。那些塔表面平整，棱角分明，大块的几何图形拼凑出一些巨大的阴影。

在那些塔和我之间……一片巨大的开阔水域，不如说是沼泽。平静的银色质液水面，一望无垠。这个世界没有垫在脚底下的土壤，土壤都垂在头顶。

质液海洋当中几处灰蒙蒙的半球体并不是很引人注目，估计是被这种膜屏障包裹住的其他补给点——也许是我能够借以继续前进的目标，我决定什么时候也把它们在地图上逐一标记。

我眺望着远方。没有CGP他们的踪迹，车子一定开走有些时间了，脚下质液中没来得及恢复的车辙印说明了这一点，但我并没有徒步跟着轮子走的计划。我甚至打算就地坐下，一边看着风景一边查个人终端上的地理信息位置，然后慢慢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继续……在那些补给点之间的……是什么？*

我知道我没看错，大片的森林在水面上移动着，漂浮着好像永不沉没的巨轮，在身后的质液中留下浅浅几道航迹，随即归于平静。那些是刚抽芽的杉树和柏树，新的，在那些土地孤岛上焕发着难以置信的生机。

我看不到是什么拖动着森林在水面上行走，或许是拖船，在视野里不过一个随意被忽视掉的小黑点，然而仅仅是拖船就拖动了几十亩的树林。

许多树林在水面上游动着，还有机械——巨大的杂乱无章的深灰色建筑镶嵌着泥土和黑烟的颜色漂浮在质液上，同样缓慢地移动着。浓烟不留痕迹地消失在空气中，而排列着进入工厂的，是难以分辨的细小黑点构成的、来自各个方向的长龙。那些长龙的远端消散在质液海洋的远方。我下意识地抬起头：那样的黑点在我正上方也有许多，甚至若仔细看，整个天空都能找到踪迹。

上空，一艘棱角分明的飞行器缓缓驶过，一艘战舰。

*能飞的那种，我的老天爷。*尽管我不信老天爷。

【这可不是开玩笑】那个声音居然笑了起来。

“很可笑吗？”我问道，同样没有得到回应。

我看着那艘星舰从我头顶的天空滑过，悄无声息地在地面投下巨大的阴影。舰体的信号灯闪动着，像是机械的脉搏，巨大的尾喷口释放出难以置信的热量，空气波动着，被幽蓝色的人造太阳扰动着膨胀着，尽管一切仍然毫无声音。布满棱角却仍然不失优雅的设计，显眼的白色LPC三个大字喷涂在舰身。

有些愣住的，我就站在那里，没有吭声。

如果你一无所知，你会知道吗。

【弱小、可怜又无助】

但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回应她的调侃。“知道”……没人知道任何东西。

即使在我本应该熟知的世界里我也一无所知。所有人都一无所知。所以说我们在指望什么。

在这个该死的一无所知的世界里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

【冰冻的森林】

我对森林并没有与生俱来的好感。于是我决定坐下，从背上卸下每秒都在变得更沉重的包袱，拉开拉链，并且相信再也不可能像维加斯那样完好地把拉链拉回去。幸而平板终端被放在最顶上，我有些迟疑地按下侧面的电源键。

立刻占据屏幕绝大部分的是一张及其不合时宜的风景画，毫无疑问是子世界中的日落，因为除了夕阳意外我还能认出巨大的银灰色建筑和倒挂的群山。电脑处理过的概念图像旁有两行小字和一眼就明了的图样。*子世界0107，天气：多云。*自然他们用线条轮廓勾勒出一小朵云，就好像我不识字一样。

屏幕的侧面和底部的功能栏倒是会更有用，至少比这幅标注着“GALLERY”的画要好，尽管我还在其中找到了同样毫无用处的音乐播放器，播放键大三角的上方滚动着一首不认识的音乐名称。其余的新闻档案一类，我本来不打算看，但是资料……

我点开那一个纸张文件样图标旁的“DOCUMENTS”。

漫长的日志列表一眼望不到底，滚动条在屏幕右边只是一条并不宽的横线。干脆打开检索，直接搜索“地图”——

——没有搜索结果，因为系统使用的也是这种我不认识的语言……

【试试“冰冻的森林”】

“语言不对吧，我说。”有些沮丧地想把每一份日志都打开，但转念就知道那根本不可能，尤其是每个文件后都标注着我不认识的日期。还是搜索0107来得简单些。

**LOG ENTRY 051331-5 -- DEFENSIVE COUNTERMEASURES IN ECOSUBWORLDS / CATEGORY 5 / ANTIVIRUS PATROL (0100, 0101, ...,** 0107**, ...)**

**LOG ENTRY 04428 -- SECTOR NAVIGATION / VOIDSPACE AROUND ...,** 0107**, ...**

只有两条，我随手点进第一篇日志，往下划拉的时候瞥见了我不认识的机械的图片。它们形态迥异，只是外观上都跟头顶的LPC舰多少有些相似，至少，颜色上。其余都是些我无法理解的文字。

【硬光】

我打算点进第二篇。

【都是硬光构成主要框架，由不同的谐振频段构成不同的基本部分，但能连接、延展、折叠。就像你看到的成品那样】

”硬光……就是光吗。”

【某种程度上是。硬光是子世界活动的主要承担材质】

仍然想象不出来人如何把光制作成固体，或许那也是我永远无法理解的内容之一。有些东西还是暂时不要理解为妙。

【不查查“冰冻的森林”吗？】

“不。”

【安全】

“不。”

【即使你不去，帮我个忙】

“不帮。”

但那不是全部，至少，不是全部。

背着四十斤的负重沿四十五度的土坡下山，从某种意义上讲，比第一次飞22M型倾转旋翼机更困难。更为难以置信的是我为了从一个字也都不懂的数据库中找出地图竟然答应了别人的请求，在我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

【在0106碰头，附近局势有些不妙】

“也就是只要跨过一个子世界就可以了。”

【正是】

我从兜里掏出那个正多少面体的挂坠，放在摊开的手掌中，攥住。它像个外星球的造物一样嘲笑着我。

我知道它不是个路标，不是个信物。它什么都不是因为我要回都城，我要回北达科他，我要回家——可是谁来告诉我在这个一切都不得而知的世界上家在哪里？我张开手掌端详着它又握住。如果我端详它就会显得像古人格竹子一样。

【是正二十面体呢】

正二十面体的挂坠拥有了它自己的意识，于是开始以一种戏谑的语气对待我。一刹那我产生了一种很快会让自己后悔的不切实际念头，如果是日常待人的话，这样的做法一定会让人对我避之不及。我右拳攥紧挂坠，胳臂猛力一挥，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消失在空中。

二十码开外的质液水面上出现一丁点水花，随即泛开涟漪。水波很久后才传播到我的脚边。

【你扔它是因为什么？】那个声音问我。

我后悔了。这个挂坠并不负责把声音和意识输送到我的脑海里，严格意义上它或许什么都不是。

“我想练手榴弹投掷。”我口是心非，尽管知道那声音能洞察我想的一切。

【如果这样的话，有人类告诉过我二十三点七码可不是一个及格分】

我被那个声音嘲讽。我不理解，也尽可能不去在意。尽管这听上去毫无意义，但它就像是素昧平生的世界正在否定我的全部。

*想多了。你……什么也不是，不值得这个世界去否定你。都城的人口有成千万计，没人会在乎你是谁。*

没人会在乎，因而是一种闲适，也是我无暇去享受的寂寞。我说过黑暗带来宁静却没有一并准许我思考的心境，所以空荡荡的世界便失去了一切特殊意义——它只是空荡的。空荡的，而已。

我趟着水走过去，俯下身从厘米深的质液中捞起那个沉默的挂坠，而它只是固执且缄默地硌着我的手心。

*告诉我吧，来个人告诉我这些都是为什么。*

没有人出现。我趟过黏稠的质液水面，看着几近全透明的液体在鞋面上分流、滴下，回归它们的海洋。最近的一片森林已经在视线和徒步都可及之处，我向着那个一直在移动的坐标进发。

它在向我移动吧，它是不是也要前来嘲讽我。移动的森林。

可是那不是真的，那是个幻觉。我仍是习惯性地拿起挂在胸前的突击步枪，左右翻看着枪身，又将枪托抵肩，右眼注视着瞄具中的景色——那些桦树和杨树的森林，以及在前面移动着的——

——拇指拨动保险，食指扣动扳机。一切来得如此之快，甚至在我没有反应过来之前，第一梭子弹已经飞出因毫无准备而上扬的枪口，箭一般掠过那些树梢。

森林向我的方向前进了——牵引着森林的怪物向我的方向前进着，并且跃跃欲试。脚下的水面传来震颤，难以忽视的振动，像心跳一样传播着。森林的心跳，或者是森林的生命。

【森林没有生命】

“冰冻的森林也没有。”一边是仅仅为了反驳而反驳，一边稳定枪口、左手把住护木前端继续射击。追猎者弹药在我的视线中划出金红色的直线，时断时续，敲打在巨大的两足机甲上弹开。正是牵引着整个森林的怪物，一层楼高的双腿和一层楼高的躯干，硬光的轮廓勾勒出优雅却总感觉粗犷的弧线形机身，极短的双臂在肩旁低垂，末端的两组铁钳危险地旋转着，张开又合拢。

那个声音突然从我的脑海中退却了。

一丝凉意。

机甲固执地前进着，视一切子弹为无物。它的面前，一道光路缓缓铺开，半透明的、散发着蓝色荧光的轨迹，引导着机械毫不动摇地踏步。

如果.300的高装药弹头都无法在五十码距离上击穿它的装甲，即使迫近到三十码、二十码、十码，我都未必能对它造成实质性的杀伤。*所以说这玩意儿到底是拿什么做的呢……*

*是硬光。*我期待着那个声音嘲讽自己，可她没有出现。

我射击机甲面前的硬光轨道，弹头弹开；我射击机甲，弹头弹开。我听到空仓挂机的声音，翻到枪身右侧看到敞开的抛壳窗，按下弹匣键甩出空弹匣。

机甲前进着。

我装弹，重新拉动拉机柄上膛。

机甲前进着。

它没有眼睛，没有脸，甚至没有头部。我不追究它的设计，但每一处细节都让荷枪实弹的我在毫无武装的它面前显得可笑而无力。它没有武器——我又从何而知呢？我一无所知。

于是我决定退让。

在硬光道路铺展到我面前的一刻，我终于开始跑动。机甲无声地转动上身嘲讽了我——尽管我分明看到它并没有任何动作，无声而满意地沿着既定的道路走开，甚至没有停顿分毫。

我看着巨大的森林追随在它身后向我驶来。一个人又该如何对抗一个森林，我没有答案。

“那玩意儿……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没有答复。

蜷腿坐在十几米高的云杉下，甚至有些期待那个总是会不合时宜打岔的声音。我一无所知，哪怕有人和我讲讲话，说些我可能通过平板终端也可以查到的东西，也好。我想回家，可是北达科塔很遥远。

如果自己什么都做不到，却因为善意去尽力帮助别人，这对吗？

*不自量力或者令人幻灭，皆出于自己的私心，对吗。*

已经没有人来回答我了。我坐在森林的边缘，看着蹒跚前行的机甲出神，我上一句回答那个声音的话是什么？

想太多没有用，我就这么对自己说。即使我想了，我依然一无所知。思考不是先进或者高等或者文化的象征，它是无知，无知所以才思考——我们仍然不知道一条草履虫是否思考，也许是，也许不是，而这在相对高等的我们眼中早已无关紧要。

森林在移动，被机甲牵引着移动，依照着它自己固有的航线。

我起身，倚着树干眺望并不存在的远方。世界很大，世界是有边界的。

刚才的交火打掉了我一个半弹匣的弹药，果然还是什么东西都要省着用——

【警戒机】

“什么？”

【警戒——】

没有什么。她说话的时候我在问她什么意思，我问她什么意思的时候左脚已经挂了彩。左脚挂了彩的时候，几点细微的蜂鸣声正从头上悠闲地掠过。

【十一点钟两个，高度四码，俯冲】

“跟树干颜色太像了我看不见！”

冲到丛草与灌木间隐蔽，尽管直觉告诉我在这种地形任何形式的跑掩体都是无效的。好歹我还记得掩体和隐蔽物的区别。

我侧身蹲在灌木的后面，弹道命中我身前和身后的地面溅起土石，一并留下烧灼的痕迹。背包不由自主地晃动了一下，那重量差点让我失去重心翻倒在地；直到左脚尖又一次被命中，我才明白这样的隐蔽物对于现在的我而言也实在太过小了，但我的左脚早已被警戒机的能量武器击中到失去知觉。

我不需要知觉。“方位！”

【十点钟一个，距离十码，高度三码，待机】

右脚蹬地，起身，转身凭借肌肉记忆出枪射击。

内置消音器的突击步枪声音低哑，不知是扳机力设定太小还是肾上腺素，原本的每一个单发都变成了短点射。我感受着枪托抵肩的一次次回座——

根本不在射击，我的目光注视着空中飞舞抛落的弹壳，那些转瞬便掉落在地难以辨别的金黄色，仅有的余光落在步枪的瞄准具上一片模糊。

在我余光的模糊里警戒机摇摇晃晃地炸成碎片，在她的声音里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失神。弹壳掉落在雪地中没有了声音，在白色之中反射着星星点点的光。在雪地里，在整个——

“……冰冻的森林……”

我俯下身去触碰那些挂着冰花的灌木，不知为何。

【三点钟一个，二十五码，高度两码】

我期待着这样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为何去碰那些灌木但是……那感觉真的很好，那样感到毫无顾虑的舒心，感觉到好像再也没有什么能伤害到我一般。

冰花融化了，在我的指尖触碰到它们之前，雪地比以往都更加寒冷——

【卧倒】

——寒鸦在我的面前飞落，啄食，化为黑色的飞灰——

【卧倒！】

我本能地扑倒。

我不确定我看到了什么，或者我看到的是什么。但我感到阵痛。从麻木到灼热，再到难以忍受的刺痛神经的痛。我想疼得倒在地上，想打滚，想喊，喊给没有人听，但我知道周围还没有安全，于是我举起枪环视四周；但我也想知道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于是我低头看着自己，看着地面。

草、落叶和泥土中躺着一条再也不会有人打扰的胳臂。

【十二点钟，二十码，高度五码，待机】

有些敷衍的，我左膝跪地，继续单手射击。比枪口上跳更令人心烦的是步枪的左右摇晃，警戒机坠落在地上，我已经很难再说在乎……无所谓了，真的无所谓了。

“我累了。”我说。

【警戒机没有再继续攻击】

“疼。”

【可能是因为你不再构成威胁了】

“疼啊。”我呻吟着，然后看着抛壳窗弹开没有再合拢。对着脚底的草地，躺下。

不用换弹了，已经没有必要了。

身边的灌木丛很高大，足以遮蔽视野中世界的整个半边，我躺在枯叶和草丛间从未如此安心过。躺着，看笔直的桦树直刺视野中央银灰色的穹顶，然后努力呼吸。

被灼烧得焦黑的伤口终于开始渗出血液。我偏过头，一摊暗红色从腰际开始蔓延，渗入叶片的干瘪和凋敝之中。我没有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

“好疼啊。”我喘息着，对着空气。

【我知道】

“你不知道。”

【我知道，我连接着你的神经和感受器啊】

“你没有手……你不知道。混账，何必要用这种话来……安慰无关痛痒的……”

【我知道，“混账”，我说了我知道，你的推测没有逻辑】

我看着天空，从未真正认识过的异乡的天空。有些犹豫，但最后的话仍是没有说出口。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一座移动的森林和孤岛上结束这一切，我不知该如何评价它。这一切值得吗？如果我一无所知，即使继续生存……也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即使我想帮别人的忙——即使我希望有人能来帮我，我仍然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些是真的，不知道哪些可以信得过……仅仅是不知道，又完全是不知道而已。

【为什么……你会想要知道更多】

一时间竟组织不起语言的：“不然……不是亏了吗，而且很怕……”喘着粗气，苦笑着，短促的、快要咳出血来的呼吸。

【你怕死吗】

然而这答复确实是不假思索地来到我的嘴边：“怕，很怕。”

【不是因为死亡本身，不是因为疼痛】

“……怕啊。”

似乎没那么疼了，终于——不过想来也是必然的结果。视野里我看见寒鸦在飞舞，它们盘旋着降落在我的头顶，或许是要给许多年前那场无声的葬礼凭空添一个寂寞的花环，尽管这里没有无名烈士，而多是恐惧产生的自作多情。我看见桦树，桦树在风中摇曳，要挑战这个子世界封闭的天空，于是冻结的水雾和流云在树梢间变幻穿过，视野的一角有山峰映入眼帘。

我努力地试图眨眼。

“……怕啊。尽管一无所有一无所知，倒总是不自量力地想要探索不知道的东西；或许……想到没有完成的乱七八糟事情……谁知道呢……”

怕啊。

但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他妈要回北达科他……”

第一天，在这片我踏足不过几个小时的土地，在一切的未知和已知的未知之间，我昏昏睡去。我知道我帮不上任何人的忙，我是因为善意想顺路帮助别人，因为帮助别人而顺路躺在这里，动弹不得。有一个奇怪的声音在这几小时里一直陪伴着我，有一个声音让我在很困的时候也想出于尊重努力听完她说的话，然后再彻彻底底地闭上眼。

死了就是死了，我害怕。

但我不在乎。

【我也怕】

【计划得有所调整，别睡着……我现在上路】

Running(DataLogCount,ANOMALY,25401,25453);

Return(DataLog,ANOMALY);

【检索文件：共 4 个】

【返回值：共 1 个】

【返回】25453-PREDATE-1

>>>>>警告<<<<<

您没有权限访问此文件，相关规定【2469-11】根据联邦公共安全法涉嫌【侵犯公民个人安全隐私】，系统会记录此次访问，并备案处理。有关流程已上报>>>>>>>>>>>>>>>>>

<239.429.221.02>【代理服务器垃圾数据流】

<248.84.724.72>【代理服务器垃圾数据流】

<40.931.489.2>【代理服务器垃圾数据流】

<231.88.572.81>【代理服务器垃圾数据流】

<1922.1008.22.230> proxy bypassed

<1922.1008.22.230> SSH is now OPEN

<1922.1008.22.230> initiating system lockd\*\*\*%#&^\*@$($(&))&%

SYSTEM OVERRIDE IN PROGRESS>>>>>>>>>>>>>>>>>>>>>>>>>>>>>>>>>>>>100%

<<<<<ACCESS GRANTED>>>>>

【DATALOG #25453p-01-1】

【您的访问已被记录】

【您的访问活动将受限】

【您将停止进一步访问，一旦出现下列情况：压抑、迷惑、负担心理活动引起的不适】

【请按 确认 键继续】

XX18-06-25

我早该料到的。

不如说，我早已经料到了吧。

一切事情，功亏一篑，差那么一点。按说人们是有日积月累的积土成山风雨兴焉，但真正要命的，我以为怕是只有这最后的一土筐。

当然了，这只是失败者的言论。他们不会承认失败者。

甚至不会去理解——不愿去听！

在这里喊，有用吗。亏你还能喊得出来呢。

你在嘲讽我，我看得到。可是事情是这样的：第一阶段考试，捡漏通过了；第二阶段，线下一分，侥幸通过了；这是第三阶段，同样线下……九分吧。两道选择题，尽管那和一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所以我说事情是这样的：考研的那天，线下不知道也只是几分之差。

我所有运气差些的事情预言从来没有错过。

没关系啦。

大学城肯定是去不了了。我在想市里的警队……不知道他们收不收应届毕业生。

我不知道。

想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对未来的事件一无所知，不如说整个世界就是不可知的。来者可追吗？我们为将来发生的事情忧虑着，恐惧，不安，焦虑，撕心裂肺。

可是我们正在为了一些自己根本不知道的东西撕心裂肺呢。我们连我们忧虑的是什么都不知道，这真令人发笑。

所以我没法规划，我没法说：让我去警队吧，或者让我考回到大学城吧。我没法规划不可知的东西，我想做最优解，但是no plan survives first contact。万全的方案，以我所知，并不存在。

所以让我安下几天的心，好好地做回我自己吧。

几天就好。

Resurrected

【编码错误】

【1..1197/organism="EnterobacteriaP T2"/mol\_type="genomic DNA"/db\_xref="taxon:10664"】

【/protein\_id="ADD10656.1"/translation="QAFGSFLTEAEIGGDHGYNATNIAAGQT SGAVT……】

我梦见了火。

有什么东西在燃烧着，在我黑色的世界一角。我已经死了，死于失血过多或者休克之后一系列我不甚了解的反应，但是，许多途径通向一个结果：我死了。

我漫无目的地走动着，在这个黑色的世界当中。

*死了……是这样的感觉吗？*

我能感到我的身体，但我看不到它，就如同伸手不见五指的古话，我能感到我的手，尽管我看不见——死了，是这样的感觉吗。

我能感到我的手，可是我的左手连同胳臂早已经不存在了。被激光直接切断，被烧焦，被降解成渣滓，它在黑暗里像个幽灵一样告诉我：我死了。

可是我梦见了火。

火不能照亮黑暗，它根本无法穿透那些浓雾，尽管我努力把双手靠近它的周围；火没有温度，不会伤人，它只是一团橙红色，时涨时落，呼吸着，像是拥有着自己的生命……在黑色的死亡的梦里。

*还真是……出人意料的安心，尽管我死了。*

火出现在我视野的左下角。

它飘着，游动着，像一团鬼火，有时移动到我的视野正中央。我的目光追随着它，看着它的呼吸，暗自期待着什么时候它的某次胀大，能再大一点，再稍微大一点……让橙红色的暖光覆盖视线所及的整个世界。

*世界变成了橙红色。*

世界的昏暗由一种暗淡的橙红色照亮。

我已经死了。

橙红色的世界跳动起来，暖光渐亮为刺眼的白光，继而——

——冰冻的森林。

*醒了吧。*

*醒了吧。*

*不管我是不是真的死了，这种黏合感，实在是——*

我面对天空。

那个纯净到灰色的穹顶，桦木高耸围绕在视野边缘，直刺天空的中心；我感到雪花飞舞，它们飘落在我的身上、我的脸颊，在我闭眼皱眉的时候融化，伴随的不是刺痛的冰冷，而是温暖——太久迟钝的皮肤接触到开水那样朦胧的暖意。

“冰冻的……”

乌鸦嘶哑的叫声降落在我的周围。我直起身，下意识地抓起身边的突击步枪，上膛——

我不必上膛，因为弹匣是空的；不必上膛，因为没有敌人，除非我想一个人对抗整个世界，即便如此，我也没有理由那样做。我宁愿相信这个世界想杀了我，因为我是个恼人的旅行者，一个陌生人，但同样我也宁愿接受这个世界懒得杀了我这般的结论。我想做些什么，好歹不再这样每天漫步在荒野里，不至于每天对着空气说话像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至少让我安全吧，至少让我不至于为了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两手空空吧。

我很渺小，到这个世界足以注意不到我的存在。这太正常不过……仅此而已。

没有警戒机，没有机甲，冰冻的森林里寂静得听不见一点活的声音。

【只要……听着我的声音就好】

*你并不寒冷……*

*……寒冷在你心跳的温暖前无处遁形。*

我的笑容空洞。即使我并不能看得到，我只是，知道。回过神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上一刻在出神。

*这样……到底能持续多久呢？*

我想那个问题不是回答我能活多久，而是一种我无法解释的感觉。我抱着枪，站在林间的空地中，看着不远处的水面下泛起一层暗红色；水面本身依然平静，泛起银色的涟漪。

然后，我看见了那家伙。

躺在一片雪地上。

躺在一片草地上。

一个人。

“那个……”

我已经拉过一次拉机柄了，没有必要拉第二次了。

我凑过去。

我抱着枪蹲在她身旁。风吹动桦树林的残叶，让落叶都卷在草地上飞舞，又随着风停落回地面。她的冲锋衣随着气流的吹动时而鼓胀起来。

“嘿，我说……”

没有回应。

——理所应当地。她双眼紧闭，脸上平静得毫无表情，稍显惨白的肌肤只透出一点象征着健康的颜色，像是陶瓷——也许，像是死人。

*像是死人。*

我不确定她是否还有呼吸。她平躺着，甚至没有呼吸的起伏，瀑布般褐色长发及腰，随意地披散在地上。像是死人。宽大的深蓝黑色冲锋衣长及膝盖，她看上去更像一尊雕像，一块石碑。

“不管你做了什么，最好先醒醒，这边不安全……一点也不。”

我用手轻轻推了推她的身子一侧。没有反应。黑蓝色的冲锋衣冰窖一般寒冷。

“起来。”

没有回应。

“快点，拜托了。”

——只是我坐了下来，注视着她的脸出神。她的发卡让我想起那个正二十面体的侧面……在监视我。

“你还在监视我吗？”自然地，没有回应。

“我没法把一个死人从这拖出去……这你也知道。”

我知道死人肯定心里相当清楚，尽管她死了。我上次见到她们……是什么时候？

我必须做好战斗准备，不管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终于我又站起身，茫然地向四周望了望，权当做好警戒。胸前的三个双层弹匣袋里已经有半数弹匣打光，我按下弹匣键，枪身右翻，空弹匣掉落的同时左手从胸前掏出——

……

…………

——左……手？

张开，握紧，张开。翻动，张开。

【所以你已经……注意到了】

【说明你还没有丧失人类的逻辑】

【……太好了】

“要我帮你的忙。”我对着地上突然睁开眼睛的她，不假思索。

“你是……”

我在后退，她在前进。我的后退比她的紧逼更快，但她并不在乎——真正的面无表情。*像个死人。*

拉机柄足够响亮的声音没能带来任何多余的底气。“表明身份。”

我没有后退的余地，而抑制住想要回头看脚后会不会跘到东西的冲动是另一个难题。我在后退，她游刃有余地前进，脚步轻盈无声。风吹起她的长发，那些丝一般的褐色在空中飘散。

“表明身份！”

尽管我试图融入这个世界，尽管试图隐身，它依然对我穷追不舍。我没有别的愿望……我只想回北达科他。尽管如此。

我鸣枪警告。一支消音突击步枪只有十余米的声音传播距离，但仍然……仍然。

弹道擦着她的头顶飞过。她的脚步安静，舒缓，像是贴着地面悬浮一般……

像个幽灵。

她前进着。从未见过如此场面的我手忙脚乱，不知喊了站住还是什么别的、极不符合专业素养的话。我忘记了射击，忘记了瞄准，甚至忘记后退——

“——我去……”

她的手中凭空出现一把近两米长的大刀。

凭空出现，然后，我停止了后退。

她是来找我的。找到我，然后杀了我。警戒机只是个幌子，世界对待我的逻辑竟然如此简单。

“不管你要怎么杀我，最好快点。”

一米之内正对我的是她的脸而非她的刀，但我很难不把目光移向左下方那柄银灰色的钢刃，那柄一秒之内估计就能把我切成两截的武器。一米之内的距离，我把步枪抱在身前，出于恐惧、不安、珍惜或者不屑，我不知道。

“下手吧？”

没有回应。

“说了这么多话就是为了亲手解决我，你和它们一路？”警戒机的激光烧灼仍然印在我的心头。

她偏了偏头，不知道有没有理解。她的脸上没有表情，肌肤白皙，目光……空洞。

“东方是对的，对吧。”

我在想解法。在我的脑海中我想象自己正在飞快地通过那些神经电路排序推断得到一个不那么万全的，足以让我脱身的方法；我的现实告诉我：你想不到。咬紧牙关的时候我的牙龈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不咬紧牙关的时候，我的面部肌肉都在颤抖。

我抱住枪的双臂也在颤抖。肾上腺素。

“你是要像古书里说的那样，让我帮你个忙借你人头一用？”我笑了两声。这样的调侃早已经失去了意义，无论是为了激怒对方还是嘲讽我自己。

我被困住了。然后，我想起都城和那个注定无法到达的空军基地，我的空军基地，北达科他。

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回去，我会说：因为我就应该在那儿；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去，我说：我没法解释，我不知道。

“是因为人类的语言形成与表达能力有限，这不怪你。”

那个一如既往的、面无表情的、冷冰冰的、面前的声音。

“东方是错的，如果你一定要以对错评判的话。”她再次向我逼近一步，只是这次几乎到了双方呼吸可闻的距离——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呼吸。她脸上甚至没有一丝轻蔑，当然，也没有一点笑容。

“那麻烦您把您的刀挪开……这样很危险。”我终于决定睁开眼，正对着她的目光。*要像个军人一样……至少要像你以前训练那样。你得敢于面对死亡。*

余光有什么东西闪过，可能是那柄大刀消失了……像它刚出现时一样。正对我的那一双眼睛眯了眯。

于是，我退后一步，举枪。

“把手举起来，举过头顶，快点。”我又退后一步。两步的距离不一定比她的刀要更长，但正对敌人额头的6寸枪管却能带给我起码的、毫无保证的安心。

她缓缓把双手举过头顶。

然而，一直在后退的人仍是我。拇指压枪管的持枪姿势，抵肩睁开双眼瞄准，用余光简略确认一下周围并无异常。

她在发抖，我能看得出来。遭遇许久之后，她终于露出了第一个可以辨识的表情——下意识地咬牙，睁大眼睛，出于愤怒或是绝望或者什么东西的破灭。她不由自主地去咬住下嘴唇。

*没有显然的进攻意识……我是不是该收手了？*

尽管不能放松警惕是显然的事实。我注意到她的右手在试图合拢——一个可能的持刀姿势。

我决定放下枪。为了自己的安全，少做点过激的举动，放下枪。

枪带挂着的Dagre晃晃悠悠地悬在身前，因为重力的缘故，枪口向下。

“双方不持有武器……我想我们扯平了吧。”

“……”

“要我帮你做什么？”

“……我不是敌人。”

“我不知道。”

——鬼使神差的。是啊，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敌人，姓甚名谁也无从知晓。

“你为什么要威胁我？”

“……还不是你拿着刀——你要杀了我吗，就现在？”

“我不理解；我没有任何伤害你的意图。”

“喔喔喔——先把你的手放下。”

她终于恢复到面色平静、没有多余的表情，尽管空中双手仍然举出一个随时可能凭空生成大刀的姿势。难以读懂的表情更像是要来寻仇了，因为未知与危险、危险与杀戮太过容易就能联系在一起。

她顺从地放下双手，然后坐下，躺下。

“接下来……怎么证明你不是来杀我的。”

她的目光空洞，随着那些树的尖顶一同想要戳破灰色的什么都看不见的天空。她躺在草地上呆滞地望着天空，像具尸体。

“你的左手，我想这应该……足够了。”

“我需要你帮忙。你能看得见它……通讯里提到过，不是吗……

“能看见……冰冻的森林。”

【尝试连接到fstdcrc.gov.su/enigma&&porth】

【查找您的用户名】

【审核权限……通过【CRCDEV-A1级】】

【调取文件……“文档#1298452813/日志45O2545309”】

文档#1298452813/日志45O2545309

【您的访问已被记录】

【C1】所以，来谈谈最新的项目进展吧，科瓦里克先生。

【PsyRDep.Mngr.】实验环境的控制还算正常，现在启动的工程项目有300个整，并且这个数目以后还会增加。300个工程里面经过适航性调整的目前有50个，重点监控的工程进度30个；以上监控项目里报告了8个程序性错误案例——当然这些都被终止掉了，不过就这个数目看来初期的试验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只是稳定性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C1】子世界建设进度呢？我们太空计划署那边的工程师们貌似对这个概念很感兴趣。

【PsyRDep.Mngr.】初步规划的三万个子世界定位工作已经完成了，精确的投送也会在两天之内结束。上回批给我们的太空计划署那边的激光制冷技术刚好能用来做子世界模板数据的存储工作，而且周边的环境处理得也足够好，只是……

【C1】只是？

【PsyRDep.Mngr.】如果要达到您那边HIVEMIND计划的标准，恐怕还得花上一些时间。您知道要把几十亿个运算单元都放进一个缸子里有些困难，环境小组这边必须先完善——

【C1】……明白了，我们可以等……但是，要尽快。

【PsyRDep.Mngr.】那是当然。

【C1】好的，那你们继续工作，科瓦里克先生，我就不——哎……？

【PsyRDep.Mngr.】……还有什么问题吗？

【C1】……她是……？

【PsyRDep.Mngr.】объект一号，我们勇敢的探路人。

【объ-25001】……

【C1】她好像有什么话想说？

【PsyRDep.Mngr.】啊，太正常不过了。为了科研投入这么多的人多少都会有些心事吧。

【объ-25001】——米哈伊尔·叶林斯基，你这个杂种，我干你丫嘴的——

【音频丢失】

【C1】看来这就是我们探路人小姐想说的话咯？

【PsyRDep.Mngr.】很有意思，我们会保持记录的。

【文档结束，您的访问已被记录并被同步到中央服务器】

【您的权限将被重新审核】

“我们得往北走……往北。”

“你说过往北。为什么。”

“你不先回答‘有多远’，说明你还不打算帮忙。”

“你总不能听着大街上每个跑过来的人说‘帮帮我帮帮我’……然后把自己一辈子都浪费在致力于为不认识的人提供无偿帮助上，对吧。”

“……合理。”

“所以呢，你的答复？”

“……

“在他们追上我——我们以前，还是先动身吧。”

我远远地望着她离去的背影，犹豫着是不是该迈步追上去，或者眼前的犹豫是否会显得多么冷漠。我不想冷漠，所以我低头看了看握紧步枪握把的右手，以及仍然完好无损的左手，确认了快慢机仍然处于保险打开的位置，然后抬起头，看着她一个人横刀走向薄雾弥漫的子世界尽头。质液的海洋仿佛将她吞噬的那种悲伤，还有未知，一切的未知罩住她面前的路也掩埋她的脚印。也就只有一柄醒目的长刀，一个人，走向未知的边缘。

бактериофаг

【编码错误】

【1..745/organism="Pinus contorta"/mol\_type="genomic DNA"/db\_xref="taxon:3339"】

【/protein\_id="AAA33775.1"/translation="KLAYVALDYEQELETSKSSSSQEKNYELPDGQVITVGA】

“你说那些吗？”

“对，两条腿的……拖着森林移动的东西。”

“绰号‘马达’的机械，人类的自动化项目产物，用来保持这些子世界运行。具体型号还不少……你没有查过个人终端吗？”

前后走着的两个人，不，一个人——和另一个，未知的东西。

LOG ENTRY 051329-1 -- AUTOMAINTENANCE IN ECOSUBWORLDS

/ CATEGORY 1

/ UMZ-639 a.k.a.“двигатель” /

УМЗ двигатель (*Ulyanovsky Mekhanika Zavod UMZ-639 MOTOR*) is a family of unarmed, multi-functional, modular, transport mechs. The Motor family is part of the various sub-worlds’ logistic system. As of [time edited], the number of Motors in a total of [edited] sub-worlds is about [edited].

/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and performance /

Crew: None

Mech: Biped

Length: 255 cm (8 ft 4 in)

Width: 383 cm (12 ft 7 in)

Height: 516 cm (16 ft 11 in)

Curb weight: 33 tons

Maximum speed: 42 km/h (26 mph)

Cruising range: Infinite

Energy consumption per 100 km: <0.0001 J

/ Variants /

UMZ 5388 – Motor MYOT

UMZ 6396 – Motor KINET

UMZ 6398 – Motor DYNE

脑海中的声音彻底消失了，随着她的出现彻底消失。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的征兆，至少没有人再会不合时宜地调侃我，没有人再监控我的思维，但同样的……没有人再和我说些无关紧要的废话，让我不再那么紧张。

和思维中出现的她至少可以调侃得起来；我不认为身前曾经以一柄长刀面对我一把步枪的她能和我进行平常人的交流。

——我尾随着她，总是在四五米开外的距离；不好离太远，也不愿离太近。越过丘陵，跨过更广阔的质液洋面，然后偶尔仰起头，目光追随着头顶巨大的星舰轰鸣着驶过。远处它们星星点点，铺满整个天空。

“那些东西……”

“它们一直都在那。别停下来。”她毫无语调地提醒着抬起头呆在原地的我，连头也没有回。至少思维中她的声音还保留着语调——而传入耳中那和机器一样的声音只会让人不舒服。

“明白。”

我们在沉默中行进着，更多的森林从我们身旁漂浮经过，一并出现的还有同样漂浮的工厂。我曾经在山上眺望到的便是它们，深灰褐色的大型建筑，接近顶层的一侧似乎是大型舰只的泊位，而更小的则从工厂四处伸缩开孔的外壁中穿入穿出。

聚变和化学引擎的噪声充斥着整个头顶；黑烟在排列的星舰之间升起、穿过，在更高处消散。负责牵引的马达机甲转头监视我们，尽管它不能执行监视的任务也没有头。

“我们要去哪？”

“冰冻的森林，然后去你的都城。”

“我不是说这个，是说咱们现在。”

“向东，先在0117休整，再准备出发。”

“我以为你上回和我说的是……0106什么的。”

“情况有些不对，你没有感觉到吗？”

我不熟悉这里，一点也不。甚至如果不是周遭的一切景象持续刺激着我的视网膜的话或许我会更清醒……或许，而已。

我听见她的脚步声，靴子踏得水花飞溅的声音。她在我前面跑起来，吃力地摆脱脚下黏性系数过大的质液，冲锋衣过长的下摆随着气流翻动，长发散在身后的空中。没有解释，但相信我短时间内也等不到——我于是也加快脚步，尽管我们之间的距离仍在越拉越远，背上的负重难以使我在沼泽中加速狂奔。

我必须跟上她……在把事情搞明白之前。

我跑起来。

视线的边缘开始模糊，视线的中央失焦。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在稍有坡度的粗糙地面上，尽管我的背后还有丝毫不觉得友好的几十公斤负重。我心里暗自抱怨着这好像离回北达科他丝毫没有靠近，在目光模糊不清之处瞥见她在前方跑成一溜烟。

我尽力跟着。跑过身旁半掩在地下的某种管状设施，两个互相交叉的螺管像是某种发射器，或者某种锚，固定着我们不曾看到的横贯整个世界的钢索。8组共24个的管口，每个都能完整地放进一架22M型倾转旋翼机，或者更多。

仍然是没有回头的，“别停，快到了！”

*快到了，可是到哪儿呢。*

在存有威胁的环境中仍然没法有心思去思考别的问题，即使有，也只是在一个人或者太多人一起的时候。我不喜欢这样，但它是对的，它让我无法过多思考，把处理能力的每一份都毫不情愿地分配到对周身环境的感知与处理上，把除了作战和保命以外的一切全部清出大脑缓存。我不喜欢这种局促狭隘的感觉，同时我清楚地意识到它在救我。

*真是差劲啊，*我勉强挤出一丝苦笑。

仅此而已。我低头瞥了一眼身前挂着的步枪，记着弹匣是满的。弹匣是满的，我不由自主地把头扭向另外一侧，景物在以基本恒定的速率在我身边倒退，退去，向三个方向延伸。

我冲进雪原，扑面的冷风比雪花飘落更冷，呼出的水气在面前凝成雾蒙在自己的脸上。我感觉不到寒冷。*寒冷在*什么东西*的面前无处遁形。*

每一步都能在雪地里踏出一个不深不浅的坑，也能听到积雪在脚下破碎、压缩，发出挤压的嘎吱的声响。雪原上没有人，一个人都没有。

*如果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又会怎么样呢……不会怎么样……对吗？*

我回过头，没能找到地平线上曾经醒目的标志性尖塔。那些灰色的建筑群可能隐没在了风雪当中。*“你没看过你的个人终端吗？”*于是我卸下背包，翻出平板终端电脑，在不能理解的语言中查找着数据库。我不知道为何。我只是*想*。

然后我打开摄像头。

天边隐约出现了什么，许多，黑压压的一片。山。

“那不是山！”

24个黑影，24个，在空中。24艘星舰悬浮在空中，在视野中的极远处占据着巴掌大的一片天空。

“警戒机，9点钟三个——卧倒！”

我躺倒。

我直起上身射击，不出意料地没有命中。警戒机尖啸着极高的分贝从我头顶掠过，丛草摆动起来。

个人终端摔在地上，加固的军用外壳足以抵抗住这微不足道的冲击。可是我的包——我听见搭扣上化学荧光棒咔嚓折断的声音。现在它一定在拼命发光了，也不知道警戒机会不会看过来——我在心里默默地调侃道。

调侃给谁呢？必定不是自己，那么，这是某种形式的帮助吗……对于别人？

她正在回头跑动，在我仍在转身搜寻目标的时候就已经在跑动，罔顾自己看起来单薄的身板以及那能引出的体能不会太好的推论。警戒机向她射击，红色的激光束闪过，那些同样能切断我手臂的激光。

我的调侃帮不了交战中的她。

我帮不到她——我怎么帮到她？我看到那些飞快的影子在移动，很快，足够比我这样几十公斤负重能跑出的爆发速度再快一半；而警戒机，没人知道警戒机使用的是何种推进，何种能源。

*神仙打架*，我想。

我自然也想对自己说：别打了，不可能获胜的战斗。跑吧。你没有什么必要帮她。

然而那是个很可笑的借口，一层不情愿的遮掩——谁知道我又会想些什么？北达科他，都城，回去，活着，仅此而已。我很想笑，嘲讽我自己，因为我正想着的是一旦我中间跑路那么我一路跟着她走过的这些里程岂不就亏了

一直觉得烦的，不是我自己吗。由此还特意规避各种事情，我很累——我为什么累？

我不知道。

树林摇动着仿佛什么战斗都没有发生过，移动的瞄准镜红点在模糊的视线边缘划出一道红线。

无暇顾及——高度紧绷的作战思维不可能有足够的冗余度顾及这些。

所以我想……我想我分神了。这很不正常，因为我的一切训练告诉我，战场是杀人的地方，杀人不能眨眼，对面不会给你那个机会。

我呆滞地看着激光穿透她的身体，向外抛射出烧得焦黑的残渣。一切都如此安静，她没有尖叫，没有哭喊，甚至没有吭一声的——激光洞穿她的左肩，在胸前开出碗口大的窟窿，烧焦腹部和内脏，尽管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内脏。她飘飞得依旧很美，很安详，像羽毛一样，带状的阳光从云层中投射下来，即使人感不到温暖也没有寒冷，远处的巨舰依旧占满天空，一切如此静谧。

我想张开嘴喊些什么。我的嗓子哑了，干枯的喉咙撕扯着，发不出声音。

头很沉。

不过是想回去而已，对吗。回北达科他，驻扎，作训，像以前那样，于此就不顾一切地徒劳着，做无用功，

我举枪射击。

警戒机在空中比视觉残留更快，本就极小的正面受弹面积不过是机身和下方两道细长稳定翼的加和，至多算上机身后部高高架起的两台激光切割器。此刻它们在我追踪不到的空气中飘飞，.300弹药没能击中任何目标，我狂乱地转身三百六十度，进行一次毫无意义的索敌。

“跟树干颜色太像了，我看不到！”

头脑有些发沉，从来没有过的压迫感一同袭来——为什么？

【你的神经网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和什么不一样？”

我没有得到答案。

我看见她在飞奔，重复着和上一次同样的路径。那不是什么失败的尝试，不是重蹈覆辙，不是再来一次就能发现弱点种种，不是。她复活了并且向着警戒机冲去，但依然，不是。

她——一切根本就没有发生。

她右手拖着一柄近两米长的大刀——那可能是这辈子见过的最令我哭笑不得的场景，在严密的现代战争理论体系下有人妄想用冷兵器挑战激光，全然不顾速度、精确度和毁伤效果的天差地别。不知是赞赏她勇气可嘉还是嘲笑她难以理喻地，我站在原地，但我喜欢看热闹，我一直看热闹——我不能允许我自己看这种热闹，这不对。

没有声音向我解释幻象为何产生。那不知道是何种幻象：预知，或者重置，或者曾经发生的事。*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跪姿举枪。我想说，你这家伙要死了你知道吗，你已经被打穿一次了，你会被打穿第二次，你怎么可能活下来。

我没有说也笑不出来。

我笑不出来，因为一架警戒机在刀光闪过的瞬间被劈为两半，直到它的残体凌空爆炸我才能真正从模糊的山林和天际线上将它勉强识别。

她在树林的狭小空间内挥刀，没有伤到树木分毫。这里的树很少，它们是长在山坡而非岛屿上的，但依旧……

第二次爆炸在视网膜上留下残像。

我转过身。

那不是什么奇迹……不如说极有可能是她每天必经的、最寻常不过的闲庭信步。于是我便也就出了神，毫无防备地让自己的训练因未知而被冲淡。如果不是我的手和她的样貌，我或许不会确认自己是——曾经是——一个人类。

群山间的巨舰已经排列整齐，两两相对，严丝合缝地对准一条肉眼看不见的中线，仿佛是某种宗教仪式；工厂喷吐出更多的烟尘和流水线的产物，只能被称作“硬光”的物质泛着亮蓝色的边缘在空气中延展、合拢、成形；地面上传来震动，低频的、低沉的声音。我迅速确认了附近大致没有更多的警戒机，站起身，俯看山坡下侧。

三辆棱角分明的无人车辆正在驶来，颜色也与警戒机相近……白色底子，绿色条纹涂装。呈规则几何组合体的头部不禁让我回想起“马达”的上半身，不过更小，但是从两侧挂载的设备来看——

“人类。”

我太熟悉那个声音和她的出现方式了，也就没有转过身，而是从地上拾起个人终端开始查找数据，顺便吐出一句不算赞叹的赞叹，“……你真的快。”

“你的武器有缺陷，它不善于对抗这里的……警戒单位。”没有一点抑扬顿挫，又或许有一点。*你真的很喜欢“最低限度”这个词吗？*

“知道了……感谢。”

于是有什么硬物戳到了我的后脑勺上，隔着头盔，凭接触的感觉我断定那不是枪口或者刀刃。她见我仍没有回头的意思，抵着那个凭空出现的塑料弹匣在我的头盔后，缓缓地推了两下，我的头前后摇晃着，不见回转。塑料弹匣贴在了我的脸颊。

“用这个。”她终于解释道。

“我带够了。”一边说着一边无视出口的话，伸过左手接下那个弹匣。又稍用力捏了捏：是那种硬质的工程塑料，被称为“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感觉，同时没有都城战斗序列T-25自动步枪那种弹匣一捏会瘪的情况发生。货真价实。

她看着我漫不经心地换弹，因为不可能有奇迹发生。弹匣不可能让自动步枪变成激光枪，于是她看着我，看着逼近的无人车，像是嘲讽，尽管我从她的脸上能看出的除了遗憾一无所有。

我顺着弹匣井插入弹匣，轻拍枪身左侧的空仓挂机解脱键，并且已经暗自相信了自己的命运。我盘腿坐下，在二百米距离上左手抱枪抵右肩瞄准，摆出一个夸张的姿势，像是在操作一把狙击步枪。她也没有对我多做评论，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漫不经心地看看目标又看看她，她的长发在地面的震颤与躁动的空气中被微微吹起——*你究竟是谁？*

我扣下扳机。

“快点！”

嘲讽，毫无道理的要求——甚至没有回头看我一眼，无视我全身的负重，仅仅是要求。这被称为整个世界无所不用其极地为难一个人。这有何必要呢？

只是我不能揣测老天爷的想法而已。仅此而已。因为我是我于是便必须是我承受——仍然决定做出起码的反驳：“……跑不动！”

“Давай！你是想累死还是想淹死？”不加掩饰的不耐烦。她跑得像一只轻盈的布谷鸟，而我慌不择路像一匹跛脚的骡子——受惊的、驮着本不该属于我的重量的骡子。

我想骂些什么，于是我听见自己虽有规律却也已急促到忙乱——足够忙乱以至任何的发声都会让想象中的我岔气——的呼吸声。我把准备好的脏话从气管咽了下去。

一个飞行员——没有飞机的飞行员要因为负重冲刺跑而累死在上坡的路上了！我在脑海中狂笑着，面部一定也不由自主地伴随着露出了狰狞的表情，只是脑海中也没有多余的因素来围观我的狰狞。这是摩加迪沙长跑吧？不过我被从直升机残骸里抢救出来以后，还因为装甲车上坐满了而不得不徒步离开？

我跑得像一座长了腿的废铜烂铁和编织带。多余的化学荧光棒挂在背包下的环扣上，成把地颠簸着，有时我甚至能想象它们乱七八糟地散开、打在我的腿上。真希望子世界的那些机甲报废的时候也能象我这样破败，好歹那个样子的它们大概没有再来烦扰我的能力。

一路山坡放缓成为平地。静电在我周围的空气中弥漫，我的耳朵在不远的什么地方捕捉到了一点噼啪声，而我已经无法判断那是否来源于真实环境，或者我的幻听。

我的上士曾经对我说，“跑起来你个废宅，城北边那所体大的姑娘跑得都比你快。”尽管我既不是废宅也不学田径专业……但上士就是上士，而训练就是训练。我在脑海中对着那个再也无法反驳我的上士吼道：“报告！——我跑不动了！”

一边，就咬着牙感受着开始向我抱怨的身体，又加起了速。

她始终保持在我前面二三十米的距离，轻巧地跨过零落的碎石和沟渠，跨过不时突出地面的机械部件，没有回头。

我们在平地奔跑着，周围的树林稀疏，头顶有鸟群聚集。地面的震动惊起了树枝上栖息的鸟儿，而现在它们有组织一样在空中盘旋，上升，下降，围绕着某个看不见的质心。

“——还有多远！”

“很近了！那个——地面！注意地面！”

地面听到了她好心的警告，在我的路径正前方陡然裂开一条口子，我想都不想跨了过去，得来的是左脚踝对我刺痛般的抗议。低频的嗡嗡声愈发明显了，和周围的所有物体共振着，比我知道存在在我脑海中的思绪更为混乱。

我没法思考。我试图分出那么一小点思维来警示我自己：“你不要思考……”

我不要思考。我笑了，并且知道我一定笑得很难看。真是个可笑的生物。

又是一阵在现有基础之上的强震。我视野的边缘再次模糊，伴随着脚下的踉跄，碎石跳了起来想要够到我的脚面；接着一种高频的蜂鸣声突然响起，自然得仿佛本就存在一样，砰的一声。耳膜感到急剧的疼痛，或许周围的空气已经被悉数抽干，在我想象的鸟瞰图中画出许多道流线。流线在起伏的地面上像等高线，像磁场，像云和河流。

背后的空中传来和星舰不一样的嗡嗡声，我下意识地回了头，几乎被石头绊倒跌在地上——两组交叉的螺管正在我背后缓缓升起，悬浮，浅紫色的半透明引力束直射向子世界中央。

力场束抓住了远方整齐排列的大型星舰……而后，它们开始移动。

“不是引力束，是硬光，记得吗？”

我不想看了，跑路显然比起冒着生命危险看一些自己不懂的东西要来得实在。“硬光——什么，不——哪个硬光？”

“在‘马达’前面，用来带路的硬光。”

快速的吸气和呼气，这下内脏中的一部分也感到有拧紧般疼痛了，多半是岔气：“它们——在朝我们过来！”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失焦的视线中央已经没法再辨识出她的表情，但那一定有一个表情存在着。“子世界【裂变】。”

我和她之间的距离终于缩短了，微不足道的距离。想必我们一定很小，相较于整片的质液海洋，相较于山川河流、头顶上被牵引着移动的巨大战舰……和在几千英尺盘旋的乌鸦、流云和天空。

正前方的景象再次模糊了——不是视线的模糊，而是一整面墙。我不由得抬头仰望——墙壁很高，一直往上延伸着，直到云雾中，还有零星的山岩和植被附着在它的表面；墙壁在无限远处好像有了弧度，有弧度的墙……感觉不妙。

这时的她也终于放缓脚步，检视着面前的墙壁，而后转身看着大口喘着气跟上来的我。对，你知道的，没有表情。

她说：“我们到了。”

LOG ENTRY 04710893-38.7-001 -- Object#25001

跳转至LOG ENTRY 04710893-38.7-001-MSI

/您所查看的页面不存在！

/这可能由于这篇日志的内容不符合标准日志的记录规范，或者其信息存在未经证实、造假或是严重滞后的部分。您有询问过其他人的意见吗？

/来自终端数据库使用指南：

MSI文档是指那些数据曾一度存在，却因为各种原因造成部分或全部数据缺失的页面。缺失页面后会附加-MSI字样。库维护部门会定期对MSI文档进行修复或，如已经到达无法修复的地步，删除工作。您可以发送邮件至[GRCh38p7DMCrew@126.com](mailto:GRCh38p7DMCrew@126.com)进行咨询。

普通终端用户可能无法对此类页面进行编辑或修复，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自己的日志数据进行破坏也将被视为非法操作。如需这些文档的更多信息请联系库维护部门。

/联系方式

Tel:101-37ebb11a3

Em: [GRCh38p7DMCrew@126.com](mailto:GRCh38p7DMCrew@126.com)

Deep Dive

【编码错误】

【1..361/organism="Nicotiana tabacum"/tissue\_type="suspension cell culture"】

【/note="Vector: pUC19; Site\_1: BamH1; Site\_2: BamH1;ORIGIN 1 gatctagctc aaaatggtct agt】

“……到了哪儿？”

“子世界之间的，【通讯连接口】。”

“连接到哪儿？”

“0117.”

我终于能够有时间环视周围。地震还在继续，四周的墙壁都向中心弯曲成一个弧度……一个球壳当中。子世界是一个一半填进陆地的球壳。

被封闭在一个空间里的感觉既不差，也不怎样好。

“你会见到很多的——我们该走了。”

背后传来放气的声音。我转过身的时候刚好看到她正打开雾墙背后若隐若现的一扇气闸，门后的空间并不宽裕，仅能一人同时通过的通道和背后子世界的巨大空间对比鲜明。——以及时而对各种广阔空间感到担忧又时而害怕狭小空间的我。我期待着背对着我的家伙发出什么批评，“人类真是事多”种种。我没有等到。

我尾随着她走进过道，听着闸门在我身后密闭。带来清洁感的排气声和徒增紧张的机械闭锁声音。现在没有别的路可走了……除了往前。

如果不是我要回北达科他的话，任何方向又都是往前？

然而我打算做什么，这次……不是由我决定的。我的脚下踩着钢化玻璃和硬质工程塑料，目光研究着多段连接起来的、异常规整的廊道。

然后我看到——

面前的浅绿色不是天空的颜色，因为光打在上面照出了不甚平整的影子——墙壁，子世界的外壁，从廊道的中间向两侧看去，在我的面前和背后、头顶和脚底，它们都伸展开数十公里长。

浅绿色的夹缝之间我看到了其他的廊道，【通讯连接口】，近处不足一人宽的，和稍远处轻易达到四层楼高度的透明玻璃钢通道，闪烁的航灯和亮灰色的硬光材质从中通过，一艘我还从未识别过的星舰。鱼从一片海洋游到另一片海洋。

更远处深灰色的支柱表面有红色的灯在呼吸，借着夹缝中被挤压得所剩无几的空气。夹缝的尽头，我看到一条直上直下的黑线，那样绝望的颜色只预兆着一种可能。*太空。*

“锚接，刚性连接……用于子世界的相互固定。”

我没在乎她的话，双手紧贴钢化玻璃的侧壁向外张望着。我的脚下没有东西，什么都没有，如果我从原地开始下坠，百分之五十的几率我会因为速度太快而撞在某处连接上撞死，另百分之五十留给失温致死和缺氧窒息。脚下两侧的绿色看似坚实，我很清楚它们只会袖手旁观，在我下落的时候站在两边，而只有一道黑色是真实的地面……我和死亡的间隔只有薄薄一层透明钢化玻璃。但我也很清楚除非我打碎它，它绝不会自己张开，把我留给外面的太空。

“我会被两边子世界的墙壁在哪块夹住挤死吗？”我突然问，并且下意识地直到这种既没有来头又没有用途的问题实在太过丢人。

“不会吧……我觉得。你还没看够吗？外面只有虚空而已。”

没看够，没看过。我航空而没有航天；我总是不加思索地忽略赖以生存、机动和作战的大气层。

“虚空吗……我想因为不是完全真空，人类也能存活，不过时限也不长，并且你可能会有减压症。”

280-II型在这里的实用升限是多少？话到了嘴边没能说出来。在一个广大的、没有方向感的地方，我不知道哪面是上。

又一盏代表增压正常的绿灯亮起，随即面前的气闸门自动解锁，但面前的家伙并没有急着推开。她转身面对着我，一时间让我有点手足无措。

我条件反射地抬起持枪的手臂，动作停在一半，因为她后退了半步，做出一个让我把枪放下的手势。

右臂和枪就又回到了身体侧面：“我知道啦……说好要我帮你的忙。”

“这外面可能会有些危险。”

哦，危险。在背后的那个世界里我相信我已经被激光切掉了一只手和一只左脚，而它们都还在；我相信我看到她被激光打出了足以让她死十次的窟窿，而她还在……而且很能说。

“我道歉。如果我强行破拆进入的话，更新过的防御系统有可能会识别我，所以我选择伪造信号源让子世界吸收我进来……没有料想到进来之后还是被识别了，所以我道歉。”

我不知道她在谨小慎微地道什么歉：“那是你的计划……没必要跟我商量啊。”

她没有理会我继续说着，“所以接下来的威胁也必须做好准备排除。你的武器很原始，但可以适当做些调整。”伸出一只手来讨要我的武器。

这是圈套吗？

我闭上眼睛，想着。但闭上眼睛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把更多的无关细节和令人痛苦的决策权全部投影在我的脑海中，那使我更加烦闷地闭紧了眼，抿紧嘴唇，单膝蹲下的同时右手把步枪按在那我之前说过并不厚实的钢化玻璃之上。

我睁开眼，看到一张平静的脸。平静的脸后面有一道象征深渊的黑线，我知道表面之下它并不平静。

“枪拿走……所以拜托了。”

于是我起身缴枪。她熟练地推出两颗销钉分开上下机匣，就好像这种原始武器她用过很多次一样。在她端详的时候，一个圆环顺着枪身的方向从前到后扫描了一次，旋转，改变宽度，最后消失。我不知道她对枪本身做了什么改动，除了弹匣已经是她给我换上的那种硬光穿甲弹以外。

她重新把上下机匣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枪身上改动了几处配件：新的护木片和角形握把，综合了目标识别追踪功能、一键便能弹出/收起变倍镜片的全息瞄准镜，全息投影的剩余弹量指示……和被取消的辅助推机柄。枪身总体上感觉更轻了，枪管和一体化消音器都有所加长，在她取下弹匣查看的时候，好像子弹的形状有些变化……埋头弹。

她把枪递还给我，然后做了迟来的自我介绍，有些迟疑地：“……你可以叫我T2。”

T2是哪门子名字……听上去和CGP一样，不过，抱歉CGP，我没有贬低你名字的意思。

“我想去……冰冻的森林，由此才麻烦你协助。带来的不便……”

然后她语塞了。

——语塞了？

“……很不合理，但希望人类能够谅解。”

我没有回答她是或者不是，或许她并不期待一个答复。我在想，如果我是别人的话，我会怎么回答她？因为她奇怪的举动而大声质疑，还是出于她的专行直接拒绝？

*让我回北达科他。*我想。*拜托了。*

“终端数据库中有北达科他的信息，所以这是一个可行的请求。谢谢你。”

……我刚刚有说了什么吗？她为什么还存在于我的意识里？

我很想笑，我笑不出来。或许吧，总是拒绝别人也不太好，我说不明白为什么。

我为什么老是要帮别人？这不是个问句，理应是个反问句，但是我没得选。在这种环境之下人没有什么资源可供选择，如果她能帮我到北达科他……那或许仅这一点就已经足够。而对我自己，我或许会说……那感觉很好。

所以我还是说不清到底为什么。那当间，我的目光在通道外的虚空中出神。

“很好看吗，人类？”

“我不知道它好不好看，如果你这么问的话……”

“注视深渊的时候，小心失足摔落。”

我们终于踏出那扇气闸。本想走到前面去用标准流程开门，她只是一言不发又丝毫不在乎地径直把门推开，完全忘记她之前所说门外可能存在的危险。

我期待着激光和弹雨向我们飞来，但它没有发生。我便设想警戒机定是等我们把气闸锁死在背后、完全放松警惕之后才发动进攻，届时会有激光和弹雨飞来，它同样没有发生。我自嘲着说你的顾虑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子世界0117的天空和0107的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云雾、阳光，倒挂的群山和尖塔与地面高耸的塔状建筑物在空中相遇，黑点般的星舰在其中环绕穿行。然后我我转头看向要去的北方。

我们的气闸出口在一组不低的高地上，标高或许足够有百米，所以我们还能远远望到在水平面高度游动的那些森林和工厂，虽然很难说有序，但总体都在向右手边——向南移动。迁徙吗？

“【环流】，都是设定好的，这个世界。”

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占据了视野的左半边。还未注意到时我曾以为那是天空，因为这里和上一个子世界的天空一样，都带着些浅绿色，所以我理所当然地把左手边看作平原——头顶没有山峰倒挂，水面也足够平整。但有什么不对，那颜色比起能够反光的质液水面而言太过模糊，过于黯淡，所以那又是子世界的边界墙？

目光追随着墙壁到了能够看到的天空顶端，这次墙壁向着我们的反方向弯曲了。

“是海。”

我看都没看她一眼：“就算你说的是后海，那也不是方块。反正我没见过谁管水箱叫海的。”

“是海。个人终端上的称呼。”她冲着高耸入云的水箱挥了挥手，或许还差一句你好才能算得上一个完整的问候——她看上去也不怕站在高地上挥手被警戒机发现，诸如此类种种。

“海在北边的话，我们怎么过去……绕过去吗？”或许海的外壁和子世界边缘之间还有空间，只要能容一人通过就可以。

她说：“穿过去会节省一定时间。”说罢便开始朝着北边走下山坡。

让飞行员穿过水箱……就算是海军航空兵也实在太过于夸张，“老天爷，让人呼吸吗。”

“我不是人类，不需要呼吸。”耸耸肩，一句大实话。

哦，这样啊。假装我以前不知道这个消息……都能把我的手修好还称呼我为“人类”的家伙，要么不是人类，要么有精神疾病。

“所以……你是什么？”

她没有回答。沉默的五分钟，我们走下高地。海的墙面威严地耸立在我们面前不远处，可能几公里的距离。

“我不知道。”她终于说。一个显然无法令任何人满意的答案，或许只会让人徒增烦躁。

我又想起那个正二十面体的挂坠。她可能是一个正二十面体，但不可能是个挂坠。我不知道那代表着什么。

“我可以是你们认为的任何东西，比如鬼魂……尽管理化性质上我并不是。我想你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但……”

我打断了她，因为说出那种不负责任丧气话并没有意义，尽管我自己也时常那样说：“我没法理解也没法听这种话，T2，这样不可能交流得下去。你看看这片地，这些子世界……所有像我们一样游荡在它上面的家伙都是鬼魂，可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拜托你别说了。”

真是可笑啊。分明就是我说我自己。

“……但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为什么不？”她终于决定继续把话说完，在听过我无端的愠怒和指责之后，脸上飘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悲伤。

我听不懂，证明那是个好问题。同类型的“我是鬼魂”则不是，因为我没法挖掘出它的实际意义，暂时对现实决策没有帮助……或许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大错特错。

背着大量负重急行军是我的飞行员生涯中少有的体验，做梦都没有想到反抓捕训练当中那种毫无条理的越野有朝一日会成真，而训练的我们是不会带任何东西的，甚至食物和水。现在我可能背着够我吃一个星期的干粮，而我还不知道质液或者海里的水能不能直接饮用。

询问她为什么要跑是没有意义的。三十六计走为上，尽管三十六计并不是兵圣所创制而是后人积累，至少避免交战、保存有生力量有道理可循。

“看天上，方向165.”

我停下来脚步回头，打开罗盘确认方向。165方向的视线没有山峰遮挡，能延伸到子世界的另一边。我只看见天空中那个方向聚集的星舰，以及更大的、可能是轨道建筑的黑点，背后是暗色的天。

暗色？

“那外面——子世界外面有东西？”

T2停下脚步随我视线的方向一同望去：“确实如此……老朋友。”

“谁？”

“叫做TMV的家伙。同类。数据库里有她的……不良记录。”

“你认识？”

“应当说是肯定的。我和她换来的这种子世界的切割刀。”说罢她的手中凭空出现一柄几十公分长的黄绿色迷彩短刀。说实在的，她这凭空变刀的样子，我差不多已经开始习惯了。

“有可能我们找她帮忙……会更快一些吗？”

“这是问题所在。她的出现已经把这个子世界和周边空间的安保等级上升到……足够高的水平，或许你可以亲自问问她，只需要走那么远的距离就到了。”

不用她手上的比划我也能知道那么远到底是多远。不过，至少她说明了我们需要加快脚步的原因。海的墙面现在距离我们已经不到四百米。“我们怎么……穿过去？还是说，游过去？潜水？”

她冲我回头，尽管没有表情，我已经知道那是在瞪我了，大抵还包含着不会游泳的意思。“搭船。”

“战舰？”

“OPC。”话是如此，我也的确看到头顶大量的、侧舷漆着OPC的飞行器，硬光外壳灰暗的颜色中多少透出一点淡紫。然而那绝非我们能到达的高度。

“希望你的枪和背包防水。”

“浸水实验不是我做的……不是？我没理解错？”

我没理解错。T2再次用她的假身份骗开了墙上的水密舱口，一分钟之后我们已经在没有海面可言的海中潜行了，还要上浮到哪艘战舰的附近再搭一趟船，完成我们没有体力游过的整个海洋的旅途。唯一的好事是水中的氧气含量与外界的空气相近，而海水又出人意料地不会从每个孔灌进身体里。但即使是历史中专门为SEAL队提供支援的HAL-3“海狼”中队，也不曾有飞行员尝试过这种深潜——没有水面的深潜。

已经无法估计的时间之后，我们攀上了一艘OPC级的舰体。一切——包括海水——似乎都是浅紫色的。

“是空的。”我说。

“这样的规模，不可能每一艘都有人类操纵。换言之，每一艘都没有。”

尽管两种解释意义并不相同，我还是姑且听之信之。这艘OPC-Dp级是一艘鬼船，听上去并不怎么令人放心。

我默默记住了进来时打开的水密隔间位置，开始在灯光全无的走廊中盲目寻找舰桥的位置。如果是一般——人类——的设计，舰桥的视野一定是最好的，在舰首，前端，或者上方。我没有看见舰体下方有任何类似舰桥的凸起或者视窗……从外面看，就是没有。

“觉得这儿会有警戒机钻出来切掉我一条胳臂吗？”我小声地笑着。

“不可能。警戒机跟它们是同级，尽管吨位显然不同。”她毫无波动的语气报出像是从百科里查出的资料，“OPC级排水量304吨；警戒机由于组成和构形不同，质量不等，两万吨级的警戒机也不少见。”

我不认为她指的两万吨级的警戒机是在林子里飞来飞去或者被我一匣硬光穿甲弹摧毁的那些。那么小的体积两万吨的质量怕是颗中子星，而那种星体这边一百个子世界周边都不见得有一颗。于是我保持着警惕，缓慢地扫过每个拐角。微光夜视仪，能快速安装上却还没来得及校准的红外指示器，紧凑的突击步枪刚好能发挥用场。

T2甚至都不理睬我就径自走入下一条廊道的黑暗里，听那条通道尽头传来的轰鸣和振动，那很有可能是动力舱。

舰桥不会在那个方向的，我说，那都快走到舰尾了，而舰尾一般是装轮机的地方。

但在夜视镜绿色的世界中我还是看到她走进下一个舱室，走上中间几级台阶堆砌起的高台，然后按下了什么东西。一时间我的视线白得发热，那对于微光夜视设备而言是彻头彻尾的打击。

我把夜视仪翻回头盔上。舱室正中央的指挥台正漂浮着一幅全息投影的子世界地图，OPC级以浅蓝色虚线标注的航线一眼便能明了。在地图的另一侧还能看到显眼的红色，巨大的、由细碎光点组成的红色圆柱体像一颗鱼雷命中子世界的侧面；外墙以里的位置，围绕着一个单独的红点，有数以百千计的蓝色光点环绕，每颗旁边都会顺次亮起详细信息的标注——TMV那边一定相当热闹，但这已经不关我们的事了。

至少，现在而言。

T2看着我，不说话。

我默默地在航线上标出一个离海洋的北端最近的点，那也将会是我们离船的位置。这艘OPC级似乎进入了海洋就没打算出去，这不怪我。

T2还在一边看着。不说话就伤人也是门艺术。

子世界是我们的太空工程师造出来的，但是其中的自动化系统却没有采用人类通常的设计？*或许只是备用手段，一旦某天人类会被迫登上这些船……*

无论如何，假说听上去都总有一万个理由让它们太过牵强。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能做的只有探索，放下多余的顾虑和不会危及生命危险的烦心事，硬着头皮向前不断探索。

“十分钟到达分离点，准备了。”T2有些过早地提醒了我，除了徒增紧张和肾上腺素以外什么都做不到。尽管如此我还是卸下背包，确认能做的防水工作都已经做到位——先前包里的弹药不知有没有受潮，但既然我旁边站着某种人形自走轻武器库，想必.300的备弹就可以直接扔在一边的地上……希望不会有人来查内务。其余的东西，多半都是防水或防水包装的，总体上……

总体上，毕竟我们是游进来的。我一只脚跨过干湿交换舱的门槛，一边把步枪绑在背包侧面。不出所料……

“不出所料什么？”

我能看得到它们——正是舱室墙壁上也有涂抹着的那些，遒劲的树干、盘曲的树枝，黑色的寒鸦和红色的血痕；隔板在我的身旁抖动，我听到头顶的钢板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声，扭曲着，灯光忽明忽暗，电火花从哪个角落泻下如一阵小雨。然后是雪，对，脚下有一尺深的积雪，乌鸦在墙角堆放的木箱上啄食。

自动灭火喷淋系统启动了，积雪在脚下一点点融化。天花板上方的某处传来某种遥远的声音。鸟群、无人机、或者没有神的世界里的所谓神谕？

我看到它了。

这真的……我感觉不到寒冷，寒冷在我心跳的温暖前无处遁形。

冷静。

平和。

冰冻的——

“嘿。”

有人在背后戳我。是T2.

“我在想：你对你上方的钢板进行了一分钟以上的观察，人类。ETA3分钟。”

“抱歉……不知道哪儿出了什么问题。准备放水？”

T2锁死背后的水密舱门，我看着海水从脚下的进水口涌入，水平面逐渐上升，没过我们的膝盖和大腿，没过我们全身。海水从我作战服的面料、裤腿和袖口中挤了进去，我感到一阵凉意。

打了个哆嗦。整个舱室除了我们两个异常的整洁，墙角无异物，通道不阻塞，天花板也如同绝大多数舱室隔间一样平整，交换舱的需要让那上面一个开孔都不能有。我搜寻了天花板的每个角落，没有看到灯箱。

“……冰雪融水？”她问道。

“——什么？”

“出舱。”她没有问过话，于是她说。

海洋的这一端离边缘墙很近，目视估计不到几公里的距离。我们徒步。

……在徒步之前，我真的很想把身上的湿衣服弄干，但是没有时间。就地坐下拆开步枪，排尽导气活塞里的水都是一种奢侈。相比之下，一边的T2像是有某种自净或者自干燥功能。

干燥。我真的需要干燥。拖着额外的几公斤水走路很累的好吧？尽管我完成了海狼中队都没有做到的壮举。

T2继续走着，这一次步伐略微有所放缓。我的个人终端上显示时间已近傍晚，一天的时间我们走过的也不过就这些距离，而对于她口中的逃亡而言，这些距离几乎像是在爬行。

灰绿色的天空渐渐抹上一层橙红。子世界的黄昏。

所有的星舰，它们并没有时间的意识，按既定路线行进着。即将到来的昼夜更替与它们无关。我们在黄昏的天空下匆忙地赶路，一路上先后与三台“马达”对视，我相信我们失焦的目光与它们的嘲讽隔空交会，但是匆忙、生存、认知、时间，这些都与它们无关。

我们没能看到夕阳，它一定存在于被海洋挡住的另外一边。我无从得知它如何穿过那些由天空顶端垂下的山石又沉入地平线，但那种画面也只存在于一个开放的时间而非一个戴森球。子世界的太阳或许是一个面光源，究竟如何，我也无从得知。

我们也从未有过欣赏夕阳的奢侈。即使回到北达科塔，我们也总是把时间投放在五分钟的晚饭和饭后半小时的吹空调或者露天晚间新闻上……一如既往。我们看着晚间新闻的时长从半小时增加到经常性的“今天的晚间新闻大约需要45分钟”，时长往往是从37到50之间的一个随机数，国际新闻的份额也不见有增多。

个人终端上，现在还有新闻的录播吗？

我并没有怎么注意看路，只是用余光一直跟随着T2的背影，不时地抬头确认一下。我们一路走到边缘墙，用她的假身份骗开一处通讯连接口，着急忙慌地穿入穿出，也无暇顾及通道外的虚空。我手中平板终端的所有日期停滞在2512年一个固定的日子，尽管系统显示当前的日期已经是2517年，我每次想要搜索什么资料，它就像一口深不见底的棺材。

在我们背后，子世界0117正在分崩离析。天空只是黯淡了两次又闪烁两次，遥远的地方仿佛传来爆炸声，T2从我的手中拿过终端机，强行连线了海洋另一侧的哪艘战舰上的遥控摄像机。

天空中的暗块终于能被完整地辨识了——之前在航图上见过的鱼类型星舰便是，被称作是TMV的母舰与活动基地的，在子世界外被什么东西一切两段。断裂，彻彻底底的断裂，我从未见过那样巨大的物体被摧毁的景象，即使在投石行动的第五次战役中也没有叛军使用如此巨型战舰的记载——而现在，和子世界同一个量级大小的物体被硬生生切成两截。

在子世界的内部，几千艘各型星舰和几万个环状物体在空中乱序排开，硬光勾勒出并排停放的三艘同样的TMV级战舰的轮廓。警戒机被吸引到中央，激光束和曳光弹交错划出轨迹，而在轨迹中央向外射出的两道火线交汇处，一个黑绿色的身影独自一人面对整个子世界做着最后的防御或是攻击。

“以前是未曾发生过的。现在即使是生态子世界，在遭到威胁时也会启动自毁信标。”T2说。

“然后那个信标的作用是……”

“舰队将会前往裂解子世界，暴露在虚空中的剩余威胁也将被摧毁。”

话音未落，摄像机镜头中的边缘墙被强行破开了巨大的创口。气流顿时变得可见了，白色半透明的流线绕过战舰的荧光外壳，无一例外地指向天空中的大洞。外墙在逐渐撕裂，直到彻底瓦解，还未完工的三艘TMV级同那个战斗的身影被一并吸进太空，连同数以万计的星舰、树木、山石和质液水塘。有什么东西从后面撞上了摄像机所在的战舰，镜头画面翻滚着，以令人目眩的速度，从天空到反光的质液水面，到一晃而过的绿色，到褐色岩石和黄绿色的没有先前树林五分之一高的植物田。

然后，雪花。

“Peace to the fallen.”T2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遗憾，以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

夜幕降临在子世界0116.

“走不动了。”

“走不动了？”

“今天到这里吧。可以接受的距离。”T2在一片黑暗中看着不应被看到的我。

半径五公里内没有可见或标注的标记补给点。我就地搭起帐篷，防水行军帐篷在质液的沼泽中多少管用。没有别的办法，但同样的，也没有多余的备份，也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睡在水里。

“明天早起。”

“你需要睡觉？”

“休眠。”

“成吧，我没醒的话你照着我脑袋上抡拳头。”

然而T2没有回应，已经……进入了休眠。

我把靴子码放在帐篷门外，在三厘米深、刚好没过靴底的水中。远处似乎传来灯火，或许是标记点亮起的灯火，橙红色的，像梦里看到的火苗一样，橙红色的火光也反射在靴边的质液水面上，波光粼粼。

我一直望向灯火的方向出神。我睡不着，那点光像极了岸边一个不可能存在的码头。

天空没有星星，也没有月光。

【尝试连接到fstdcrc.gov.su/enigma&&porth】

【查找您的用户名】

【审核权限……通过【CRCDEV-A1级】】

【调取文件……“文档#1298452813/日志45O2500101”】

文档#1298452813/日志45O2500101

【您的访问已被记录】

“还有多久？”女孩把头埋在膝盖里，像正副驾驶席位上的人发问。

“别着急，就快到了。”传来了这样的，也是唯一的答复。

被绑架了吗？并不是。她的心里也很清楚那不是绑架，不是挟持，也不是勒索赎金。她的头上没有被罩上黑色头套或纸袋，没有让她看不到行车的路线；没有手铐脚镣，没有任何东西来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如果愿意的话她甚至可以在高速公路上跳车；没有追踪器、监视设备，一切行踪都在严格的保密之下。

但是她总感觉怪怪的。

是自愿的吗？对，是我自愿的。

家乡需要我。祖国母亲和她的人民需要我。为此，我的付出显得……也就那么回事。

“看开点，姑娘，基地伙食挺好的，电话也有……如果你要打回家里的话。都没关系。”驾驶座上的男子说。那并不像是一个令人放心的保证，她心想，但空头保证总胜过没有保证。

“我们看过你的服役记录……真的很出色，少尉。”副驾驶补充道。

可是她并不太在乎自己的服役记录。*重要的不是记录，是记录中那些一起的战友……和家乡啊。*

她把脸贴在车窗上，向车子右前方望去。后车厢空间是顺车身方向布置的两竖排座椅，坐在右侧，她不得不身体前倾、占据两个座位的空间才能更好地看到窗外的景色。她要去的地方离家乡很远，白色的IVECO小客车在入夜的环城二号高速上飞驰。

久之，她看到窗外的灯光从暖橙色变为清一色的鲜绿，那种带着冷气的、冷色调的、透着些许她觉得是绿色的白光。她知道自己快到了，路灯在车窗外一闪而逝，如同扫描一般，路面的柏油也换上一种更深、更新的黑色，轮胎的噪音好像变小了，一切都安静下来。

她看到卫兵和检查站，移开的、正面带一米长铁刺的三角形可移动路障，整齐划一又有如艺术品的建筑，四方的，以及喷涂在墙面上的编号和安全标识。不常见的合金外墙。

林山路，到了。

请乘客有序下车。

Division

【编码错误】

【1..159/product="coat protein"/2..146/note="Virus coat protein (TMV like); pfam00721"】

【Site2/site\_type="modified"/ORIGIN 1 msysittpsq fvflssawad pielinlctn algnqfqtqq artvvqrqfs】

在一阵冷风中醒来。

迟钝……所有感官和全身上下的肌肉都在向我抱怨它们自身的迟钝。眼皮上像是粘了胶，夜晚气温并不高的话，或许会更难打开。首先在无线电包里摸到的是什么有棱角的东西，有棱角的，硬塑料……硬光。

正二十面体挂坠，它还在那。

绑在腿侧面的枪套——所以维加斯给我的17式手枪也还在。那么，我在找什么……缺少了什么？

我环视四周，除了头顶星舰引擎喷口的亮蓝色脉动，子世界的黑夜中没有一点光亮。即使是星舰的引擎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太安静了。*

我站在质液水面的中央是要做什么？一片质液沼泽和另一片沼泽，沼泽终究还是沼泽，如果我一直站在这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消失了。

白天徒步穿过了两个子世界，甚至还有一次深潜，我的确走过了这些距离，来到这片质液沼泽的中央。接下来……应当是有什么事情要做的。

北达科他，要回北达科他。

*没什么漏掉的，你经常想多，产生太多幻觉。不要想……不要想。*

第一步，我必须先离开这里；如果能在平板终端里找到坐标肯定是最快解，如果不能，我也必须利用好周边星舰的飞行路径，加上一点对附近地区的读图和更大比例尺上的分析。北达科他一定是存在的——它已经存在于我的记忆里，剩下的便是找到残余的线头，再把它们联系到一起。

我拉下头盔上安装的微光夜视仪。

首先观察一下周边——刚才的岭线，可以利用的参照，转身，这谁的脸——

“接敌——唔！”

那家伙快得像个幽灵，也足够安静到没有被还未理清头绪的我发觉。在我看清他的脸之前我的嘴就被厚重的战术手套捂住，头被强行扳向另一侧；一条胳臂已经溜到我的脖颈，死死卡住，身体也转到侧面。我挣扎着试图降低重心，勉强扛住本该把我放倒在地的一记低踹。

我还有背包，背包里还有二十公斤负重，如此的惯性应当不是进攻者能轻易应付的。转身，反手卡住进攻者的脖颈，重心前移，过肩摔——

我听到我枪套打开的声音，动作僵在半途。17式9毫米口径的枪口顶住我的脖子侧面，很疼。

“安静。”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那种温度和口气除了……谁来着，总之我认识的人当中只可能有一个。

“……东方？”

“我跟你说的话你又忘了？”一声叹息。

“……哦，0128那个，实在是……”

“先走……边走边说吧，从你碰巧和我们走了相反的方向开始。”

我被东方一只手按在后背，弓着腰低姿态小步跑着，像个不知所措的人质一般，“这是哪儿？”

“好问题，我还在想你为什么梦游呢。梦见自己在赶彼得格勒的火车？”

半夜被人拽着到处跑动，又不知道确切的缘由，我的烦躁正在稳步上升，“我早上碰见你的时候可没长这么多刺。”

东方苦笑着：“一整天啦，警戒机多得都快搂着我了，不长刺不行啊。”

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想跟她争吵两句，却又找不到切入点，本身就不是个善于争吵的人。而她，另一边，语气中也突然失去了对我的嘲讽。我们在沉默中跑过两百米左右的距离，听到或许是“马达”稳健的脚步声和水花扬起的声音。随即我的靴子踩上了货真价实的土地，那一定是另一片浮动的森林。

带着我隐蔽在树林线的边缘，东方对着天空叹了口气，“好些跟你一样的家伙都死了……总应该有别的办法。”

又来了，每次都总会这样。一个我对一切都不了解的开端和结局。在我尚未结束上一个过程之时，下一件麻烦已经悄然来临。

别多想：“如果这是你们什么行动的一部分……麻烦讲清楚，别跟我说我没有权限……什么的。”

“外军真是难打交道。”东方很大声地叹了口气，“……简要来讲，就是你可能会被叛军处理掉。我想早些时候我问过你……穹顶综合征。”

“没听说过。”

“——多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抬头看，长时间呆滞，失神，还有个家伙向我们确认他产生了某种幻觉。感染穹顶综合征的人最后都死了，叛军处决，全都是砍成两段的，干净利落。”东方在黑暗中把目光转向我，尽管看不见，却足能感觉得到她在端详，或者考虑，甚至质问：你确认你没有被感染吗？这次能避免类似的结局重演吗？你有在隐瞒什么吗？

我的脑海中顿时闪过TMV级战舰被切成两段的画面……几个小时之前。

“你……不太一样。”

“我？”

“你应该知道这些，不是吗？”东方说。

*——“……但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为什么不？”有人说过。*

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获取被人们称为必要的知识并不能称之是“知道”。这绝非简单的对立事件判决。

我承认，再次承认我真的一无所知。我已经承认足够多的次数以至于已经开始厌倦这种说辞，或者开始怀疑它本身的真实性。无论怎样都不是应当的作战状态。

“我不知道。”强行结束话题，然后，“维加斯和CGP应该在附近吧，还有你们的车呢？”

从微光夜视仪中能清楚地看到东方听到我的话点了点头，不知是不是某种赞许，“CGP retrack了你过来的路线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维加斯还在待命……你为什么不做个摔倒淹死的梦呢。”

“没得选啊。好歹你们还有辆车，我只能徒步，加上负重。”

“那你真应该试试来远西种玉米——话说回来，那台科罗拉多倒真是不错。”

“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

“等CGP给出сигнал отбоя之后我们去你扎营的位置打包，和维加斯会合，清理痕迹，走人。这等于没有计划，对吧？”

“……什么？”

“All-clear，他们说的……我习惯说母语。”

“……什么？”

“блин.”总觉得她是在骂人。

找到位置然后走人，太寻常不过了。普通到我开始怀疑漏掉了什么环节，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忘记了。

“CGP to Vostok, break.”

“Go ahead CGP, loud and clear, break.”

“CGP, Vostok, cargo unlisted, over.”

“ты пиздишь на хуй.”

“CGP, Vostok, speak *intelligible*, over.”

“Vostok copy your last. Execute, over and out.”

“CGP copies execute, out.”

“抱歉了你的帐篷。”东方松开PTT按钮，对我说。

*等等！帐篷里还有——*

“CGP to Vostok.”

“在听。”

“Cargo doesn’t seem right. No movement.”

“And you think it is…?”

“No blood, punctured the spine I’d say. No movement at all, strange.”

这些对话无论如何都已经远长过了任何顺利所能容许的范围。我知道现在打断东方的通话并不是什么好的选择，但唯一可以确定的一点，我很反感自己对于一切毫不知情的感觉。

“什么情况，东方？”

不出所料，东方打了个手势叫我先闭上嘴，“Safe distance advised, CGP, keep watch and fall back in five.”

“Copy fall back in five, out.”

“出了点状况。”东方对我说。

*T……她是叫T2……*

“有个家伙在那帐篷里面。”有种幡然醒悟的感觉。

“你听得懂？”

我一个字都没听懂，“她不是叛军，你们能停火吗？”

东方被突如其来的话震住了，“什么？——不是，你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那个家伙是——”

枪身。再清楚不过的，环境音不到十分贝的夜空中抑制器也掩盖不住的短点射开火声，在远离我们的方向。

“Vostok, contact, please advise？”

“后撤到网格033061，快速撤出，注意安全，完毕。”

“Roger fallback, out!”

东方拍拍我的肩膀，右手指向和我来时相反的方向：“跑四百米，延高地岭线往左手边一百米，翻过去，口令逃逸塔。走啊。”

我有点难以置信刚刚发生了什么：“我一路上跟着那家伙过来的！不应该有攻击性才对——”

“我，需要确认，你们的安全，而不是她的安全。”东方一直指着撤离点的方向，即使我早已经看见，“跑，剩下的我们看着办解决。”

于是就这么出现了，我自然没有理由为一个我只认识一天的非人类辩护。在这一天内我们开火、对峙、用刀尖和枪口对准对方，我们聊天、长跑、深潜、对着空无一物的子世界之间的间隙发呆，我知道的仅仅是她的请求和她的名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我把我的赌注全部下在了她能带我回北达科他之上，而那，我也清楚，即使可能性存在，对于我、她或东方都一样是可望而不可即。

“橡胶镇暴弹？”我最终让步道，一次很不标准也不会成功的让步。

“抱歉啦，在我们那霰弹枪没进编制。”东方说着，解下她背包侧面的步枪，机匣盖、弯弹匣、防尘盖、导气活塞，再熟悉不过的KN系列步枪，但看做工又像是最新的版本。她向后拉动拉机柄，看到枪膛中半露出的步枪弹，冲我无奈地笑了笑。

“如果不是叛军的话……就希望我们都能活着出来好了。”

“什么？”

“跑。”

CGP的射击声一直没有停下，有时我会在被剥夺了思考供氧的思维边缘为他产生一点点担心，但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在弹药耗尽之前，他开火说明他活着，那样的枪声无论如何都将成为定心针。唯一的问题是，枪声总好像在逐渐变大，被消音器抑制住的子弹出膛声音似乎愈加的明显了。

没有了部分负重的我在质液沼泽中奔跑显得没有之前那般吃力，但其增加的速度也没有实质上体现出来。冲刺四百米，顺着高地的走向往左一百米，我的脚加上战斗靴终于开始适应坑洼的土地、坡地，种种子世界野外的地形。

未被消音的枪声响起了，想必是来自于东方的KN步枪，并不突出的射速下打出的短点射有如气锤一般。两支步枪一直在持续射击，除换弹以外从来没有间断过。

我知道……就像T2被激光穿过身体，依然毫发无损。

我也不知道心里究竟是什么感觉，怎样的想法，嚯——瞧瞧这是搞出了多大的乱子，那样的话我说不出来。*何必呢？*

何必呢，T2？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像你举着刀告诉我一样，告诉他们你寻求他们的帮助呢？

我跑完了最后的一百米，翻过高地的分水岭。说是高地它更算是个两侧陡峭的土坡。我顺着另一侧滑了下去，“逃逸塔！”

“‘任务失败’——好啦，不过人没事。”一侧传出了维加斯的声音，或许他之前是在反斜面上挖了个简易掩体，“我们掩护他俩撤回到这个位置，然后一并撤出。”

“怎么掩护？”半躺在土坡上，我抱着自己的Dagre——经T2之手改装过的Dagre。以毒攻毒是真的吗？还是说，她早预料到这一刻的发生？

“中距离射击，我想。”维加斯爬到高地顶端，垫好简易的沙袋，架上一把外形上看上去是警用执法型Eagle-15的自动步枪，“就像训练科目一样。”

“能有用吗？”

“你问这种问题的话，我也没法回答你啊。”他一边笑着一边调整着瞄准镜，应当是最近第一次在黑夜中持枪，要把全息像调整到微光模式。

“你们都不做可行性评估的吗，我说。”我的声音很低，权且算是抱怨。

“好歹不像是你提的这种概略的问题。毕竟，想想看我从哪儿来的啊。”VMPD，哪座城的警队，专业执法力量。终究我必须相信了。

战术手电的光亮点亮了我们周围的全部黑暗，尽管只是短短的几秒钟，频闪模式把CGP的位置暴露得一干二净，却没能照出对手的所在。理所当然，频闪是为了给对方的视觉造成混乱，甚至短暂致盲，但T2……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在那。

“真的好吗，毕竟现在全部用的是微光夜视仪。”维加斯在我身边向通讯频道里抱怨道。我没有听见CGP给出了怎样的答复，但那一定让维加斯有些不悦——他似乎再也没有理睬通讯频道，侧过头，右眼的夜视镜筒对准全息瞄具。

依然是KN的轰鸣，绿色曳光弹在空气中划过的同时，也在质液水面留下鬼魅般的掠影。一切火力线都指向一个目标。在我身旁，维加斯的支援火力看似微不足道，既无曳光弹的眩目又无大口径的噪声，只有枪托抵肩，开火时枪口气流激起的缕缕烟尘。

我在做着正确的事情吗？我像个梦游者一样，旁观着所有人的交火，刚刚甚至记不得T2的名字。待机。

“东方，你离目标太近了！”维加斯在喊着。

东方没有夜视仪，因此必须依靠观察CGP的曳光弹弹道才能进行概略射击，或者火力压制。没有用的，正如我见过的，躲闪着警戒机激光的T2那样……一点用处都没有。

“东方，你十点钟二十米左右——”

太近了，然后我听到维加斯只出口一半的那句话，“What the——”一定不是什么好话。

我就着夜视仪看去。

一柄长刀，一支步枪。二十四小时之内发生的一幕在我的眼前再次上演，尽管那样的对峙没有任何意义，持刀者游刃有余，也料想必然能在黑夜中看到任何物体，她对面手持步枪的人——迟缓，低效，没有夜视设备甚至无法知晓她的确切位置，却依旧能凭听力和直觉把枪口对准她的头颅。

这是你寻求帮助的方式吗？告诉我，T2。持刀对峙，那真的是你的语言吗。你在害怕什么？

声音在寂静的空气里能传很远，相隔五十米的距离，东方的声音能清晰地传到我们的耳中，或者被军用降噪耳机干净利落地拾音。T2的声音听上去像是她得了病，然而她的脸上一样不会有任何表情。

“你……还活着。”

“别这样，你别这样。”

直到几分钟后我才意识到东方的话——她的话早在知晓对方的身份时就应当已经成形，而非对于T2一句话的回应。*你别这样，求你告诉我，他们不是因为你——处决那些人的不是你。*

T2就如此沉默了那几分钟，然后她没有接着自己的话说下去。她说：“你不知道。你从未听我解释清楚，而‘从未’也不过一次而已。”

“所以现在呢？刽子手的刀轮到在我头顶落下，是这样吗？”

T2在听到“刽子手”的片刻便放下了刀，任由它在一片硬光的粉尘中消散。现在轮到东方的枪口对准T2的额头。

“你认了，还是怕了？”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嘛，你这样的就活该被淹死在马桶里。”东方显然是动怒了。

“没有对策，我说过，他们会试图——”

“老调重弹……‘如果在机场抓到他们就在机场把他们击毙，如果在厕所抓到就——’”

“*所以我说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的声音很大，突然很大，然后她倒下了，我在夜视镜中目睹着她的倒下。没有枪响，东方一动不动，T2倒下了。

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终于理解，当时目睹的一幕可能是那个世界中最难目击的场景。从没有在我面前流露过任何情感的T2，甚至连面部表情也从未有过，甚至在几年内都没有那样哪怕一次过，在那一刻终于再也无法约束住自己心中巨大的压强，崩溃了。

我们在那个夜晚再也没有睡着过。岗哨只是诸多原因之一，为了防备夜间仍有可能出现的警戒机活动。在我们背后的军用帐篷里，T2哭得稀里哗啦、一塌糊涂……任何我能想到用来形容那个场面的词。东方需要和她交换一些关键信息。许多关键信息，她说，甚至那可能关系到我们的死生。

尽管到了白天，T2就立即恢复了她平常的样子。那种景象我怀疑

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第二次——即使从各种意义上，它没有任何必要性可言，“图个新鲜。”维加斯会说。

关系到我们的死生了吗？永远无法得知。没有什么事情是必定发生的，即使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无非是增加我们存活的几率和手中的牌而已，至少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不会为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所动摇这一点深信不疑。

但就那之前，我们还在帐篷外，同样也是他们车辆的外面度过了不眠的一夜。林子里有些风吹起来，还有枯燥无味的“马达”踏步前进的声音，每一分钟都不断地重复着。

“东方认识她吗。”我终于问道。

“难说，虽然听上去不仅仅是认识这么简单。”CGP有他自己的分析，“东方有时候会跟我们提起那些事，所以我希望故事仅仅是……故事而已。”

“那些事。”

“就是那些……和我们一样的人被砍成两段的事情，手段极其残忍，影响极其恶劣，那些。”

“而且它们好像并不是故事。”维加斯补充道。我能看得到他脸上的不满，远不仅仅是不满那么简单，厌恶、恐惧、悲伤……像一个警队执法人员看到他所保护的人被杀害时那样，“我们到底面对的是什么？”

没人能回答那种问题，被他自己都称作是过于宽泛概略的问题。CGP借着手电筒的灯光端详着我身前挂着的步枪，它看上去和今早他把它交给我的时候有些不太一样。枪是不可能改装自身的，于是他问了起来。三个人借着手电筒的光，吹着风，探讨着武器与射击技巧，直到手电筒的电源用尽。

“飞行员真好啊，至少上面风景会很好。”维加斯对着漆黑的夜空感慨道。

“哪有时间看风景。”

“就算我们那边通用航空很发达……自己也没怎么飞过。”

“如果你想当个舱门机枪手，你得先凑够地面动对动的上靶标准，然后调到SWCC去，最后才能上飞机实习。如果是飞行员……好吧，流程可能会简单些，毕竟实习的机会也就只有上机飞行而已。”

“等你在这地方搞到飞机……想必我们能移动得快很多吧。”务实的，来自CGP的看法，“然后在执行像防叛军巡逻这种任务的时候……效率就会高得多。”

我当然不知道。

“我们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无非是走路、侦察、消灭叛军……算下来，多少天了吧。”

维加斯摇头。

“我们啊……几个月？半年？”CGP于是也开始摇头，“东方她好像已经有三年多了。”

“就是这样。我们从来都没回去过，甚至都没接近过，都城。”

天蒙蒙亮，我们在浮动森林的边界上击落了三架警戒机。若不是“马达”把我们拖动到了它们的巡逻路线上，或许我们会放它们过去，使得暴露的可能性再一步降低。幸而一个人只需要对付一个目标，又不必劳烦风钻一般的KN步枪亲自上阵开火，不过既然如此，我们昨天晚上为何没有暴露？那是个无法理解的问题。

“你可以亲自去问警戒机试试，‘昨天晚上为什么没有发现我’……什么的。”维加斯调侃道。

“先生请。”是我的回答。

CGP笑着，看着我们脚下的土地和水面交界处的波纹，“不敢当，先生现在细雨骑驴的，能第一个上得去？我们就是做做战备巡逻罢了。”

一脸安静的东方和脸上依旧毫无表情的T2从帐篷里钻了出来，没有料到竟然是东方率先向我们道歉：“抱歉各位，昨天……有点躁，下次不会了。”并对着一脸茫然的我们鞠躬。

我不知道哪个才是真的东方，像现在和初见时那样礼貌、安静、注意细节与充满警惕的那个靠在墙边的家伙，还是昨天深夜跟我格斗、满嘴跑火车、对着T2冷嘲热讽挑衅还引经据典的远西人。或许哪个都是，而非哪个都不是。她不像是个容易佯装什么的人，而上述的两组的确存在共存的可能性。

T2的脸上毫无表情，“给各位带来了不必要的危险。我道歉。”

又回到了我最初见到她的样子，尽管比起现在这样，她之前植入在我思维中的声音倒是更容易聊得起来。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我的身边有活着的能和我对话的人类在。当有人类的时候，人类或许不会刻意去接近一个沉默的其他物种。

没有人开口问起她们一整夜都聊了些什么，但显然东方看上去并不是很精神。我终于还是决定开口，似乎我好像游离在他们所有人之外。

“所以，你们说了什么？”

“之前的事……还有之前的之前的事。”东方试图敷衍，这部分上解释了她们昨天对峙时说出的一系列话语吗？

“东方说她想家了，并对我的真实意图进行了质疑。”T2面不改色心不跳……反正T2估计也没有心脏。

东方转过身，侧过头，“说好的不跟他们说呢……”

“那是我的决策，并且我并不记得我有和你‘说好’过任何东西，人类。”面色如铁，情况有点不妙……我能感觉得到她们之间依然存在着火花。

CGP依旧和我一脸茫然，而维加斯则已经吹着口哨走开去做了别的事情，估计是撤除他们车辆的伪装。天亮了，大家也都该各自动身了，有些人要战备巡逻，有些人要发疯一般地一路走不到尽头。

CGP持枪的手好像有些过度紧张。我轻敲他的肩膀，示意他把食指从扳机的位置移开。他想了想，一分钟之后终于照做。

“你得到你索求的信息了……尽管它不一定是你想要的。所以，我和他——”T2面对着东方得出最终结论时，抬起右手用大拇指随意地指向了我，“——可以走了吗？我们还有很远的路。”

“……不是……”东方却似乎怎么也生不起气，要么是她现在心情真的很好、人也真实地平和，要么说她早就已经被气傻了，“……我跟你说了那么久，你全漏过去了吗……”她现在脸上只有无奈，全无昨日的戾气。

“我感谢你的好意……但容我很难原谅你第二次。你离开之后，我就已经放下了，就请麻烦你不要再出现。”

东方显然是试图在修补一些什么东西……无论如何，现在她没有如愿。与T2那样面无表情或许内心也被自己强加得没有感情的生物交流，似乎已经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

有些东西是很难被修复的，比如联系，比如记忆，比如生命。T2向我证伪了最后一项，我依然不相信世界上还会多出现两个奇迹。

“我以为你真的只是想要一心一意去那个地方。”

“我是的，但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吗？”

CGP也终于不再听下去了。维加斯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叫他去检查一下车顶的天线有没有出故障。

“……我怎么可能知道呢。”苦笑——让步。*我什么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里，我和你们一样啊。*

“你第一次给了我不存在的希望。”T2留下那句话便走开了，与东方擦肩而过的离别，不出所料地没有回头，也没有任何多余的表示。我小跑着跟上她，毕竟她现在是我回到北达科他的唯一希望。我还希望她不要像对东方一样对我——基本整个世界从事实上讲都和我敌对的时候，这实在是太令人难以接受了。

“——我说？”

那是东方在我们背后试图挽留。遗憾多少会有，但没什么好挽留的，她和CGP他们没有我们一样能运转地很好，巡逻、生存、消灭叛军……*而且毕竟总会再见到，尽管世界很大。*

T2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即使我们不了解的很多，你知道还是有人和我们不一样，对吧。”

这就完全无法理解了。

“我们刚说过的话题……你明白我的意思。”

T2转过身。

“所以你的提议是？”

东方的声音变得很小，只有在那时她才真实的像个符合她年龄的女青年：“我不知道……如果要寻找冰冻的森林，坐标总会存储在某处，这个好办；但有些答案……只有一起上路了才能得知。”

什么样的答案？T2考虑了五秒钟。

然后说：“我同意你的提议。”

世界如此多变，我们就这么回了头。

【尝试连接到fstdcrc.gov.su/enigma&&porth】

【查找您的用户名】

【审核权限……通过【CRCDEV-A1级】】

【调取文件……“文档#1298452813/日志45O2500114”】

文档#1298452813/日志45O2500114

【您的访问已被记录】

“这边走，塔季扬娜小姐……少尉。”

医生装束的人显得有些拘谨，但仅仅是拘谨吗……还是说，根本是些人的生熟之外的事情？她不知道，也没有多余的心思去搞清楚。*该死，要是我的脑子能像谢廖沙那小子一样好使就好了。*

“严格意义上我已经不在军队了，大夫……不用叫少尉啦。”她小声地抗议道，显然医生也没有听见。

“我们先去做几组测试……嗯，别担心，午饭之前应该能完成的。”*我像是那种在意午饭的人吗？*塔季扬娜想着*……不过或许是医生中午要下班的原因，也说不定。*到嘴边的话便又咽了下去。

他们所处的是科研机构的安定中心——她知道看似奇特的名字不过是这里的医院，除了笔直的走廊中空无一人以外……实际上的、严格意义上的空无一人。走廊都设计得相当齐整，医院的典型，除了只有三人宽度以外。*即使就诊量小，也不可能一个人都没有……或者说因为现在是上班时间？员工和医生的上班时间错开？真的吗……*

走廊的两侧排列着的是数个科室……不对，仅仅是检测室而已，这一层看上去都是同一科……哪一科呢？经过的时候，她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一侧的加厚单开门。

*奇怪……这地方真的奇怪。*

“从这边开始吧，2223是心电图，2225脑电图，后面是脑活动检测和眼动检测。按照顺序测完就好。”

*什么科？*有些东西在她心头发酵，混合着有些她无法描述的感觉。*谢廖沙最终到底是去学医了吗，还是别的……*

她推开第一扇门。

面容慈祥的老年医师正坐在屋中。她对着塔季扬娜笑了笑，摆了摆手：“这边，孩子，外套脱到椅子上，然后躺到床上就可以了。”塔季扬娜脱下她的VKB外套，然后开始发愣——床的后半截盖着一层透明塑料垫，她不确定应该怎么躺上去。

医师拍拍并没有垫起很高的枕头：“塑料布是防止你们穿着外裤上来弄脏啦……躺过来就好，头放在枕头上。”

*唔——这比营房的硬板床舒服多了……*

“裤腿撩起来露出脚踝？……对——不不，一侧脚踝就行。”她的动作有些笨拙迟钝。*自己最近真的没问题吗？可能是这几天吃太好了？*

“对，好的，然后上衣也撩起来，撩过胸口。”

*撩过胸口吗……好吧，随便啦。*

“然后手放平身体两侧……好。”所有准备工作结束之后，医师开始给她装上检测设备，用似乎是导线圈的东西扣住裸露的右脚踝和两只手腕，上面覆着胶皮的导线连接到一侧的仪器中枢。那是她第一次做心电图检测，至少还是新鲜——

“唔！……什么？”

“清水，放松孩子……”胸前有些冰凉的感觉，而后又有冰冷的硬物触感，可能是医师正在贴放的类似于电极一样的东西。“水银”一词在她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身旁传来敲打键盘的声音，以及计算机在处理什么数据时微弱的电子音。片刻，医师的手开始将她胸前的电极逐一拔去，松开她手脚上的金属环，“好啦孩子，别落下什么东西在这。”

“谢啦大夫。”她拎起外套，走出门。屋门是加厚的防爆门，不知为何，厚度足有十几公分，没有些足量的高爆炸药应当是无法破开了。

//

“原来心电图检测不需要放电的吗……”她在走廊里小声对自己说着，一想到刚才的紧张情绪，突然觉得事情有些好笑了。

做脑电图检查的屋子也有着同样厚度的防爆门。

*像那些科幻电影里一样吗。*她想着，坐在医生要求的椅子上，后脑勺紧贴着椅背，闭着双眼。头上戴着的头套一定是电影里那样的，许多橡胶管系成的网状，而现在它们紧紧压住她的头皮。*或许被压住的那些细胞现在不怎么透气吧，委屈啦。*

*刘海留得还是有点长。*她又想，额头被橡胶管和几绺头发压着的感觉并没有如何难受，但她的头发比起在部队的时候确实是明显长了许多。闭眼想着，又有什么东西从她的额头流下，冰冷的，水银……*应该是清水啦。*

她打了个激灵。医生马上又向她解释，清水*……应该是为了电极工作吧，水导电来着。*

许多许多的电极，比上次更多，她能感到它们渐渐覆盖她头部的右半边，接着是左半边。冰凉的触感，同时还有沉重。医生用什么东西夹在电极上，让橡胶管的网格略微有些晃动，还夹住了她更多的头发。余光使劲瞥向右边，她看到许多导线。

“闭上眼。”医生提醒道。

她闭上眼，等待着由头顶电极传来的哪怕一丝的放电。*如果短路了怎么办？*她试图压制那些想法，逼迫自己放轻松，逼迫……只是脑中杂乱的图像越来越多。

背后的房间传来人声，“……二，三，四，五……一，二，三……”

所以，这里最终还是有人的吗。

第一次突击

【编码错误】

【1..1119/organism="Daucus carota"/cultivar="Kurodagosun"/db\_xref="taxon:4039"】

【1..1119/product="nuclear matrix constituent protein 1"/ region\_name="Smc"】

她们有自己的原因，我不知道，也无暇顾及。但T2和东方两个出于某些目的暂时搁置了分歧，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好事。至于现在，T2正在我的身旁，也就是车子后排的中间座位上休眠着。维加斯会说她睡得像个木头，得了吧，如果她不是人类，那么就存在可能性她是木头。

坐在我前面驾驶位上的是CGP，少说话，多听歌。车载音响放着另一种听不懂的语言的歌曲，似乎是某种硬核摇滚。尽管如此，T2还是睡得……像个木头。CGP瞥了两眼后视镜，把音量降低到不会对其他人造成精神压力的程度。维加斯坐在副驾驶，没有系安全带，把步枪抱在怀里，望着窗外的景色发呆。

这样总比走路快太多。

车型是CVL的技术验证款“科罗拉多”ZH2，我曾经的印象中是燃料电池驱动，跑起来引擎噪音全无的那种，和在陆军试验场上偶尔飞过的我们形成巨大的反差。或许这里的补给标记点有氢气供应，只是我对此完全没有印象。头顶的战舰都在轻核聚变之时，很难想象这个世界没有用以补给的氢气。

先不说燃料问题，这台ZH2不知是哪个工程鬼才改装出来的杰作。

顶置的军用级毫米波雷达，车头一侧加装的红外大灯，后备箱里塞着的折叠式通讯天线和集成指挥终端，车身各个角度布置的烟雾弹盒……如果不提起别的，它可能会是一台军用陆战机甲，而且还是指挥型。后备箱现在被腾出了巨大的空间，启程前卸下装备的时候，我看到里面塞满了或许能够五个人吃一个月的口粮。

想到机甲的时候我开始笑，因为“马达”，以及所有沉默无声的机械们。这辆车要是像你们一样就好了，然而那不现实。

似乎东方和T2在昨晚已经准备好了计划，却也同时产生了分歧。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正是按照那个计划的一部分前进着，不再是巡逻或者跋涉，而是有目的的搜寻。如果要找到冰冻的森林，我们必须缩小搜寻范围、排除干扰信息……最终达到目标，然后是都城、北达科他……所有人能安稳地回家。

哪儿是家？我说过我没有那样的概念，或许，我说过。但是至少在北达科他我是安稳的，不会担忧，不会顾虑，不会因为自己有太多不知道而不断地环顾、转身与索敌，不会神经质地举起枪再放下，并且悠哉地不断对自己苦笑着重复着“安全。”

我熟悉北达科他基地的每一个角落，机库、塔台、EOR，到食堂和营房区、货运线路、微波助降和全向信标。我们用过食堂窗口的热餐线和冷餐线——春节依然留守执勤的战士和工作人员是要聚在一处、自己动手做菜吃饭的；我们做过地勤，开过拖着沉重弹药架的牵引车；我们熟悉过塔台的仪器设备，看过专业空管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空域图；当然还在新转入部队的时候扫过厕所，在文娱室读过书、看他们打台球，在我们这一批考核通过的那天晚上破例去了酒吧……在那样的空间生活，我所不知道的事物应当……少之又少，如果不是没有。

至少我一般如此认为。

ZH2在泥土与质液水面的交替中颠簸着，T2也随着左右晃动。她撞到了身旁在平板终端上读着地图的东方，后者才终于抬起头，摇下一点车窗，对着缝隙的一点新鲜空气伸出头去。她会笑着说说这辆车不太喜欢她，但她后来也承认那是野战军生涯带来的坏习惯，如果仅仅有一个的话，那就是晕车。

【尝试连接到fstdcrc.gov.su/enigma&&porth】

【查找您的用户名】

【审核权限……通过【CRCDEV-A1级】】

【调取文件……“文档#1298452813/日志45O2500115”】

文档#1298452813/日志45O2500115

【您的访问已被记录】

“说明看懂了？”

“嗯……应该吧。”

然而并不是。

她又想起方才在隔壁听到的那个声音，那个重复着从1数到5的人声。不，那不是梦，更不是幻觉。

那么，人呢。

这里医生的声音显然和刚才隔墙听到的有不小的差别；在自己离开时，那个声音还能被听见；走出上一个屋子时，楼道里没有人；走进这间屋子时，只有医生一人。

*别多想。*她等待着，等着医生在她的头上安放好设备。电极是固定在弹性头套上的，没有了金属的冰冷，材质似乎是塑料，但足够的弹力让依旧让电极的压迫感由头皮下的神经传回脑中。

“放松，思绪放松。”医生那样提醒着。提醒起不到任何作用，除了转移她的注意力……不过检查过程中应当集中精神才对。

“测试开始，请重复念出数字，1到5。”机器的声音。人工合成的声音。

她一遍一遍地念着，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更响亮些，发音更标准些。这种测试是做什么的？她愈发的不清楚了，眼前又浮现出眼动测试的那些图像，可能是用来定位眼球的九个蓝色光点，她的目光漂移在测试图像充满锯齿的边缘左上方。

*你不需要知道它是作什么的，你个农村孩子……认真把测试做完就好。*

这是第多少遍了？十一，还是十二？是十二吧？

“第二部分，请根据所听到的字组词。西边的‘西’。”

她脱口而出：“远西。”那是她的祖国，她生长的地方。

顿了顿——为什么有这么长的空当？

“继续说。”医生的声音从一旁传来。

有些惊讶，尽管猜到这种可能性，还是来得突然，所以等了一秒之后，“西风。”不知为何她直接想到了她的邻邦那种世界顶尖的战略武器，让任何现实与潜在对手都感到戒备的顶级威慑。

“西线。”那是个久远的故事，来自于她所接触到的第一本战争文学，她的敌国对于战争本身的剖析和控诉。

在她还在绞尽脑汁思索的时候，“河流的‘河’。”

“落石河。”远西与共和国的界河之一，用作一型自行高炮的名字。她记得放映队给农庄带来的最早的战争电影里，便有这种高炮的身影，给那些上世纪的战士们带来勇气与胜利。

“河湾。”河湾是回水的地方，是引渠、灌溉、一侧沉降逐渐成田。她的家乡不远处便有河流，那里的河湾带给了她和谢廖沙和许多其他伙伴难以忘记的童年时光。

“河口。”河口入海。*所以我面前又会是什么呢——*

别想别的，她提醒自己。不要以为你说的话有倾向性——假装它们没有，说下去就好了。别想。

“顿河。”静下来。下一个。

“……”

“请再次重复念出数字1到5，以完成测试。”

那打断了她，她便重新开始大声朗读起来。*这对我的测试结果……不会有影响吧。*

便不再计数追踪，只是任由思绪飘着，明知想了许多让自己紧张而非放松的事情，许多自己都没有搞懂的事情，或没有闲暇去细细回忆的。她任凭脑海中生出那个记忆中的河湾，自己的家乡，金黄色的田地和堆成垛滚成卷的麦子。现在已经离她太远，但又没有什么是离她不远的，她打算坚强。

“好的，可以了。”一旁医生的声音传来，这次才是人的声音，无论她多么怀疑，这就是活生生的人的声音。

“再检查一次可以吗？”

“什么？……为什么？”

“刚才你的脑图无法成像，干扰很严重。”医生接着说，“确认没有过度紧张、伪装或者抵触心理吗？”

“我不知道。”塔季扬娜说。

“大概就是那边。”

“如果不是呢。”我的回应显得很傻。

“那就是我们找错了。”东方摊开双手。对于很傻的回应也着实不需要多么繁杂的回答，如果不是，那就是事实。至少我对于事实的存在没有什么办法，我不能让它存在或者不存在，如果能的话或许我就再也不必了解更多东西了。

CGP把车停在可能有二十度的山坡上，有些犹豫地打开车门。我们背负着并不让人行动有多便利的装具和比原先稍清些的负重下车。东方伸过手去，打算把休眠中的T2先拎下车，却发现她不知何时已经睁开了双眼。醒来得也像个鬼魂。

“我觉得从这开始徒步可能会好些。”CGP的解释。

我环顾四周。山，丛山，很高的山，从天空垂下与从地面升起的，它们指示了我们所在的位置……接近这个子世界的中央。群山层层遮掩，由荒芜的岩石灰褐渐变为深蓝以至墨色，群山的另一头是一片淡橙色的海洋。

子世界的中央应当存在着那些银灰色的塔状建筑群，T2曾经指给我看过的，同样也是我在终端机中反复查阅词条难以理解的。它们在视野中无处可寻。

那些子世界的控制中枢，负责一切的自动化生产、物流、生态控制……核心。

耸立在我们面前的只有高墙，表面看似光滑却光泽黯淡的曲折的高墙，面对我们的方向上向内弯成两三个开口的形状，向上则是弯折几乎成为半球体，甚至能看到曲折凹陷的回路……像是个迷宫，标识着请君入瓮的那种迷宫。

“和目标建筑物特征……对不上啊。”

“与地图无误。”

我们远远地望着那些高墙。不时有星舰从中驶出，透过墙面像是穿过一层雾气那样简单，只是雾气发生了微弱的形变，弯曲着附着在星舰之上。天色暗了下来，比以往更大的航天器轰鸣着从我们的头顶驶过。

“有东西出来就意味着有东西要进去？”

“这就不知道了……”东方的声音很小，“……我们不会是要等着吧？”

“这就不知道了。”摇头。执行决策的不是我，但总会有更好的办法，能一次或较少次数成功的……事情往往如此，总会有更轻松简易的方法在我们周围，并且往往触手可及。我永远没能跨过发现它们的那道坎。

“觉得里面可能有……一个团的警戒机什么的吗。”无奈的笑。

“一个团的警戒机吗……果然还是东方姐打得准些。太强了，啊我死了。”

CGP像我第一次见到的那时一样敲了维加斯的后脑勺，“建议我们先走着。即使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搭上去，怎么上去还是个问题。”

我想起海洋中的深潜，然而在水中提升高度是可行的，空气并没有同等大小的浮力，热气球或氢气球不计在内。

“不走吗，各位？”

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我有些不情愿地迈开脚步。一天前还是近乎疯狂地想回到北达科他，现在却因为选择方法的问题而止步不前，想想也着实好笑。如果我知道许多，又能根据已知得到让自己满意的相对最优解，让所有人轻松一些，自己是否又能舒心了呢？

前提是存在“所有人”，而我或许漏掉了这一项。无论怎样，我可能初步完成了自己的逻辑。

本来就是应该一个人回去的，又需要所有人帮你做什么。

计划听上去漏洞百出，千疮百孔，鱼目混珠，狗屁不通，所有能被用来形容那个意思的词，而且我的语文水准也一直平庸。它建立在现阶段明显无法求证的假设和可执行度极低的行动方案之上……就连OODA循环都不能被很好地连贯起来，按维加斯的话说，上一环的行动和下一环的观察间的联系微乎其微。

因为注意到了显然每个子世界都有飞船离开，可能按照某些航线前往它们的目的地，因此不妨假设每个子世界的核心中存在着附近虚空空域的航图，而子世界在一定区域内能对星舰进行管制，如此推断下去，只要能记录下足够数目的航图，得出某种规律，就能推断出冰冻的森林大概的位置——而这又建立在另外两个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假设之上，一是子世界的排布有足够的规律可循，二是很冷的地方周边气温也会相对较低。

初次听到的时候我简直要笑哭出来了——这什么啊？

先告诉我冰冻的森林在哪个子世界里，坐标又是多少——这不合理，这一点也不合理。

“以人类的逻辑而言，形成这样的计划相当合理。我不再提出异议了。”

如果都城是0000，这种方法或许还会起些作用。

“要不我们……先找都城。”

“能找到哪个去哪个吧。”是CGP的答复，听上去他没有抱着什么希望。毕竟是从未回过都城的人。

除此之外的备用方案，如果上述的假设不成立，如果区区生态子世界没有足够高的权限或没有面积足够大的星图，那也一定在哪有——存在于别的地方，如果不是我们手里，就是叛军手中。所以那是第二站，听上去好像是送死。

我不喜欢有意识的送死。如果有人告诉我那片森林里会有警戒机打断我的左臂，或许我根本不会向那个方向迈出半步，也不会去向世界用来嘲讽我的马达机甲开火。我猜想没人喜欢有意识的送死，可总是不断地有人在做。

出于高尚……可是在这种地方，高尚已经太过遥远以至于没有任何高尚与卑劣的分别，或许，除了叛军这一概念以外。

我从未见过叛军，不知道他们是哪些人，是怎样的人。战争史中的叛军其实并没有多么罪大恶极——算了吧，我也不会是什么通敌的人，对于他们当然也没有什么好感。我看过的投石行动回忆录中，大多都记载着交战双方互相给对方带来的恐惧。“他们的装甲部队是高度自动化的……可怕的战争机器，让人很难相信我们在和同类交战。”那可能是我在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无论如何，能在一般的子世界中找到有关冰冻的森林的信息是最好的，尽管“最好的”并没有实质作用，心里也有不能被称为预感的确凿预感称一定会在哪个意想不到的环节出现差池。事情一定会走向那一步。

尽管身边可能提供帮助的人多了，这并不会改变世界对你的定位与态度，是这样吗？

别忘了世界对你没有态度也算。前后都没有态度也是没有发生改变的一种。这样想着，我不由自主地端好步枪，枪口指着墙壁和空气，唯独没有指向敌人。那还得了，有敌人情况会更差。

“植入你思维中的独立意识……我已经停用了。”她终于把手从我的头上移开，我睁开眼。

“那家伙可比你能调侃的多了。”我并不擅长打趣，但同时，现在可能也不需要有声音同我调侃，“怎么说，希望你能从那家伙那学到点？”

“那就是我。”T2有些不满。她的话里总是可以听出各种情绪，鲜明的指向性，然而那些从来不会表现在她的语音语调或是表情之上。

“尽管你不会那么说话。”我承认那一句出口，嘴有点毒。T2选择了沉默。

我们走在队伍的最前端，或许T2习惯了一个人走路的感觉，而我也习惯了跟在她后面五米处的探索模式。非战斗状态下的搜索队型，而且是很松垮的纵列，东方是这么说的。

迷宫很曲折，曲折的除了墙壁还有脚下的地面。它们也像外壁一般扭曲着，也会向内凹陷，形成深不见底的开口。地面非常光滑，迷宫曲折，我们永远无法直接目视目标。

“这是力场网区。”T2说。

力场。我不记得都城的科技有先进到那种程度，如果有力场存在的话就不会有前些年的超级风暴和洪灾，我们也不需要费尽心思提高倾转旋翼机在低空的生存能力。区区一些生态子世界的飞船上会装配的设备，它们让我接触到的军用科技看上去像纸壳子。

“网区是子世界中最接近核心的结构，内侧的合成网区结合着大量轨道生产设备，如果我们可以继续前进的话，就能见到。那边的路线也没有这么复杂。”

巨大的轰鸣声在巨墙的夹缝中反射、回荡，顺着一切可行的通路波及开来。声音的源头时而在我们前方，时而又仿佛来自我们身旁的深渊。一不小心失足的话，很容易把噪声的源头想象成某种位于深沟末端的某种巨型绞肉机。

“别想。顾虑太多，所含的影响也就成比例增加。”基地里上一个本科学历的教官对我们说过的话，以更加“我们”一些的方式。

我没有办法不去想，因为整个空间已经单调到全无他事可供思考了。随着每分每秒增加的顾虑由脚步声向四面八方传播，在周围的光滑墙面反射，又回归我们的身上。很快墙面便开始在我们上方弯曲，尽管环境光依然部分透过墙壁向下照射，我们也不再能看到头顶的天空。

“接敌。”

我小声提醒着，一队警戒机从前方侧面的甬道拐出，悄无声息地滑过我们的上方。它们修长的翼面下垂着，切割空气，如果能看到流线的话就一定能目睹它们被优雅地分成两半，侧偏出平滑的曲线避开。警戒机的顶端，紧凑的大功率激光器悠闲地转动着，扫视着威胁可能来自的任何方向。

我们没有掩体，也没有机动性的优势。我们脚下的地面已经足够光滑到让我们不得不同时分神顾及如何不打滑。

“开火吗，CGP？”小声地对着麦克风，而小声又只是出于习惯——如果警戒机有声音输入传感器它们不可能听不到我们的交谈，所以我的所为又变成了某种自我安慰。

“确认直接目视目标。各单位保持警戒……先不要开火。”

四支枪口试图对准低空飞行的目标，以那样的飞行速度，一旦目标回转接近，就很难再实现精确瞄准。只有T2靠在一旁，顺着墙面与地面的弧度无所谓地躺下，好像一切威胁与她无关。

全息瞄准镜中两百码位置分划的红圈摇晃着覆盖住警戒机的背影，不知为何，瞄准时的步枪总是感觉比行进时更加沉重。*冷静，放松。*

警戒机队转过另一个拐角，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

“安全。”

T2仍然没有起身的意思。

“不走吗？”更多的噪音顺着通道向我们涌来，下一次它也可能是一艘战舰，也可能是洪水，也可能是占满整个空间的绞肉机。T2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理了理头发，站起身。

我们像越障训练科目一样翻过地面的凹陷，幸而最浅处凹陷也只有三米出头的深度，又不是无法抓住的圆滑表面。我思考着T2凭空制造出一座桥帮我们跨过深沟的可能性，但她看上去不为所动，只是随着我们一起完成并不熟悉的越障动作，踏着我和CGP的掌心与肩头轻盈地翻出遍布地面的沟壑，再同维加斯一起用力把仍留在底下的我们拉出。

我终于开始重新思考搭船的可能性。仅仅是深入和越障就花费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和体力，至于什么时刻能到达核心，则是概念全无。

“合成网区。”T2说着，照例没有回头。

“啊？”

“喏，前面就是。”不必劳烦她帮我指出，面前的墙壁已经换上和先前不一样的材质，显得更为粗糙，像是被压成平面的翻滚的浓云，深浅灰色交融的、巨大的雾墙，像标记补给点外的那层一样，不过更大、更高。

“或许那些我们可以直接穿过去？”

“如果你不问‘我们会不会直接从地面掉下去’的话。”

“……也就是说，会。”

她没有回答。没必要回答的问题就成为一种显然。

我看到雾墙上的星星点点。在近处，它们呈现出机械的形态，简要地由上下两个大型构件组装而成的圆环。浅蓝色的线路血管一般遍布在银色合金外壳的表面，荧光如同血液流动着，直到机械的全身。

走到近处，能清晰看到机械的两半构件中间没有任何连接——悬浮的，尽管荧光依旧毫无阻碍地沿着对其的脉路流动着，全然不顾底下是否有合金的支持。上半构件更大，安装在其上、从表面突出的各种仪器设备也更多，向圆环轴线两个方向伸出的翼板好似在稳定什么东西的进入一般。

“又是硬光……吗。”

“是合金，高信息存储能力的合金。这是整个子世界的工业基础。”T2向我解释着，这次她停下脚步，“工业基础”几个字出口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一种虔诚。

“合金用来存储信息？”

“因为硬光显然强度的刚度都更优、可调节度也更大，合金就不再用作结构材料。轨道环的功能便是利用合金储存的信息由硬光进行合成生产。你所看到的星舰，“马达”，你的枪……”

她的声音似乎正在飘向遥远的地方。我从未见过她能对一件事物如此着迷，但终于，话语还是飘渺着沉寂下来，她或许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决定就此打住。

“飞船。”东方已经跟到我们的身后，正仰视着远处的上方。她反而听上去很平静，不知为何。

“是啊，飞船。”

短小的星舰排成蜿蜒曲折的长龙，逐一进入浮动在雾墙边缘的合成环，蓝光也同样在它们的表面扫描、游动，剖析它们的一切；明显是特化的运输型号星舰由上空落下，垂直起降引擎的喷口涌出火焰，运输吊舱便在热空气的波动中被投下，落向合成环的一侧，在半途化为一簇簇跳动的光。

那是硬光，许多的光团在合成环一侧的翼板上凝聚，时而散开，终于勾勒出另一艘星舰的形状。淡蓝色的线条舞动着，光线在空气中划过笔直和带有弧度的轨迹，舰首，推进舱，直到一个完全的整体。

更多的运输舰飞抵装配现场，更多的运输吊舱被依次投下，加入正活跃着的光团。最初的线条逐渐成为龙骨、旁龙骨和肋骨，承力结构向上生长着，其间的隔板从无到有只是硬光由虚变实的时间；终于所有的轮廓线，无论结构件还是外壳接缝，都固定在自己的位置，硬光便在周围填充，仿佛凭借着线条的支撑——但又实际上不需要任何支持地，在舰体应该存在的部位一次成型。当动力舱体完整地遮蔽住推进器，当舰桥被加固的舱板包围再被舰身的形状拥紧，星星点点的光芒最后化为外露的雷达与天线，那艘星舰就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猜想突然明白了T2的那种感觉，因为初次见到，敬畏便油然而生。

“……我说。”第一句话出现在久久的停顿之后。

“惊讶吗？”T2问我。

“……工程学奇迹吧，我说。”仅仅是初次见到就很难再摆脱那种感觉，可以称作是工程的感染力吗。

“每分钟都在发生。”她的话里带着不加掩饰的得意，尽管语气并没有变化。我想象着她嘴角上扬的样子，像介绍自己的身家性命或者杰作一般介绍给我们这个世界的运作方法。如果对这些都了如指掌，为什么还要惶惶乎终日，费劲去寻找一座冰冻的森林呢？

“所以说，确实有高度上比较低的合成环……对吧。”东方看着我们，又瞥了一眼前方不远处的墙壁，确认道。

是有的。我们的视野中能看到的最低的合成环几乎和地面是一个高度……只要地面不会在它的面前突然弯下去，形成另一道深渊。

“这不是很好嘛。所以我们只要等着从那个位置造出的飞船往里走就可以了。”东方接着说，有时候她的思维很简单但也很直接、很实用。

“那可不一定……等到我们看见它往里飞的时候，多半是上不去的，我觉得。”

“那就先上，不行跳船——有没有弹射椅或者逃逸塔什么的？”真是简单直接的做法，我看到CGP在点头，对于战术分析与决策者而言这样的思路往往相当有效。

维加斯从后面赶上了队伍，回到我们中间，“实在不行的话，跳几次就习惯了吧？”然后被CGP瞪了一眼。跳几次……前提是我们还没摔死或者骨折的话。

“上船，往里走，到达核心，然后拾掇拾掇。不错的计划。”吐舌头。

“人类真是喜欢说反话。”

在我们说话的当间，另一条短星舰——T2称之为MR级——的队列已经开始聚拢。我看着它们打开传统的化学燃烧室，尾喷口燃起橙红色的火焰，舰身的侧喷口转动着，缓缓调整舰首的指向。

“该走了吧，各位？”

没法拖沓了，第一艘MR级正向着合成环进发，我们刚刚迈开腿的同时蓝色光线已经从它的舰体上扫过。半公里以上的距离，我们到达的话可能需要两分多钟。那么就但愿MR级的队列排得越长越好。

“怎么又这么远！”维加斯在背后大声喊道，想来他必定能得到足够的体能训练，所以或许这只是他个人的好恶问题，与警队的训练科目无关。但尽管我们忍不住想要调侃，毕竟还是在一段冲刺当中，没有人再说任何话。

光滑的地面在我们面前延展，直到尽头。一道两米宽的沟渠，对面的地面变成了与雾墙相同的雾气。

——什么？！

“到头了！”我喊着，也顾不上等待其他人的反应。星舰的建造进度已经几乎过半，铺设的龙骨初见雏形，但更具体的证据或许是MR级信息舰的队列已经完成扫描了一半。在我们面前，不足百米的雾气延展开来，成为我们无法逾越的障碍。

每次，每次都是在这种时候。世界真是一点也不友好，或许它只是对所有人不友好。去他妈的世界。

我急促地吸气呼气。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我继续冲刺了，我根本不愿意停下脚步，如果什么事情的结局都是这样，大不了我摔死好了，听上去也不错……听上去一点都不好。

我没有什么有把握的办法——

“T2！”她也和我一同奔跑着，即使回头看到后面的东方他们已经降低了速度。最终我们的目的还是不同的，一个绝望地想要找到冰冻的森林的家伙，一个急着想回都城的人，有些人的心情来得更为急切，绝望也就常常更深。

“知道了！”

T2对准那再显眼不过的断崖便冲了过去，一道实地与空气的黑色分界线，横亘在我们的正前方。

“弄个通路出来——”

她已经在做了。硬光的道路在她脚下延伸，跟随着她的脚步。就像马达机甲的所为一样，硬光为她铺开一条道路。

她的手臂张开在身体两侧，萤火般的硬光在手臂和张开的指缝间飞散，像某种未成形的翅膀。她的蓝黑色冲锋衣随着跑动的风阻摆动着，长发飘散在空中。

“跟着！”我们没有犹豫地执行了，甚至队尾的维加斯都很快赶上了我，生怕硬光的通路会在身后突然消失。然而那也没有发生。T2为我们在力场网区的地面与合成环之间架起一座百米长的半永久桥梁。

星舰的建造已近尾声，舰体的空洞正在由虚变实，被硬光以秒计时封闭着。我们甚至能看到舰体内部未封闭完全的走廊和舱室，以及正在转化为实体的气闸门——门要怎么打开——

T2的右手上出现一把长刀。

五个人——四个人和T2——瘫坐在一米多宽的廊道上，大口地呼吸着刚刚被封闭进星舰内部的新鲜空气。

即使我所冲进气闸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直接跑进位置大同小异舰桥确认航线——真的，是真的，这一艘正要开往子世界的核心，而且将会在那里停泊。

我又跑回廊道里和大家一起坐下，大口吸气呼气。

“哪儿来的……”那是CGP还有些震惊的声音，没有完全搞懂刚刚发生了什么。

“这一手，我说，哈……”东方一边笑着一边让自己的呼吸慢下来，却干脆笑着躺在了地上，闭上眼，“……哈……绝了呀……”

T2没有显得得意，也没有显得冷漠。她站起身扶着墙，看上去有些恍惚。

“我说，T2？”

她甩着头，凌乱的头发再次被甩开来，不过显然幅度要小了许多。转过身来，一下子靠在墙上：“我没事。”

我耸了耸肩：“吓人。”

“怎讲？”

“各种意义上。”

各种意义上的吓人。我的猜测是对的，T2既然能够随时让自己的刀出现，也有过现场观察我的步枪之后合成同口径的弹药以及配套弹匣、甚至用硬光材料改装枪械的经历，那么想必她也能制造出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能够承重的硬光道路和桥梁。但那也意味着……

不，那不可能。我立即就打消了那个念头。合成环那样巨大的结构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塞进她身体里的，同时她也缺乏必要的信息合金，尽管后者似乎可以通过她对事物的观察与分析补足。我最终还是决定发问。

“因为我的周围存在合成环，我就可以利用它们闲置的产能和原材料制造一些东西。”听上去算是某种官方解释。我在个人终端的搜索栏中输入“T2”。

**LOG ENTRY 26002 -- MULTIPLE NEUTRAL ENTITIES ENCOUTERED ...,** T2 (UPDATED AS **HOSTILE**)**, ...**

不仅加粗，还标红了……需要找一个读得懂这种语言的人来帮忙看一下，比如CGP。但那不应该是现在操心的事，至少现在没有这个余裕。

“咱们多久到？”CGP问我。

“十五分钟，看起来这艘船飞的不快。”

被强行劈开的气闸终于还是随着硬光的形态变化合拢了，但在一侧的舱室里，我们找到了舷窗。贴在窗边，我们看着星舰穿过一层又一层雾气。有些雾墙之间会是深不见底的黑暗，贴近墙面浮动着数以千计的合成环和更多的信息舰，运输舰在它们上方的转运看起来从未停歇。星舰从合成环的翼板——“泊位”上生成，调转舰首指向，看上去融入了那些灰色的高墙。

它们穿过了雾墙，到达其间的另外另外一些间隙。视线中成百上千已经制造完成的星舰在其中停泊，有些在更小型的维修作业艇的协助下抛弃掉一些组件，完成涂装，移动向空间的边缘，不久被浓雾包围消失。机械臂在硬光的表面操作着，电焊的弧光不像想象中的分外刺眼，不时有规则和不规则形状的弃置模块从舰体上分离，漂浮在空间中，它们喷涂着不同颜色的横线，在色调单一的雾墙之间很是显眼。

“有想过这么多飞船究竟需要多少能源嘛。”CGP挑选了舱室里那个离舷窗最远的角落坐下，尽管那并不能让他躲避来自头顶的灯光，“我们在没命地和叛军打游击的时候他们就整这玩意儿……生态自动化什么的尝试？”他冷笑着，但那笑声也并未让我觉得有什么不舒服。事实就是这样的，如果说研发这些的人其实是个叛军，想必我们一定不愿接受也不会承认吧。

“好吧，毕竟还是很有意思。”是角落里传来的最后的妥协。

“你说，这些东西最后会去哪儿？”

很宽泛的问题。维加斯自己说过他并不喜欢宽泛的问题，但他依旧每次都会问的出来，或许那个标准只对他的战术头脑适用，“说的好像我知道一样，你觉得呢？”

“然后它们也会报废掉？”维加斯脸上露出遗憾的神情。

“说不定也有星舰坟场之类的。”那只是无数可能性中较为容易接受的一种，然而就这样庞大的产能而言，有没有储备都已经，实话说，无关紧要。尽管我很不喜欢没有储备的感觉，这就等同于如果你手头上的东西不好使，你的背后空无一物。没人能保证自己手头上的东西一直好使，也没人能马上就再变出新的出来……或许，除了T2。

东方倒是饶有兴致地继续研究着窗外：“这些东西就算报废了，放到远西也还能再用几十年呢。”她的语气就好像真的想把这些东西搬回她的家乡一样，充满着期待……不可能实现的美好期待。

我曾经以为我只是观察，一直观察、接收、判断。当我终于开始评判别人的时候，或许我自己开始变差了，因为即使那样，我也像是对待自己一样，一如既往地阴损和刻薄。

搭乘的便车到达了它的目的地，随即不加休息地展开它的工作。狼狈地从气闸跳下的我们落在所能找到的最高的土坡上，又连滚带爬地起身，掸去身上的尘土，目送搭载我们一程的星舰，尽管它并不自知。

我们的面前终于是那些高塔，和我第一天看到的那些一样，剑身一样平整锐利，笔直刺向天空的未来建筑。它们松散地排布在一起，形成一个占地巨大的建筑群。走近观察，它们的所在又被质液环绕，形成一座不像是天然的小岛。微风持续吹过，空气清新到让人心生怀疑。

刚刚的星舰径直飞向一座高塔的尖顶，直到那时我才发现高塔并非完整的一片刀片，而是在边缘很难分辨的阴影轮廓的预示下，实为几乎贴合在一起的两片，或是某种扁平的三棱柱。因为在那之后，星舰自上而下开始把高塔劈开——不如说是缓慢地下降，而塔身也就随着它的下降顺从地一分两半，再被其余在周边盘旋的星舰围拢。它们就那样开始了不知名的超级工程。

“那就只能再找一座塔了。”没人理会我的打趣。五人形成一个标准的V字队形，向着中央的岛屿进发。

我们涉过水面，在白色的沙滩上留下并不齐整的脚印。沙滩很平整，因为这里看似也理应从未有人造访，即使一旁的树木都已近凋零，沙滩洁净地连一片落叶都不曾有过。

——没有——

我下意识地回过头。

没有脚印。白沙在我们脚下发出摩擦和挤压的声音，却没有像声音兆示的那样下陷过。

“T2？”

T2不为所动地向前走去。

“等等——这什么东西？”

“屏蔽器和晕眩器，很古老的型号。显然还是有人不想让我们进来。”我注意到她把重音放在了“人”上，或许。

面前出现了之前没有观察到的矮墙。T2向前走着，右手纤长的手指顺着墙面滑过，身影仿佛在空气中波动，时隐时现。

突如其来的，“右拐。”就这样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路口的右手边没有墙，于是我们右拐，然而T2的身影却迟迟没有出现。后拐过来的维加斯撞上了我的后背，“唔，抱歉。”

T2凭空在我前方一米处出现，像是穿过了什么不可见的幕墙：“好慢。”随后又转身消失在空气之中，留下面面相觑的我们。我伸出手去触碰那片空气，似乎有穿过某种肥皂泡的错觉。

面前那条由白沙铺就的路已经大不相同了，没有石子，没有树枝和枯叶，没有留下任何能辨别人所走过痕迹的参考物。白沙在地面上浅浅勾勒出一左一右两条路线，它们弯折着，斗折蛇行那般。我在想它们会不会把我们引回先前走过的路。

“右拐！”

T2的声音时而从前方传来，时而又在我们后方，甚至在我们侧面那些没有路径的地方。那感觉很不妙，头有些晕眩似的，或许没有路径的地方不应是我们可以踏足的地方，就好像一脚踩上便会灰飞烟灭……一般。

我们一路小跑起来，跟随着T2的指引——这不是我们之前走过的位置吗，一定是的，可是地上没有交叉的路线也没有脚印？等等——

“左拐！左！”

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胡乱跑着，直到猛地往左踏出一步。空气再次清新了起来，更亮的环境光让我们下意识捂住眼睛。“这又什么——”

我也撞上了T2的后背。她站得像个桩子一样，于是我便撤开手，同她一样，眺望着山坡下的景色。从岛屿外看的时候，我看到它的中央绝对不是现在的样子——小岛中间的一处先前还没有的盆地，密布着各种工作机械与半建成的高塔；那座被一分为二的建筑此时正被体积庞大的星舰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扫描着，而信息舰则从大型星舰前方的坞舱口涌入，又从后方再次出现，排序成似曾相识的长龙。

“屏蔽器。”T2对着下方的施工现场解释道，就好像这样的技术她已经司空见惯，“无论是谁设置的，在某个时间段，我们一定不该知道这些。”

“算是一种警告吗，刚才的迷宫？”我们下到盆地底部的途中，东方这么问道。存在顾虑是很正常的，自刚才起我也被那些屏蔽和晕眩所困扰。有什么东西为了不让我们知道，就选择反复用无知来折磨我，直到死亡。

“可以。”T2面不改色，丝毫没有察觉到其中的危险所在。或许这其中没有对于她能谈得上是危险的事物，但我们毕竟还是人类……她们说过，在这点上达成过共识，有些人不一样。

我听到背后CGP步枪拉机柄复位的声音，“准备接敌，菱形队……我们没法确定所有的机械都是友善的，对吧。”

“太他妈对了。”我说着，一边端起Dagre，采取一个更为谨慎的姿势。如果所有的机械都不是友善的，我们或许会有一百种死法，在几秒之内就能随机选择其中的一种并且高效地由它们执行完成。这样的警戒意义有限……如果你只把它们当作一般的敌人来看待。

“所有楼里面选一栋？那就……最近的？”

“可惜了你没带突击盾牌，维加斯。”

“好吧，所以是最近的……不过我可不是盾牌手。”

“接近那扇门了……队伍，注意着点。说不定不用强行破门也能打开。”CGP熟练地把步枪放回身后固定，切换为近距作战常用的双管霰弹枪。再熟悉不过的外形，Celtic CSG-12，两根管状弹仓位于枪管上方的12号泵动霰弹枪。我记得有次从我们280-II型侧舱门索降而下的外地城市反应小组队员的背上就背着这种武器，很前卫的设计，传言还不错的实战性能。

“告诉我你不会再切开门了……呃……T2。”

“不会。”T2对待CGP的态度比对待我的甚至还要冷漠。

我们在入口的两侧沿墙排开，过分紧张地全身颤抖。我从未参加过这种楼道突击作战，在我的训练当中从未有过。尤其是对开门只有一人多的宽度，与往常的电梯门有几分相近。肌肉太过紧张，双肩也不由自主地夹紧……在面对警戒机时都从未有过。

“维加斯，开关。”

维加斯缓慢地挥了两下拳头，在第三次的同时拍下门边的黑色面板。入口悄无声息地滑开，我们从两侧向门口转身，鱼贯而入，许多枪口指着房间的各个方向。

“安全。”

没有室内照明，夜视仪中红外指示器的光线漫无目的的晃动，指向空无一人的走廊和拐角。队形在黑暗中散开，搜索，在四五米高的门廊和机柜间穿行。

“中控室应该不会在一楼。”CGP嘀咕道，“有人想坐电梯吗。”一旁的维加斯对他投之以鄙夷的神色——尽管很多情况下暴恐分子只能控制一两个楼层，也就是说维加斯甚至可以通过高层建筑的电梯到达绝大多数楼层，但依旧没有保证敌人会否将这些垂直交通的手段一并破坏，甚至封锁出入口设伏。

“我。”队伍的最后面传来了T2的声音。CGP偏了偏头。

“喔好……不过中控室在几层？”

“随便上一层，你知道子世界的控制程序是分散在整个建筑群中的。”

“我不知道。”维加斯听上去不太满意，“如果二层就可以的话，还是走楼梯好一些……嗯？”

他问出那句话的时候我们已经打开了电梯门，而他是否愿意接受这座高塔没有楼梯的现实也依旧未知。维加斯似乎很反感高层建筑，至少从他的表现看，有些如此。

没有可供敲下的楼层按钮，我们等待着电梯门自动闭合。CGP倚靠在电梯轿厢的墙壁上，闭着眼，或许在想象着钢索从上方某处被切断的情景，轿厢从电梯井中坠入这个子世界地下一面的深渊。

【冷静】

【平和】

电梯已经荒废很久了，枯萎的野草在轿厢的角落里摇晃着，失去所有生机。积雪没过脚面，呼出的热气在空气中凝结成水雾，在断续的灯光照射下分外耀眼。电梯门打开，通向外界幽蓝色的楼道，开门的震动惊动了正在啄食草种的乌鸦。

乌鸦飞行着，穿过了那些楼道。一片黑色的幕墙。

“这种时候出问题可不太妙……维加斯，帮着看他一下。”

“收到。”

“我没事。”所有抗议最终都会是徒劳的，尤其是现在，维加斯已经承担了我所在方向的警戒，队伍拉伸成拖长的箭头，而我处在箭头的中央。在我们身旁，无数台主机和服务器的灯光闪烁着，红色和绿色如同机械的呼吸，百眼巨人也未曾有过如此数量的眼睛。

安静得能听到机器的呼吸声。

“下一件事情是……？”

“找到一个端口就好，我把我的终端机连进去……假设这里所有的主机都连着内网。”东方已经做过太多假设了，而她本人依旧乐此不疲。就算是她的假设把本人弄死了或许我也不会有太多惊讶，不过，惋惜就另说。

“那个，东方。”

“啊？在。”

“右手边第二排，机柜中间一层。”T2或许还有侦测电子线路的功能——但那是不可能的。

“好的。一旦开始传输，就拜托大家掩护一下。”

“收到。各单位准备就地组织防御，通道很窄，各位注意。”

“分散吗？”

“我不太确定敌人会不会对着他们的主机开火，不过各种情况还是……散开，散开。”

机柜排成整齐的行列，我顺着东方左手边的方向走到下一个岔口前，后退几步，半跪举起步枪。略微回头，能看见在这条通道的另一端维加斯在做着同样的事情，重新背上Eagle-15，拔出手枪以应对狭小的空间。绿色的自发光照门和枪下的红色三点激光指示器和主机的灯光纠缠在一起，在周身的黑暗中分外显眼。

CGP一人要值守中间那条与我们垂直的巷道，因此无法看见他的身影，而T2依旧站在东方身边的不远处，双手紧握刀柄，两脚分开站立略比肩宽。最后的近卫。

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认为这种地方会出现威胁？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即使是出于惯例也无关紧要，保证数据优先拿到手，一切就足够好。东方打开机柜那一层几十厘米高的玻璃柜门，拉出一个怎样的平台，找到数据接口，在一阵红光和绿光之间终端机传出了有外部设备连接的提示音。她左手疯狂地在屏幕上敲击着，右手单手握持那把KN步枪，指向身旁垂直巷道CGP所顾不上的另一端。

“有目标。”CGP极低的声音此时能通过对讲机清晰地传来。随即我们也听到了——那种细碎的沙沙声，以及钝物撞击天花板的声音。不是金属的刮擦声，只是钝物，或许是橡胶的表面。

“方位呢？我判断不了。”我回应道。房间过于巨大，空间也过于空旷，加之许多运算单元的排列产生声音的反射和增强。视野很窄，仅限于通道上方的一小片天花板和交叉口的正前方。

“不好判断。”维加斯说出了同样的想法，“还好射击区域很小。注意头顶。”

“T2？”

“不知道。这不合理。”顿了顿，毕竟还是她自己的话说得太少，她又接着补充，“这片区域不应该有危险。”

“各单位，各单位注意分散，对面不像是要摸哨……有爆炸物的可能。”

已经没有地方可分散了，我们用火力线封锁的是四个最近的交叉口，再也不能向外扩张任何一步。而且T2的大刀在如此紧凑的空间内也不可能完全施展开，我回过头去，重新确认她的刀身是否已经缩短到了可以接受的地步。不足一米，近似的长度。

“各位……？”东方的声音突然出现，又渐渐小下来，“这玩意需要访问权限？”

“本地的数据也需要？”耳机里CGP有些不相信自己的听觉。

“联网的。本地数据已经在拷贝了，也没有加密。”

我听到那些东西——无论它们是什么——随着每一秒的流逝都在靠得更近一些。那边……面前的垂直方向巷道左手边有什么东西，反复的重物落地声，夹杂着极其轻微的伺服电机的呼吸。我缓慢地走出一道短弧线，脚跟着地，横向跨出小步，直到身体贴上右侧的机柜，瞄具的中央对准岔口的左边。

“疑似警戒机。”我说，“听到电机了，各位注意。”

“就没人知道账户和密码吗？”东方依然在问。她自己没能找出头绪的东西，我还以为他们为了侵入子世界的核心以及写完了足够的代码，然而现实不尽然。想着，背后已经传来了警告声，示意着T2尝试的访问失败。

“人类。”

“谁？”

“你。来试一下。”两秒之后才终于确认T2是在朝着我的方向说话，而且并没有通过对讲机。现在黑暗中的敌人一定可以准确定位我们的位置，尽管我怀疑它们早已这样做了，一切按部就班的行动。

“我试什么劲儿啊。”尽管嘴里这样反驳着，依旧缓慢地抛弃我原来的战位，一步一步地向身后两人的方向倒退，枪口依旧正对过道的前方。

倒退着直到T2的手碰到我的肩膀。转身，看见黑暗中有些亮得刺眼的终端机屏幕，双手脱离控制似的，不带思考地在虚拟键盘上敲入大串的账户名和密码。“应该可以了。”随即转身继续瞄准。

在我的视力迅速从光亮调整到黑暗的一刻，背后的东方敲击了确认键，操着她的母语传出我今后将会听到许多的骂声。简单的两声系统通过提示音响起，两条巨大的机械腿出现在巷道口，接着是另外六条——蜘蛛外形的警戒机占据了整个岔口，几条腿支撑在地上和机柜的顶部，终于在权限通过的瞬间向我们发起了进攻。

枪声比汇报和指令更先响起，第一个短点射连续命中了蜘蛛左侧的两个腿关节，弹道所及之处，对方的外壳泥土一般剥落，机械结构在肉眼不能捕捉的刹那间迅速崩溃。残腿的警戒机花了两三秒钟维持平衡，而后重重摔在地上。

更多的子弹击打着它的外壳，命中它的躯干、头部和传感器。一点火花都没有冒出，它瘫倒在地，失去信息输入和处理能力的机体动了两动，停止了运行。

在我的背后，更多的枪声已经响起。

维加斯和CGP还在巷道的另外两端各自为战，我一步步退到东方身边，看着第二台警戒机发狂般地推开第一台的残体，同样占据整个巷道口，减速，转向，敲击着地面向我们发起冲锋。

瞄准，射击，命中。

枪口的上跳依然剧烈，一梭子弹跨越警戒机的身体左侧，命中一条后腿，于是它拖着残腿继续前进着，宽大的身体一路在两侧机柜上留下刻痕。

更多的锤击声在整片黑暗的空间中回荡着，伴随着子弹击打金属的声音。随即又能听到霰弹枪标志的枪泵前后运动，独头弹击穿硬光护板发出碎裂的声响，在我的想象中它们贯穿了警戒机的头部和控制线路，直达巨大躯体的中心。

“嘿——帮我把手！”东方的声音在我的侧面响起。她的话迅速被KN的长点射所掩盖，枪口消焰器依旧亮得刺眼，她竭尽力量握住护木侧面，标准的拇指压枪管持枪法，尽全力在枪口狂躁的上跳中维持稳定。

我的面前也有不好对付的东西：“什么？”

“榴弹包！在我背后！”

我把步枪甩到身后，任由已经固定好的枪带让它挂在我的体侧，右手从枪套中抽出17式手枪，后拉套筒归位，双手握持，对准警戒机的头部连续扣动扳机。套筒后退，枪管偏移，滚烫的弹壳弹出，在枪口焰的照耀下时而反射出光亮。

“换弹掩护！”嘴上喊着，却已经把主持枪手切换到左手，按下弹匣键的同时看着细长的双排单进弹匣滑落，右手伸过背后，翻开东方腰后虚掩着的附包翻盖，从中随便摸出一发40毫米榴弹，交到正等待着的东方左手中——而后又回到胸前的手枪弹匣袋，用拇指、食指和中指夹住，左手将手枪侧过，装填，右手按下挂机解脱，射击。

一旁的东方右手持KN打出最后一个短点射，左手顺势将榴弹从前端填入步枪的下挂发射器，握住发射器的小握把，对着天花板扣下扳机。

“——卧倒！”

提醒来得晚了一些，破片划过我的头盔和作战服，雨点般破碎的硬光敲打在我们的头上和身上，但更大面积的楼板和上一层的主机也一并坍塌落下，落在东方身前十米那台警戒机的头顶，把它和两侧的机箱一并埋葬入硬光的废墟。

维加斯也在后退着，撞上我的后背：“需要弹药！”

Eagle-15和Dagre的弹匣是通用的——“什么口径？”

“七点六二，M855！”那个我不想听到的声音。

“没有，找CGP！”手枪插入枪套，重新顺过枪带、拿起挂在身体一侧的步枪，枪托抵肩射击。硬光弹头命中目标时总会发出与普通弹药不一样的光芒。

“早说！”断续的火焰照亮了那个飞在空中的沙色弹匣，维加斯伸出左手将它稳稳接住，右手食指按下弹匣键，近空的弹匣甩到一旁的地上，磕碰了几下，安静下来。

硬光子弹持续切削着警戒机的甲壳，12号独头弹在如此近的距离上已和大口径穿甲弹无异，而M855的侵彻力不知能否穿透硬光防护、但足够可以破坏警戒机的传感设备，“东方？——看一眼还有多长时间？”

“——等一下！”KN的枪声停顿了两秒，随即更加猛烈地响起来，“好像内网环境不是很好，还有五分钟！”

“五分钟都快够我们弹尽粮绝了！”

“我也没办法啊！你跟电脑抱怨去！”东方的着急至少不是那晚对待T2那般的冷酷，心里多少还是有些舒坦，仅这个问题而已。

霰弹枪枪泵往复的声音已然停了下来，CSG的管状弹仓加上枪膛也总计能容纳14颗12号霰弹。CGP有条不紊地从MOLLE扣上抽出一发独头弹，直接填进开敞的抛壳窗里，闭锁，扣动扳机，随即又换回背后的自动步枪：“霰弹打完了！”那声音很无奈，身上明明携带着两倍的后备弹药，却根本无法在紧凑的交火中一枚枚地装填进弹仓——那需要浪费太多宝贵的时间。时间就是生命。

“最多再来三个！”我喊着，出口的话已不经过大脑的处理。两个还是三个，根本就无法估计得清楚，情况是我手中只剩三个步枪弹匣，即使是发射硬光弹的长管Dagre也无法保证击毁三台警戒机，而我的手终于开始颤抖——全身上下的，开始涌上的躁气和微热又让我咬紧牙关，过量的肾上腺素扰乱着我的思考。

又一声标志性的空心敲击声，另一发高爆榴弹飞过东方面前的巷道，在尽头那台正从墙上爬下的警戒机身上炸开。硬光瞬间分解，伴随着建筑外墙的碎片向外崩落，银灰色的阳光顺着破口泻进吵闹的机房。

“头顶！注意头顶！”

也不知是谁的喊声终于提醒了我们，那只始终潜伏在我们正上方的机械终于被照亮，如果不假思索，在黑暗中它的眼睛看上去正像是机房的灯光。它现在像一只恭候猎物的蜘蛛，张开并不存在的獠牙，猛地扑下，正对下方的我们。

——直到T2手中的刀刺穿它的头颅，一路劈开躯体，警戒机裂成整齐的两半，断面像是被打磨过一般，咣当两声落在我们身前的地上。

警戒机继续着无休止的进攻。以它们的数量，如果我们真的把整座高塔的警备力量全部吸引到这个楼层，想想也真是……太抬举我们了。然而它们依然不顾一切地前进着，八条腿快速踏过同伴的尸体如履平地，发出仅仅几台电机可能发出的嘶叫，它们的前肢上生长出泛着红光的尖刀。

“两分钟了！”东方再次确认了时间。光照刺眼，她和CGP拍肩膀互换了位置，得以在顺光的环境下将每一发7.62毫米金属被甲弹射入警戒机的头部；在她背后，CGP逆着光，把换位时有时间填进的霰弹轰向面前的黑影。一台警戒机瘫倒在地，更多的随即蜂拥而上。

“T2！”我们当中最闲的只可能是她，尽管现在的她正忙着帮我们处理头顶出现的各类目标，有什么东西在头顶爆炸，热量和冲击吹过我们的全身。

“什么？”

“帮忙开条路——到那个缺口那块，清干净！”

没有回答，但T2无疑已经在移动了。换弹的间隙我的余光正瞥到右侧发生的一幕——眩目的刀光和横飞的警戒机残肢断臂，那个极快的身影，冲锋衣不算宽大的下摆逆着光、在风中鼓动，更多的爆炸与地面上机械的碎片。

“一分钟——要是这个接口在侧面就好了！”

没有那么多要是。*“那些应该是的和可能发生的……它们都不重要。如果那样，我们现在可能还在守着另一架坠落的直升机。别多想。”*

“东方你还剩多少弹药？”CGP大声问着，进攻型手榴弹在空中滑行，落在警戒机的中央。通道两侧机柜的玻璃齐刷刷地碎裂了。

东方从背后拍我的肩膀，示意我退后，随即又一发榴弹打进我面对的过道，“不到一匣，榴弹倒是剩不少——CGP？”

“明白了！下一发榴弹掩护维加斯后撤！”

“我说——不是，这些玩意儿到底是啥啊？”

“Peeling！”没有人理会我的无关问题，维加斯打完弹匣中的最后一发子弹，拉机柄随之弹出，他喊着我听不懂的术语转身撤退，左手拍过正要顶上位置的东方的肩膀。一发榴弹在我背后十几米外炸开，更多的热风刮开我作战服上的伤口，一切都痒得发疼。

“上传完成我拔盘了？”他顾得上看了一眼一边传输中的东方的个人终端。那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他拔下连接线，拿起终端向着T2的方向跑去。

“东方——榴弹打正面！”

“好的！”一只手拍上CGP的肩膀，另一只手握住榴弹发射器的小握把，扣动扳机击发。过量的榴弹正在把整个房间破坏得一干二净。

又是那只手轻拍我的左肩，“还有剩的吗？你来拦截靠得太近的。”于是我们开始倒退，枪口始终朝向前方，榴弹在通道末端的黑暗中炸开，硬光弹头将亮光之下的警戒机装甲完全击碎。我在身旁机柜的一处把手上看到了固定好的钢丝绳索——索降，我们离开的方式只能是从二楼索降。

弹药指示器上的数字一路下降，从29直到00，“我这边打光了！”

“你先下去，我们掩护！”我跑过维加斯和CGP的身旁，走到房间的尽头。硬光构成的墙壁依旧在试图合拢自身，那些曾经被炸开的锋利棱角此时已重新变得圆滑，逐渐完成自愈的过程。高塔之外的星舰数量似乎比进来时有所增加，但地面上没有任何警戒机的痕迹。我把绳子挂上腰封上的挂钩，用力拽了拽，顺着建筑的外墙一路而下，双脚踏上久违的白沙地面。

我解下挂钩的时候，维加斯正顺着绳索滑下，破洞后又传来一声爆炸，东方的身影出现在墙壁的洞口。

“T2呢？”维加斯在喊着，他慌乱地把东方的平板终端挂上自己CAC背心的侧板，空弹匣塞进胸前的弹匣袋，用橡皮筋扣好。深吸两口空气，他确认过自己的步枪已经没有弹药，打开保险，挂在身体一侧，拔出手枪。

“T2跳下来！”东方一边挂着绳子，一边头也不回地喊道，随即又补充道，“她自己说的！”

是真的。我丝毫不怀疑她能跳下来而不受伤，无论如何，她比走在最后的CGP更早到达了地面。最后一双靴子落地时，东方开始向墙面的破口内打出她剩下的最后几颗榴弹，混杂着的还有CGP的手雷爆炸声。

我们回头就跑。去确认爆炸物的毁伤效果已是完全多余的了，队形也不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要来得整齐。星舰漂浮在我们的头顶，地面开始震动，我们的脚步匆忙。

“怎么出去？”再走一遍屏蔽器显然是不可行的，那会浪费我们太多的时间。上空传来激光发射的声音，但并非指向我们。战舰把高塔墙壁的破碎切割为整齐的正方形，另一艘正在一旁随时准备着修复。

“哪艘船停着吗——嘿，方向300那边！”

我们最终跑成了不甚整齐的长列，依旧是T2一刀劈开星舰的气闸。我们像一群强盗一样冲进战舰的舰桥——根本就是一群强盗。

找到主控制台，设定航线，覆写自动控制程序。引擎在不远处的动力舱启动，我们感受不到丝毫的振动或噪音。现在只需要一路回到车上，然后离开这个子世界……其余的再考虑。

“维加斯？”

“啊？又怎么……”

“Sweep the ship……总有点不好的预感。”

“就算你这么说……”维加斯对着CGP摊开双手，吐了吐舌头，“我也只剩下手枪啦，所以……”

可是T2已经跑了出去，在我们刚刚意识到的时候。她转出门，身影消失在狭窄的廊道之中。

“什么都没有……除了导航和动力系统远超平均水平。”我竭力看懂控制台上闪烁的全息符号和似曾相识的操作面板，但有些特征却是明显缺少的，“没有武装，没有雷达，对外界的定位依靠的都是……感觉是某种GPS或者信标系统。”

“动力系统很好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规避开一些东西？”

“……难说，我觉得倒没有多大的输出——你看这全车前进档让我们的空速也就……和倾转旋翼机一边快。”我又想起我开过的280-II型。坦诚又有点自私地说，我不认为这种星舰在低空飞行得比它更为平稳，平飞操纵性反而变差了，反而是悬停和侧飞的性能提升许多。或许，典型的垂直起落飞船都是如此。

CGP大声地叹气：“有飞船总比没有好。”

东方再次安静下来，坐在一边，个人终端搭在膝上，手指在屏幕上划动着。我们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尽管拿到了整个子世界中能够储存的信息——我们失去了绝大多数弹药，失去一些体力，留下一个飘摇的目标。我们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绷紧的弦突然松垮下来，我不知道它短时间内能不能再紧得上。

安静。我需要安静。

安静一点用都没有。我需要动起来……至少做点事。

我再次把目光转向操作台，“……可是头好乱。”幸而没有人听到我的自言自语，我继续调整着导航参数。如果要让所有人尽快上车，就应当低空进场，悬停之后再快速转移。如果是坡地，至少战舰的舱门能够足够靠近一侧地面，避免了跳下舱门落地时对高度的顾虑。

“高度300，速度100……然后悬停。”

“不管你说什么……”维加斯靠着墙抱怨道，检查着全身上下榴弹破片带来的伤痕，“我们都听不懂，对吧？”说完对着我笑了笑，没有敌意的笑。

我叹了口气：“还是再熟悉下操作吧……省得真的需要的时候用不上。——喔，这玩意儿是节流阀。”

一切安静下来。寥寥无几的显示屏上，雾墙和停泊的星舰从一边移动到另一边。被困在海洋中的鱼群游不出这个世界。

“五分钟内穿出雾墙，然后紧急降落。”再也不用通过机载无线电对着后舱的士兵高喊着到达时间了，多少有些……觉得怀旧，很怀旧，“T2呢？”

“在。”声音从舰桥的门口传来。人齐了。

“东方？”

她依旧沉浸在终端机的数据中，直到维加斯过去敲了她的肩膀，“——啊，哦哦……明白，我马上。”然而目光却有些恍惚。或许我不是唯一注意到那一点的人，转头看向T2的时候，我们的视线正隔空交会，她在门边对我轻微地皱了皱眉——那是她自那晚以后第一次做出任何表情。

“你们所有家伙……到气闸去，我把你们放到车边上，然后我开自动悬停下来。”我倚着操作台，简报室里准备出发执行任务的飞行员一样，老样子，“明白？”

“明白。”

“好的——那现在滚出舰桥。”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理解我那句话，但那至少是原来的我，原来的我总是那样说，并且乐此不疲。我看着显示器屏幕上回传的摄像头图像，雾墙，亮光，空间，交替；偌大的舰桥剩下我一个人。

至少能知道自己还在飞着这艘星舰……总比一无所知要好太多。

手指再次划过操作面板，重新调整着自动导航系统输入的路径点。它们就漂浮在子世界地形的全体投影旁边，光的碎末飞散、聚拢，成为整个世界。偏航，俯仰，滚转；空速，无线电高度和气压高度；引擎推力，转速，油压，电传信号……

我闭上眼睛，睁开。

星舰穿出雾气的瞬间，两个摄像头的图像瞬间变为雪花。我看着红色的光点一片片出现在全息投影之上，红色的雪花。

我打开舰体右侧的气闸。

“各单位，着陆区有点热闹，气闸门即将开启，请您注意脚下；我们马上到达位置，祝您旅途愉快。”

说罢，咬着牙，笑着，敲进几个新的自动导航参数，随即转身冲向来时的路。

直到跳出气闸的一刻才能真正看到警戒机的规模。蜂群，巨大的黑色的蜂群将战舰团团围住，激光闪烁像是雷电之于积雨云。我们在树林中见过的那种警戒机，围绕着孤独的无人战舰，包围着它慢慢下滑。

我打开门把自己塞进科罗拉多的后座：“大家伙还会跟着自动驾驶继续往前飞一段，能争取到时间，多余的就不好说——怎么走？”

CGP此时已经启动了引擎，猛踩油门，车轮在地面打滑，于是他放下手刹，让渺小的科罗拉多从星舰的阴影中驶出，一路落在后面。如果从上空看去，一定是星舰的躯体包覆着警戒机的浓云，掠过模糊不清和灰褐色地面，其后露出那个代表我们的橙色斑点；而在我们的眼中，星舰的喷口跳动着蓝色，激光的红色点缀，它们将会是这个子世界跳动着的最后的生命线，也或许是最后的血痕。

星舰拖着烟迹在滑行，逐渐变成坠落。载过我们一程的它此时舰体已经附上了火焰，橙红色的，不受控制地燃烧着的，浓烟掩住了它顶置的天线的信标系统，很快舰尾也都部分消失在那样的浓烟中。警戒机群则没有收手的意思，庇护过这个世界所不能容忍的家伙的东西，当然要除之而后快。

科罗拉多的四轮独立悬挂在山坡的侧面弹跳着，不想输给CGP的车技，东方最早把我提出的问题换个方式又重复了一遍：“……我们是……开出去吗？”

“大概吧。”CGP抛下一句不算是回复的回复。

“……反正都开不出去。”我突然有些想笑，警戒机的速度，车辆的速度，我们手中的武装。

东方降下左边的车窗，窒息一般地探出头。子世界的风吹过她的脸颊，带起几缕银灰色的短发，她的手在榴弹包边摸索着，考虑着是否还有什么目标需要打光最后的弹药。

轰鸣声从头顶传来，东方侧过半个身子探出车窗外，应对着预想中警戒机群的来临。

“——喔，上面什么——”

车轮离开地面，我们被什么东西凌空提起。有阴影笼罩在我们的头顶，但它也越来越小，投在地面的面积愈发地小了，直到环境光开始在车的引擎盖上反射出更刺眼的光亮，我们的车头在抬起，我们在爬升。

东方急忙左手扶住车窗框，依旧右手持枪正对着上空，“——那个……我要开火吗？这什么东西，运输机？”

另外的声音接进我们的通讯线路，“所以T2，这就是你待客的态度？真是老样子。”

“我的请求。”T2仿佛听见了那声音一样——她一定听见了，并对空气自言自语着。事情已经完全失去控制成为我们无法理解的内容。科罗拉多的轮胎下垂着，独立悬挂走到了它们的行程极限。CGP挂上空档，按下按钮熄灭引擎，现在主导行进的不再是我们。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变成现在的样子吗，T2？”

T2没有回答。

通讯那头的女生笑了两声，那声音很冷，并非敌对的那种冷，只是听上去……并且夹杂着一丝忧伤。

“……因为你想太多。”耳机中传来的似乎是叹气声，“何尝不是一种奢侈呢。”

“你也说太多。”T2回敬道，对救下我们的人毫不客气的反击。

我们继续上升着，看着围绕一处无人残骸的警戒机乱作蚂蚁，它们丢失了目标，逐渐消失在薄云之下；山峦和力场网区在我们的脚下变小，逐渐变得能够分辨轮廓与外形，网区上的沟壑像极了某种纹路，扭曲、神秘，本不应被人有意发掘。倒吊的山岩在舷侧迎接我们，我们又仿佛在水底，正向隐藏的岩窟上浮着，等待我们的只有密闭的空间、有限的空气。虚空，另一个瓮，以及死亡。

我们继续上升着，空气没有变得过分稀薄。大气都是经过精密调控的，人工的。

东方从晕车变为了晕飞机，慌乱地把身体缩回车里，摇上车窗。很快车里开始传出干呕的声音，T2面无表情地拍拍东方的后背和肩膀，从座位后面抽出呕吐袋。

巨大的、能容许星舰通过的气闸在我们头顶打开了。层云伸出淡白色的触手争先恐后地转向逃离这个子世界的出口。它们也想和我们一同逃离。

我们上升进入虚空。

【尝试连接到fstdcrc.gov.su/enigma&&porth】

【查找您的用户名】

【审核权限……通过【CRCDEV-A1级】】

【调取文件……“文档#1298452813/日志45O2500118”】

文档#1298452813/日志45O2500118

【您的访问已被记录】

“请问，这边有人吗？”

“啊——没有的，随便坐。”餐桌另一边的年轻白大褂正从碗里舀着米饭。塔季扬娜看到他的时候，他的勺子悬停在半空，目光空洞地对着塑钢桌面上的光斑。

“诶，你是……塔季扬娜少尉？”端详了对面新坐下的人几秒钟，他突然问道。

“啊，是，那个……怎么……知道的？”

“在你的名牌上，少尉。”白大褂对着她笑了笑，飘忽不定的目光又回到桌面，不再抬起头。

“啊……对了，还有这么回事。”

然而无论是她还是对面座位的他都没有将对话继续下去的能力，塔季扬娜心想，科研人员一般都是这样的吗。她埋头用勺子挖着餐盒里的鸡肉荞麦饭——简直无法下咽的硬块，跟她所在的这个国家的粽子一样难吃，没有完全加热化开的荞麦饭威胁着要撅断她的勺子；还有这蜂蜜柚子茶——是兑了水的，还是完全拿香精冲出来的？她举起杯子一饮而尽。

她开始怀念家巷附近的那座小城镇了。她记起路边的摊位上总是摆放着的那些冒着热气的蜂蜜柚子茶，在并不炎热的夏季能让她捧着塑料碗回味一整个中午；主路走到邮局旁的拐角有一家新开的茨欣瓦利菜馆，有一次便是父亲带着她和谢廖沙去那里吃饭，过咸的汤包馅呛得谢廖沙要了四五杯白开水；还有味道呛鼻的茴香汽水是不常见的绿色……她今天特意确认了，这里的食堂没有卖哪怕一个远西牌子的茴香汽水。

“你觉得食堂伙食怎么样，少尉？”待她回过神来的时候，对面的白大褂已经抬起头，正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她，或者她出神的样子。

这样不礼貌吧，我说。

“啊呃——个人意见，”她放低声音，尽管那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事件，“他们应该给我一把斧头来吃这玩意儿，我说。”

无奈的笑，另一张无奈的笑脸对着她：“工匠精神，他们都这么说，说得好像搞科研就不用给我们好好吃饭一样——不过有些菜做的还是可以的，下回建议你尝尝本地菜，还不错。”

“哪些本地菜？我们那边有一些你们国人开的餐厅。”

“爆肚，炒肝，卤煮火烧。”

“……没听说过。”

“价钱也挺便宜。”

“下回尝尝。”

白大褂对着天花板笑了起来，不知为何的干笑，她却从中看得到一点幻灭——无可奈何的悲伤。

“恕我冒昧，这是……你们观察实验对象的一部分？”

他飘忽不定的目光终于没能正视她的脸，眨着眼，面对着一勺一直难以下咽的白米饭，“你想多了，我只是个新来的毕业生。”

,chr

【编码错误】

【1..164/organism="Escherichia virus T4"/db\_xref="taxon:10665"】

【Site\_order(11,20,26)/site\_type="active"/note="catalytic residues [active]"】

我们的窗外是浩茫的虚空。

脚下，头顶，前后左右所有方向，那黑色的静谧包裹住我们，空气正从车里逸出，它温热的手捂住我们直到无法呼吸。

漂泊，漂泊。

头顶的运输机早已停止了推进，我们在空间中飘浮，双手足够可摘星辰。我不知道我们看起来有没有很像鲨鱼，如果鲨鱼在水中不游动，它便会窒息。

“危楼。”T2说。

“你这句话有歧义。”我针锋相对。

没有回答，她很清楚自己说的是哪一种，或者，同时两种。

当窗外的景象由墨黑色逐渐变成略浅的灰黑，空气终于没有在我们周围散失殆尽。很快从灰黑色墙壁的纹理与接缝我看到我们和它保持了相对静止，运输机晃动了两下，我们下落一米的高度摔在地上，至少减震器和车架替我们省去了绝大多数的惊吓，让我们只剩下疲劳。

耳机中传来那个冰冷的声音：“下车。”命令，或者是威胁，即使是T2的客气也远不能及的低温。我们打开车门，首先低头确认脚下的地面确实能够支撑我们的重量，尽管那意味着我们已经忘记了要检查车外是否有空气。我们犹豫着走出车外，心脏依然跳动着，没有停止呼吸。

在我的右手边，黑色当中的那成片的淡绿色告诉我那边着实是虚空，是没有落脚点的地方。现在子世界的排列在我们眼中竟如此之小，不过摆好盘端上饭桌待宰的绿豆糕。

同样是黑色的运输机在我们头顶被吊起，固定在两条硬光滑轨之上。简易的机械连杆和结构将它锁死在滑块下，猜想待到投放时，滑轨和滑块都一并伸出右手边的虚空，在微重力环境中轻松地解锁，将运输机投放。

我伸手去触摸并不能轻易碰到的机身蒙皮材料。各自突起的等边三角形，不甚光滑却也毫不粗糙的硬光质感。如果说它外形上部分采用了隐身设计的话，也很难理解为何要在三角形瓦间保留如此数量的接缝，不过至少，飞行器设计并非我的专长。

“别碰。”虚空的对面方向传来的凉意让我迅速缩回手，我听到脚步声，硬底鞋踏在坚硬地面发出的清脆响声。只有T2可能发出那种声音，因为她的右小腿连同右脚都被犬牙差互的硬光护板完全包裹住……但她才刚从另一侧下车，若说来者是T2，那并不可能。

我转身看去。黑色短发侧面挑染着一缕藏蓝，蓝黑色冲锋衣及膝，右小腿和右脚的硬光护板，T——

刺骨的痛感传来。我刚刚收回的左臂略微向后扬起，肌肉和神经撕裂般的疼痛。有什么东西顺着作战服的里侧流下，黏糊糊的，盖住我的皮肤，流下手背挂住几滴在我的指尖。

我抬起手想确认手上的液体和我想象的一样。我没法抬起手臂，除了强烈的拒止力一并传来的还有皮肤被划开的微弱感觉和更多的疼痛，那种像要把整个小臂一分两半的痛——不偏不倚又是被激光焚化过一次的左边。

背后传来步枪拉栓上膛的声音。很好的虚晃，只是不知刺穿我的人是否真的知晓对准她的三把都是空枪。

“把刀放下。”在我无法看到的背后不远处，T2以一种无法抗拒的严肃命令道。我仿佛看到一柄两米长的大刀在她手中成形。

左臂的伤口瞬间感觉空洞了许多，那一定是真的空洞，因为随之而来的是空气带来的瘙痒，继而转为难以忍受的疼痛。如果小臂那几条肌肉都会像悬挂一般在关节间晃荡，那我便再也不敢抬起左手了。右手没有找到可以抓住的东西，自行痛苦地攥紧成拳头。

“又是人类……”冰冷的女声一下变弱了许多，所有的强硬在那一刻便失去了，却换成一些更深的无法捉摸的东西，“……你知道为什么你总是会去找人类吗，T2？”

似曾相识的疑问，T2这次记住了答案：“因为我总是想太多。”

“太合理了，哈哈哈……”她模仿着T2说话的常用语，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也完全没有像我道歉或至少做简易包扎的意思，我的目光带着不解、愠怒和痛苦锁定在她身上时，她只是忽视了我继续笑着，一手一柄淡蓝色硬光形成的短刺，右手上的还淌着已经开始变暗的人类血液。她站着，或许瞳孔放大，然后眨眼，闭眼，仿佛见到什么自己难以忍受的事或不愿看到的痛苦，最后睁开双眼，看向我，不解地偏了偏头。

那是我们与T4的初次相遇。

T4只比T2稍矮一点，后者冲锋衣上那些深蓝色条纹的位置，在她那里被替换为了海军的AOR-2数码迷彩。没有自我介绍，甚至没有过多的话语，她径直从机库大门走出，留下左臂依旧滴血的我和面面相觑的我们。

T2从身后戳了戳我的肩膀，示意我把胳臂放平，好让她进行所谓的医疗工作。我还在犹豫的时候，维加斯满脸坏笑地抓住我的手和上臂，故意让我发出哭爹骂娘的惨叫。我不去对上看我坏掉的左臂的T2的脸，那关我什么事呢？

于是关于T4的介绍，是T2替我们完成的。我们顺着机库门后狭长的过道走向舰桥，过道两旁有许多锁死的门，它们不像是被任何生物打开过。

舰桥的门悄然滑开，T4背对着我们坐在中间位置的座椅上，身旁所有的操作台全部空无一人。东方不被他人注意地按下了CGP一只试图举枪的手。

“别试啦，人类。这艘船对我而言没有死角的。”

“——怎么……？”

她完全没有理会CGP的惊讶，抑或是东方皱紧的眉头，没有做出多余的表态：“这下我欠你的还清了吧，T2……？别来烦我啦。”

T2开口之前或许从来都不会听别人刚说过什么。她叹了口气：“接下来我们会欠你更多人情。”

T4转过身，扬了扬眉毛，“这次连个‘可能’都不加了吗，你这家伙……”偏着头，陷入沉思。

T2也偏过头，让我不由得猜想那是否是她们间的一种传统礼节。她们的头偏向了不同的方向，于是我看到维加斯的嘴角藏不住的那点笑容，轻轻捅了他一肘子，他立刻板起了脸装成一块石头。

我的目光总也无法在两人的交锋间落下，她们仅仅只是在商量，但T4抿着嘴，双眼半闭，控制不住的忧伤。T2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一如既往。

视线在整个舰桥的所有其他地方逃避，气氛沉重地令人抑郁，让人想哭。哭的人一定不会是我，但我必须那样形容，无非是酸涩的空气和幽暗的灯光，舰桥的布置杂乱无章。

“宿舍屋在后面。”

T4最终做出了让步。

“谢谢。”T2的双手合抱，握在胸前。那同样不是得胜的得意或谦逊，不知为何让我这样觉得。她转身准备离开舰桥，同T4刺穿我的手臂一样，没有多余的动作，为了达成目标的高效与无情。

“嘿，T2。”

停下，转身，面对着可以被称作她姐妹的生物，“怎么了？”

“安顿下来之后……我想找你聊聊。”T4的声音在颤抖。如果是她有意去遮掩那种颤抖，那一定是彻底的失败。舰桥的灯光忽明忽暗，像受到冲击一般，哪一侧的线路窜出一丁点火花。

“唔，好的。”

于是我们离开，也有对人类的厌恶在背后目送我们的离开。

“好吧……”东方深吸了一口气，“那我们就，这么……开始了。”

“对啊，After-Action Report。”维加斯替她补充说明道，总之我听不懂就对了。很多术语都是那种语言。能让东方深吸一口气说出的话，目前我还没有见识到。

“我们进入了子世界0117的核心，通过内网拷贝了所有高塔内联上内网的数据，存在平板终端里，随即离开。”

CGP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对着东方点点头，示意她继续说下去。

“——我没有在这些数据中找到任何有关我们的两个目的地的准确坐标。”

“——等等，完全没有，根本没提还是——”CGP抬起手打断了我：让她把话说完。

“冰冻的森林这个词没有出现，都城这个词没完没了地出现。”

维加斯看向我的方向，双手叉腰。

“冰冻的森林……不出意料这些所有资料里是没有的，至于都城，我们只能确定它的编号是0000，至于位置……”

东方顿了顿，调出几个页面，屏幕朝向我们，“自相矛盾。”

我们简略地读着那些内部报告，提及到一套“子世界网路定位系统”和更多我们从未接触过的概念。第一页上白纸黑字书写着母世界——都城的西侧是为其提供能源的特化储能型子世界，而翻开第三页，报告称都城西面的生态子世界出现叛军活动迹象……档案第七页中，“由于都城西侧没有其他子世界的存在，因此可以着手配套附属设施的建设计划……”……什么？

“子世界在移动。”CGP做出的第一个判断，“或者这些文件的时间顺序？”

“时间顺序是按照先后的，对，按页数顺序，每一次记录都有时间编码。”

“要么就是它根本不存在。”

“开什么玩笑它不存在？它——北达科他应该就是在——在……”

在哪儿？我一时语塞。一时语塞无论如何也只是一时而已，我不想拥有一直语塞的心理准备。不，那不可能。

我说不可能的话，跟事实上的不可能或许不会有任何关联。

我们倚靠在橙色的科罗拉多旁，头顶的运输机像以往一样沉默着//它一直都是！你在说什么§ § § §你听得到吧瀿锟斤拷雮傡锟斤拷直锟斤不台她不是?锟斤烫T2��ǧλ�潻����ͬ����˵��ֻҪ���ﵽһ���ġ�ǿ���������ɿ�Խ�Լ�µç×ÓË°Îñ¾ÖÖ¤ÊéÇý¶¯¼°·þÎñÆ½Ì¨傄傘偭傄都城傘偅乣侓丂傃回去傘傞你在听吗别??????他们说无бЇЯАзЪСЯ不是那样的，你��Ż����不明�????????

【冷静】

【平和】

【只需要听着我的声音，让你的뼦⍸㔳䕁㬦⍸㤷〰㬦⍸㔴㉃㬦⍸㜷㐰㬦⍸㘲ㄱ㬦⍸㜶㠴㬦⍸㔸䘰㬦⍸㤷䘳㬦⍸㡂䄹㬦⍸㑆㘰㬦⍸㜶㠴㬦⍸㘰ㅄ㬦⍸㝅䘴㬦⍸㘵㍅㬦⍸㘷㝅㬦⍸㑅䙂㬦⍸㔱䕄㬦⍸㑆㘰㬦⍸㜶㠴㬦⍸㘰ㅄ㬦⍸㝅䕁㬦⍸㠵ㄳ㬦⍸㕅䘶㬦⍸㙆〲㬦⍸㙄㐱㬦⍸㡂䄹㬦⍸㑅い㬦⍸㔹㝄㬦⍸㜶㠴㬦⍸㡂䈰㬦⍸㕆䌶㬦⍸㙄㠸㬦⍸㘵㘳㬦⍸㘱ㅆ㬦⍸㔳䐷㬦⍸㕅㜳㬦⍸㤷㔹㬦⍸㘲㡁㬦⍸㠱䕁㬦⍸㕄䘱㬦⍸㑅䄴㬦⍸㝅䐹㬦⍸㘸䄶㬦⍸㔸㠳㬦⍸㑅䐶㬦⍸㑅䕃㬦⍸㔰䍆㬦⍸㙄䘱㬦⍸㠴䑄㬦⍸㠲㜲㬦⍸㜶㠴㬦⍸㙄㜷㬦⍸㙄あ㬦⍸㜶㠴㬦⍸㙅㈹㬦⍸㘷䐴㬦⍸㜶㠴㬦⍸㙃䔲㬦⍸㙄㙁㬦⍸㑅〰㬦⍸㘸㌷㬦⍸㡆㝂㬦⍸㘲㥁㬦⍸㑆㘰㬦⍸㡂䄹㬦⍸㑅䐶㬦⍸㑅䕃㬦⍸㔳〵㬦⍸㔶䘴㬦⍸㑆㘰㬦⍸㕂㠹㬦⍸㘲㥁㬦⍸㑆㘰㬦⍸㘰䘳㬦⍸㔰䍆㬦⍸㑅〰㬦⍸㑅㉁㬦⍸㕅㜳㬦⍸㤷㔹㬦⍸㜶㠴㬦⍸㔷㌰㬦⍸㘵䈹㬦⍸㘰䘳㬦⍸㔰䍆㬦⍸㑅〰㬦⍸㑅㉁㬦⍸㕂㠹㬦⍸㔱㘸㬦⍸㜶㠴㬦⍸㔷㌰㬦⍸㘵䈹㬦⍸㘰䘳㬦⍸㡃㘱㬦⍸㑅〰㬦⍸㑅あ㬦⍸㑆㘰㬦⍸㡅䅂㬦⍸㔹〴㬦⍸㔷㈸㬦⍸㑅〰㬦⍸㑅㉁㬦⍸㔱䈰㬦⍸㔱䉂㬦⍸㜶㠴㬦⍸㘸䕅㬦⍸㘷㤷㬦⍸㑆㘰㬦⍸㝁䐹㬦⍸㔷㈸㬦⍸㑅〰㬦⍸㜲㐷㬦⍸㝁㝁㬦⍸㔷㌰㬦⍸㑅ぁ㬦⍸㑆㘰㬦⍸㔴㘸㬦⍸㔶䘴㬦⍸㜶㠴㬦⍸㘸ㄱ㬦⍸㥁䐸㬦⍸㠰㌸㬦⍸㔱㘵㬦⍸㑅㤱㬦⍸㝅䅆㬦⍸㜶㝄㬦⍸㜶㠴㬦⍸㤶䕁㬦⍸㔷㈸㬦⍸㑆㘰㬦⍸㔴㘸㬦⍸㔶䘴㬦⍸㤸䐸㬦⍸㠴㍄㬦⍸㑆㘰㬦⍸㔳䕆㬦⍸㑅䔵㬦⍸㘱ㅆ㬦⍸㠹䌹㬦⍸㔲㌰㬦⍸㑅䐶㬦⍸㑅䕃㬦⍸㔷㈸㬦⍸㑆㘰㬦⍸㜶㠴㬦⍸㜶䅅㬦⍸㠰䄴㬦⍸㑅ぁ㬦⍸㠷㡄㬦⍸㔳ㄶ㬦⍸㑆㘰㬦⍸㕅㜶㬦⍸㑅い㬦⍸㘱ㅆ㬦⍸㔲㌰㬦⍸㕂䐲㬦⍸㔱䈷㬦⍸㕂㠳㬦⍸㘵䔰㬦⍸㙃䐵㬦⍸㘲ㄸ㬦⍸㠰䑃㬦⍸㔱㠵㬦⍸㕆䌳㬦⍸㜶㠴㬦⍸㙅㈹㬦⍸㘶㤶㬦⍸㑆㘰㬦⍸㠰䙄㬦⍸㔴㉃㬦⍸㔲㌰㬦⍸㔴ㄷ㬦⍸䙆ㅆ㬦⍸㑆㘰㬦⍸㔳䕁㬦⍸㤷〰㬦⍸㠹㠱㬦⍸㔴㉃㬦⍸㜷㐰㬦⍸㑆㘰㬦⍸㔴㉃㬦⍸㔲㌰㬦⍸㕂㠳㬦⍸㔳䐸㬦⍸㘱㘲㬦⍸㑅㠶㬦⍸㔴ㄷ㬦⍸㑆㘰㬦⍸㙂㘳㬦⍸㔷㈸㬦⍸㡂䄹㬦⍸㕂㠳㬦⍸㔳䐸㬦⍸㘱㘲㬦⍸㑆㘰㬦⍸㜶㠴㬦⍸㑅〰㬦⍸㔲〷㬦⍸㤰䙄㬦⍸㔷㈸㬦⍸㘳㡃㬦⍸㘳䄷㬦⍸㑅㑂㬦⍸㑅㉄㬦⍸㕅㜳㬦⍸㤷㔹㬦⍸㕂㠹㬦⍸㕂㠱�//

醉如飞鸟，逝如闪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电AT NONCOPYSTATE

“我知道啦，我没得选。”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

夜晚很安静，安静到星舰忘记了呼吸。我的铺位被三面的黑暗裹挟，宿舍门外的光透过贴紧地面的缝隙，在两侧铺位的过道口渗出一道冰冷的横线。目光依旧存在着，目光还没有消失，它在下铺的黑暗中试图对着上铺测距与对焦。

“我没事，我好得很。”我对自己说。

直到黑夜将我一并吞噬。

“慢一下，现在心率怎么样？”

“心率正常，降低到83。”

“真的是飞行员吗？不应该这样啊……？”

“他是。”

“别分神了，先把他固定住，省得这东西过于危险。”

我睁开眼。强光刺痛了我的视网膜，它们毫不留情地摇动着自己的芒刺，在一阵炫目与疼痛和应激反应之间又让我把双眼紧闭。光源穷追不舍，在我的感知中，我眼中的世界变成了肉色与橙红。

几只强有力的手牢牢钳制住我的手腕与脚腕，它们很重，比手铐脚镣更具身体与精神上的压迫感，我终于在一阵无力与难受中放弃挣扎。维加斯的手，维加斯、东方和CGP，我在全身的酸痛中试图坐起身，依旧被他们某人的手平和地从正面按住一侧肩膀，缓缓地将我重新放倒在地。

他们是叛军吗？不应当，但我却成为囚徒。

干涸的喉咙，仿佛结块般要掉渣和碎裂的黄土般的喉咙，试图发出形成完整句的声音：“——放开——干什么——”

“冷静——你得冷静，明白吗，你现在这个样子两分。”

我再次试图睁开眼，眼皮下的世界颜色似乎有所暗淡，于是我期待着看到发出刚才那句话的、应当在我正上方的东方的脸。我无法理解她的话，那不重要。我睁开眼，周围是——

一片红色。

巨大的矩形在我的正上方漂浮，杂乱的、不规则的矩形，它们颜色深浅不一，蒙上血腥的色调在空气中闪烁变化着，排列组合。然后我看到熟悉的KN步枪，直到她再次发出声音我才意识到那些移动的矩形正是东方本人。

我几乎窜了起来，从右手开始想要集中力量摆脱强加在身上的禁锢——他们要把我分尸吗？

“До свадьбы заживет！”

我试图把身体左弓，弯曲手臂使上力量，偏头看着手腕一点点在靠近我的身体。然而我根本不该那样做，因为右侧能看见更多的碎块，浅红色的、红色的、深红以近于黑色的，不断地刷新着，漂浮，上升，末端消失在空气中勾勒出人的轮廓。那不是人，绝不可能是人。

“——放开！——妈的放开！”咒骂破碎、干燥和断续中脱口，成为毫无意义的嚎叫和杂音，喉头有什么东西颤抖着仿佛下一秒就会崩溃。

“CGP！”

“冷静一下！——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杂音，噪音，毫无意义的喧嚣充斥着周遭的空气。方块和乱码们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同样声嘶力竭地希望劝阻我，让我屈服于他们的强力。你拥有了东方的CGP的声音，但你真的是他们吗？

钳住我右手的那只手在汗水的潮湿中滑脱，我夺回右手的控制权。

向左边翻身。

两只脚依然被死死压制住，我试图把左臂整个压到身下迫使对方松手。视野依旧是红色，方块在我面前慌张地移动脚步，我继续向左翻身，脸朝上，直起腰。几条滚动着的方形条纹向我扑来。

“别动！听明白吗，别动！”

“丫喊我别动我就别动啊？得了了你！”

我敢肯定那不会变成一场纯粹的骂战，如果是那样，事情或许会简单很多。言语只是用来攻击对方，激怒敌人，但现在若要让我的敌人愤怒……真的合理吗？

“撒手！撒手啊你——”咬牙切齿的——

“停下。”

那是T2。那不可能是T2。那最多不过一团毫无意义的红色团块，乱码，错误解读的信息。

“停下来。”

有什么冰凉的东西架住我的后颈，略有痛感的，有什么东西正缓缓渗出。

一柄刀的刀刃。

“嘿。”

“停下来。”

我已经停止了一切动作，那不会是我想要的审判，不是在这个时候，不是在这么远的异乡，“嘿——是你吗？”

没有回应。

“T2？”

一阵迟疑，“嗯。”

“还是T2吗？”

我很肯定她没能理解我的意思，但她依旧迟疑着给出回答：“还是。”

血已经顺着脖颈后的皮肤流下，渗进衣领，“这算是什么情况……他们都怎么了，叛军？”

“我应该下调你的反应灵敏度评估了。我预测你会问‘我怎么了’。”

“那到底是哪边出的问题，还是说，你们费了这么大劲让它成为一个圈套？”

“你的问题。现在躺下，事情还没有完。”

“什么问题，什么事情？屠宰、排酸，然后论斤卖？”

“躺下。”

“你知道你们从我这儿什么都得不到……可能，除了飞行手册。”我继续笑着，调侃着。叛军不可能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如果T2加入了他们。

“躺下。”T2重复着她的命令，毫无感情。

我躺下。

那些乱码，东方、CGP和维加斯的乱码聚拢来，它们没有再按住我的手脚，它们发出意义不明的隆隆声，讨论着如何对我处以极刑。当终于有人要与我同路时，世界会将他们变成乱码，而T2则不在此列，因为她甚至不是人类。

她走在乱码群中，像某种终焉的使者，飘浮在一切之上、具有绝对审判权力的终结。她从视野中红色的血腥走过，到我视线所不及的一边。

冰冷的皮肤触及我的额头。一只手。

“只需要听着我的声音。”

乱码们停止了躁动，红色在消退——或者是房间在变暗，无关紧要。有凉意仿佛在我的脑中游走，刺激每一根神经。

“……”

“任你的思绪飘流。”她说。

然而我的思绪不会飘流，我没法集中精神去想任何一件事情，但那不是飘流，那是同时对你的大脑进行了过多访问，注入了过多垃圾信息，那是变量越界占用了本储存着系统信息的内存。乱码们不再存在了，雪花存在于我的脑海里。

“任不好的记忆消散。”

我没有不好的记忆。

世界在消失，色温在变化，红色变为蓝色，雪花开始飘落。T2在我的身边，像是念着祷文。祷文是没有用的，因为那像所有其余悼念一样，要图为生者死后留下追忆，然而追忆同这个世界的一无所知必然有各种的联系，于是我的灵魂便会再次孤独地向上飘去……回到天国。

“任不好的记忆消散。”我跟着她说。

我睁开眼。

我不知道死人是不是需要睁眼，但或许，即使在梦境中我们也能这样做，甚至也能进行某种程度的思考。我决定我死了。

舰桥没有开灯，只是半休眠状态的各式显示屏散发出幽幽的蓝光，照亮角落里的积雪。显示屏属于我或许在其上死去的那艘飞船，而飞船显然属于一个对它漠不关心的非人类的家伙，只有那样的人才会让舰桥像出厂设置一般连操作台惯用布局都不加任何调整，一切除了灰尘整洁如新。我坐起身，T2依然在身旁，无论活着还是死了都像个幽灵。我决定我死了。

T2在我面前来了个侧手翻，棕黑色的长发在空中乱成一团糟。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的世界里都不应该存在这样的T2。

我看着她，那个长得像T2的家伙也瞪着一双毫无情感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久而久之，像念白一样冒出一句我听得懂的话：“我没事。”

不管这是哪种奇怪的世界，我都还是听天由命好了。但是眼前的T2似乎不打算就这么让我想到那一步，她静立着斟酌该说什么，半晌，“不对，应该是……‘你没事’。”

如果我死了，应当有一群牛鬼蛇神冲破舰桥隔离门来迎我；如果我活着，爱掺和事儿的维加斯和总是有东西要说的东方也会来找我。我确信自己是在生死之间了。我站起身，毫无必要地掸去自己身上不存在的灰尘。舰桥里我以外空无一人，那也是真的，因为T2不算，而这一点也不能让人笑得起来。

“你在这做什么？以为我哪里出了毛病……还是说真的哪里出了毛病？”

她做出一个我不是很明白的动作，指着一旁的墙脚，对着我偏偏头。墙脚没有什么东西，没有积雪，什么都没有。

“我看到啦，雪化了——是看到冰冻的森林了吗？”

“坐下。”她的话差点让我噎着。我又多考虑了不必要的东西，又一次。

我坐下。

T2一言不发坐在我左手边。

我从来没有学会如何打破尴尬的气氛，因为一句错误的话只会让气氛更为尴尬。我只是无法接受让原本就不怎么好的东西变得更糟——事情成为它们该是的样子，我那样想着，而那样很难。T2如果没有话要说，或许会直接去休眠，而现在她的目光飘忽在各个方向，“有事儿说，憋着也没用啊。”

“我们刚刚……帮你完成了一些修复。”

“修复？”

“修复。”

“不是复读，是修复。”

“所以我说的是修复。”

我都快气得跳起来了：“我是在问你修复了什么！你妈拉个巴子……”

“我以为你们人类和其他物种交流的时候会更文明一些。”她张开手掌，用手指向我比划了两个字……“东方”。我决定闭嘴。东方希望与别人和平共处的时候还好，其余的时候她就是牛鬼蛇神。

“我们在你的脑袋里发现了……一些东西。”她接着说，而我抑制住不断出现的想打断她的冲动继续听着，有时候我钦佩她的信息量，背百科还能归纳出解决方案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我和东方交换了信息，她把见过的所有抬头出神看天的症状总结为穹顶综合征，应当和你讲过。”

“我听她说起过这个。”我确认道。

思路和逻辑线逆着时间的方向延展着，爬行着，树的枝杈一般张开，又并拢，T2把它们展现在我眼前，“你应当记得我和东方那夜的冲突，因为一些事情，”顿了顿，仿佛在掂量接下来的话是否合适，然后，“我曾经一直和穹顶综合征患者一路同行，事情不像她当时——或者你可能想的那样。”

我记得东方对她挑衅一般的话语，那一定是很深的……仇恨吗，或者仅仅是反感而已。

“东方最早遇见了我。

“之后我们和另一个人类一起旅行，我在他的脑皮层中检测出……一种病毒。为了防止扩散，我杀了他——在努力说服东方之后。之后，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携带这种病毒，然后我就开始……”

她的声音渐弱，有些颤抖。我分明听出悲伤，真实的、夹带着愧疚和悔恨的那种悲伤，而我只是坐在一旁继续听着，产生自己的猜想，至少现在。悲伤在她的话里而非语气中。

“东方很快就难以接受这种事实，并且选择离开。那之后，我……

“我杀了很多人。”

*别这样，你别这样。*

“那是并发症，穹顶综合征——任何染毒的个体都会那样，其中也包括你。”

我想起乱码一般的东方和CGP，想起红色的整个世界，还有那个世界中翩然的T2。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

“所以你们……”

“所以我们——我刚刚试图解除你的病毒。”

“乱码病毒。”

“当中有很奇特的判断逻辑。你看到的他们是乱码，对吗？”

“是这样。”

“在一个异常的环境中，其他人都是乱码，只有我和T4正常。矛头指向谁已经相当明显。”

“所以你是在洗白自己咯？”

“我仅给出分析，其余取决于你本人的判断。”

可以设想，如果我顺着这种逻辑思考并决定开枪，目标是谁……正如她说的，已经相当明显。右手不知何时已经移到了手枪快拔之上，至少在遵循逻辑的思考之前。

“那，你跟我解释这些干什么？以为你没有闲心干这些事情。”

“减少我的负载，以及，”T2站起身来，张开手臂，踮起脚尖在空地上转起圈，“现在就是我们占有这整个舰桥了，不做些什么吗？”

“我真的不会开这玩意儿，饶了我吧。”

【尝试连接到fstdcrc.gov.su/enigma&&porth】

【查找您的用户名】

【审核权限……通过【CRCDEV-A1级】】

【调取文件……“文档#1298452813/日志45O2500120”】

文档#1298452813/日志45O2500120

【您的访问已被记录】

“你们的项目到底是干什么的？”

年轻的白大褂叹了口气：“说来话长，少尉，我不知道您想听哪部分。”

“是蘑菇就进筐吧……”塔季扬娜耸耸肩摆出一脸的不耐烦，“还有，怎么称呼？”

“……那是另外一个我没法告诉您的部分，少尉。”他吐了吐舌头，又是一脸疑惑，“还有你刚才说了啥来着？”

简短地确认了一下他在问的是什么：“啊——那个……没事，就是说你既然要说这回事，就别躲着，说就是了。”她突然用右手食指指着他，吓得他身体略微后退了几分，尽管凳子没有靠背，“还有啊，你的意思是项目里面也有没法告诉我的部分了？”

“……是这样。我完全理解——”

“——那就别跟我说废话，真的。”她故作恼怒的样子，“我以为我自愿进来还能有些基本的知情权……别把我当小孩子，还有，我退役了，别叫我少尉。”

他看了看一边有些茫然的吧台服务生，那家伙差点把啤酒倒进水池里，“我以为你叫我过来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姑娘。而且我能跟你说的东西就是你的基本知情权。”

“不管怎么说……好吧，我猜我应该请你喝伏特加。”塔季扬娜自言自语着，对着酒吧并不明亮的几串灯光，让她惊讶的是这里竟也有酒吧这种去处，并不宽敞的地下空间里贩卖着起源于上世纪的老字号啤酒和为数不多的进口货，靠墙的位置和角落里摆放着古董级别的手工打出的带扶手的沙发。

“从我们理解的几个方面，我觉得我们项目是……怎么说，生物医药，航天工程，这些东西。生物医药大概是我们在做高效的靶向药物这种，或者是更智能的东西吧，随你怎么称呼它。”

两手一摊：“……呃，我不太懂啊……这方面。”

气氛已经非常之怪异了，她能够感觉得到，一面她看似强硬的质问接上的是她原本的不认生和并没有等量底气支撑的支吾，另一面是白大褂的一脸茫然和实习生（真的吗？）试图遵守工作规章的生疏，所有这一切不合时宜地放置在这样一个不应在纯科研机构中存在的酒吧里简直像是往杂拌汤里同时倒进腌萝卜和格瓦斯。

“我觉得可能您在食堂的时候还没这么冲……要么咱们回食堂聊。”白大褂露出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他自己也很难受。

“……我的错，哈，哈，哈。”她应付般地干笑了几声。对方已经成功打断了她全部的思路。

“我还要继续说吗？”

“我想不必啦，”塔季扬娜终于承认了自己的挫败，“多谢。”或许还是再多学些别的知识会好些，现在这种社会一再向她证明仅仅想参军某种意义上是没有出路的——即使算进退伍后的部队安排工作也不行。有时候人就该多对军事之外的种种求知若渴一些，更广阔的视野，更强的理解、适应与创新能力，拓展的情报接收与分析处理能力，当然还包括能和别人聊更多的天。总之百利而无一害，她经常这么想，尤其对于一个连本科学历都没有的家伙来说，尤其对于一个对于她所在的部队整体上都不甚了解的家伙来说。

灯光很暗。白大褂带来的笔记本一直被他抱在怀里，没有任何实质的作用。在这里分明不必记下任何东西，也没有必要显得自己好像很有科学素养。总之一切都是有监控的，无所谓。

总之她是自愿的。

“嘿——T2？”

随着舰桥的门被猛地拉开，东方的声音也一同出现在后面昏暗的走道，“——你看——诶，你们搞什么鬼？”

她说的是舰桥里黑灯瞎火的我们。趴在操舵/导航面板前不知所措的我和根本是在另一另一边独自享受般地打转的T2。那家伙好似对达到她心中的圣地突然充满了信心。

我不知道，我本应该一点都不开心。周围所有人的存在是在麻痹我。我何必呢。

“你们两个！看外面，右舷有……”

伴随着她的声音星舰外的景象在墙壁上成千上万帧地展开，黑暗的墙壁替换成略有不同的黑色像素，散发着微弱的荧光展开——外部的光线被允许穿透舰桥的硬光保护，得以照射进来。

在虚空的黑暗之间有星星点点的橘红色。

“能放大吗？”东方对着空气喊话——对正隐藏着的T4喊话。

画面立即就放大了。橘红色展开成为一个缓慢膨胀的火球，伴随着冲向几乎真空的逃逸大气，火焰的边缘在虚空中黯淡和消逝，没有消逝的光便显露自身——那些星舰的聚变发动机。

“……什么玩意儿。”我最后说，因为我不知该如何评论它，仅仅是什么东西的爆炸，仅仅是我一个人……很多东西与我无关，或至少我愿意这么相信着。

“那个……”

“那个？”

“子世界0117刚刚被摧毁了。”

【尝试连接到fstdcrc.gov.su/enigma&&porth】

【查找您的用户名】

【审核权限……通过【CRCDEV-A1级】】

【调取文件……“文档#1298452813/日志45O2500123”】

文档#1298452813/日志45O2500123

【您的访问已被记录】

“这件事上我没法跟你说明我的立场。”

“有东西？”塔季扬娜随意指了指天花板和墙壁的角落，并不是具体在指任何事物。白大褂应当已经明白了她的意思：保密条例、针孔摄像头、监听设备，她尚且还不知道这究竟是何许地段，但既然是共和国的顶级科研设施，保卫工作应当比大广场还要严密。

“实际上，没有，我是真的没法儿说。”

那本就是个没法回答的问题。她会指望他怎么说？“我想帮你”，或者无可奉告？牵扯这种站队一般的问题，她根本就不应该问。

“……先说声抱歉。”

“没什么好道歉的，姑娘，毕竟你是唯一自愿的。”

……等等？

塔季扬娜垂下头，地板上没有蚂蚁在爬。即使她的目光依旧对着混凝土的地面出神它也不会就凭空长出杂草或是会飞的恐龙。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有些东西知道了反而会让你的处境更差，而且啊，我也不确定你是不是该知道这些。”

白大褂摇了摇头，简直像是在明火执仗地告诉她：我帮不了你。

“我想回远西。”

“思乡是正常表现，过些日子会有所缓解的。”

“或者说你们现在把我软禁在这里？”

“有机会我们会帮你安排的。”

“为什么相信你？”

“两瓶纯生可是我自掏腰包买的，姑娘。”

塔季扬娜做出呕吐的表情。

“……我没什么可拿来给你做保证的，至少这是真的。”

白大褂看上去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转着手中的杯子，视线在杯中金光色的液体折射，不知落在酒吧的哪个角落。

“那，”

“嗯？”

“那就……再给我来一瓶……*草原啊，草原……*”

“我不知道。”

铺位足够宽敞到不像是一艘战舰内部应有的样子。硬光能够调节所有一切，如果一切都是硬光做成的就好了。

“就，尝试描述一下？”对面的铺位传来CGP的声音，但我并不想扭头去看。我盯着上铺床板底下倒挂着的那只乌鸦。

“我真的不知道。它……很怪异。”我有意无意地咽下后半句话，“怪异得简直让人感到安心。”

我没法描述它。我……

……我还在这。我很想重复跟你说一千次，“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那没有用。

维加斯在对侧的上铺夸赞着他的铺位有多么舒服，我不了解他在警队的待遇如何。不想让这听上去是我有多么冷淡，只是那真的和我无关。

CGP现在翻过身来，侧躺在铺位上对着我，我能看见他从腰往下把被子捂得严严实实，那一定是很松软很舒服的被子，但他的作战服上依旧可见未干的汗渍，“小心一点，脑袋里的东西。”

他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目光直瞪着我，我瞥了一眼就决定避开那种目光，那像是要从我身上揪出病毒。

“知道啦，先让我休息会……”

“诶？你刚才昏迷的时候还没休息够吗？我们现在是0930左右。”来自唯一一个睡上铺的嘴欠的家伙。

我冲着他的方向伸出一条腿以示回击。

可是我依旧回避那个问题。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乌鸦嘲讽似的对我啸叫着，我一般不会相信如此地方会生活有乌鸦——我现在也将信将疑。

我伸出手去，乌鸦扑棱着飞走，而我条件反射地缩回手就好像它的翅膀会扑打到我。我转头看到乌鸦在一簇羽毛中消失。是假的。

“嘿，乌鸦？”

显然没有回复。物质不灭，可它们也没有凭空出现或者闲到会陪人聊天的能力。CGP一定还像守着NBC危险品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不知道我怎么了。

只知道有一个想去冰冻的森林的家伙很开心。她现在应当依旧开心，尽管我们实际上仍无法到达——我只希望她比我想象得更为看得开。

我昏昏沉沉地进入梦乡。梦里我周身是蔓延的白雪、嶙峋的黑曜石以及树木，高耸入云的树木，枯枝上几簇针叶飘摇。飘雪落下、放大、遮盖住瞳孔。风是不被需要的，那里不需要飞絮般的螺旋，安静纯洁的地方不需要螺旋。

在我梦以里的地方，乌鸦们安静地飞回，与世无争地落在地面和枝头。

弹道凝固在空气中，静止，和它们的枪口焰以及射手一并，细微到每一根头发与汗毛。子弹像寻常一样撕裂空气，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除非这里没有可供声音传播的介质，但那不可能，因为我在呼吸。时间也不可能停止，即使是在梦里；我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但并不是因为有了充足的时间就能允许我们去探索——一无所获，直到最后。

维加斯是年轻人，CGP算半个，东方半个。他们想用乐观和谨慎和思乡来掩盖事实上的无知与毛躁，可所做的一切终究还是多半徒劳。

我呢？我小心翼翼地掩盖着我说不清的东西，并非怕它被察觉，更多则是出于对失控的恐惧。

然后我看到她——那个T加一个数字的家伙——失了神一般地在梦里的森林游荡。她伸出脆弱的手去触碰那些弹头，仔细地端详。没有杀戮与恐惧，这个地方不存在武器或是杀戮。

不——那绝对不是失了神。

模糊的……记忆，梦里的记忆。

你知道吗？因为我记不清了。如果你在听的话……她脸上没有表情，没有；她并不是一瘸一拐或深一脚浅一脚的失魂落魄，她走出的每一步都流畅优雅，但是面无表情。

你知道吗？我觉得那样她是某种陶醉。

然后她向我转过来，脸色苍白，却没有一个失神的人应有的悲伤无力。红色和黑色的混乱在周围树下聚集，它们缓慢而少量地聚集像是在为什么东西蓄能，但她显然没有注意到那些。

她说：“我们安全了。”

于是红色静止。

——所有的碎片此刻都组合起来了！我能看到它们，我真的能看到！老天——

在我睡着的时候，东方他们探索了船上更多的房间。他们找到了能用的装备，或者，“装备”，我不知道。即使现在要问我，那可能真的也就只能算是设备，战争机器，知道吗，死亡机器，我很难把那和T2归为一类人。另外地，T2严格上也不能算人。

“第352号工程设备平台，VKTR pMCSG7m型，启动自检准备。正在初始化配置，请稍后。”

“装备”本身的形象略会让人感到莫名的惊悚。一眼看去能够辨识的人形，身高一米六有余，以及一张和我们并无区别的面孔，以上是它与人类相似的全部。

四肢……接口，导轨，杂乱的布线，千疮百孔的硬光框架，拼凑出的护甲像是从一百辆车上切割下又重新拼装。这个家伙，按照外貌与声音看来，它——她——是彻头彻尾的机械。

“系统已准备完毕。欢迎，管理员，第352号工程设备平台将协助您完成各类复杂工况下的任务。您可以称呼我为352或Vector，以节省时间。”

东方向天花板露出奇怪的表情，她知道T4在看着他们的举动，但无论如何，舱体没有发出反对的声音。东方摇了摇头准备继续。

“什么时候你也开始夹带私货了，我还以为你们真的把打击叛军当成什么神圣使命。”压低了声音她话里的不屑也变得没那么显著，但这里毕竟是T4的船，我决定埋头研究Vector的装备接口，顺便避开头顶暴风一样的骂战。T2站在一旁面无表情，看着她面无表情的样子我真的很想笑。

货舱的另一端维加斯和CGP正坐在墙边研究平板终端上或许可用的信息。没有听见声音——但CGP明显地摇头表示反对，维加斯脸上的表情则是想要说服坐在他身边的人。

“Vector，你这些接口是……”

“启动：设备管理器。检测：VKTR pMCSG7m。标准IDE ATAPI控制器：正常；Maverick-class 平台模块：正常；RBL-300端口：AMPr附加装甲，正常；RBLE 2.0端口：NPT II护盾，正常……”

骂声停了下来。显然T4没有跟一个人类吵架的意愿，但也说不定是她直接用独立的通讯频道连到东方的对讲机上。东方朝我这边转过来，像忘记了方才吵架一般：“感觉怎样？”

“听不懂。”我如实回答道。在这些地方不知道成为一种常态。

东方有些失望：“好吧，我猜也是。”于是我们瘫坐在货舱里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们有靶场没的？”维加斯问空气，准确地说是抬起头望向天花板。他自然不知道T4在哪，或许是个举头三尺的神明。在他抬头的时候，我分明看到我自己——以一名旁观者的视角——就好像一个幽灵。

又来了，那种感觉。

T4干脆就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于是他继续发问：“那我们可以用货舱当训练靶场吗？”

这一次T4的回答斩钉截铁：不行。“*我就是这艘星舰。*”我分不清她语气中的警告、威胁和烦躁。

东方右手不知何时已经放在了背包侧面的战术斧柄上。她看看我，看看Vector，又看看天花板。除了我之外没人给出任何表情，而我能给出的无非一脸迷惑。

战术斧在她手中猛地挥起又落下，而此时Vector的右臂瞬间张开一块透明盾牌。斧刃敲打硬光材料发出沉闷的响声，东方的手腕也随之一震，毫无准备——斧头脱手，落在她身旁的雪地中溅起雪花。

东方于是略显错愕地拾起斧子，小心翼翼地掸掉干粉一样的积雪。

“喔喔喔，”她对着一脸冷漠的Vector摆摆手，“测试，是测试。”

东方总是会拿着一本墨绿色皮面的笔记本。她会在撕下每一页的时候仔细确保撕口足够整齐，再用笔记本垫着、以端正流畅的工笔字把这一页写作一张纸条，折三折交给我们。纸条上一般是她经思虑后给我们的建议。

现在这本笔记被真正用作了她研究Vector的笔记，而且看得出她对这些机械与电子设备仅是表面精通，涉及工作原理时往往不知所措。

“接下来你们打算做什么？”

“看风雪喧嚷，流星夜空飞翔。”东方自顾自地若有所思，若不是她很久以后补上的解释我或许就不会听懂她在说什么。是的，我依旧把他们称作“你们”——我们现在此行有两个目标，之后的事，散总是会散的。在那之前我们要在墨色的星图上强行产生某些规律，一路往标号0000的地方走，一路往更冷的地方走，看看我们实力——运气也是实力的一大部分——究竟如何。

尽管我本身对冰冻的森林没有兴趣——我知道它是不可能存在的，尽管暗地里也曾觉得它应当存在，但，也仅应当而已——我多少还是有点享受在这些渺无人烟的子世界中和其他人一同度过的时间。由此，我才会答应帮T2的忙，否则我或许会发了疯一样地把她批到也发疯。

但我想回北达科他基地，和战友们过千篇一律的每一天，疲乏但是充实，单调但是满足，重要的是没有不确定性及生命危险之流。

叛军基地可能有通往都城的航路，或都城子世界的坐标。东方是这样分析的，加上CGP的附议。如果叛军连他们想要推翻的政权首府都不知道在哪，那作为叛军他们也太失败了点。

那么叛军基地会有助于我们更快地到达冰冻的森林吗？

五五开，四六开。虽然没有入门却在前半小时内表现出机械狂热的东方或许想去叛军那边搜刮些Vector的改装配件，那可能是她的目的之一。同时我们也不能一直给T2画饼，尤其是在她认为饼真的触手可及之时——希望越大，失望来得越深。

东方又撕下一页纸——正着撕的，因为先前一直撕第一页，笔记要从最后一页开始记。简短在纸上写下两行字，把纸折三折，交给我。

*她听力应当很好。*

*有些事情要和你单独谈谈，下了船之后。*

那个像初次见面一样神神鬼鬼的东方又回来了。是的，我没能成功认识我碰到的任何一个人。

我坐在T4运输机的驾驶舱里，头上戴着T4因为无聊而造出的飞行员头盔。我们——人类——更像是她的玩具，配件也可以被随便摆布加减。

运输机飞行员的座椅甚至可以用舒适来形容，而我却仅是坐着就能感到这位置带来的嘲讽：这架运输机根本不需要一名飞行员。严格意义上，它只是T4的一部分，那个家伙或许是想看人类手足无措的操作，权当消遣。

我等待着HUD上水平仪的指针缓慢挪动，它需要两分钟的时间校准。在那之前，维加斯很不正式地吐出所有他能想到的航电设备名词，假装自己是塔台，而我正做着起飞前检查——不管他口中的设备是否真的存在。

一声震动。机库中的悬臂架抓住了机身的背部，很快运输机将会被送出机库舱门外，等待部署。

“机身已连接。准备进入投放倒计时……”

听着T4的声音我也能想象出T2那张毫无表情的脸，飘忽，遥远，羽化而登仙。

Vktr是注定要被当作工具一并投放的。它——她——被T4改装了各种配件，不到一米六的身高。但Vktr是一只刺猬，而且很高兴，这只刺猬今天站在我们一边。

“嘿，Vktr？”维加斯朝它挥手，它也做出了恰当的反应：被吸引注意一般地转过头去，瞳孔摄像头重新对焦。

“这是步枪，来读：步——枪——”维加斯继续进行着他无用而滑稽的尝试。

“我知道。”Vktr这么说。

被一个机器——货真价实的机器而非面无表情的T2——这样回答一定是某种偌大的嘲讽。维加斯脑袋上挨了一闷棍，识趣地闭上嘴。

“看着点儿，我说。”CGP装作是要训斥他的样子——但他到底在说什么？好像他的话不针对我们之中任何人，但同一时间又是在对我们所有人。就那一句话，东方对着我皱了皱眉，显然她和CGP并非一个国家说同一种语言的人。

东方一言不发有其他的原因。她认生，处于民族的习惯，对待陌生人并不很是热情，“像远西的桦树林那样”。而陌生人是……

……包括我在内的T2路上捡来的所有家伙。

维加斯的背包侧面多出一支膛口装有方形制退器的大口径狙击步枪，竖立着如同一根天线。直觉告诉我那支枪并不是他的——特警绝不会需要也不会想要.50口径的侵彻力，那么或许东方她们在某处又获得了补给物资，以及，或许，碰到了一些老朋友。

“不汇报一下气象条件吗？”我仰头询问天花板，“或者有什么行前须知也好？”

面前的舱门难以察觉地晃动了一下——运输机和机库间的相对运动，尽管头顶的吊臂的阻尼器一定缓冲了这点位移。运输机在我们看来依旧平稳。

“怎么，你觉得可能坠机？”

继续发问，无视T4的嘲讽：“外置摄像头也好啊……？或者你告诉我我会面对的大气数据？”

“真是固执的人类。……T2，我觉得你是错的。”

“没关系，冰冻的森林就快到了。”

这样一句话噎一句话的对话实在无法继续下去。不过一幅实时图像适时地出现在HUD上，让我一阵好看。图像又突然缩小，看到像是一艘星舰的物体被插在了一根短粗杆上，而杆又紧贴另一些较为圆滑的子世界，紧紧与其相邻。我猜想那艘星舰便是T4……说不定是本人。

“大气密度不高，不过放轻松，几乎就和外面微重力的虚空一样。便宜你了。”

“敌对情况？”

“那是你自己需要找出来的问题。”

“那我就当作有了。”我用同样的语气回复她，真想让她也感受一下每句话都被别人针对的感觉。但至少气象条件的一点提醒还是有用的：我决定把电控摇杆的反馈打开，并且提前放下襟翼。

“嘿！我说……”机舱里维加斯的声音通过耳机传来。

“什么？”

“这大家伙……我可能有点晕飞机！”

“开玩笑？！我们还没起飞呢！”

然而事情是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的，我遇见T2也好，所有人一起出发寻找冰冻的森林也好，再比如说眼下的投送任务。有时我会遐想这是否是个梦境，甚至有时不时确认它一定是个梦，但一切发生和结束时我一无所知——而身边的这些人和非人，他们却也无比真实。

我也向往安全，也同样讨厌逆境。我真的很想在都城边的北达科他基地里窝着，训练，偶尔出任务。而这个与他人一同寻找冰冻的森林的我——它真的是我？

又一次肉眼可见的震动。白气从机库两侧的气孔涌入，那些冷凝的水滴和凝结成的雾气、寒冷的空气。

机库门上的红灯变为绿灯。

“洞幺，正在部署。”

“Anchor off.”

“听不懂，完毕。”

然而悬臂的固定已然松开。运输机向下坠落了数米，被引擎的喷气摇晃着支撑起，在空中保持住姿态。

这就是另一个世界。

被称作“叛军世界”的子世界外观上便与其他子世界有相当的区别，不仅因为它独立于其他子世界浮动着——我们先前走过的几个生态子世界都用通讯连接固定在了一块。从外部看去，它就是那个两端圆滑的短粗杆状物，天线和各类通讯搜索设施布满整个外壁，刺向一无所有的虚空。它是一只豪猪，乌烟瘴气，导航信标和反无人机微波发射器并排而立，卫星天线与对空搜索雷达并肩，这一切固定在锈迹斑斑的合金外壳上像极了那些被称为蒸汽朋克风格的都市。全长将近子世界五分之一的长度，尾部额外伸出一条极长的臂，火箭推进器的红光在尾的末端时现时隐。

而我们并不巧妙地绕过了这些，进入叛军世界以里。这当然因为T4和T2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叛军猎手；考虑到平板终端上早就不再更新的都城周边安保新闻，我也只能勉为其难地心怀感激。

T4打开机库门的时候她已经把战舰尾部整个怼到了叛军世界的外壁上，于是我们顺着墙面上被打穿的破口直接由机库落进子世界的大气。

平稳——不，比起平稳，不如说根本没有……没有反馈的感觉传来，蒙皮的那一边什么都没有。T4是对的，这里太像虚空。

警告音在某个面板上响起，伴随着闪烁的红灯和T4近乎嘲弄的声音：“警告，雷达锁定；警告，雷达锁定——”

我真希望我现在开的是曾经的280-II型倾转旋翼机，这样我一巴掌就能把徒增烦恼的告警接收机拍到再也不会说任何一句话；更况且这架垂直起降运输机上配备的告警接收机甚至不能区别来袭的弹药种类，也没有任何可见的方位指示，所以我该怎么做……？

我迅速扫视头顶和面前的天空，雪花成片地打在驾驶舱玻璃上（？），空中没有发现任何导弹的尾迹。这意味着来袭导弹在我后方或下方。

我向右推杆，运输机顺从地滚转三百六十度，随即我压下机头做出一个-g，正好看到导弹拖着尾焰从机翼的左下穿过。

然后我听到不算很小的“唔——”的一声，尽管无暇顾及。

后来我知道那是维加斯把他一天内进食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正因为这架飞机并没有安装扫描式的雷达，所以当我看到代表目标的光点出现在三块液晶屏幕之一上时，突然便感到血管里有什么东西在涌动。

除了23毫米转管机炮，这架运输机上实在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武备。T4如果想要给它配备一些什么东西，那就应当像T2改装我的步枪一样，也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是没有，不。没有就是没有。

给了我另一个厌烦T4的理由。如果因为这个让我们把命送了，我想我会继续在阎王爷那边恨她一辈子。

我缓慢向前推杆，看着电子水平仪左侧的数字一路向下到达-30，右上角的空速表示数则正向上飞窜。全数字化的HUD上同时还标记出了敌机的方位与距离，但再多的信息也不能让我得意，我充其量还只是个倾转旋翼机飞行员。

“触地60秒倒计时！”我对着麦克风里喊道，想象着机舱里的一行人忍受着亚音速阻力带来的颠簸一边扶着自己位置上的限位杆整理装备的样子。那真的不好玩，如果硬要问为什么，原因大概就是刚入伍时的我也曾在那些位置上。

警告音再次响了起来，而这次T4连充当一下告警接收机提示音都懒得做了。我对着不明觉厉的声音打开了诱饵自动开关，看着系统自动响应，向运输机后方抛出两串橙红色的火花。

“30秒！”

“我说……！我觉得我也有点……”东方的声音，接下来是“哇”的一声，如果不是雷达上的光点，我可能会开始考虑维加斯和东方到底谁吐得更多这种无聊的问题。

云层正在消散，我第一次看到了叛军世界的地面，那种呈现出未开发颜色的大片棕色荒地与锈蚀的金属土壤。星星点点的装配环随意散布在空中各个高度和方位，勾勒出一百种不同的星舰外形。更小的亮点是游动的警戒机在飞行，漫无目的地游动在低层大气。显然它们和奉命拦截我们的警戒机不属于同一个指挥体系。

仅仅是这么些防卫力量，甚至连我们的强行突破也只是遭受少量拦截——叛军的主力究竟在哪？

雷达高度计和气压高度计都一路向0降落，我拉动摇杆，水平仪的读数上升并稳定在15度。按下起落架收放按钮，刚刚亮起的红灯五秒后变为绿灯。

“我没法起飞，雪太大了！”

T4没有回应。运输机是她的一部分，她自然理所应当地对我不予理睬，或许因为起飞远远触碰不到她能力的上限。作为一个职责是剿灭叛军的家伙，她实在是太过于喜欢袖手旁观。

但风雪仍在肆虐。它扑打着驾驶舱的玻璃，甚至我能听到重击声——冰雹夹带于其中。我突然开始后悔降下尾舱门告诉大家展开防御阵地了……尽管大家基本上都戴着头盔。

我试图关闭尾舱门。冷风打着旋吹进。

“下来，人类。”

“再不起飞他们会把我们摧毁在地面上。”然而天气都是知道的。

“下来。”那声音严厉起来，伴着明显的不耐烦和恼怒。我决定不去惹恼我们的友军。

我从尾舱门跑出的时候，风雪刚刚试图停息；泥土褐色，冰雹戛然而止，夹杂着处处脚印，那是我们走过的踪迹。

运输机没有再耽误一秒钟的世界，喷口指向地面，以几个G的过载猛地垂直升起，一路甩开警戒机的武备。我们目送着它消失在云层上端，但愿T4能看好我们的头顶。我们毕竟还期待着可有可无的制空权。

雪停了。（？）

Vktr伫立在雪中像一座灯塔，它与礁盘浑然一体，向任何敢于靠近我们的物体射击。导弹的尾焰在上空张开利爪，伴随着手提式转管机炮的轰鸣。我迎着扑面的雪与风逆流而上，每一脚毫无阻碍地陷进地面，艰难地迈步向我们的航标。

“方位330，高度20，敌机三架。”

东方俨然变成一个没那么高效的搜索雷达，既然如此，我便开始略微遗憾为什么不给Vktr配备雷达这样的事端，那样它将成为一台行走的自行高炮。幸好我是站在它一边的飞行员。

“开始追踪目标。”好在Vktr就是一台机器，没有必要将这场战斗以及以后的战斗过度牵扯人情。我们看着它依次追踪并歼灭东方报出的所有警戒机，硬光子弹的命中让它们凌空爆炸。东方似乎并没有受到风雪的影响分毫，她的视力也同样惊人，或许那就是他们民族的一贯，而我决定至少在战斗中暂且享受这种加成。

敌人究竟在哪里？即使现在Vktr手中的武器持续发出那种撕布一般的声音，伴随着电机空转的嗡嗡声，每一次子弹出膛声音的缺失意味着一次切换目标——那么它击坠的敌人数目仍然停留在二位数。拜托，我暗自想着，这可是一整个子世界，有什么地方……不太对。

Vktr只是开火，转换目标跟踪、识别、锁定，再次开火，乳白色的聚合物弹壳散落一地，层层叠叠，在它的脚边蔓延开来。

两架警戒机试图从两侧钳击，但只有一架成功开火。T2的利刃把激光均等地分成两束。随即是Eagle-15干净利落的单发射击，警戒机左侧的翼子板折成两截掉落，其自身则由于重心的偏移从空中坠落。我看着它挣扎着试图重新配平。

远处的地面出现了一些新的黑点。东方掏出望远镜，迟疑了一下。

然而枪声没有迟疑，枪声依旧不绝于耳——CGP跪姿打出精确控制的短点射，错过另一些警戒机，在远处的地面激起泥土沙尘；转管炮划出许多亮绿色的短线，相互相切成一道弧，绿色的线段轨迹和橙红的爆炸在天空中形成交织的几何图形。很细心的T4：在厌恶我们之余给Vktr的弹链中每几发便加进了曳光弹，让视力平平的人也能连续地跟随目标。

终于协同攻击的地面部队到达。它们没有感情，否则它们多少也会感到畏惧，因为支援作战的空中力量几乎全部丧失。但这不是尖塔内的封闭空间，没有黑暗做它们的掩护，地面型号的警戒机还未进入我们的射程就被来自上空的火光击毁。

观望许久后，T4终于决定像某种神祗一样，有限地介入战斗。

我们打扫战场。

这是对抗叛军的战斗。我们不明白警戒机为何与它们站在一边，但那不重要，那些家伙们——T2、T4和东方他们，他们生来就是为了消灭叛军而战斗的。

战斗从未停歇，叛军日益壮大。无所谓——但我很好奇为什么？

“有抓到活的吗？”我问东方。

“看上去不像。好像都是警戒机。”东方的话里竟没有疑惑，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没有俘虏，最坏的情况就是Vktr在他们冲击时便用机炮把他们打成了碎片。

CGP的手臂指向远处平原上兀然耸立的一座山峰：“雷达峰——我们的一举一动现在都在监控之下。”

“雷达穹顶……综合征？”

东方默默地摇了摇头，而CGP转过头来瞪了我一眼，好像在说：别问你不该问的。除此之外我的疑问再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如果我们破坏掉那座雷达站，是不是在进入叛军世界核心的时候会引起更少人的注意？”我接着问。

今天CGP听上去比以往都更加阴沉：“是的。或许。”

雷达峰顶巨大的建筑遥望着我们。一座半径足够大的，被平板终端称作“X波段相控阵”雷达的圆球状结构，与地面保持着肉眼勉强分辨的距离悬浮在山巅。核心则在山阴缩作一团，只露出些许不规则的边角。

“真像一只眼睛。”维加斯评论道。

一只眼睛。*我们的一举一动现在都在监视之下。*CGP的话回荡在我脑中让我脊柱发凉，也让我更想戳瞎这只眼睛。尽管我知道它什么都不应该是，但它对于我而言是未知的。恐惧由此产生。

“所以我们接下来怎么走？”

“雷达峰。”

东方在排头迈开步伐，跟着他的是维加斯。CGP瞥了我一眼才跟了上去，而直到我提醒，Vktr和T2才发觉我们已然开始前进。T2望着远方的球体出神，她就站在那里，肃穆地像是隔绝了周身所有的空气。

“我见过那地方。”她喃喃自语道。

一个十几年来将与叛军作战为自身使命的人怎可能没进过一个叛军子世界，看到一部雷达球？我只是想了想便打消了继续深究的念头，也没有人再听她接下来说的话。

我们越过丘陵和平原。

我们越过丘陵和平原，并且暗自懊悔为什么没有用运输机把ZH2吊运下来。东方迈着大步走在最前面，她永远是那个不知疲倦的野战军；但维加斯、CGP和我——我们的训练中很少含有长途跋涉和强行军一类的科目，我们拖在V形队伍的后面喘着气。

T2看上去很安心，是因为她熟悉这里的环境，或者我如此觉得。她脸上的表情放松，闲庭信步，像是在郊游。

合成环在我们周围浮动着，稀疏如草原上的树，制造着我们也不甚熟悉的星舰——一言以蔽之都是敌人。硬光如丝线绕合成环的轴线游动，飞梭状的舰体在一阵耀眼之中缓缓成形。我们跋涉在淡紫色的天空下，时不时雪花毫无征兆地飘落，雷达峰在这背景里像一座雕像，它完全也有可能是一座墓碑。

不时有残破的舰体从附近的天空中坠落，地面上早已堆积着硬光与合金的废墟，还有星舰推进所使用的聚变燃料，都像堆杂货一般乱无章法地各自成峰。

“Shipbreaking yard.”维加斯赞叹道。

我划开平板终端的屏幕解锁，检索叛军世界。十若干页的文字告诉我叛军世界拥有远多于常规的拆船厂。

巨舰无声地从我们的身旁几乎是贴着地面驶过，气浪把我们推开，让失去平衡的我们更加忙乱。那艘舰艇已是残烛之年，龙骨和旁肋都暴露在外；跟随的工程无人机匹配了它的速度，在船壳上刻下电焊的弧光，原始而丑陋地将舰体分成小块，直到龙骨也开始被拆解。更多的工程无人机食腐动物一般扑向一路掉落的船壳碎片，争抢着进行下一步的回收流程。

很渺小，是吗？我们行走在世界中，一无所知。无知者无畏，虽千万人吾往矣。

失去动力的星舰漫无目的地漂泊，它们甚至在空中剐蹭以至相撞，大片的硬光和动力单元剥落，雨点一般落在其下无声凹陷的土地上，直到无人机用尽全部的推力将它们分开。

“大卫与歌利亚。”CGP说。

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向何方吗？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T2的语气很严肃，严肃到虔诚。我暗自想着我也羡慕她的虔诚，可是不然，都城不是信仰，虔诚的缘由不应当是无名的恐惧。

东方饶有兴致地环视周身的景象，而我们其实都是，不过一群在自然与人造物的游乐园中探索的孩子，每每看到那些高耸入云，好奇和敬畏就油然而生。

“这地方感觉很棒，”东方说，“让我想起家乡那边的爱国者公园，里面都是远西陆军的装备，父亲偶尔会带我们去那里玩。”

这哪里是公园——或许这就是巨人们的公园。我忽然又想到T4，她说自己就是她自己的飞船；而我在这里猜想着，如果她也与我们一道徒步穿过这硬光的骤雨，她会否有与我们相同的感受？

我们成V字队形前进，直线穿过周身的瓦釜雷鸣。

直到T2毫无征兆地挥刀，在空气中将什么东西一切两半。

“自我防御机制。”她提醒道，“注意。”

两半的来袭物掉落在地上，它们看上去像原先是一颗弹头或者导弹，我甚至看到了稳定尾翼。然后我分辨出那一定是一颗空射型导弹。X型的尾翼布局和位于弹体前部的方向舵，圆钝的弹头搭载着某种不知名的导引头，接下来是串联战斗部。

T2再次挥刀，但这次爆炸的火光突然出现在她的身前，气体的冷却收缩中她歪着晃了两下，双脚间距两肩宽稳住自己的身体，重新站定在地上。

我看到硬光正粉末般从T2的肩膀上飘出。无疑那是一处伤口，混杂着记忆合金的灰黑色粉末，硬光飘散如散落的星斗，燃尽自己，消失在空气中。

T2受伤了。那个能一刀劈开空中警戒机、能手撕警戒蜘蛛的家伙，那个穿行在CGP、维加斯和东方的集火中毫发无损的家伙，刚刚被一枚装有近炸引信的导弹击中，受伤了。

这次东方捕捉到了发射阵地，可能用发射单位来形容更准确一些，的火光。她就地卧倒报出方位：“330方向，远端两个合成环之间！”

我顺着她所指的方向望去，可是那两个合成环甚至只有我拳头的九分之一大小。于是我疯狂地嚷嚷着让Vktr上前来当作点防火炮，并且把T2拽倒在我身旁的地上。她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乐意或是倔强的战斗意志，只是顺从的倒了下去。更多的合金粉末从她的右肩上飘散出来，升华在空气之中。

“目标也太远了？！”那根本就是难以置信，以合成环能够建造星舰来看它的直径必然是以十米为基准，如此之小的合成环只有一个解释：距离过远。

东方从背包侧面拿下一个橄榄绿色的方块，举到眼前，视线对准合成环观察着。直觉告诉我那是某种军用望远镜，或者更进一步，激光指示器——然而我们并没有可用的空中支援，T4的运输机更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骗人的吧？“东方迟疑了一会，然后说。

“什么骗人？“维加斯已经在堆砌起简易的豆袋，给他的Eagle-15步枪寻找支撑点，他和CGP分在V形队伍最靠前的两侧，甚至无暇顾及身后的情况。

“激光测距机说……目标，距离342米。”东方的声音听上去很不确定，“他们有激光干扰设备。”

“目标，”我说，“至少告诉我们目标是什么。”

“它看上去就跟Vktr一模一样。”

我们再次僵住。

许久后，我们看着现在屹立在队伍最前的Vktr的背影，再眯起眼睛想要使劲看到远处悬浮在空中的目标；我想无论是我、东方还是其他人，都无法搞清楚现在所有事情之间的联系。

*又是什么都不知道……至少给我空中侦察吧！T4你到底在干什么，送我们去死？*

“他们能模仿我们的外形？用硬光？”维加斯提出他的假设。

合理，我想说，确实合理，可是未免有些偏题太远。这来自于东方和T2的履历，来自于最老练的叛军追猎者也没有见过如此的东西。*就像东方没有见过Vktr一样。*

导弹以固定的间隔向我们袭来。看来对方并不拥有同时引导多颗导弹的火控系统，不然我们早已变成硬光的粉末。Vktr手中转管炮的轰鸣似乎从未停歇过，散成一定角度的火线将导弹拦截在半空中。

“嘿，Vktr！”我对着队伍的前面喊道。

“Vktr收到，请讲。”

“你是从哪来的，还记得吗？”

“Vktr的存储模块损坏，无法访问历史信息。”

真是离谱。现在东方就像是炮兵观察员一样为维加斯和CGP的远程射击提供着落点修正，尽管对于一个空中目标而言观察近失弹的落点根本毫无意义。但东方至少报出了风向、风速和大气湿度，让维加斯能够得以从背包中掏出一张射表比对着修正误差。

“命中。”东方在给维加斯报靶，伴随着转管机炮时不时的轰鸣，这简直像一场300码射击训练。我在想是不是应该提醒东方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东方则是从她的激光测距机中看出了端倪：“我说，那两个合成环看上去好像就是飘在目标两侧的？”

我问T2：“有没有见过小尺寸的合成环？”T2想了想，终于决定点头。

那就或许可以说通。

对面已经停止了无谓的导弹射击，或许是终于意识到Vktr的火力准备究竟有多么充足——只不过Vktr的一声提醒也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转管炮的弹药已经见底，很快我们将无险可守。

这也就是为什么对面那个打导弹的家伙需要连接两个小尺寸合成环，因为它根本没有那个备弹量：“CGP，我们需要你起来，跑一跑，引诱对方开火。”

CGP摊手，接着指向T2。“我以为敌人在意的是她。”

“别他妈逗我，那样的导弹再来一发她就没了——CGP，总之你自己想办法吸引对方火力，Vktr这次不要提前进行拦截。”我单膝跪在地上像个半吊子战地指挥员，或者是历史上最傻的新兵蛋子，“东方你负责观测对面到底用什么东西打的导弹，提供修正之后维加斯打掉那个发射器。维加斯，你随便换一个什么大点的枪……”我的视线投向维加斯背包侧面那把枪托折叠收起的大口径狙击步枪，它装有巨大的方形枪口制退器，以那个架势我猜想它是不是能一发把我们的ZH2打个对穿。

维加斯对上了我的视线。他做出很不情愿的表情，就好像那把狙击步枪是个纪念品而非实用的枪械，但东方在一旁说：“敌方增援……我正看到第二个空中目标，对，两个合成环；地面五个目标，人形，是叛军吗……？”

维加斯立刻放弃了挣扎并开始组装他的步枪。

“如果想不炸到你们的话，我可以跑远一点。”CGP说。那敢情好。我还恨不得他跑到敌人的地面增援中间等友军误伤把他们全炸死。

“活着回来。”我只是这么对他说。

“活着回来。”维加斯和东方对他说。

T2没有说话，她看上去有些眩晕。于是CGP动身了。他试图爬上我们身旁近十米高的山丘，越过一些星舰的碎片，并且用300码的瞄准镜分划对着浮空的两个合成环中间的东西打光了一个弹匣。全都是精确的短点射，虽然我不清楚他命中了多少。

Vktr把手中的转管炮扔在脚边，这时敌机终于转向了新的目标——山丘上的CGP。T2这时好像变得想要伸手扶住什么东西，于是她抓住了我的肩膀。身旁的东方正在报出距离、风偏和湿度，并用她记忆中12.7mm口径机枪的射表将其转换为修正值，一并报给卧姿射击的维加斯。

远处闪光。三百米的距离上导弹的尾焰能够被再清晰不过地辨识，CGP在那一刻跳下了山丘，沿着反斜面开始磕磕绊绊地一路滑下。导弹一秒后击中了他一秒前待过的山丘顶，扬起泥土沙尘，顺便把一块硬光装甲板掀飞到空中，又重重落在山丘侧面。我们无从得知导弹命中时CGP究竟向下滑行了多少距离。

“合成环——向右修正0.5角分。”而东方发出了指令，她的声音很冷静，远得来自于远西的白桦林，不温不火，“开火。”

扳机力似乎比维加斯想象的要更大，但他终还是扣下扳机，然后按照东方的指令，“合成环——左1角分，开火。”

又一声地面为之震动的巨响。尽管架有两脚架与豆袋，维加斯俯卧在地的整个身体加上狙击步枪枪身都出现了明显后移。制退器的两侧刮起一阵暴风，气浪卷起地上的尘土、质液与硬光粉末，枪管后退然后复进，我们看着远处的合成环不再那么圆了，等待着东方报告射击结果。

“——两发命中，合成环被摧毁，一号目标失去行动能力正在坠落。转向二号目标。”

而我已经在向CGP所在的方向冲刺了。导弹的装药量不大，但见识过对T2的杀伤，我依然怀疑最坏的可能发生在CGP的身上。

“CGP，你他妈给我活过来！赶紧的！”

我揪起CGP的衣领抖落着他，土块四处散落，他甚至没有挣扎着想要吸进宝贵的空气，也没有翻出白眼或是其他。他只是目光空洞地注视前方，尽管我把他摇了又晃，若不是我去摸他的脉搏我会觉得他就像一具尸体。

维加斯已经退出狙击阵地，他正收拾着自己的狙击步枪和豆袋，把前者的枪托折叠起来，又把后者胡乱塞进背包里。静对动射击已经超出了他的技能范围，他现在能做的不过是捡起步枪，准备在一百码的距离上和敌人肉搏。他身旁的东方也在准备同样的事，收好测距仪，拿起KN-12m把伸缩枪托调节到合适的长度，拿起弹匣确认弹头的颜色和硬光材料一致，而不是自己曾用的子弹的金黄色，无论对抗警戒机还是和Vktr长得一样的敌人，硬光制品似乎有与生俱来的优势。

“打叛军为什么要用硬光弹头？”维加斯问她，一边寻找着更好的射击位置。他推着Vktr让它赶紧上到最近的制高点，而Vktr挥了挥手中的机枪：没有弹药，于是维加斯又挫败地放弃了他的构想。

东方似乎听上去有些顾虑，“我只看到敌人是人形……我会想，在这种地方，他们真的会是人类吗？”

CGP听到这句话之后活了过来，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我抢着想说这是不是东方的浪漫主义作祟，但被维加斯抬起的一只手止住了。

维加斯一边注视着前进的敌方阵型，一边头也不回地问东方：“那不是叛军吗——我们不是一直在跟叛军作战吗？”

东方反驳道：“叛军就一定是人类吗？”

T2插嘴：“……严格看来我杀掉的那些，我认为都是……”

东方直接推了她一把：现在不是提那事的时候；随即继续同维加斯针锋相对。T2被推这一把面无表情地向后踉跄了两三步，但至少东方注意到了没有一把推在她的伤肩上。

敌人刚刚进入四百码左右的距离，先前在空中飞行的带有合成环的敌方单位——暂且称之为敌Vktr——现在落到了地上。六个人排成一条稀疏的散兵线。

“即使他们是人形，我们也应当做好他们不是人类的准备——比如警戒机。——T2，振作起来，那些家伙可能不好对付。”

我们放敌人进入三百码。从制高点向下望去，他们手上提着奇怪的、长条形的兵器。

“有一说一，那种提法让我想起来……”维加斯说。

“JMC‘链锯‘机枪”。CGP说道，“他们把手提电锯的握持方式改装到机枪上。”

“五个……毫无装甲防护的机枪手？”我问。

“他们在这个距离上就已经能压得我们抬不起头了。”东方猛敲自己的脑袋，“不对，不对，这哪儿有问题——”

于是东方抬起头，再一次眯着眼仔细观察敌人的阵型，然后她发现了：“Сука——”

“硬光弹！上硬光弹！”

她的思维如此跳跃以至于一时我们都无法理解她指的是什么，直到敌人的散兵线开始冲刺，他们以机枪手绝不可能的速度逼近到了两百码以内的距离，我们才开始意识到他们手中提着的是什么武器。那根本不是什么装着电锯提把的JMC链锯机枪——

——那分明就是链锯。

众所周知，人类是绝对不会提着链锯向步枪手发起冲锋的，至少在这个世界里，绝不可能。

弹幕向敌人覆盖。不同口径的长短点射交错，如果任何一种武器的弹药都装有不同颜色的曳光管，那现在这一幕一定是某种后现代主义的巨画。可是弹幕没能阻碍敌人的前进，最多不过是放慢脚步、出现受伤，它们的伤口像T2一样飘散出硬光粉末，但自始至终从未有一人倒下。

Vktr的转管机枪喷吐着穷途末路的火舌，火力线像四处发散，击碎一名敌人的头颅，接着密集的枪声骤然消失，只听到电机减速旋转的声音，机枪开始空转，弹链终于打空。

敌人的冲击近到我们能够看清它们身上编号的距离。这些只能被称作人偶的敌人倒是和T2的永远面无表情颇有几分神似，但现在怎么看都不是吐槽别人的时候。它们的衣着统一印着ECOR的字样，让我想起似乎很久以前我第一次看见子世界的星舰时，它的编号方式那样神似。

Vktr闪身到毫无防备的我们身前，透明的硬光甲基盾牌弹开，直面第一台ECOR手中链锯的捅刺。链锯击打在看似纤薄的盾牌上发出刺耳的切割声，但又像是在高频却无力地击打塑料。

其余三台ECOR向我们冲来。

链锯散发的震慑力无疑是恐怖的，尤其对于手持现代枪械缺乏近战能力的我们。我们把全部弹药都倾泻到任何离我们不足十五米的敌人身上。这个距离上即使敌人拥有再高的机动性，要不命中几乎是不可能的：齐射直接将打头的ECOR打成碎片，后两台默契地散开，而我们莫名其妙的默契让我们四个人都集火了其中的一台。

这概率是多少，八分之一之类的？

T2的刀和ECOR的链锯碰在一处，火花飞溅，又猛地把刀抽回，此时对方的重心全部压在链锯之上，突然失去支撑，向前踉跄了两三步，想要把链锯重新抬起，T2已经闪身到它的侧面，挥刀斩下它的头颅。

尸体倒在T2的脚边，这时我们终于回想起起那台降落的敌Vktr。

它从合成环喷射出半透明的液体，我们莫名其妙地站着，像是在冲澡，只有T2痛苦地呻吟着，面部表情因剧痛而扭曲。

它把T2右肩和左腿上的伤口粘在了一起。

“你确定这能行？”

“T2忍住了，三，二……”

不等数到一我们就把高分贝运行的链锯插入T2粘接处的皮肤之间。链锯发出可怕的尖啸撕裂着组织，硬光与合金瓦解成为粉末，T2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并感到痛苦。但是至少伤口分开了，她不必再把身体弯曲成奇怪而几近断裂的角度。

我们手中的硬光弹药只对合成环起作用，对敌方Vktr却完全没有应有的效果，直到我抄起T2的长刀对着它挥了一刀把它切成整齐的两半。

“靶向弹药。”我说，“我们需要靶向弹药应对不同装甲类型的敌人，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

“靶向是什么意思？”维加斯问道。

“……操，我怎么知道。”

“就像用穿甲弹对抗装甲，用杀爆弹对抗软目标一样。”东方试着帮我解围，看来这次她成功了。

在那期间，CGP给Vktr装上了链锯，后者满意地听着锯条高速转动而产生的巨大噪音。“德州电锯杀人狂。”维加斯这么评论道。

我看着我所谓的战友——同行者们：CGP才刚刚从爆炸的震颤中恢复，即使是刚才的射击也没能让他完全缓过神；维加斯被链锯在小腿上开了一道一尺长的口子，此刻正被还遍体是伤的T2执行着紧急消毒和伤口封闭，我猜想他不会想知道用来填充他伤口的是什么。

我的同行者——战友们，他们受到爆炸的冲击与格斗的威胁。他们当中，如果东方所言为真，甚至没有人曾有在战斗中负伤的经历：现在他们的精神也同肉体一样，在爆炸中受了伤。沉默寡言也好，一如寻常的振奋也罢，内心里总有些想法已悄然改变。

就像我被警戒机射断左臂一般的——我们在为了什么而战斗；这真的值得吗；为什么一无所知也要向前；冰冻的森林那样的圣地真的存在吗？

我不知道它们的答案，至少不知道全部答案。如果我知道，我可能早已走上另一条道路，没有出于善意对T2的帮助，没有与东方、维加斯和CGP的重逢，没有平板终端和所有的探索——我只想回到都城。

不知道东西是一种……很难受却很自然的感觉。当你想到如果你知道更多就会做得更好的时候，你可能是马后炮或者马前炮，或者仅仅是对自己要求太高。尽管我还是无法接受有的时候，我所知道的根本不足以支撑我完成整个决策链。于是说战争的不确定性来自于有限情报下的判断，我从而永远不可能和那些伟大战略战术家们比肩。

但在那之前，我需要先解决一个问题。联系一个只给我们添乱的家伙。

“T2受伤了。”她的声音毫无征兆地打断了我的思考，让我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但很快我就注意到她的话中没有太多的焦急，甚至缺乏一点基本的感情，只好像是在义务似的监控着一切并加以概述，而这种态度让我对她更为恼火。所有的耐心和可能性都消失在一句话的瞬间。

“T2受伤是因为你没能提供我们需要的空中支援，如果能请您仔细看一下的话，我们现在还多了两名伤兵，原因相同。猜猜这是为什么？”我挑衅似的发问。

T4在通讯的那头叹了口气，“听着人类，我没有保障你们人身安全的义务，我现在只对T2——”

“所以你的意思是没了我们T2照样走咯？你看见叛军什么样子了吗？他们使用着能把T2切开再粘起来的武器，在射程外用导弹狙击我们，你们平常应该是怎么消灭叛军的？”

“我建议你不要把别人的好意当作驴肝肺。你对我们是如何与叛军作战一无所知。”

“真的？”

“真的。”

“那说来听听。”

“我没有那个义务。现在T2想抵达她所认为的冰冻的森林，而我会协助她。听我一句劝吧人类，不要着急探索你所不知道的东西，你永远不知道那里面会有什么。”

“简直不可理喻。你的意思是没有我们在你们攻入核心的效率更高——”

然后通讯频道的另一端传来带着哭腔的嘶吼声：“——你们根本就不明白！我们调用叛军世界所有的合成环，创造分身和星舰，撕裂掉整个世界！对啊！你们是想飘在虚空中被盾世界抓到吗？你们真的知道什么？”

我……最终决定闭嘴。

许久，T4终于冷静下来。她说：“没有商量的余地，人类，我现在就要把T2接回舰上，其余的任务你们完成。T4完毕。”

我们目送着运输机消失在淡紫色的天穹。现在偌大的空间中只剩下我们了。

以及一堆未知叛军的残骸。我们调整好Vktr手上的链锯，舔舐伤口，准备重新上路。雷达峰的巨眼毫不动摇地继续看着我们。

东方把头偏过来，而CGP在听，“T4跟你说了什么？”

“一堆狗屎。”我不是很想听见那个名字。她的逻辑很奇怪，每一环看上去都有问题但作为整体而言很难让我找出破绽。要么就是我的思维有问题，但对于这种至少目标暂时一致的情况，拒绝合作、拒绝善意真的很不常规。

也许她在把人类当傻子看。谁知道呢？我们对世界的了解甚至不如她们，在探索未知这一层面，我们都是傻子。

更何况傻已经不是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了。我退下弹匣检查弹药：是满的；我把弹匣插回，拉动位于上导轨末端的拉机柄，从抛壳窗清晰可见一枚清亮的淡白色弹壳，甚至还能看到颗粒状的发射药。这样的弹匣我身上加上背包中，一共有十个。

我们已经被侦测到了。雷达峰上会有多少守军，核心中又会有多少？

这个问题比我们初来乍到时更为现实。维加斯对着他的备弹露出一脸愁苦的表情，东方拆下挂在身后的榴弹包，重新清点可用的榴弹数量。我们必须打一场快速破袭战，取得我们需要的资料，尽快脱身。

除此之外我还是有一种想要要过T2那把硬光刀的冲动，但现在显然是不可能实现了。我背了一把电锯在背后以备不时之需。

CGP走到维加斯身旁敲了敲他的大臂表示问候，“怎么样，腿还能走吗？”

“跟新的一样，我……都不太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CGP看上去一幅很放心的样子，脸上的表情却也突然变得难以捉摸起来。

我听到风声。鹅毛大小的雪花扬起，粘连在我们的皮肤，吸热融化而我们感到寒冷。在我们脚边，质液水塘被封冻，枝蔓突破地面肆意生长。它们不是敌人。

“我感受不到寒冷……”寒冷在我心跳的温暖前无处遁形。

*它又来了。*

我叹一口气把步枪的背带挂在肩上，呼出的气体立刻凝固成冰晶。仰头望向天空，群鸟正围拢在头顶，扑翼，盘旋。

黑色的鸟群像一个漩涡，一个吸走人们压迫与不安全感的涡流。我于是俯下身拂去树根上的积雪，树皮不复存在，木质部显露出幽幽的蓝色——记忆合金的光芒。

可是仰望天空从未有如此令我向往过。于是我忘掉许多事情，目光聚焦在天空的黑鸟，很快就会失焦，忘记T2，忘记持枪，忘记东方，忘记叛军，忘记CGP，忘记都城，忘记冰冻的森林，忘记一切。

于是永恒的和平终于来临。

“你们有什么权力这么做？！”

“我们决定我们自己的权力，塔季扬娜小姐。请记住，你自始至终是一名志愿者。”

“我不是！你从没说过会做出这种事——你们这些婊子！人渣！”

“可是你看，塔季扬娜小姐，我们的协议书可是白纸黑字地放在这里、盖了公章具有法律效力的喔？”慢条斯理的语气，无害而又傲慢的气场，这就是官僚——塔季扬娜最厌烦的那种类型。她现在有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把握那份所谓的协议书上被新加入了许多见不得人的条款，而所谓白纸黑字只是他们利用她的签名重新打印的一份。

现在孰攻孰守一目了然。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她的方向，她根本没有前进的余地，而所谓掩体、地形，在这样狭小的空间中也不复存在。自己仰赖的远西格斗术都不再适用——自己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我是一名远西野战军少尉，如果我在别国领土被非法拘禁，或许就不只是外交问题。”外交，政治，军事，搬出自己不甚熟悉的词汇来进行一场殊死搏斗。祖国母亲会想方设法搜寻她的下落吗？不太可能，至少项目刚启动时，她是自愿的。

“你的……国家，她现在好像经济出了一些状况，目前正要和我们达成一些能源与技术方面的协议。”皮笑肉不笑，厚脸皮下是权谋，“我想，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她应该不会拒绝将一些技术人员派遣到我国吧——对吧，情报军官？”

最后四个字是一字一顿说出的。那四个字让塔季扬娜全身都感到战栗。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少尉？自愿？在这种项目招募外国志愿者？真是不动脑子就能想出来——你的情报部门没有教过你什么叫保密工作吗？”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赤裸裸的嘲讽和挑衅，“可惜了，你来不及看到我们真正做的是什么。和政府的那帮蠢货一样。”

挥了挥手，“二号禁闭室，请吧。”

塔季扬娜垂着头。已经没有什么可被她称作为斗志了。

两名宪兵向前准备架起她的时候，她用肩膀猛撞了其中的一个，这无关痛痒的一撞让她立刻被按在地上。她朝地板吐出一口唾沫：“让我起来。我自己能走。”

“你现在才说计划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单膝跪地在掩体侧面打出短点射，命中空中飞行的警戒机。它们利用交错的廊道与排列不甚整齐的机柜进行横向机动，以一般飞行器无法达到的难以置信的高速嘲笑着我们的瞄准。

东方在我身后喊着：“我必须先看见，才能知道！”她还是那个离数据终端最近的人。

警戒机蜂群一般涌入廊道扑向我们，绿色激光将整个空间分成若干区域，我们扣下扳机全自动射击直至拉机柄向后弹出，然后我们从枪套抽出各自的手枪，向后拉动套筒，双手握持继续射击。

不使用高爆榴弹是因为不能破坏任何一部分机柜，不能破坏机柜的原因和叛军世界的核心结构有关。假使我们是在一般或生态子世界中，事情无疑会变得简单许多，毕竟那些世界的核心只有一座建筑通向天际，所有的机柜联网，数据永远重复着备份的循环流程，我们只需要像以前一样走进去、插上平板终端、等待传输完成之后离开。曾经就只有那么简单。

我们没注意到叛军世界的核心并非是一栋建筑物。

说它是建筑物都不甚确切：它是一个泊地，一个星港，一个连接诸多星舰的中继站。透过长条形的玻璃窗我们看到合成环在四周游动，新的战舰在合金的焊接中逐步成型，仅仅在我们突入时连接到中心建筑的星舰便有六七艘之多——我们怎么可能来得及把所有文件拷贝完全？

幸而这些星舰间许多还用气密闸门连接，否则我们必须走许多重复的路程。但无论如何这并不会令我们感到轻松或者欣喜——我们的弹药已经见底了。

“怎么他妈这么多？！——东方，你那边还差多少？”现在回头也成为一种奢侈，地面上尽管已经铺遍一层警戒机的残骸，从通道口涌入的却并不为之减少。空弹匣被我扔进腰封上挂着的回收袋中，胸前的双层弹匣袋已经空了。

东方依旧镇定地控制着她的扳机，“十五秒，再给我十五秒。”

“别说十五秒了，这是第几艘来着？”CGP咬着牙问她，甚至都不用劳神去看也能想象本就严肃的CGP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脸色，尤其是平常的他还惜字如金。

“三，我记得是三。”维加斯向手枪中插入新的双排单进弹匣。17式设计时兼并平衡了尺寸、停止力、容量和携行性，这使得它成为一种优秀的警械，维加斯所属的VMPD首选。至少17+1发的弹药容量让它在这时比CGP惯用的45A1型手枪更适合这种消耗。

“什么三，是二吧？”

东方在身后喊道：“结束了！下一个！”

CGP向我们要着掩护，于是我们把几乎全部火力倾泻到面前的警戒机上。CGP从背后切出霰弹枪，站起，前出，仍然滞留在巷道中的警戒机雨点一般坠落。

但警戒机是装备有武器的。Vktr撑开硬光护盾稳步向前推进，我找准时机冲上去，从脚下的警戒机残骸中看也不看随意抄起一只，跟到Vktr背后，敲打它的肩膀。

“哪个给它装的电锯？”我一边骂着已经忘记是谁的装配电锯这种毫无用处近战武器的举动，一边也把吼声全部倾倒在Vktr转回的脸上，“卸了！把电锯卸了装这个！”

Vktr顺从地抬起右臂，咣当一声，整条小臂连着比小臂一倍还长的重型链锯就这么掉在一群同属残骸之间。我把手中连带有激光器的警戒机残骸举好位置，它二话不说就把只剩一半的右臂捅了进去。

“Match error。Vktr无法匹配此类型的设备。”

什么鬼？我以为Vktr是个高度模块化平台……？-

一台蜘蛛形的警戒机从天花板现身，被东方一个点射打趴在地上，然后传出喊声：“试试那个！“

蜘蛛的主炮可能有一米长。现在Vktr俨然成为一名执盾的枪骑兵。

“将——军——身——被——坚——执——锐——”没有什么比这更刺激的了：我们在星舰内狭小的过道中一路狂奔，避开偶尔伸出或缩回的机柜，越过脚下的竖井，背后追着蜂群一般的警戒机，面前还有不时闪出的警戒蜘蛛挡住去路。它们都统一漆着和叛军世界的天空同样的紫色斑纹，但无论型号如何，只要是挡在我们面前的，就由Vktr右臂上的光束主炮打得稀烂。不知为何警戒蜘蛛并没有发挥它们的射程优势，或许是因为估计到机柜的安全，不过对于我们——既然背后的数据拷贝完成，整艘飞船就不再有价值。

好一场破袭战。结果看起来就和我们预先计划的一模一样，细看内容却又完全不同。至少我们曾经以为敌人把主要兵力都集中部署在雷达峰，现在看来好像整个叛军世界操纵的警戒机都在追着我们跑。

“前面往哪边拐？”这艘飞船的尾舱正连接着核心的枢纽建筑，停靠在星港的旅客机一般，只不过机上装载的不是旅客，而是满满当当的记忆合金机柜，内存的信息数以十万兆计。我们庆幸手中的平板终端系统拷贝速度实在太快，容量也太大，一般的固态硬盘绝对无法比肩。

“右拐第一个出口就是！”我们不能在枢纽那样的空间中停留过长时间，多一秒也能不行，在那种开阔的大厅里等待我们的只有围攻和被歼灭。可是右拐第一个出口有多少米？我希望它最好是十米以内——开玩笑的，怎么可能，飞船都比那宽的多。

狭窄的巷道猛然变成宽阔的空地，另两个敌方的Vktr在空中飞舞，伴随着小型的合成环。我们击碎合成环，折断它们的翅膀。

合成环扭曲着向地面坠落。

警戒机也盘旋在空中。它们向我们俯冲，激光束划过墙面和地板，我们甚至没有躲闪，也不劳花时间躲闪，只是向前冲刺着。右拐进入下一个通道。

“第三艘。”维加斯宣布道。这次他终于给对了数字，只是这个数字现在不是那么的振奋人心。

第三艘飞船中没有敌人，只是暂时没有。我们的面前畅通无阻，一路飞奔到第一个可用的端口前，拿出平板终端，看着它像是被吸入一般卡进机箱的槽口中。

然后我们开始组织防御，而我开始查看地图。

幸而我们不用再次经过那个中枢：我们的正下方是第四艘星舰，通过一个气密舱室连接，第四艘星舰的侧面连接着第五艘，然后上面第六艘，第七艘的舰首正好与第六艘侧面的一个锚位相连。正在建造中的第八艘应当不会产出任何新的信息，而只是备份先前的资料，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边不顾。

除此之外我还很好奇之前拷贝的资料中有没有重复的部分。那在我们最终查看前无从得知。

警戒机和蜘蛛已经从我们跑过的方向涌了进来。一眼望不见底的硬光之潮。

平板终端在一阵机械运转声中弹出。

“这就结束了？”东方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有些僵硬地把终端挂在自己的背心上，还怀疑着是不是有什么搞错了。可是没有——同一个槽口已经拒绝了再把存储设备放进去的请求。

“重复的。”CGP的分析快到以至于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跳过了什么或者是猜的，“走了。”

然后他对我说，很神秘地：“小心穹顶综合征。”

“什么——？”可是我们已经在撤离了。我双手抓住竖井的梯子，直接往下滑，但显然我忘记了在对接舱梯子显然是中断开的。我两手抓空，在空中失去平衡，后脑勺磕在舱壁，然后重重摔在地上。

就好像全身的骨头都要散架了一般。在我努力试图仰头往上看的时候，从模糊的虚影中看到Vktr那过长的主炮刚好超过竖井的直径，被卡在通道口，它不得不弯曲手臂，让炮口向上，才得以顺着梯子下滑。

CGP抓住我战术背心后的提手，一路拖行。

恍惚中我看到Vktr对着竖井的顶部开火，合金瓦砾与碎石最初雨点般落下，随后开始伴随着扬尘和更大块的装甲层。在Vktr刚来得及躲开时，它们已经封堵住巷道高度的大半，一直堆积到竖井口。一时半会是不会有任何东西从那上面下来了。

我们终于体会到周身没有敌人的若干分钟。

“站起来。”CGP催促着我，“你没事的。”

我摇摇晃晃地用手撑住地面，辅助着腿部的力量让自己站立。背包从来没有这么沉过，我的重心在水平和竖直方向飘忽。一旁的东方机械地重复着动作：拉开机柜当中的一层，向上翻折，把平板终端放在正中的位置摆正，等待它被黑色的合金插槽吸入，然后移开视线并准备防御。

叛军对信息的防护远没有之前生态子世界那般严密，最高等级的防护措施，也不过是几道密码和轻易能被软件攻破的防火墙。东方此时听到了系统发出的提示音，那种仿佛被卡住一样的噔咚声告诉她是时候输入密码了。

“CGP，解码软件？”

“马上来。”

我说：“C2EADKF8SKW97314。”

CGP警惕地（？）看着我。

东方瞥了我一眼，“你是叛军？”然后在浮动着的全息键盘上开始输入，一秒钟后她得到了她想要的答案：“CGP？”

“乐意效劳。”现在两根12号口径的霰弹枪管对准我的胸前。即使000号鹿弹没能穿透我背心中搭载的陶瓷防弹插板，巨大的停止作用也足够让本就受过轻伤的我难以起身——击倒在地还算其次的。

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什么、怎么能够说出那样的话。这就像——

……下雪……

“你们信不过任何人，是不是。”我知道我必须避免说一些不重要的话，在这里多呆一分钟就多危险一分——可我还是忍不住出口，就像我说出正确的密码那样。印象里，我好像已经不止一次做过同样的事。

“当你已经不止一次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时候，是。”很蹩脚的语序，他就像那个我们刚碰见时候的CGP。像个外国人。

“你知道T2经历过什么，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你身上。”东方看上去是要给我另一种解释，她的枪口依然指向警戒机可能出现的方向，“雷达穹顶综合征……患病的人攻击了我们。接下来你也会那样，你不清楚吗？”

“我不是他们……”无力的托辞，是啊，我怎么知道我不是。

“他们也说过同样的话。”

整艘星舰正在骚动。头顶和侧面的舱室壁传来重物踏过的振动，许多重物，就好像飞船拥有自己的生命，此时决定将我们消化吸收。蜘蛛警戒机，我们在数天之内见过太多那种东西了，多到我们足够理解它们的运动原理，甚至可以猜测运行方式，推测出弱点——可这和现在的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回都城。”我说。

“它们来了。”东方说。维加斯和东方的枪口指向我们来时的通道，Vktr因为没有目标而指向空荡的墙壁，只有CGP的霰弹枪指向我。

东方转过头去查看文件拷贝的进度条。不出所料，它在爬行。

爆炸震动在我们的头顶。一次，两次，随即又接连多次剧烈的爆破甚至令飞船晃动，零我们不得不手扶舱壁获取平衡，逐次递增的声音愈发地震耳欲聋。

东方在一阵忙乱中喊了些什么，只有她的口型清晰可见，声音则被淹没在警戒机所采取的强行通过措施之中。我盯着她看了几秒，脑中回想着她可能说出的话——那个口型，再清晰不过的信息。

雷达峰。

走。东方对我说，走。

我从维加斯的身边跑过。正双眼瞄准准备接敌的他对我突如其来的动作显得缺少防备，也就忘记了转身时枪口和视线要始终指向一个方向的规例。那救了我一命，他惊诧地看着我沿着两排机柜中间的狭窄过道一路奔跑，手中的枪却没有动作。我听到他在对我的不可理喻中喊出半句话。我早已不在乎那是什么了。

我想回都城。东方已经试图救了我两次，这次也一样，而我仍然不知她是否是对的——仍然不知面对我的究竟是什么。这重要吗？这很重要。

我要去雷达峰做什么？我会碰到怎样的敌人？我的接敌策略是什么？我怎么撤离——这些重要吗？

感觉告诉我它们很重要。我突然产生另一种假想：最坏的那一种，是东方把我像枪榴弹一样一次性地打出去。没有然后。

武器自身需要知道它面对的是什么吗？或者说，如若我一无所知，我最好的用途便是当作兵器？

君子他妈的不器。君子不器是他没有固定的用途，可是我连自己的用图都不甚清楚，然后我还想试着尽力帮助别人来当他妈的君子。

我没有听见背后传出CGP的枪声。他一定是怕鹿弹对机柜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可无论如何，机柜对我已远没有那么重要了：或许我能进入雷达峰联系T4带我离开这里，我想回都城，我想回家。

我知道东方的本意绝不是让我一个人逃走，可我能丢下他们吗？

*我不能丢下他们就像他们没有丢下我。*

我的目光捕捉到通道正中离我最近的一个竖井，阀门逆时针转两圈，抬起锁定杆翻开舱盖，我再次双手抓住梯子顺着滑下。

见了鬼了。试图善待别人和学会说不本身并不矛盾，可它们造成一样的麻烦结果和心理上的纠缠。纠缠就是我究竟要去雷达峰做什么的问题，它是个生存问题。

梯子一路延伸到竖井的底部。这一次交换舱的舱盖是锁死的，我的双脚稳稳接触硬光地面，却仍因为上一次摔下的扭伤而疼痛万分。我重复先前的操作，阀门逆时针转两圈，抬起锁定杆，舱盖猝不及防地因重力的缘故自己向下翻开，我掉落，双手在最后一刻挂住舱盖上的阀门。现在我的脚到地面至少有两米。

风雪顺着刚开启的舱盖吹入星舰内部。

在我下方，至少一个连的警戒蜘蛛涌向星港中枢的入口。立即有少数警戒机发现了我刚刚打开的通道，从我面前卷挟着上升气流飞上竖井。一瞬间我甚至有些因为让东方他们腹背受敌感到愧疚，但现在不是愧疚的时候。

所有警戒机都指向着围剿他们的方向，没有一台注意到我这个伤兵的存在。

我等待着所有的警戒蜘蛛从我下方经过。等待是一个漫长甚至要命的过程，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雷达峰的巨眼在两百米距离上看着我，显得毫无生气。我第一次体会到电磁波，如果真的存在，会对人产生的压迫。

我一路跑向雷达峰。

脚腕还在疼，每一步都伴随着那种只能用淤青和关节在关节窝中咬合不到位的痛感。可是我要登上雷达峰，东方会开玩笑，但关键的抉择她从无戏言。

积雪并不能用作缓冲，也不可能让我的脚免于疼痛。不走唯一的山路，山坡可能甚至有六十度陡，但毫无疑问他们在唯一的入口埋了雷。我爬上两步滑下一步地爬行着陡坡，警戒机涌向和我相反的方向，但它们的山海终于看到了尽头。

远处传来一声闷响，可能是什么东西在星舰内部爆炸的声音。我倾向于认为那是东方发射的枪榴弹，至少那样就说明他们已经完成第四艘战舰资料的拷贝，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内部存储合金进行不可逆破坏。这样，资料拷贝的总行程已然过半。

疲于奔命，我想，从一个目标到下一个，就好像在一片漆黑的世界里盲目点亮明灯。

——它们根本不可能照亮这个世界的万分之一，也不可能穿透我面前的风雪。如果T2没有把她的备份撤出我的大脑里，或许这时的她会提一些建议吧。又或者是冷嘲热讽，无所谓，总得需要一些什么东西让我不要停止攀爬。

我手脚并用地继续向上。背包中还有多少备弹，我在上面又需要多少？OODA循环是否一定要到了雷达峰顶才能开始？

真是搞笑，在这种肾上腺素过度分泌的时候我竟然无法集中精神。脚腕的疼痛被固定在了前方而非后方，现在又开始呈现出一种尖锐的痛感。我猜想即使我爬到山顶，我也很难再站稳了。

既然叛军会在山路上布雷，那他们为何不会在山坡上同样布雷？

原因很多，我自然而然地反驳自己：布设角度，布设难度，触发方式……种种反驳的方式都无非是因为我自己乐意。在那期间，我向上又爬行了两至三米。

可是我爬不上去了，再也。

世界并不可能针对我一个人，就像曾经说过的，一切错误源自于我们所了解的甚少和我们能力的甚弱。总有些坎是我们过不去的——当然这座山坡不能算是，它是我的一个决断，一个不走道路上山的决定，如果它被证明错误，或许我付出的代价会是生命。

所以我爬不动了。我多么想蜷起身子恢复，让自己受伤的痛感略微缓解，能够自由地舒展身体。这一切现在都不可能。即使我不累死，我也会被冻死，在数十分钟或小时之内。而我总会想起那个说法，我感受不到寒冷，寒冷在我心跳的温暖前无处遁形。

我伸出手，然后准备坠落。

“你就放他走了。”CGP对东方说。

“他不会走的……他的心理很复杂，在搞清楚东西之前他不会走。”东方回复道。她填入一颗VOG榴弹，左手扣动扳机。爆炸从巷道的尽头传来，在整艘星舰中回荡。

“还有两个弹匣！”维加斯死守着他们的六点钟方向，解决那些偶尔从竖井中升上的警戒机。弹药最少的人被轮换去防守压力最小的背后，Vktr和其他人则倾泻全部火力到12点钟涌来的敌人。

CGP至少弄明白了一件事情：虽然不像Vktr那样方便，但他依然可以利用警戒蜘蛛残骸的主炮进行射击。那需要首先对着主炮的连接铰链来一颗硬光子弹，把它从残体上卸下，随后找到内置的控制器，确认自动控制电路，再把控制开火的两根导线短接。这样做很麻烦，但至少CGP在步枪弹药用尽时还能成为一个稳定的火力点，尽管主炮不小的后坐力和上跳让五分之三的弹药全部射偏。

东方伸手去拿那块已经被机箱吐出的平板终端。其实它早已经在那里了，不过她一直没有空闲去取而已。她反手把终端塞进她的榴弹包里。

“还不走吗？”维加斯有些着急，尽管他所面对的方向压力要小得更多。他的意思很明确：再不走我就不能保证撤退路线的畅通，多一秒危险一分。

“走着走着，还有三艘。”东方打光自己KN的弹匣，拍CGP的右肩而后撤退，同时维加斯转身面对东方跑来的方向，越过她向十二点钟的敌人射击。

CGP最后提着警戒蜘蛛的主炮扫射了一次，确认倒下的这一批敌人和下一批之间有更大的空隙，手中主炮掉落在地板上，抽出霰弹枪开始装填，一边转身向后方跑动。配合着他的撤退，Vktr全自动压制着面前的敌人。

警戒蜘蛛的残骸很快堆积成一座小山，但仍不断有后继者试图爬上，徒劳中为这一堆硬光增添新的高度。它甚至阻拦了警戒机的行动，当缺口缩小到仅有一米多高时，能通过它每次也不过两台警戒机并排。抓住这个机会，在维加斯的命令下，Vktr放弃压制射击，转身跟随东方和CGP撤退。

维加斯最后看了一眼来时的方向，随即转身上路。

“还剩多少来着？”

“下一个是第五——左拐！看着点！”

至少在他们身前和身后的一段距离，警戒机所能发出的噪音全部消失。空旷的廊道给人以一种想靠边稍事歇息的冲动，但只要东方不停下，身后跟随着的也就继续前进着，直到下一个终端机的出现。

“T4为什么不来？”终于问出这个问题的还是维加斯，可是CGP已经没有提醒他话太多或问无谓问题的余裕了，已经第五艘星舰的资料，无论如何回答也都太晚了，没有必要了。

“因为她已经试过了，”东方答道，“她觉得很累。现在轮到我们了。”

我在发抖。

并不是因为我感到寒冷，如果那样，我必然还会想缩成一团。可是没有，我在发抖，肌肉抽搐着不听使唤，两条胳臂在抽筋的边缘。

我在雷达峰顶，灰色的眼睛在我的眼前。

某种无言的神祗。

风暴随着雪花的飘落加大了，鸟群艰难地逆风飞行，但它们终于一头撞上雷达穹顶的表面，燃烧着坠落。它们的灰比我所见过的煤块更黑，随着风在雪中飘散。

入口。我需要找到一个入口，进入雷达球下部的基座——半地下掩体中。它应当是一座混凝土永备工事，颜色与我最早经过的那些补给站相近，只不过缺少了雾墙的遮蔽。墙壁上漆有高强电磁波危险的警示标语和黄黑相间的警戒带，01-R1的黑色喷漆字体十分醒目。

或许我应该绕它一圈……？

我拖着快残废的身体挪动步伐。很奇怪，在这样的地方，感受不到巨型人造物带来的宏伟，也感受不到先前所谓电磁波和叛军为我们抹上的巨大威慑感——它现在只是在吸引着我靠近，就仿佛神明、归宿或通向都城的一道星门，想要拜倒在它的穹顶之下的崇敬感油然而生。它很神秘，未知远大于已知，但我总是发了疯一般想打开未知的黑盒，而雷达穹顶在我面前触手可及。

然而，至少我没有放下警戒，手持着Dagre作一个疲惫的低姿态持枪方式。我忙乱地环视四周，给自己一个正在警戒周围的假象，但心里却都清楚那些不过是表面功夫……我已经快要累到失去警惕的能力了。

我一步步靠近着工事，雪地里留下深浅不一的脚印，尽管提醒着自己随时准备举枪却早已明白自己不剩力气，最终扶上工事的混凝土外墙。

没有任何警告射击，没有通电铁丝网，也没有肉眼可见的防御措施，什么都没有。我有气无力地试图阅读墙上的每一个警告标识，扶着墙绕行半周。地堡的入口在背面显示出来。

山脚下亮起灯光。停泊在核心的星舰们点燃反应堆，发出幽幽的蓝光，航行灯闪烁着红色、绿色和白色，它们的翼面伸展，仿佛要准备起飞。舰首下探照灯一并温暖了风雪，与一旁正用硬光建造星舰的合成环形成反差，对比鲜明。

我绕到工事的入口，顺着坡道向下可见一扇用木板条仓促封闭的防护门。我认为我应该下去，到里面去，雷达球的灰色大片压在我的额头。

然而我的身上没有任何爆炸物，除了几颗进攻型手雷。我依次把它们扔出，看着木板在爆炸冲击中震碎断裂掉落，防护门毫发无损。我试图用硬光子弹射击它，依旧，没有效果。

我靠近观察那扇门。除了竖直焊上的门把手，它的表面足够整洁，且看上去多少厚实，能够抵御小型爆炸物的冲击。这才想起来我们之中或许真的没有人会随身携带塑性炸药，或许，除了我们仅凭一辆ZH2长途跋涉之时。那之后T2大刀的出现改变了关于我们作战方式的一切。

我试着把防护门拉开，没有效果。我无从得知门是否已经被锁死。于是我别扭地左手持枪，再次试图把门推开。

门缝底有很明显的摩擦感——它不是锁着的，而是卡住。于是我把全身的重量压在右肩，整个身体向防护门撞去，那一下撞得我整个人失去平衡，跌坐在地上。

门开了。

它不是雷达，它是一座信标。

我这样想着。它是一座信标，冰冻的森林的信标。

他们手持着KN步枪面对着我，在他们背后清晰可见的显示屏阵列和操作单元，广播的频段和接收频率清晰可见。我知道的，我早就该知道的。

“你终于来了。”他们当中有人说。

“庇护被惩罚者的堕落者，”另一个说，“是谁给了你背叛的勇气？”

我不知道什么背叛，我也没听说过什么神明。如果神明真的栖息在冰冻的森林中，那我便定要去找出他，向他控诉他所犯下的罪行。我们只是忠实地履行了赋予我们的使命。无论是写在我们的平板终端中，还是镌刻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从未背叛，而面前这些人，活生生站在我面前的人类，是叛军。

“背叛的是你们。”我举枪回应道，“摧毁子世界的也是你们……可以结束了吗？”

“我们？”他们看着我，脸上一副看白痴的表情，然后笑到眯缝着眼，连连摇头，“背叛？你太逗了，看看我们所创造的这一切——我们拥有整个宇宙！”

“我们是工具，神手里我们的思想像是细丝，祂将最好地利用我们，而你——”

疯了的人说疯了的话，而我先前从未料到叛军竟然是个极端宗教组织。这不重要。我的手指已经悬在扳机之上，等待他们横七竖八对着我的枪口露出破绽之时，择机开火。我明白在这个距离不可能在对方向我开火前将他们全部击毙，而我还是想活着回去，我想活着回到都城。

哪处控制台的电子提示音响了，有什么东西在遥远地闪烁着绿灯。显示屏幕角落的一个小窗口弹出许多提示：需要手动输入，请确认操作权限。

“有人有什么遗言想说吗。”我不想和他们多费口舌。东方是对的，叛军的真正核心全部聚集在雷达球的基站中，却派出重新编码的警戒机去帮他们执行那些肮脏的勾当。我看了看腰上挂着的两颗RGN手榴弹，它们的保险销在我进门前已经被拔出，如果接下来我倒地时不慎触到拉环，我可能也就会同这些叛军一道变成横飞的肉块。我当然不想变成肉块，没有人想。

不过或许如果我注定无法回到都城的话，这个结局也不能算差吧。

他们的目光涣散，有些人，但不是所有人，望向天空，仿佛他们的视线都能穿透头顶几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层，汇聚到雷达球的中心似的。我的余光瞥向他们注视的方向，黑色的鸟群正在受到禁锢的穹顶之下飞翔。

然后有人说：“堕落的神啊，引领我们走出宇宙吧。”

一个不可理喻的宗教团体。我现在产生了一枪把他崩了的冲动。堕落……的神？

“……乳齿象趟过流淌着质液溪流的大地，而剑齿虎将一路驱赶那些毒虫；当我们的尸体腐朽，金鹰将保护我们的灵魂升上天空，在任何一片漂浮的森林，那里我们将终于重逢……”

“是否神明会将我们的思绪记下；是否又它们会被倾听？我们穹顶下的思维盘根错节，我们的肉体脆弱——秩序，但这能带来秩序，神如是说。

“……堕落的神明啊，请带领我们……”

然后有人跪下了，一开始是前排，一直蔓延到所有的人，他们像被风吹倒的麦子一般，行都城东北待开发地区那些信众五体投地的大礼。他们跪下，在我面前。

我什么都不想听。我不是什么堕落的神明，记忆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和一名飞行员，我不知道有什么神明。

一座建立在山巅之上的灯塔是无法隐蔽自身的，我心想。

然后他们说：

“堕落的神明啊，请带领我们消灭叛军，完成神赋予我们的使命……”

“你他妈的再说一遍？“

已经难以理喻了。这些人说着前后自我矛盾的话，甚至想要用宗教的疯癫来掩盖他们叛军身份的事实。可很不幸的是我不是神明，他们的使命也不是消灭叛军——他们自身正是操控这个叛军世界的始作俑者！

他们终于开始起身，不知是否是听到了我下意识反应说出的话而为之。屏幕上那个窗口的信息一直在发送提示音，某处绿灯闪烁着，像雷达球的脉搏与心跳。然后我发现我在发抖，有什么东西好像与我的身体共振着，释放出热量、肾上腺素以及许多其他。

在我的视线与枪口指向中，他们随意地举起手中的KN步枪，枪口歪斜着无一例外指向天空，在那里，暴风雪拂过，黑鸟在飞翔。

如果说雷达峰是一座灯塔，它将是一座发出怎样讯号的灯塔？

轰鸣的枪声响彻了整个工事内部，他们发狂一样地食指压住扳机，肆意让子弹倾泻在头顶的混凝土之上，丝毫不顾及弹头侵彻力可能带来的跳弹误伤后果。他们欢呼着，用一种我没有听过的语言，他们对我狂笑着好像我已经是他们中的一员。

这是一座囚禁疯子的灯塔。灯塔的光辐照着他们，让他们终于发疯。

第一个终于因为弹匣打空而停止射击的人把枪扔到五米外的地上，满意地看着枪身的冲压金属与地面接触发出难听的刮擦声。然后他向我走来——他简直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表情坚定充满热情与自信，远远伸出右臂仿佛在提示我要和他握手，一边一步步地接近。我警戒地把枪口对准他的胸膛，一边右脚蹬了两下地面。我的脚腕还在尖叫着疼痛。

“神向我们亲授了祂的指令：你将带领我们解放神之女——”

我根本不想再听他多说一句那样的话。第一枪命中了他的胸口，穿过右肺；第二枪略微打偏，钉住他的左肩膀，让他的身躯猛地向后一震；第三枪穿透了他的左眼，血液和脑浆迸溅。

其余人僵尸潮一般向我涌来。我不可能用精确控制的短点射消灭每一个人，打到中途就变成了几乎全自动的扫射，随即发出空仓挂机的声音。他们像挥舞大棒一般挥舞着KN向我冲来，结实的硬塑料枪托雨点般砸在我的头上、脸上与身上，命中我的肋骨、肩胛骨和脸上我叫不出名字的骨头，让我的牙咬到舌头、嘴里出现铜臭味的血迹，我终于在疼痛和疲劳中向后倒下。

他们殴打着我，从剧烈的疼痛中我猜想一定断掉了几根肋骨，嘴里咳出一口鲜血；我闭上眼睛，但右眼依旧遭到重击，枪托随即又落在鼻梁骨和嘴角边，所以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

我的步枪掉落在地，在我手边刚好能触及的距离，轻得和一张纸一样，也没有走火；我腰封上挂着的手雷也碰到地面但并没有什么东西去偶然钩住它们的拉环，于是它们也没有被触发；接着我的头盔向后松脱，它挣扎着在我的脑后寻找一个位置，于是没有了海绵缓冲的我的头骨磕在了硬塑料上，头盔的四点系带勒住我的脖子，让我呼吸困难。我的耳机掉落一只，另一只倔强地插在我的左耳中。

我的右手挣扎着想举起，右臂向内弯折好摸到我的PTT按键，这个动作也招来更多枪托的暴打，直到我的指尖触碰到按键的那一刻，他们抓住我尖叫着的脚腕，开始把我在地板上拖行。

麦克风的收音口仍然连在我左耳耳机的接线上。我轻轻按下PTT。

“……T4……如果你能听到的话……”咳。

“立即，立即向最近的……大功率信号源……”咳。我觉得我能咳出来的血也不多了。

“……开火，接下来会有，大功率信号发射……对着发射源开火……”

咳。

拖行到了尽头，他们粗暴地把我架起，拽着我的右手——也像是要散架了一样。它们把它拍在操作台前的一个按钮上。

闪烁的绿灯消失了，雷达穹顶的心跳也随即停止，仅仅那么一瞬。

工事爆炸了。

我听到爆炸声，周遭的一切都在颤抖，或许是T4的星舰火力直接命中了这里，又或者是十台机甲把混凝土碉堡的顶给掀了……我所有的猜测都源于闭上眼睛。

枪声响起，毫无疑问是重管型KN系列的枪声，夹杂着激光和警戒机主炮开火的声音。能感受到的弹道在我的左右掠过，撕开空气，身旁传来同是KN系列的反击声，所有声音的交响共计持续了不到十秒。随即一切安静下来。

警戒机一定想到什么办法摆脱了叛军的控制——至少暂时，让它们把枪口调转向曾经操控它们的人。现在它们来找我了。

我睁开眼，黑鸟燃烧着坠落在身边。我闻到糊味。

作战靴碾过一地的瓦砾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几双脚在向我的方向快速跑动，或许是先前遭遇的德州电锯杀人狂？

我苦笑。现在被切开定是一个绝佳的姿势——我背对着它们，全身不能动弹趴在控制台上，且武器不在手边。我甚至开始想象自己被切成两段后的样子，尽管那只持续了数秒，在我的脑海中肌肉与骨骼整齐的断面无比清晰。

我手边的红灯持续亮着。现在雷达穹顶没有心跳，或许，它在失血，只是或许。

我试着翻过身来。至少躺着比趴着会舒服一些。

“别动！至少要先确定伤势——”

那毫无疑问是维加斯的声音，看来我又失算了。我还没有重要到需要整个叛军世界的警戒机费尽千辛万苦摆脱控制再拖家带口来除掉我的程度。我听了他的话没有再动弹，以一种很不舒服的姿势侧着身子躺在控制台上。

“安全！”CGP的喊声此时也传来了，近在咫尺。在我被维加斯缓慢地翻过身来的时候，我看到CGP在一旁翻动着地上叛军的尸体，取走他们的狗牌，检查他们携带的弹药与枪支。

“弹药能用吗？”东方在远处——应该是工事的门口处——喊道。我这才意识到方才的爆炸多半是东方他们炸开了门，尽管冲击的大小仍然给我带来一种不真实感，就好像说她用了一吨TNT当量的炸药一样。

CGP捡起一个弹匣看了看，是什么弹种已经在弹匣侧面铭文上刻得清清楚楚，“五点四五的，枪应该是KN-73……要么你换枪。”

“换就换。”东方一边心不在焉地答道，一边迈开大步冲着这边走来。终于她看上去注意到了一边躺在一堆尸体之中一个血染的控制台上的我，于是决定至少说点什么表示一下：“喔，你还活着。气色还不错？”

“……去你妈的。”咳。我的血咳到了正在为我检查伤势的维加斯身上，弄得他绿色的头盔上也满是血迹。

“任务完成了。”东方放低声音说道，语气很平静，或许带着一些别的情感，“谢谢你。”

我更用力地咳嗽起来，让维加斯一时间以为我是不是要把肺也小块地咳出来。他正努力达到他医疗水平的极限，无论如何也只是一名特警队员，甚至不是特警救护兵的职位，能帮我止血外加简单处理骨折和其他一些情况已经万幸。

“他现在的情况能移动吗？”

“不好说，里面……啊啊啊，我不知道，我说了我不知道！”

东方对着一旁的尸体吐了口唾沫，这个动作立即招来了手握一叠狗牌的CGP的怒目。东方说：“那就当作能移动。我们把他搬走？”

好像他们之间并没有过多商量的过程与余地。于是我说：“这不是个雷达站……这是个信标，你们怎么不研究一下刚才他们启动的是什么？”

东方看都没有看我一眼。“把他搬走，要不我们全死了。”她说。

“那些人不是叛军。”东方说。

“那些人不是叛军。”CGP抬着担架一边吃力地说，一叠狗牌在他腰侧面挂载的附包里晃荡。担架是用两根折断的钢筋加上东方和CGP的冲锋衣临时拼凑出来的，我们根本无暇担心它是否能够承受住我的重量。

“我们都，”维加斯显然不想考虑其他的问题，或许是他本来就太过单线程，“快要被炸死了，还在争，”他抬着担架小步跑在前面，喘着气，“他们是不是叛军？”

“你们有谁真的见过叛军长什么样子？”我问。

半晌，没人回答。风雪中听不到任何声音，甚至听不到警戒机所能发出的噪音。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团队又孤身一人了。

我觉得至少应该说点什么，以证明我的伤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严重，但我说话都有可能导致吸气不畅，于是我：“为什么再不走（换气），我们就死了？”

“你不知道？”东方听上去有些惊讶，“T4跟我们说她即将轰炸雷达峰，给了我们一个倒计时让我们撤出，她的运输机就等在这山坡下面……我以为这都是你的主意？”

是的，这是我的主意。这连赌博都算不上，赌博好歹是用统计学数据和概率论知识去赌一个小概率问题，我这算是落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我本以为T4不会回答的。

“她说雷达球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辐射源。我不太明白，部队里的雷达开机状态下辐射不就很大吗？她是不是在说那个雷达没开机——他们刚才在里面用你做了什么？”

我决定避开我认为麻烦的，至少是现在我的状况解释不清楚的，那些部分。我重复着几分钟前同样的话：“这不是个雷达站（换气），这是个信标。”

“具体点，什么样的信标？”

“这就是（换气）我想让你们留下来看看的内容。”我笑着咳出更多的血，以至于维加斯着急忙慌地向我保证就快到撤离点了。如果是运输机的话，其实撤离点多一百米少一百米也没有任何区别的对吧。

“他们说……穹顶。他们称雷达球为雷达穹顶。”

出口之后我意识到我说错话了。不是因为这样它就和雷达穹顶综合征——我们所谓的抬头看到幻觉的系列症状——相关，而是因为雷达穹顶，这个词本身。它似乎早已在我的形容中出现过无数遍。

我听到东方大声的叹气。我仰面朝天，并不能从自己所在的位置及姿势看到东方的表情，也猜不出那会是怎么样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她说，“还有呢？”

“他们说他们没有背叛（换气），说他们不是叛军（咳）他们要走出宇宙……跟（换气）神明，对，是神明——”

“等等——”东方突然打断。

维加斯现在似乎是在低着头，小心翼翼地看着脚下的路而失去了前方和更远方的视野。“还有大概多远？”

“五十米，你没听到航发的声音吗？”

我和雪花一同进入运输机。立刻有什么东西像瑞士军刀一样拿着一百种不同的工具凑了过来。它俯瞰着我，Vktr是这次手术的主刀。

针头插进我的体内，它至少有一毫米粗，肌肉注射。我感到疼痛，但很快转变为仅仅是有什么东西在皮下插着的异物感。随着注射完成，针头拔出，我暗自希望自己不对麻醉剂过敏。

维加斯把一台显示器拉过我的头顶，好让我看着外面发生了什么，把我的注意从手术上尽可能移走。它像一堵墙隔在我的头与胸腔之间，又是那种不真实感。

我本应该坐在飞行员的座位上——现在，运输机仍是自动控制的，不需要人的助力。T4此刻一定比她最近一段时间都要更加忙碌，同时操作着一架大气层内飞行器和星舰的武器系统，更何况武器系统需要在叛军世界被强行破开创口后才能够进行攻击。

“所以你们是怎么出来的？”我问东方。我现在不适合说话，只适合听故事。

但CGP显然不这么想：“他们不是叛军。你是吗？”

“显然不是。”在显示屏的机载摄像头回传图像中，我们平稳地上升，核心、主机星舰与雷达峰逐渐缩小成为一个读不懂的文字。

东方决定打断我们的针锋相对。她回答道：“很长的故事，几乎和你的一样长，不过很单调就是了。总而言之敌人的数目减少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放弃了，所以我们完成拷贝后直接从主路跑上雷达峰。”

“所以主路上没有雷场咯。”我说。

东方显然没有听懂我那句话的意思。她停顿了一下，然后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应该是没有，至少对于我们而言。”

雷达峰渐渐缩小成一颗石子大小。“一分钟后进入虚空，”一个缺乏感情和语调的声音说，“请各位停留在当前位置，避免大幅度动作，以防受伤。”

T2。

她听上去像是全新出厂的一样，不知道被T4修理了怎样的一些部分。那个声音比起原先的她听上去总觉得多了什么，又少了些什么。只有一点，然而，是我可以确定的：我现在还没有足够重要的事情以至可以随意跟她聊天。

“我们用了足够多的炸药炸开那扇门。”东方接着说，好像这是一个什么重点似的，但这句话早就在我的意料之内——我甚至没有反驳她那扇门其实是可以推开的，她见我没有反应，继续讲，“破门之后我们看见他们把你摆在控制台上，不知道在做什么……接下来的事要由你来讲。”

“它是个信标。”我喃喃道。

“我们现在知道它是个信标了。其他的呢？”

我用手指指自己的脖子。嗓子里有什么东西一直咳不出来。

警戒机没有放弃追逐，看上去我们一定是捅了马蜂窝了，因为此刻它们看上去就像风暴一样呈螺旋升上天空，密密麻麻，就好像它们是这个世界本身。我突然开始能够理解T4口中那种更为高效的清楚叛军的方法，它远远比我们的冒险更为便捷。

我们需要冒这个险吗？当然需要。我们所恨的是T4没能提供她力所能及的帮助，而非恨这个任务本身。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种：像我们一样夜以继日地以与叛军对抗为第一要务，或者像T2，去寻找冰冻的森林，为所有人带来永恒的和平。

——如果冰冻的森林真有她口中那样神奇的话，这听上去简直像一种朝圣之旅，让我不得不联想到雷达球下那些人口中所说的话。我可能永远无法理解他们口口声声的虔诚。

那不是宗教，只是对自己太超然或者太绝望了而已。可超然和绝望本身又是相悖的，于是我打消我的念头，不再乱想。

接着我看到火焰。许多条燃烧着的黑线像屏幕中央的雷达峰延伸而去，那些是T4齐射的反辐射导弹，制导记忆功能将保证它们即使在雷达关机之后也能凭借先前锁定的辐射源记忆精准地命中目标。

我们到那时也未能明白雷达峰启动后究竟发送了怎样的信息，我们也将无从得知。所有知道那条消息的人都同雷达一起死在这个行将死亡的世界里，我们不过是偶然的过客，是局外人，如若他们不是叛军，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把那里深埋着的东西挖掘。

Vktr翻腾着我的内脏，显示屏里爆炸中雷达峰腾起火光。

“你比想象中看上去好许多。”T4对着正被搀扶下运输机的我嗤之以鼻。

“托您的福，硬光医疗……”我反击道。我根本不记得Vktr有带过手术刀一类的设备，且它是在运输机上等待我们的，所以如果不是他们“恰好在核心找到了手术设备”的话，是谁把它们带上了运输机并且装备给Vktr，这事情可想而知。

加上她第一时间听从了我的提议，T4突然看上去也没有那样仇视人类。我心里暗自但愿那不是一种假象。

东方和维加斯搀扶着我，而CGP在一旁持枪警戒，也不知道在警戒谁。但东方把我的胳臂放下，向前走了几步，把一块巨大的黑色的东西朝着T4的方向扔了出去。T4抬起手接过，是那块存放着叛军世界核心七艘星舰数据的个人终端。

“你要的东西，看看。”东方说到一半的话停止了。她说最后两个字的时候用了很大的力气，我大概也能猜到她的表情和忍住没有说出的后半句：看看我们现在什么样子——因为你的决定。

T4做了个很不自然的表情，既像又不像是在表达歉意。随后她平静地闭上眼睛，仿佛感受着手中终端散发的温度，然后缓缓睁开双眼，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五秒钟。

“谢谢你们。”她最后说。

T2从身后赶过来抬起我的左臂，搭在她的脖子后与肩膀上，以此顶替原先搀扶着我的东方的位置。她的长发同皮肤一样冰冷，是尸体的温度。

“谢谢。”她轻声说。

“谢谢我还没死。”我回应道，自然而然地。T2什么时候也会变得感谢人了。

T4俐落地转身向着舰桥的方向走去，手中拿着那块差点要了我们命的硬盘。她用一种如释重负的语气说：“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确定两处重要位置的坐标——‘冰冻的森林’，编号为0001；以及‘都城’，编号为0000。我建议所有人不要松懈，没人能确定叛军是否已经占领了这些地方，或者别的东西，总之……”她突然转过身，换上更为诚恳的语气，向着我们所有人深鞠一躬，短发也垂下而且晃荡，“谢谢你们给了我治疗和恢复T2的机会，先前她的核心数据有所受损，需要大量硬光设备进行精密修复工作；也谢谢你们作为人类去替代我们趟这个火……谢谢你们。”

我们愣住了。东方说：“这谁啊？”

CGP摇摇头。维加斯问T2，隔着我的脑袋一右一左的，“这是T4吧？”

“当然是，其他的可能性甚微，不排除她在侵染叛军世界中出现了突变。”又是那个熟悉的句式和用词。

“我现正在更新星图，接下来会设定前往0001的航线。最近盾世界在虚空中出现较为频繁，所以不排除绕一些远路的可能。”T4又恢复了那种看都不看我们一眼的傲气，背过身再次开始走向舰桥，“享受短暂的闲暇吧，人类们。”

这大概是目前为止第一次我们认为她说的话不是认真的——她在用旧时的语气开着玩笑。但后来我们隔着舱门听到她在哭，哭得很大声，以至霎时间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后来T2说T4确实哭了，哭她不需要担负任何责任、可以随意厌恶与荒废自己的日子就此终结。那好像是某种抑郁，T2说，不是哭一场就能好起来的事情。

但是在那之前，我们还有事情要做。比如每次行动后常规的任务汇报、总结和分析，这是我们虽然兵种不同但早都达成共识的事情之一，这次是东方率先提了出来。“我们过一遍这次任务的所有细节。”她对我说，“先从你开始。”

CGP的枪口指向我的额头。

“又来？”

这是我不经思索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可是我的左右还有T2和维加斯，他们也都是一脸难以置信的神情，倒不是因为如果CGP的射击出现误差会把他们两个一并杀死的缘故。

“把他放下来。”东方这句话显然是对着他们两个说的，“他自己现在应该能站稳，说不定也可以走路。”

“这不理性。”T2说。现在她的话里带着一丝警告的色彩。

“这不是理性的问题，T2。只要最后大家不出问题，一切就是好的，它也没有发生过。现在放开他，然后站开五米，这是为了你的安全。”

T2有些犹豫地放开我的胳臂，维加斯于是也照做了。他们两个退到了我身后两侧几米开外的距离，而CGP的枪口更可以毫无顾忌地指向我。

“我应该从哪讲起？”我说。现在能做的唯一事情也无非是配合他们的审问，并且实际上是配合他们的一切行动。我当然愿意相信东方没有恶意，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着这一点，但她却每次都要用这样的方式——并且配合她也就防止了我对未知事物的一厢情愿。

“我先问吧，稍后你再做你的复述。”

“也行。”

我用余光瞥了一眼T2，她似乎很紧张，膝盖想要弯曲放低重心，进入某种战斗的准备姿态，右拳也半合拢着，那个位置可能随时都会出现一柄光刀。CGP似乎默许了我四下观望，没有像一般对待战俘那样喊叫着告诉他们不要动。我们只进行过极少的反审讯训练，但在那些日子里，教官们足够残酷到让我们怀疑人生。

“那么我开始问。第一个：你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我吗？——等等，这算什么问题？”

东方没有回答，她的眼神告诉我她无法给我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只能等我自己摸索着解答。于是我想了想，说：“我以前是……都城卫戍部队的一名军人，具体讲是一名280-II型倾转旋翼机的飞行员，驻扎在北达科他基地……”

东方失望地摇头。好了，我说错话了，现在要吃枪子儿了？

“你果然不记得。”东方说，“第二个问题：叛军世界里下雪吗？”

这个问题是不需要过脑子的，相信大家都看到了，不然她也不可能问出那样的问题，“下，下得很大。运输机不很适合在那样的天气条件下起飞。”东方听到之后上下打量着我，把目光移向CGP，最后又落回我身上。CGP仿佛接收到什么命令似的调整了自己持枪的姿势，握把握持地更紧了。

“最后一个：都城附近危险吗？”那不是我能回答出来的问题，我说。正如同他们从未去过都城一样，我上一次回到都城也是不知道哪一年的事情，这样想来平板终端上的信息却反而愈发地令人疑惑了，它的新闻栏目甚至都从未更新过。

“都城……你从终端上的消息能看到它是戒严了的，叛军可能就在附近，当然那条消息也没有后续。所以不，我觉得都城不安全。”

“但是你仍然执意要回去？”

“你们担心的话，给我一架运输机，我自己回去。”

“这可以以后再商量。”东方摆摆手，“我问完了，剩下的回宿舍慢慢聊……我们还有很多情报分析要做——笔和本？”顺着惯性开口，丝毫没有注意到在我们当中随身携带纸笔的也就只有她一人。

下铺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我想。尽管对面的铺位上坐着东方和抱着步枪处于警戒中的CGP，T2则坐在我的床尾，为了给她腾出位置我不得不把腿脚都向舱壁的方向靠近许多。

维加斯可能是对所有情报最不关心的一个人。他躺在我的上铺，此刻应该正手里翻动着他个人终端里的数据库，试着找到一些能拯救更多人生命的条目。他的动机很单纯。此刻，上铺不断传来翻身的声音。

“这些是全部细节了吗？”东方问我，终于从她手中的笔记本和铅笔上抬起头。其实本没有必要记录的，T4全部都听得一清二楚，只是既然她并没有想把自身也置于这次事端中的表现，我们还是至少尊重她的决定。

“我想是的，包括极端的宗教崇拜行为、神明、堕落的神、神的指令、解放神的女儿……”然后我咽了口唾沫。这些听上去一点也不秒。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从事情发展顺序再过一遍比较好。

“CGP？”东方向他做了个手势，随后在狭窄的过道中站起身去触碰上铺的维加斯，他赌气一般地又翻了个身面向舱壁——当然这并非我看到的而是推断出的情景。“翻过来，”东方说，“公务。”

“啊——”维加斯很不情愿地又翻过身，随后两条小腿从上铺的边缘垂下来，“到底什么，我脑袋不够使了。”

“用不着你的脑袋……你先和CGP出去一下。”

“哈？我以为咱们的信息已经足够公开透明了？”

“我认真的。这可能对你交战中的判断与决策不利。”东方听上去一点也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她认真的时候总能认真起来。

维加斯于是闷闷地下床，穿上靴子走出门去。CGP也抱着他的步枪起身，看了我一眼，好像在警告我不要轻举妄动。待到两人都走出房间以后，东方慢慢将门合拢，上了锁，然后捡起原先在大腿上、现在掉落到地板的笔，在纸上以一名外国人的水平歪歪扭扭地写下四个大字：小声说话。

“够小了吗？”我试了试。

“随意吧。”东方似乎对待自身的提议也不是很认真，毕竟降低声音的提案实际上是为了防止CGP偷听，她后来解释道，但实际上硬光材料的隔音效果比她想象得要更好。

“那我们说什么？”我问。

T2漫不经心地摆弄着一个正二十面体挂坠，那好像原本是她头绳上的饰品，尽管她留着长发也没有许多需要头绳扎着的部分。她双手伸到头后，收束起褐色的长发，把头绳在那里绕了三四圈。

“首先我说，”东方的发言听上去很正式，比我想象的还要诚恳，我不知道情报分析为何要有诚恳的成分。东方说得很慢，略有顿挫，以至于一时间我们没猜想到她接下来会说什么。

接下来的五秒钟后她被T2掐着脖子，手指很快深陷在皮肤当中留下红色的痕迹，直到东方快翻出白眼、口吐出泡沫才被放开。她的双手猛抓着喉咙和肺，大口地吸气。T2第一次流露出一种悲伤、愤怒与不解合而为一的表情，好像是在说：为什么？

东方说：“我骗了你们。我去过冰冻的森林。“

我本想问她，“为什么？”可是话到嘴边我竟也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T2上前掐住东方脖子的时候想必也传达了同样的疑问，只不过更加强烈。这样盲目而泛泛地问为什么是没有意义的。

于是我说：“还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

“太多了。”东方正视着我的眼睛说，“太多了，有些东西甚至我现在也不能告诉你们。就当我没说过，这对你们好，我建议你们最好也不要问。”

“可是我当然有这个权利问。”有时候故弄玄虚的态度真的很烦人，但我怼会那种话也不过是因为所有的厌烦叠加在一起，没有别的原因。

“那请自便。”东方淡然答道，“你知道我以前是谁？”

“那我怎么知道？”

“远西野战军，近卫第211团，上尉连长，情报军官。”

情报军官，这个词让我下意识地联想到都城卫戍部队里那些神出鬼没、满脸狡黠且常常伸出黑手的人。我往后挪了挪身子，仿佛那样就能避开她似的。

“我曾经就负责情报的收集、分析、再分发，如此种种，我可能比起你们而言更知道什么信息在什么时候适合跟什么人说。”似乎是不想浪费多余的表情解释，东方把头沉在自己的膝盖中间，用轻柔的声音继续说道，“那个你，你是不是很想回都城，那个叫什么，北达科他来着？”

东方无疑在这里掌握了主动。“想啊，做梦都想。”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然后你还觉得有义务帮T2这个忙。你就是不懂得拒绝，是不是，并且以善意为藉口？”

我一时语塞。“你他——”

“你一直相信着我的决策？”

这次我真的说不出话来了。她接着赶忙补充道：“别那么信我，我是人，会犯错的。”

“你想以此证明什么？”T2与东方冷眼相对。

“不是证明，是恳求。算我恳求你们不要问。”

我和T2都犹豫着，直到异口同声说出同意。T2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明明能提早找到冰冻的森林的，于是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我去过冰冻的森林。”东方说，“或者这样讲，我最早醒来的时候，无疑自己身处冰冻的森林之中。那不是个好地方，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好。”在T2有些惊讶混杂着愤怒的扬起眉毛中她接着说，“而且我记得最早遇到T2的时候，她不是这样的……你变了。”

“你看到他们对我做了什么。也有部分是你所没有看到的。”

“不妨碍，你知道么。我当然知道我们去的生态子世界里没有关于星图坐标的信息——或者这么说，所有的世界，当中都有所有世界的星图坐标，但拷贝中的一个错误就能让它们全部消失，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怔住了。两次，连续两次都是东方离资料终端机最近，也是连续两次她负责文件的拷贝工作，但那只是次要的。冰冻的森林其实是公开的，只因为各个子世界中主机密码的限制，冰冻的森林成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一时间我感到难以置信、愤怒、无力所有加和在一起，她因为自己的利益判断而连着两次把我们的性命几乎断送，还美其名曰情报军官的判断。我突然能明白为什么T2会冲动到掐住她的脖子不放：换我在她的位子上，我不可能把自己控制得更好，我现在也猛地站起身来，只不过没有桌子可拍。

“我明白你的意思，T2，我明白你对冰冻的森林的理解——可它不值得你去这样为它信仰或者卖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它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懂什么。”T2冷眼看着东方。

“它有问题，问题就在于它没有杀戮，没有危险……没有世界。你得想明白自己牵挂的究竟是什么，而不是一味地虔诚。”

T2咽了咽口水。

“至于你……”东方转头向着我说，“我们又见面了。”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雷达峰和里面的人们。”

“你说他们不是叛军。”

“是这样，因为你没见过我和T2见过的。”东方转头向T2，示意由她作进一步解释。T2似乎把身子向后退了几厘米，仿佛那样就能回避东方的话似的。

“我们与许多人类有过接触。”T2说，“先前我提及他们试图杀了我，现在做进一步解释：他们——逐渐变得疯狂，包含抬头看天、使用一些宗教用语……歇斯底里。”

东方适时地切入进来，“熟悉吗？穹顶综合征，全名雷达穹顶综合征，记载在平板终端的数据库里，得名于他们抬头看天，好像自己被封锁一般。”

我梳理了一下思路。东方是想在试图说明雷达峰里的人不是叛军，而是穹顶综合征的患者。实际上，一旦他们患上这种病，他们先前的身份——是不是叛军——都将不再重要。只有综合征的种种症状才是他们的唯一特征。

“他们管雷达站叫雷达穹顶。”我说，尽管实际上并不是他们，而是我，对雷达站有那样的称呼。按照东方的口径我应当已经患病了，而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发病只是个时间问题。

东方有些惊讶，“这倒是很少见，不过权当作症状的一种吧。他们还有说什么来着？”

“有说神明，说我是堕落的神，说他们要解放神的女儿？”

“我们暂且不谈关于你的部分。”东方好像有意要避开一些话题，如果她是为了避免打击我的话我必然会很感谢的，“神的女儿……鬼知道神生了几个女儿——欸？”

她看上去有些惊诧，不知是想到了哪一点细节，但她的眉头很快就舒展开，淡淡地说：“但愿我是错的。”

“但愿？”

“下一个。你说雷达站是一座灯塔，对吗？”

我想了想，“我有这么说过。”

东方的分析如同晴天霹雳，“雷达站是一座灯塔，掌握它的是穹顶综合征患者。我的推测是：雷达站向外大功率发射的信号与穹顶综合征有关，例如一，它能对我们的心智产生影响，使我们也患上穹顶综合征；二，它会对已经感染穹顶综合征的人施加某种影响。不管哪种……我们都得自求多福。”

每听到穹顶综合征这一词，T2就又多颤抖一次。她的牙关不引人注意地咬紧，好像在和未知的事物做着斗争。

我们围拢在舰桥的昏暗当中。东方掏出一瓶烈性白酒，用多用途军刺撬开盖子，玻璃瓶举到空中：“敬我们的战友。”这话是对着T2和T4说的，因为接下来她正要打算把那瓶酒的一部分泼洒在地板上。这一举动立即得到了T4的制止，硬光在她手中形成两柄匕首以引起注意。

“人类，请先不要那样做。”她告诉东方。

“嗯？……”东方犹豫了一下，还是照做了。T2向我耳语着酒精对于她们而言是致命的这种边角信息。

我们近几天内第一次得以放松下来。东方给大家讲着远西冻原的故事，他们在冰面上用反坦克地雷当冰壶，以枪托为刷子。T2看上去很想笑，我从未见过她那样充满希望。

闲暇，直到我们抵达目的地。

我们走下运输机的舱门。

或者说我们试着走下运输机的舱门，因为机舱内一直闪烁着低温警告，综合显示屏上指示油温和发动机温度的数字也跌破极限。所有的系统都在告急，甚至有种感觉仿佛声音都因为空气的寒冷而传播得更慢了。

舱门缓缓下降到一半，随即停止了动作。液压油在缸中已然冻结。

而我们感受不到寒冷。寒冷在我们心跳的温暖前无处遁形。

冰冻的森林里没有风，只有隔着衣物感到些许的凉意。我们走下运输机的舱门。

“我们到了。”T2轻声说。

参天古木在我们周身高耸入云，它们遒劲的枝条与冻结的稀疏叶片指向天空；树皮上跳动着仿佛雕刻一般的蓝色纹路，昭示着冰冻的森林仍然存在生机，这些树木便是它永不停息的脉搏。

我们的视线在林间捕捉到更多的细节：几台马达机甲被冰雪封印、永远停止在林地之间。它们的身上挂满冰柱、落满积雪，史前巨兽成为威严而苍凉的雕塑与丰碑。

雪花打着旋从我们头顶飘落，仰头看去，林地间被遮挡成块状的天穹一望无际，它们笼盖四野，缺乏了其他子世界的封闭感，这里的天空与我们的距离在我们的感知中近乎无穷。在无穹的天顶之下，一队黑鸟奋力挥动翅膀，以极低的速度飞翔。

一条溪流淌过我们着陆点的不远处。很难相信在这样的低温下仍然有液体在流动，即使小溪中流动的显然是带有杂质的质液而不是水。在溪流的边缘，肉眼可见的冰渣早已生成，而水流只是固执地撞开这些束缚前进着，如果有大片的冻结，则会潜入冰面之下继续前进。我们无法立即看到它们的水源与入海口，只能猜测它们在日复一日的流淌中化作永恒。

T2的长靴踏入冻结了千年的雪地当中，藏青色与雪的纯白仿佛浑然天成。雪层出人意料地松软，没过T2的脚踝。

尽管有树木的存在，这里的空间依旧比表面更加宽广。T4把我们降在一片开阔的林间空地，让我们恰好能看到平原的乱石嶙峋，以及更远处，山地林区的层次感。整个冰冻的森林比起世界更像是一件艺术品，一处好像能让人永远在其中探索的圣城。

T2在雪地中开心地转起圈圈。

她的双臂伸展，一只脚尖轻轻点地，褐色长发在冰冻的空气中飞扬。她脸上露出一种近乎于沉醉的快乐表情，紧闭双眼，好像不需要视觉便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全部。那是我们旅途一路见过的最开心的表情。

我们于是也走下运输机，踩在千年没有被打扰的雪地上。雪松软得像是不存在一般。维加斯脸上的表情像是做好了手被冻掉的准备一般俯下身去，颤抖着从雪地里掬起一捧，随即他的表情变化了：那一捧雪轻得快要不存在，也足够温暖。于是他试着把它攥成一个雪球。

“和一开始一样呢。”东方苦笑了一下。

“一开始？”

“它是永恒不变的。”东方说着那天在舰上关起门来对我和T2说过的话，“叫做……”

“内参。”我把话接下去。那个词自然而然地来到我的口边。

“永恒的和平。”东方用她的母语轻轻说出那句话，像是在吟唱某种拗口的咒语。她弯下腰，用手捞起一把温暖的雪末，扬手看着它们飘落在空中。

维加斯已经在一边和CGP打起了雪仗，前者把刚制备好的雪球以一名警队射手的精度准确打进后者的衣服领子里，搞得后者一阵发抖。现在他们两个正在树木与树木之间跑动，不断移动着自己的阵地。

许久，T4才从运输机上下来。她闭上眼，好像在感受宁静的氛围。我注意到她的脸上浮现出我最早见到T2时她脸上的那种神色。充满着崇敬与向往，绝对的平静，超然脱俗的虔诚。

这就是冰冻的森林的全部。没有更多的景色了，星舰在远方的天空上冰冻，雷达峰在高山闭合它的巨眼。T2双眼紧闭，双臂张开水平，脚尖轻轻踮起。她仿佛用身体的全部呼吸着这个世界，她就是这个世界的神明。

“冰冻的森林已经死了。”东方无不惋惜地说。

T2轻飘飘地降落，正如同她轻飘飘地升起。她先是脚尖、后是整个脚掌接触到地面，安稳地踏住，双臂落下，双眼睁开，整个过程用了漫长的十五秒钟。

随后她膝盖一软，向前跪倒在地上。

这就是冰冻的森林。

牢房的门打开又关上，不变的只有一如既往蜂鸣着的换气扇和旁边的小窗口，投射出惨白的光亮照在厚重的隔离门正中。现在那一小片光亮被一席白衣所占据着。

白大褂说：“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塔季扬娜双臂环抱着膝盖，没有抬起头：“你骗了我。”

白大褂摊开双手：“真的没有窃听器和摄像头。你知道他们最后怎么决定抓你的？因为你在做脑电图测试的时候有伪装倾——”他的解释戛然而止，宪兵的手在门的另一侧轻轻敲了敲门，他仿佛能隔着十厘米厚的合金钢板看到另一面警惕的目光。

塔季扬娜没有说话。果然外国人都是不可信任的，无论出于怎样的目的、开展怎样的科研或者用怎样善意的借口，这些全都没有用。果然能够相信的也只有祖国母亲和她的人民。

“我是来跟你道别的。”白大褂说，停顿着斟酌用词，尽管怎样的选词都不能有任何影响，“让你客死异乡，说实在的，我也觉得不妥。”

“所以你们最后又决定枪毙我咯？真的不压榨我的剩余价值吗？”

“那是个类比，论结果，他们不想让你活着离开这座设施。”

“出去。”

“你看……上面的人也不喜欢我的提议，他们也根本不想让我来这里，他们甚至根本不想来。”

“别再想从我嘴里套出一句话了。”塔季扬娜冷冷地回击，“你用的都是些小孩子的技俩。”

白大褂开始叹气：“至少让我告诉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后你好安心上路。”随即他又补充道，“到了那边，忘掉我们，然后过你自己的生活。”

塔季扬娜抬起头向来客看去。数周的囚禁与饥饿早已让她的脸上失去血色，她的短发也凌乱不堪地粘成数块，有几缕凌乱地贴在额头。“你说吧，”她终于说，“注意你所说的内容，一旦我从这里设法逃出去，我相信你们的性命不会久。”

“我们下一步的实验计划，”他完全无视了她的警告，自顾自地解释着，也许是因为她的话本身并不太方便他做出各种回答，“是首先测试对人体细胞的蛋白质工程。这个过程我们使用病毒外壳与人体细胞上的膜蛋白靶向结合，释放基因载体进行转录和翻译。这一部分成功结束后，我们会把你……放到虚空里。”

塔季扬娜继续沉默着。许多名词她并不能听懂，也感到没有必要寻求逐字逐句详尽的解释。

“抗冻蛋白。”白大褂用手在空中比划着，但并没有实际显现得那样兴奋，“设想一下如果你能在一个被激光制冷到-270开尔文的地方存活，这将对整个人类科技是多么巨大的进步。”

塔季扬娜依稀地记起来了。她是志愿者，被招募来做一个外国政府开展的科研项目。

“就这些？”她现在试着站起身。如果那是某种挑战，她便要以军人的身份接受它，并且从中存活下来。她当然想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尽管在种种可能性下这段有限的距离从未如此遥不可及。

“之前能和你聊天喝酒，我很荣幸。”他低下头，目光对准地板，让塔季扬娜不由得猜测他眼中的是不是歉意。

“请不用谢。”塔季扬娜说。此时换气扇旁的那扇二十厘米见方的小窗更像是某种通往天国的窗棂，可望，不可即。

“你看，如果你信不过我，那你总有一天会看到我，当我被放逐到你所在的地方……总有一天。”他偏了偏头。

塔季扬娜明白他话里的意思。到那个时候，也许他是可以信任的吧，也许。

“你会有一个新名字，高兴一点，那是你的祖国发射的第一艘载人飞船的名字。你将成为人类探索新世界的第一人。”

塔季扬娜太清楚他说的是什么了，两个字从她嘴唇的开闭中缓缓吐出：

“东方。”

“她情况怎么样？”

“用眼睛看。”T4并没有认真回答的心情。东方是对的——她又预言了一件事情的发生，还有什么是这个远西情报军官所不知道的？

然而现在东方却只身一人在外，前往冰冻的森林核心去下载这里的数据。真希望她能预言一下接下来我们该如何是好。

T2已经被接回运输机的乘员舱里。这里比起外面广阔的森林，足够难以想象的闭塞。我们刚刚向T2提议让她再出去走走，只得到一个否定的答复。

“很悲伤。”她说。

冰冻的森林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她。在当初遇见我时她只是一个虔诚且平静的信徒，向往着美好，向往着她心中永恒的和平与安宁；或许她会有些偏执，但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没有什么能把她变成为现在这样，只有她最信仰的东西本身。

如若说过去的她还有一点点的超然，现在的她连这一丝逃避之处也被彻底击碎，她能感受到快乐与悲伤，她的脸上开始呈现出各种情感。她现在就像我们任何其他人一样脆弱。

她空洞的眼神直视前方，仿佛刺穿运输机的舱壁，直接去质问那片森林本身：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CGP的话像是在降下最终的审判，毫不留情，“对于宗教而言，天国必须是一个不可到达的概念。”他不必解释为什么，现在T2在我们面前，我们都懂。

“这里很悲伤。”她嚅嗫着，“为什么。”

东方是对的。她想要追寻冰冻的森林，但她从未真正审视过这一概念究竟是什么，具体到每个细节，具体到对应她内心的种种渴望与期盼本身。正如同所有那些宗教一样，他们追求的只是绝对的美好，而从来没有试图去架构过那种美好的表象下究竟是什么，自己想要的又是什么。

她或许只是想逃过莫名而来的背叛与追杀，但不，冰冻的森林不是那个最优解，安全只是一时之需而非长远之举，她从未想过永恒的安宁意味如何。

“寒冷在我……心跳的温暖前无处遁形……”

她抽泣着。我们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也就只能看着她抽泣着。

这没有办法——我们怎么给她制造一个尽善尽美的假象？这没有办法。

冰冻的森林已经死了。它除了平和与安宁以外什么都没有，它已经死了。

“我们该怎么帮你？”维加斯问道。这样的提问注定不会有任何行之有效的答案。

“……我很好……”

“你不好……我们都在这看着。”

“……我在掌控之中。”T2自言自语着。

东方把她的个人终端递交给T4，后者只是闭上眼默默读取了几秒，然后低吟道：“完成了。”

“怎么样？”

“和叛军世界的资料完全一致。”她带着一种略微遗憾的语调宣布。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反而是不遗憾的语气才会令人觉得不可相信——我们刚刚的发现推翻了我们赖以生存和奔波的根基。它告诉我们：生活在何处、为了何处而战斗以及剿灭叛军，甚至是叛军的进攻本身，都是没有意义的。

东方突然话锋一转，问我：“你还打算回北达科他基地吗？”

我该想到的。现在我的执念或许也失去了意义，而我只能把赌注下在一个不大的可能性之上，或许是四六开三七开，但无意义的选项已然出现，这令我不禁感到一阵恐慌。

“当然。”我强撑着回答。东方肯定能察觉到我动摇了，因为我自己都这么觉得，甚至落到最后它可能只是一个要面子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如果不回北达科他，我便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我将一生在T4的船上飘流。

北达科他是一处绝望的归宿。最后一处。

东方叹了口气，“好吧，那我们去北达科他——T4？”

“重新规划航线。”T4摇着头答道，“这次会近很多，星图上实际并没有标注0000的位置，但可以肯定的是0002到0011都围着它，资料上可以考据得到结果，至少有685个文档都是这样说的。”

我的信心与希望毫无必要地增加一分。

“这样做值得吗？”T4问我，“我现在也和你们一样疲于奔命了，真是讽刺。”她晃了晃手中方才生成的硬光短剑，现在那样致命的武器看上去也不过一般的无害，甚至夹杂着一丝不属于武器材料本身的疲惫。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是值得的了吧。”我提醒她，“我们走到哪都是一样的，利用子世界合成环那种合成效率，我们甚至能直接改造整个世界……就用核心里拿到的那些东西。真奇怪为什么创造子世界的先人自己不利用这一点，子世界本身为何不想利用这样的改造途径？”

“那你觉得都城本身……的资料可能和其他的是一致的吗？我们有可能在别的子世界创造出一个都城吗？”维加斯突然问，他刚刚默默地在我们身旁的地板上做着俯卧撑，一路数到一百个左右。

那是我今天最不想听到的问题。

“你没发现创造一处地点和发现一处地点是不一样的吗？”我反唇相讥，甚至有些恼羞成怒，“你可以创造一座古城，它和新发掘的遗迹一样吗？它不一样，我——我描述不出来，但就是……不一样。告诉我你明白我的意思。”

维加斯想了想。“我明白。”

我叹了口气，今天的问题已经足够多了。在休息之前我想考虑一些略微实际一点的问题，于是我说：“话说T4，我们的弹药储备……”

T4摇了摇头：“存货不多。你不知道每次我们用硬光给你们合成东西都是拿命在做。”

“……什么？！”

“没什么，就当我没说。这牵扯到很多细节，在那之前，我还是准备好足够的储备应对下一次交战好了。”T4就地坐下，伸了个懒腰，“省着点用，你们在下面打警戒机的弹药消耗量多到让人骂娘，要是我是后勤兵，我真就骂了。”

舷窗外的景象徐徐旋转，再次扫过0001号子世界。它就像一块水晶那样剔透，却也像一块水晶那般单调乏味。水晶内部充斥着千篇一律的晶格，冰冻的森林还是最好永远停留在一个传说。

“你是那个堕落的神明。”东方对我说，夹杂着一丝忧伤，“你真的不记得了？”

“我怎么会记得，还有你怎么变成也和他们一样。”我对东方的故弄玄虚有些反感，但很快就发现她实际上只是在道出一个我所没有记忆的事实。我更愿意相信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她坐在我们宿舍的下铺，向舷窗外眺望。现在景色再次回到紫黑色的虚空，空无一物，将来也不会有。

“我是……堕落的神明。”我自言自语道。它听上去不像是真的，更像是个寓言故事。

“你跟我说，如果你这一边出了什么差池，我会再见到你的。现在——”东方扬起手，像是往空中抛撒出一捧纸屑。

“你见到我了，而我却不记得你的存在。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说？”

“因为很快就要没有时间了。终结正在靠近，你感受不到吗？”

我听得一头雾水，“看来我缺乏一些关键信息。”

“这样情况就更为糟糕了。一般的假设是他们掌握了给人洗脑和植入虚假记忆的技术——这种技术在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还不存在——并且将你的记忆篡改之后送到这里。你在那边一定干了什么惹恼他们的事，这一点，我很好奇。”

“他们？”

舷窗外的景象略有变化，出现在虚空中的是一个不规则的白色球体，表面覆盖着的是硬光材料散发出的光芒。舰内广播中，T4宣布来者是一艘B级盾世界，需要进行紧急规避机动。

“他们来了。”东方继续神神鬼鬼地说，“这是他们的力量在这里的投影。”我突然愈发觉得她根本不是什么情报军官，而是某种随军牧师一般的工作。

“他们是神明，这样更容易理解——他们是这片虚空和这个世界之外的人。这里连他们的游乐场都算不上。”

那句话把我吓了一跳，因为从未想象过那样超然的力量存在。往那个方面想，我们的敌人将是不可战胜的，东方的话是否有这层意思？

“我们如何获胜？”

东方不易察觉地笑笑：“当然是自己变成神明。我们需要寻找一条通道，前往他们的世界。”

但在那之前我还要回北达科他。我能够承担那样的责任和义务吗，我有战胜神明的资格吗？

宿舍门安静地滑开，走进来的是T2。她失了魂一样地颤颤巍巍，倒在我的铺位上，然后说：“我需要休息。”我只好把自己坐的位置挪到床的末端。

“你看，大家都没准备好。”东方正准备起身离开，她仔细地把几缕乱发别到耳后，然后自桌上拎起背包，那里面总是叠放着她的生存所需：种种如扳手、液压钳、弹匣、螺丝刀。“把它当作任何一场遭遇战来打……我先去修理一下Vktr。”

她走到门前，正巧这时候CGP把门拉开准备进屋，错身时两人的肩膀撞在一起，CGP有些歉意地点了点头。

她的声音仍然从走廊里传来，“——记得好好休整！我不知道都城会不会是我们最后一站，但既然你这么坚持，我猜它多半是所有线索的最后一环。”然后通向机库的自动门滑开的声音，然后，沉寂。

T2在我身旁翻了个身。

“我们很接近了……非常接近。”

T4的声音回荡在舰桥。实际上她正随意地坐在屋子正中的一处控制台前，但她的声音总像是从四周的墙壁散发出的混响，对于我们，有种好坏参半的效果。声音大到我们的精神都无法集中在虚空之中的任何东西上了。

“我们右舷的是子世界0017和0016，属于最早期的工业仓储类型。工业仓储型子世界倒是有两种，棕色和白色型，当然0017和0016就属于棕色型。”T4流利地背诵着平板终端数据库中的内容，就好像这些知识和她真的有关一样，“我嘛，我没去过……不过有说法称棕色型仓储世界之所以为棕色，是因为内建了火力发电站造成的污染。”

她时不时地看一眼T2，观察她心理状态的各种表现。实际上频繁的观察是多余的，T2现在靠坐在墙边，眼神空洞，几乎一具死尸。很难相信她还能听进去我们所说的任何一句话，想要依靠她的力量协助战斗也就几乎不可能。

“我们好像不是观光团吧。”我提醒T4。

T4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略有得意地伸展着胳臂，“探测设备工况正常，且目前为止我们周围的子世界排布与星图完全匹配，没有异常迹象。”

“如果是你，”CGP插嘴道，“你会在哪些地方设伏？”

T4毫不犹豫地答道：“在都城设置探测基站，参与伏击的盾世界以及舰队将会从外围向内包围。即使这样，如果说他们想要不被探测地从空置航道快速进入，以他们的航速，我们也应该至少有几个小时的预警时间。综上所述我不认为我们的行动有任何问题。”

CGP摇了摇头。“但愿吧，但愿。”

我翻开个人终端已经沉寂许久的资料库，查找着有关盾世界和正规舰队的内容。先前的日子里我竟然久久没有坚持更新情报的习惯，这令我有些后悔，在一场信息制胜的战争中停止更新有关敌手的情报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

“运输机有什么改动吗？”

“让我花费生命为人类的舒适做出的改动吗？当然没有。”T4冲我翻白眼。“别的嘛，两台硬光切割机并列氦氖激光器，切割警戒机外壳后破坏其核心结构非常有效。”见我们皱眉，她又补充道，“省电。”

“嗯嗯。”我低着头翻阅着数据库，随便应付着。盾世界作为正规军和都城卫戍部队的中坚力量，拥有整个子世界的尺寸、完整的内部结构、以及足以匹敌整个舰队的特化火力。平板终端上的那些数据无疑是我一名飞行员所无法想象的，毕竟，只有一架运输机要拿整个世界怎么办？

我好像又回到了最初的那种望不见尽头的迷茫，绕着不同的方位转了一个大圈。整个世界对抗我，我该怎么办？

我只能期望整个世界，按照它们一般的规律，尽可能不去注意我这样微不足道的存在。

果然，果然还是很想活着。

“我们有没有向舰队发送安全信息的渠道？”维加斯说。显然他也想避免这样实力悬殊的正面冲突。没人想看着我们像一粒米一样被盾世界吃掉并且嚼得粉碎。

“你觉得他们会听吗？”CGP说，“没有用的。”

他转过身来对着我，以至于一时间我不知道怎么应答他，但他似乎很享受看着我手足无措的样子，或者认为那样看着我是行之必须，总之他打量着我的疑惑与思想负担，最后说：

“没有用的。逃吧，现在更改航线还来得及。”

我就知道。

“长久游荡在外的人不会知道那种感觉，就像你——”我说，“所以请你们让我下去一趟，这只需要耽误你们不到半个小时。”听上去不象是一种请求，反而更像是一句威胁。我并没有威胁别人的意图，我甚至有点想直接跟世界说：我不会来烦你的，这只占用半个小时。

所以我们穿过子世界0004和0003间的空隙，一眼就看到了对面的棕色仓储世界。那是0002，不需要太多判断就能认出来。都城的周围有三座最早建成的工业仓储世界，它们在最早的日子里用以给都城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输入。

都城就存在于这样狭窄的夹缝之中？

T4的星舰继续深入，0004和0003在我们左右舷的侧后退行，空间反而变得开阔了许多。我很快便理解了这一点：因为早期虚空交通的低效性，都城必须与工业世界保持很近的距离。甚至它们可能用轨道电梯连接？许多种可能性在我的脑海中产生。

等等。

所有人都没有说话，而我可能是最后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所有人，除了T2和T4，全部趴到看似舷窗的实时投影屏幕上，丢了什么东西似的发疯般向四周观察寻找。所有这些都传达出一个消息，有什么东西不对，很不对，有什么东西大错特错。

我——

——我为什么没有注意到？

我无法压制住内心的震惊。我们的确预想过十几种接敌的可能性，但正是现在的这一种，被我和东方在探讨时最早提出，并且貌似地做好准备，却又最早被我们忘记。糟了，太糟了，这真的太糟糕了。

我转头看了一眼T2。她还抱膝坐在属于她的那面墙边，一言不发。此时她的行为甚至成了一种嘲讽的艺术：你看看你，一路走到尽头，嘲笑我比你提前一无所有？

T4有些疑惑地看着我，随即她恢复了那种对人类不屑一顾的表情，当然也不是——只不过看上去是那样的。她毫无波动的声音下略能听出一丝不对劲，“探测结果：太空残骸，分析为一艘……T级战舰，非烈性，可能为III型或V型……什么？？”

“黑匣子呢？”我下意识地问道，感到一阵头晕目眩，稍有些站不住脚地扶住了一旁最近的控制台。

“检索黑匣子化学信号……那边，方位330约一点五千米。”T4询问的目光看向我：它可能是个陷阱，你确定要回收它吗？

“试试看吧。”我决定用两只胳臂撑住身旁的控制台。黑匣子只是个借口，是个用来分散注意力的东西，这种小儿科的技俩谁都想得到，所以T4特意把星舰用化学矢量喷口调转一百八十度，确保敌人可能的来路覆盖在探测设备的包线范围以内。但是现在问题远比那个黑匣子与那艘残骸要大，并且，要大出许多许多。

“机库。”东方转身准备离开舰桥，自动门滑开的时候她看了一眼撑在控制台上的我：“怎么？”

她目光里说的则是另外一番话：最坏的预计，对吗？

我脚下一软，蹲坐在地上。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整个世界在对抗我。这一切都被反复验证过：走在硬光道路上的马达机甲，蜂拥而来潮水般的警戒机，被追击过程中被摧毁的生态子世界，以及现在——为什么我一直相信一切其实不是这样的？

或者是。世界对每个人都同等残忍，只是我的存活能力恰好较弱罢了。无论怎么看，我都像是个废物。

但现在不是废物不废物的问题。

这是世界的问题。虚空的构造的问题，虚空张开巨口，把特定地点的造物吞噬进深渊。

母世界0000，都城，消失了。

我迟缓地从宿舍旁的衣帽架上取下我的飞行员头盔。

“不必勉强自己的。”CGP对我说。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出于善意，我什么都不知道。

即使这样我还想去亲眼确认这一点，甚至说用手去亲自触摸也不一定。我现在需要一个人的出现掐灭我的幻觉。

原本勉强算不上狭窄的廊道现在更向里紧缩，我走两步就会磕碰到墙壁上，维加斯靠近想架住我，但被CGP有些恼怒地拦开了。后者抓住我的肩膀，略微用力，对我厉声说：“做不到的事情就承认它做不到，你这是对你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

“没什么责任不责任的。”我有些恼怒地试图甩开他。没有用。他抓得更紧了，我的肩胛骨开始呻吟。

“理智一点！”

“没什么理智不理智的整个母世界都他妈的没了！”

一时间我感觉到后悔了，后悔我的孩子气——这样有什么用呢？后悔又有什么用呢？母世界已经消失了，愤怒不能使海水或虚空分开出一条道路。

连愤怒都再也做不到什么了。我试图让自己放松下来的同时不让自己的鼻子感到太酸，同时感觉到CGP的双手松开。我想对他说他们从来没有去过都城，没有去过都城的人不可能和我感同身受。

每个人的痛苦都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就真的提高了它们的价值吗？独一无二只能让我们更加抱紧它们，生怕被窃取或者失去，好在下一个人出现的时候能把它当作某种象征示人，拖他下水并且把痛苦分给他一半。不体验沉没的人永远无法理解下沉者的心情。

尽管体验与不体验，已经没有区别。每个人的都城都有可能消失在瞬间。

我头盔前的NVG座上安装着部队制式的A/PS四眼夜视仪，它已经是T2做出的一件精致的仿品，却仍然是我全身上下最贵的东西。它或许比我的命还贵，它比我的命贵的原因是：它告诉我的身份，是一名飞行员。在一个没有永恒和平的世界里，我必须要保证随时准备起飞 。

我现在能飞吗？不像是。

我没有勇气去面对都城消失的事实。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

“我做不到。”

却做出了相反的选择。我毫不在乎地挤开廊道里拥挤的众人，独自向着机库的方向走去。我做不到，但我有那样做的义务。为什么是义务？因为我欠所有人一个解释。东方说，这是所有线索中的最后一环。

“你没有必要那么做的！”CGP的声音在背后回荡着。

“没有必要，但有这个意图。”什么样毫无逻辑的话。我根本不相信自己能说出这种狗屁不通的话。

我赌气般地把头盔狠狠扣在脑袋上。有缓冲内衬的作用，好像也没感到有多大的冲击。

这一点也不高尚。CGP是对的，这是疯子的举动，我们身处三个子世界的包围之中，垂直方向的通道比水平方向更大，但盲区太多，所有逃离路线都有可能被盾世界直接封锁，而这样的封锁所需的成本是很低的。现在我却想尽办法在这里多停留一分钟，多孤注一掷的黑匣子，以此想要证明都城不是一场梦或者其他任何可能。

这是所有线索的最后一环。我心想。

T2已经崩溃了，我在步入她的后尘吗？

维加斯是第一个响应我的人。他从容地把Eagle-15步枪甩到背后，走廊里现在有了第二双脚步声。

“通讯……大噪音，保持距离……”

T4的声音不那么清晰了，通讯中夹杂着失真的波形。一时间我竟产生了一种错觉，周围的三个子世界俨然成为巨大的辐射源，向它们的中心辐射着同方向振动的干扰波。这是一个陷阱，所有的幻觉和真实都毫无疑问指向这是一个陷阱。我就像被篝火吸引其中的飞蛾。

飞蛾扑火的事情，谁真的不会去做呢。

“接近目标方位航向330，速度230，平稳接近。”我在机载频道中宣布，只是这话是不需要说给任何人听的。我的乘客不需要知道有关航行的诸多复杂信息，T4本身就是这艘飞船的全部，她掌握着我的所有动态。

T2被留在T4的星舰上，原因显而易见。她即使在我们的船上也不可能提供任何帮助。但Vktr却被带到了运输机上，看上去不像是她有足以匹敌整艘星舰的火力或是怎么样的。

“帮我看着点那家伙。”我对T4说，好像真的需要我提醒似的。

T4并不怎么在意地答道：“……么说……比你们安全。”

我轻微晃动小摇杆，对运输机的航行做出微调。虚空航行的一大问题是阻力很低，若想回收漂浮在残骸圈外围的黑匣子，最理想的方式是提前用矢量喷口调整至后舱门与其对准，启用主要推力减速，再进行回收作业。目前没有进行风险系数更高的操作的必要。

我们在虚空中可以呼吸，当然，只是暂时的，因为虚空的温度虽然合适，气压却远低于正常水平。在驾驶舱被T4用硬光材料进行隔离后，乘员舱在开舱作业时便会进入所谓的近真空状态。我回头以确认所有人都已带上出舱所需的呼吸器，然后扳下舱门液压的开关。

“两分钟准备！”我越过肩头竖起两根手指。实际上几分钟已经无所谓了，甚至连我也搞不清距离到达是否真的就是两分钟左右。我只是忠实地进行着每次开舱应有的流程。

“我们拿到那个黑盒子，然后我们回来！”东方一手抓住座位上的扶手，一手在空中纂成拳头，“所有人准备！”

“Ma’am！”维加斯在通讯频道里很认真地喊了一声，依旧是我听不懂的语言。

如果我做出这个决定，是或否，会导致那个无可规避的后果吗？如果面前的一切对我处于黑箱状态——甚至连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可预测的黑匣子，我会做出我想做出的选择吗？还是说，这个答案，真的就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们做出许多的种种选择，都是在面对黑箱的时候，我安慰自己道。

“一分钟。”我努力不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像是在哭。我害了你们，所有人，对不起。

运输机的离子推进器已然关闭，只有工质推进器的矢量喷口发出暗红色的光芒。在虚空航行模式中，再行控制气动翼面已经无效，我暗自祈祷自身并不熟悉的矢量推进模式能宽容我的运气……至少不要出太大的误差。

现在运输机比起T4的星舰只是虚空中呼吸着的一点，而T4在子世界的包围中像是被困在三颗红糖中央的蚂蚁。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人数绝对劣势所带来的无力感，当那台“马达”机甲从我身边磅礴走过，当我们站在山巅眺望子世界中的远方，我们也应当是同样的感受：对于广大未知的敬与畏，尽管我们从未停止探索。

“舱门开启，请注意失压。”

我的手在已经扳到绿灯的舱门按钮上悬浮。如果我按下去，有百万分之一的概率机舱爆炸失压，把舱内所有人单程送入离家乡很远的虚空；有千万分之一的概率舱门液压卡住，使得我不得不去和运输机的可靠性工程师正面对峙；有千分之一的概率虚空中一架敌对方战斗机脱离跃迁，机炮直接从大开的尾舱射入，撕裂硬光的机体；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概率我会后悔我刚刚做出的举动——我一定会后悔的，或者心生怀疑，或者无论如何。我按下按钮。

绿灯在闪烁，舱门缓缓开启，舱内剩余的空气尖啸着逃往无垠的太空。

Vktr仍然把自己绑在座位上，出舱不需要它的协助。其余的人挂上安全绳，腿部略微弯曲使力，依次蹬地把自己送往虚空。CGP和东方显然不是第一次在虚空中行走，他们表现得十分熟练，避免多余的小动作来保持自己飞行姿态的稳定；只有维加斯手脚偶尔的晃动使得他的身体以垂直为轴在水平面上转起缓慢的圈。

在太空里，没人能听到你说什么。

“……外围……个阴影……正常……时间……”T4的声音刺破了寂静。

“东方，抓紧时间。”安全绳上的光纤得以让我和出舱人员保持着通讯。东方只是简单地“嗯”了一声，连口头上多余的一个字也不想浪费。

CGP蜷起身子，与一块漂浮在黑匣子旁十余米的星舰残骸发生了碰撞。很快东方和维加斯也撞击到了对侧的另一块残骸之上。残骸上有字，从涂料的老化看来是很久以前的涂装，CGP说。

“写的是什么？”我问道，天真地以为那会是设伏者对我们的一句嘲讽。或许他们已经能提早这许久就预判我们的到来。

CGP犹豫了一下，然后冷静地：“T……是T3，这样。”

T3？

T4的声音直接卷挟着大量的白噪音切入了通讯：“……T3……不得……原来她……果然……心埋伏……”

T3。怪不得，原来她。果然，小心埋伏。

可是这里根本没有适合埋伏我们的地点。理想的设伏地应该是T3的那一片太空残骸，但不少硬光碎片仍然保持着相当角速度的自转，以至任何想要吸附在它们背面的计划都是不现实的。同时黑匣子的地点也距离残骸集中的中心区域太远，如果想要埋伏我们，确实没有多余的选择。

既然不是埋伏我们，那就是埋伏T4了。

头盔摄像机依旧在稳定而连续地传回画面。CGP向东方举起手，示意由她回收黑匣子，于是摄像机的主人向后退了些许，大概是在蜷曲身子，随后画面猛地向前飞去，一只手捞住漂浮着的黑盒。摄像机最终和CGP的肩膀撞在一起。远在近百米开外的机舱中，Vktr收紧安全绳，将东方他们以足够快的速度回收。没有人想在这个死地中埋伏。

“T4注意警戒，把引擎热起来。”我对着嘈杂的通讯频道里提醒着不需要被重复哪怕任何一遍的话。

“……在做……阴影不再……速返航……能逃……”

Vktr正奋力把外面的三人扯回机舱，以至于一时我甚至在想为什么一定要三个人出去，尤其是只有一个黑匣子的情况下，或许是东方认为有警戒的必要吧。

我按下闪烁着的绿色按钮，舱门缓缓关闭，液压没有报错。然后我开始向机舱中恢复标准气压。

“正在返航，航向150，四分钟后到达。”我向着T4——主要是向着运输机中的他们——汇报道。

维加斯急着想要扯下呼吸器，显得有些手忙脚乱，这样他头上的战术帽也被弄歪了半截。东方抱着那个足有四十厘米见方的黑匣子：“这里面真有我们要找的东西吗？”

“……阴影……停……可……误报？……相对速度……”

但愿是误报，尽管我无法听懂T4断断续续的话。

维加斯试着给出一些像样的解决方案，“Vktr上有能解析黑匣子数据的设备吗？我不知道你们到底装了什么。”

CGP说：“我想不必了。”

我甚至没看清他的动作，总之那很快，快到甚至比有些我记忆中的特警反应射击还要快。维加斯甚至没来得及惊诧，因为他根本没有防备。CGP从手枪拔出、拉动套筒上膛到持枪瞄准一气呵成，但他其实根本不用瞄准的，在那个距离上，不论射击谁。

维加斯没能来得及夺下CGP手中的枪。他仅由一层战术帽布料保护的头瞬间被两颗手枪弹洞穿。.45口径手枪弹绕轴线翻滚着进入他的大脑同时，也导致了颅内压过高，于是维加斯的头颅西瓜般炸裂开来。血和脑浆溅在CGP身上也溅在东方的身上，成为两人对峙的唯一象征。

“我该猜到的。”

“没有用的。”CGP淡淡地摇头，露出遗憾的神情，“没有用的。”

好在他们手中的武器没有一件能打穿乘员舱与驾驶舱中间的硬光屏障，以至于我手忙脚乱地在想怎样制止CGP之后，仍然有充足的时间去联络T4：“T4能听到吗？这边有——”

“……看到……流程返航……稍后……”

“你们的推测全部正确，可是怎么样呢——我们你们说过，你们没有必要这样做。”CGP继续说，他的言语里甚至有一丝悲伤，好像因为没能保证我们的安全而自责一样。那种矛盾让我无法理解。

“是你才没有必要这样做吧。”东方试图克制自己的激动，我能听得出来她在压制语气中的怒意，“你跟我们走了那么久，那么久——”

“——那么久之前我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就知道什么是穹顶综合征，什么是对的，怎样更安全怎样反之——我跟你们说过！我提醒你们注意点！”

我的右手仍然虚握着小摇杆，侧过半个身子刚好能转头看到乘员舱里发生的一切：CGP持枪的右手很是放松，只是概略地指向维加斯的残体无力倒下的方向，就好像死去的人真的能够复活；东方已经出套的手枪直指向CGP的前胸。

“我们的推测？”

“当然，雷达峰向外发出激活综合征患者的信号。是什么会让你以为我选择在此刻做出这样的行动，如果不受到他们的干预？”

东方显得有些动摇，她更加紧张地握住手中枪支的握把，“他们没有在一开始给你洗脑进这些内容？”

“他是他们当中的一员。”CGP把头向我的方向偏了偏。他是在说我，光从动作和口型都能看得出来，“他能进得来就说明外面的事情有变化，否则他们完全可以把他就地处决，也不必经过我来监视你们。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个摄像头而已。”

“他没有选择和你接触，哪个环节一定出了错。”

“多半是洗脑的过程出了错——哪个环节，是T2吧？T2拦截了他的神经递质，我找不到第二种答案。没关系，他最终还是启动了广播，我也做出了我该做的选择。”

“为什么？”

“为了全人类。”

“为了全人类？”

忧伤，很深沉的忧伤从CGP的口中流出，他以一种温和的口吻叙述着，仿佛在讲一出悲剧，“你也知道，冰冻的森林无法带来永恒的和平，仅仅靠心理的安定是无法取得和平的。你比我更早到达这里，东方，你不知他们达成了什么……一种通向永久和平的方式。”

“神的女儿？”

“不用拐弯抹角地套我的话，东方。告诉你也无妨……在T2的基础上，一种能够选择性拦截神经递质的合成病毒。别那么看着我，我知道你听不懂。”

东方翻白眼。

“你何不问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挥舞着的手枪枪口随意指向我的方向。我当然知道他不是想对我射击，只是想指我。他现在像极了一个筋疲力尽的疯子，或者一个筋疲力尽的超凡脱俗的人。

“他的记忆被抹了，他不可能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们还有很长时间可以说。”

运输机平稳地飘进机库，起落架略有些迟来地放下，阻尼器缓了两缓，把飞机平稳地固定在附有吸附效果的硬光甲板之上。

Vktr的动作也出人意料地快。它飞起一脚踢落CGP手中的枪，随即一个后转身，又是一脚提在他的胸前。当他试图用双手拽住Vktr的小腿时，它直接把CGP撂倒——速度快到我连动作都没看清，CGP最终脸朝地倒在机舱里，被Vktr锁住喉咙。

“没有必要。”他咳着，“真的没有必要。”

其实返航是没有用的，直到我走下运输机才意识到，因为在作战状态下战舰的舱门被全部封闭。T2和T4被锁死在孤独的舰桥中央。

机库外的景象再次旋转朝向虚空，我分辨不出那是上或者下，尽管直觉说是下——我们在平稳的过载中向上爬升。

而后，像月食一样，虚空开始被一个更为巨大的存在啃噬。虚空出现了奶白色的一角，很快逐渐变大，到达视野的九分之一大小。我敲击舰内通讯频道：“T4？”

“看到了，M0级盾世界，我们上方也有……我想恐怕得拼运气。”

随即机库的舱壁与地面变为透明，硬光容许了外界光线的穿入，我们第一次看到在我们的侧面，原本仓储子世界间的空隙已经被同样的奶白色填满，而且像是要溢出一样，逐渐渗透过那狭窄的缝隙——M0级的另一个特征，能够穿过其他子世界的间隔自动寻路，颇有些母世界军工所独有的为了剿灭叛军穷追不舍并且还选择最短路径的风格。

“我们怎么反击？”东方朝空气喊道。她没有再去理会CGP，亦或是维加斯的尸体，而是把心思全部放在身为军人能做的唯一一件事上。如果她再去看哪怕一眼维加斯的现状，恐怕她的精神状况会糟糕到不足以支撑她到结束这场战斗。

维加斯被静静地安放在一边，依靠着墙壁，残缺的半个头颅被东方溅了血的外套盖住。至少他没有感到任何疼痛。

Vktr呆呆地看着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它没有能够对抗盾世界的火力，没有人再给它下其余的指令了。

“反击？”T4的语气惊讶道无疑像是听到了一个傻子，“军人的脑子里只有反击吗？”

“那不然呢，你指望我开口跟你讲，快点跑？”

“无论是反击还是撤退成功率都不高。请麻烦你看看战线的宽度和纵深。”东方自知理亏，她又没过脑子，而T4是对的，因为没人知道一个盾世界后面是不是还跟着一排。

“Contact，敌舰队，方向090高度3000，距离4150；方向270高度2105，距离5300；ATB静滞力场Sub-EB级，共43艘。”

T4熟练地报出敌人方位，她一人就是整艘星舰，当然对探测设备的应用也得心应手。只可惜与舰队对抗的火力无法得心应手。

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没有问过，是这艘舰的火力配置。我决定这个问题可以不必再等了。

“用来切开叛军世界的大型挖掘设备，在舰尾。再没有了。”T4好像在说，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和叛军战斗的，为何要在乎自己人是否背叛。

“敌舰队，APC级子世界运输机，伊留申-12型通讯机。方向000距离8600，截击航线。

“……这标志着他们已经完成合围，即将进行围剿作业……很荣幸认识你们，尽管只有这么点时间。”

LOG ENTRY 011280 – IDENTIFYING HOSTILE SHIPS

/ APC-class sub-world (carrier) /

……

Armored Prototype Carriers (APC) are sub-worlds that can process a target vessel, break it into peptide prototypes, and present it in conjunction with class II MHC pods on the sub-world surface where it may interact with appropriate T-class sub-world receptors. Professional APCs include dendritic units, M0s, and B-class, whereas nonprofessional APCs that function in hostile presentation for only brief periods include thymic epithelial units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units. Dendritic units, M0s, and B-class sub-worlds are the principal hostile-presenting units for the T-class, whereas follicular dendritic units are the main hostile-presenting units for the B-class. The interstellar defense system contains three types of hostile-presenting units, i.e., ……

……

Summary

•Hostile-presenting units break down large-tonnage vessels into 10 to 30 meter fragments for loading onto HLA class I and II transport pods.

•Hostile-presenting units can be either “professional” or “recruit” units.

•Dendritic unit subsets are uniquely suited for hostile presentation.

•Hostile-presenting units are involved in both the innate and adaptive contingency responses.

•M0s and B-class ingest target vessels by different mechanisms, but both sub-worlds process vessels using the endocytic pathway.

•The endocytic pathway is complex and involves proteolytic hard-light cutters and HLA class II stabilizing units.

……

如果我是一个人，或许我会比在人群当中时更加珍惜生命。

我在黑暗里挣扎。黑暗是活着的，四面八方围拢来吞噬一个不知何许人也的东西，我最终放弃了一切抵抗。我曾经不是一个人，然而那没有作用，曾经是一地破碎的残骸，我在残骸中缓缓下降，不是孤身一人的时候，竟发了疯一般地想念孤独。

我将要去往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地方，它甚至不存在。

你会说我矫情，你会批评我的茫然与无知。你会说还是掖着吧，所有人都在探索自己这一条唯一的生命，而他们的废话就比你少很多，你为什么不能学他们？是啊，我也这样想 ，我也希望我能学他们。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眺望了面前的路途。

只有黑暗。

黑暗不是廉价的，黑暗让我们犹豫迟疑思考和判断，并以时间与生命为代价。

这是我所不能决定的事。

我呼喊着我所不能理解的事物，以及我曾经理解的事物，上一秒还记得下一秒就立即忘却。黑暗不会把我逼疯，我也无法享受这安静，黑暗之所以称为黑暗的原因是黑，真他妈黑。

*然后你，别拿你不懂的东西和我扯淡。*我暗暗对自己骂道。*怎么学的来着？子不语怪，力，乱，神。*

没有一个声音回答我，没有东方、T2、T4，没有CGP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我甚至连自己都无暇顾及。我们失去生命了吗？我们死了吗，或者只是像尸体一样飘浮在虚空？盾世界最终拿我们怎么样了，T4的星舰还在吗？

我感受不到，也触碰不到。寒冷在我心跳的温暖前无处遁形。

奇怪，之前一直有个声音在陪我说话的，每次到这种关头的时候。

你也一样吧，试图追捕我们并且成功的人。前进，不择手段地前进，我根本记不起来那些事情，如果正如东方所说，我的记忆只是被你们拿走牺牲的一小部分。你们究竟牺牲了多少，换取你们所需要的永恒与和平？

“我不想听。”我说。

我不想听，我很想回去。北达科他，都城，米德堡，冰冻的森林，哪儿都行。尽管我现在知道那些地方都不存在，一切都是假的，假的，全都是，可是我还是想。我想缩在属于我自己的铺位上，听着歌，看着窗外训练科目的280-II飞腾。

“听着。“我对我自己说。

“我不想听。”

“我知道。”

毫无意义的自问自答。

天空很高。

晴天，云层像冰一般在过亮的阳光下迅速融化消散，剩余的几朵逡巡在天空的远端，和地面小心翼翼保持着距离。

那不是我的第一个梦，尽管，诚然，我已经许久不复梦见一切不混乱的事物。我也很久不再梦见她。

我梦见天空高远，大量阳光的过曝让晴空看上去也由深蓝褪而成为淡蓝，远山在地平线的边缘清晰可见，呈着玄色、藏青或是灰黑，它们环抱着我脚踏的土地又显得十分遥远。

我梦见我们乘车经由郊区驶过，空气中春天的温度仿佛可以触碰，它们像燥热的粒子氤氲了周围；我们的面前是与地面平齐老旧的铁路桥，头顶灰色混凝土的城市轻轨延伸出一道优雅的弧线转南；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我们的视线随着行车道的下沉而抬高仰视的角度，铁道和轻轨线在车窗投下一闪即逝的阴影，天空高远，兴修高层的我们在这片地面的广袤上仍没能走出平面化的农耕。

一切都不再那么高耸：高速公路、高铁线路、盘桥。我梦见路面平坦，两旁延伸着以平方公里计的青黄不接，那些代表了这片土地的褐色、枯黄和稍显稚嫩的新绿；距地面十余米的高架铁路从左侧靠近，平行着我们，跟随在我们身边，又随即下沉，取而代之的是刚拐过弯来的轻轨线缓缓升起，一列银灰色的列车几秒钟时间与我们对头。我梦见无数高耸的高压电塔，尽管它们也只能给平坦的土地徒增一些无关痛痒的毛刺；它们成着阵列与线路，这里没有硬光、没有装配体、没有聚变，电缆线无比真实地在梦里向前延伸。

我梦见卫星城，那些坐落在城市边缘聚成群落的建筑，它们修长、优雅，初生的丛草刚刚来得及撑起阡陌交通的藤蔓，带来新的安宁与生机。

我梦见她，T2，坐在我的左边，她不可能再过虚假了，因为我们笑着、调侃着，像我从来没有过的那样，我们会心地交流着，无所不谈。

这是梦吧。告诉我，我现在在什么地方？

天穹没有边界，没有子世界的墙壁。雷达峰的巨眼沉默地注视着我们，直到我醒来。

“好像没霾了啊，阴天就阴天吧。”

他呼出的水气仍然能在初春的寒冷中凝结成雾，至少天空足够清澈，纯净的银灰色云层不留漏洞地封锁整片天空，街道上下的车辆在通透的空气中行驶交错。

家在背后。此刻他那个曾经为了他而狠心戒了烟却又开始有些酗酒的老爸一定还没把房间的门打开，不知在屋里一个人捂着脸哭着什么。不过是中午下楼拿份外卖的时间他就能脸色一变，借口不太舒服，捂住头呈痛苦状。人总有理由不太舒服，人总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不让他人知道一些事情，而家里的这些因素和事情让他烦透了。他给还没从医院下班回来的老妈留了张纸条。

“走啦，回学校了。有事电话联系。”

绑好自己的腿包，里面装着的是许久不敢再碰到的相机，背上几十公斤重的背包，确认一遍提袋里装着自己在宿舍会慢慢消化的泡面和自热米饭然后——拖上箱子，提过门槛。两个轮子略微与门外走廊的瓷砖接触，他轻声关上家门。

然后，出发。

哪儿都不是去处。在宿舍的时间里他隔一两周会想到要回家洗一个二十分钟的热水澡，k还能在足够舒适的被窝里睡上十一二个小时；在家的时间里，他总是想要回宿舍和他的舍友们一块，管他是说笑还是写作业，至少一个宿舍总能把四个人圈起来。只是至少在哪生活都没有什么不正常。

“你不能指望每天过的不正常……你以为你是谁啊。”他笑着对自己说。

不过即使自己不这么认为，也总有家伙会一如既往地觉得他正是那样想——那就让他们想去吧，尽管那并不很算是估计自己的感受。那就假装自己没有产生感受，也没有那个能力。“嘿，你知道吗？你这家伙总是想太多。Don't think.”模仿着老电影里特战D队的语气，调侃一下自己来放松心情。

街上的车流并不像工作日那样密集，没有拥堵，当然他家门前的路原本也不是什么主干道。他的周围突然很安静，行人自顾自地走着、拉着买菜的拖车还试图牵住总在绕着他们活蹦乱跳的家里孩子的手，只是不时向他的方向投去一点好奇的目光，随即又收回自己的注意。一身和农民工明显不同的仿军品迷彩却拖着极其不协调的行李箱，爱好的装束并不能掩盖他大学生的身份。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两个孩子会问出“大哥哥是不是要去当兵啊”诸如此类的话——看到家长们一副充满歉意和戒备的表情，他只还是笑着点头敷衍过去。

车胎在路面上滚过的噪音像是一道水痕激起又迅速远去，离他很远很远。他站在空旷的陆地与水面之间。

“他们怎么样了？”

我对着黑暗发问。黑暗不会给我想要的答复，它只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是否回答，一贯如此，而脑海里的声音也不复存在。

“T2？”没有回应。

“你的思维具有回收参考的价值。”

又一个声音出现了，像流动的水银一般，清凉、平静而险恶。和T2不一样，有些时候夹杂着情感的声音会比白板更令人感到恐慌——实际上我已经足够恐慌了，人需要时间来适应环绕周身的黑暗，并认清无法辨认一物的事实。往往如此。

“我的思维是一坨屎。跟我说说他们怎么样了。”

“他们？”声音的笑声很清脆，像是在试探，“是‘你们’，还是围剿你们的‘他们’？”

“都说来听听也无妨。”我说。她听上去像另一种T2，遮遮掩掩，收敛锋芒。如果有人告诉我这是把T3从死人堆里拉回来我也会相信的，尽管我从未见过那个为了创造伏击我们的陷阱而被牺牲的家伙，我想或许她会像T2和T4一样融入我们。

“那就先说说看你们吧。嗯，要从哪里开始……”声音断了半秒钟，虚假的思索，我知道，这些技巧无非是想要达到另一些作用，使人心急或被激怒或其他诸如此类，这不重要，我需要信息，只要能听到就好。

“啊，这个：T2被带有特定导引头的静滞力场导弹束缚住四肢喔。你应该看看的，即使那个姿势她也很漂亮，像要被车裂一样……我要把图片投影到你那里吗？”

声音咯咯地笑着。比起被激怒我更多感到的是厌烦，不，这不仅不像一场审问，我甚至没法从模糊的记忆中找出它近似于什么，有什么东西在隔绝我的记忆，我一时间想不起来。

我必须设法获取更多信息，或者，拖延更多时间，就算永远聊下去也行。

“就不能按照事情发展顺序走一遍吗？”这权且算是个合理的要求，我想她应当不会拒绝的，看在她已经说了一点什么的份上。

“嘛……也不是不可以。首先需要祝贺你们的是，你们从APC的拆解与呈递过程中存活下来，并且毫发无伤。T4这家伙还是有些脑子的。”我的脑海中呈现出这样一幅图景：在APC和IL通讯机的涡旋中，箔条和热诱饵花树般从星舰的四周绽放，那导致了整整一个波次的APC偏离目标；随即T4的星舰开始变形，由硬光组成的轮廓发生了些微的变化，去掉一些棱角，增加一些圆角与发射单元，这让机群伴飞着的静滞力场导弹全部失的，末段弹道变得极不稳定，最终无一例外在虚空中爆炸。

如果是那样，那真是一场不错的战斗。

“但是负责包围你们的M0级盾世界大体上已经全部到位，只留下来……好像是几千米的空隙吧。这个时候T4决定两车前进四撞击她面前的子世界，我很好奇为什么不瞄准那个空隙呢？”

她的声音无害得像个白痴，无害到我甚至有一种想要骂她的冲动——T4能飞一整艘星舰而你懂个屁。我于是转而想象着T4发布指令时的画面：偌大的舰桥中仅她一人站立，声音平和而厌世，双眼失神的T2倚在墙边，目光茫然地瞪向空气；东方蹲在维加斯的尸体旁边，握住他已经发冷的手，口中默念一个远西人的悼词。

T4不可能瞄准那个缝隙。她不会的，因为她知道飞不过去，开了加力也不行。反而如果是截击航线指向盾世界的话，如果真的成功突破外层，或许还能有一丝生存的希望。盾世界不是一艘飞船，而是一个拥有完整生态循环系统的子世界。

“我现在在盾世界里吗？”我问。

“你的思维有些跳跃，让我看看……唔……”那种语气总是让人不寒而栗，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粗心大意地检视着她的玩具，“……是这样想的吗？那我可以告诉你，是，你现在确实在一个盾世界里，而且恰巧是你们撞击的那个——不过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我有些慌了：“你们对我的身体做了些什么？”

她再一次笑出声来，只不过这次的时间比上次更长，像是在笑一个傻瓜，待到她停下来，她不紧不慢地说：“比起这些，你怎么不问我……我们对你的思维做了什么？”

戴着靶场手套的手远没有那么灵活了。伸进口袋好久，才把那个像是校园卡的薄片取出。虽说是大学城，但进到生活区与宿舍楼等等，还是没有那么完全开放的。他把卡片按在感应区，等待着新安装的闸机的响应。

天空阴沉而富有层次感，略有湿度的风刮过卷起道边的垃圾。冷落清秋节？不对，现在仍然是初春。

闸机力度过大地打开，什么地方发出金属的碰撞声。他拉着箱子继续前行，箱子的万向轮在道砖上滚动发出大到足让他无法忍受的噪音。

*我不喜欢这个。*他一直对自己说。*我真的不喜欢这个，有什么办法？*

如果不是他爸，他可能已经坐在城五区的全国最高学府里享受着全国最好的师资，在他想去的专业院系做他想做的项目工程——想什么呢，问题出在自己身上，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不是他爸，他至少也在南方的工科院校，按他家长的称法：伙食好，宿舍好，妹子多。这关他什么事？他上大学是读这些的？

重要的不是宿舍好。宿舍不差就行，关键还是宿舍里住的人。至少他的舍友总能给他整出点新花样。现在他肯定喊着“来6来6”然后重新戴上耳机开始敲击键盘——他们总是那样的人，除了考期开黑最为致命以外，那句寒暄已经变成一种玩笑，甚至一种默契。他笑着刷亮手机屏幕，聊天软件班群里更新着还不甚认识的同学们返校的消息。

一切应该还不算太差，在大学他可以抛开家庭、絮叨和琐事，做他真正想做的……哪怕还免不了当工具人，谁在乎呢？

别人利用我，我锻炼了技能；别人高兴了，自己也不能说不高兴……即使很多时候帮些小忙并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弱点，也是……

遗憾。他想说遗憾。

街头各处还散落着首都的上一场降雪，现在它们表面晶莹，已经凝结成冰晶，磨平的鞋底踩在上面很容易打滑。他有些小心地从上面跳过，不太在意人行道上的自行车与其他行人。在街道远端，城市轻轨正无声地从高架桥上经过，地面的红绿灯突然有些莫名地像泪光。

我推开门。

一旁歪斜着一具尸体，来自于那个我认识了不过半年的家伙。可是我本应什么也感觉不到的，而现在，我推开门，一旁歪斜着一具尸体。这与我有关？这与我无关？

外面的街道依旧车水马龙。

那个倚靠着暖气片的家伙。那个一言不发的人影手执红色的尖刀。

她的身形很像T4，白色的长发垂在肩膀两侧，黑色的冲锋衣、短裙与披风点缀着若干红色。红色同时也是她瞳孔的颜色，与T4形成了鲜明对比，几乎不需要考虑就可以确认这是一个为了杀戮而存在的生物，某种恶魔。

如果说她是从T3的尸体中破茧而出的，我也丝毫不会惊讶。

【准确地说，她的组成当中拥有T3的成分，但不确切】

T2！

毫无疑问，可是我手头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不如说是手头的事情自动上前。这里是其他人的记忆，而我在一个盾世界里，能做的事情理应不多。

那么他们对我的思维……做了些什么？

“CGP呢？东方他们在哪？”

停顿了片刻，“很抱歉喔，可是‘CGP’已经被我们撤出了，他这样的活体样本可是很有研究意义的？如果可以，我们也想用他的脑组织做切片研究呢。”

CGP。脑组织。我想起我们被伏击前他说过的话，“一种能够拦截神经递质的合成病毒”，但神经递质和病毒……我和这些词汇之间好像总隔着一层无形的墙壁。

——所以必须转移思路。CGP，被撤出——可是向哪里？

可是这样，T2仍然留存在我的脑海中，就像一切开始时一样。有什么东西侵入了我的思维，而它就是——

“你不是一个专门留下来处决我们的刽子手，是吧。”我尽可能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平静一些，“你是个幻影，一个留在我脑中的碎片，一个合成病毒……不管你是谁。”

“答对了。”黑红色的合成病毒听上去略有些失望，“很聪明，人类。其实你可以再快一些的？相比之下，‘东方’从得到所需要的足够信息到判断出我的身份只需要一点五秒，你看。”

我不是在想象T4的星舰，我真实地看到了它，尽管那是如合成病毒所说，“投影”到我脑海中的图像。它并没有经过我的眼睛。如果再这样想，那她的声音……

“很聪明喔，人类，很聪明。”

【冷静】

第三个声音出现了，如同T2的残片一样没有形体，这是……

T4。

“这次你的反应比之前快多了。”合成病毒玩弄着手中的尖刀，把它们抛起再接住，看着血红色的刀刃在空中旋转出幻影，“虽然不是很想和你摊牌，不过，嘛，你都猜对了。拦截你的神经递质什么的——哦，你可能不记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很想记起它们？”

【冷静，人类】那是T4的声音在我的脑海中回荡，我根本同时处理不了如此多的声音信息【这只是T4的一个残片，请你再坚持久一点，我正遥控Vktr剩余的部分过去……】

声音开始扭曲失真。“剩余的部分。”哈，也真亏她说得出来。我实在无法想象少了一半的Vktr会是什么样子，那不仅是丑陋不丑陋的习惯。

合成病毒能模仿T2和T4她们直接在我的思维中说话吗？神经递质什么的……是“拦截”而不是“发送”这样吗？

“喂我说人类啊……你真就有这种自言自语的习惯吗？在被感染之前？麻烦你好好听我说话可——以——吗——。很没礼貌欸，什么拦截不拦截的，真的。”

那就是了。除非她真的演得很像，否则她是不会模仿别人说话的。

“什么模仿别人说话，你在想什么，拿我当作东方或者其他人来安抚你受伤的心灵？别逗了——”

【你在听吗？】T2的声音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

我在听。我在听一个你的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同类的长篇大论，T2。如果她要再一次去死的话，只可能有一种原因就是死于话多。

如果好奇是一种危险，那我肯定已经经历了这种危险的到来成百上千回。

我甚至不知道从何谈起，于是我发问：“我所认识的世界里，究竟什么是正确的？”

合成病毒直视我的眼睛，刀尖仍然在她手的附近跳动和旋转着，她无不惋惜地说：“没有。”

“哈？”

“没有，很遗憾，就是没有。你所认识的一切都是假象，因为如果人类早就掌握了创造世界的技巧，他们至少也应当学会摆脱雷达。”

我没能听懂她话里的逻辑，但她的答复是很明确的，明确到晴天霹雳。

“你一直在……拦截我的‘神经递质’，屏蔽了某种信息接收的能力？”

“准确的说，如果你还有些计算机常识的话，可能就是你发出了访问你记忆的请求，但最后回复你，连接超时，没有等来返回的handshake，是这样吧？”

当然她说的词有一半我都听不懂，可那只能使我愈发地想要回忆起曾经究竟是什么样子，包括东方和我说了的和没说的部分，“我是他们的一员”，一步一步来……

【你的记忆里确实有很多你无法访问的部分，这不是你的错】T2对我说。是啊——可是如果你发了疯地想寻找一个不存在的冰冻的森林，你能比我好到哪里去？

“你在拖延时间吗？这样对你不利喔，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合成病毒表面友善地提醒我。如果她说的真的是我的性命的话，看来我的时间所剩无几。更糟糕的是，我在乎，我想知道答案所以我在乎。无论我怎样试图思考，我都绕不开被她所屏蔽的那一部分记忆。

CGP在的时候，也是这种感受吗？被蛰伏着的合成病毒监控着思想，有什么东西一直存在于他的脑海中。我开始有些同情CGP，因为那确实听上去像一种折磨。

【接受大量信息会让你崩溃的】

我知道，T2，我知道。——好吧，我不知道，我没体会过什么是你说的崩溃。但我必须这么做，因为这不一样，因为东方没有完整地把故事讲给我听。

“条件？”我警惕地向合成病毒发问。它足够美好到像一个陷阱，这种事情，一切只需要等待猎物上钩。我有理由相信就算我问了合成病毒她也不会给我想要的答案，而即使她给了我想要的答案，我依旧会上钩。

“没有条件。那是你自己的记忆，我有什么理由去阻止你获取它？”又是那种看似无害的笑容，直到我已经厌倦那种笑。绝对有哪里错了——就好像我的记忆本身是一个伪装过的坑，里面插满着涂上毒的竹签，就好像我的记忆里有多少见不得人的东西。

但我所在的地方，这间宿舍，它属于那个叙事者，那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这样吗？

“嘛，你不知道？任何一个故事都有可能是你的故事，因为你谁都不是……而我也一样。”再一次，无害的笑容。我真的厌倦了。

“我要取回我的记忆。”我说。

【如果你杀了她，你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现在这样做是不妥当的】

可是我杀不了她。我在脑海里对T2说。至少我那样认为。

“你确定喔？”

“废话少说。”

大量的信息突然涌入我的脑海，那些疾病、灾祸、黑色行动、隐藏、绝望、友善、歇斯底里、可悲、伪善、无能、背叛、蒙蔽、捏造、试验，那些不通向死亡的和即将通向死亡的，那些最终选择通向死亡的。一切都沐浴在巨大的失望的阴影中，我膝盖一软，跪倒在地上。

视线变暗，头脑发昏。合成病毒笑着向我走来，让我确定这是她所期望的结果。我现在终于知道病毒是什么了，可是没有关系，一种被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病毒即将向我道别。

“该结束了。”

是T4，或者T4在这里的投影。但至少那个活生生的人格就这样挡在我的面前，冲锋衣面料摩擦发出某种防水布滑动的声音，耳边的几缕不齐整的秀发也因为偏头而晃动着。这就是我脑海中的T4。

脑海中的T4手执两柄比合成病毒的尖刺更为短小的军刺，军刺的血槽被镀上一道亮眼的蓝色。

“真没想到——你竟然长途跋涉来到了这里？我以为你已经被他们处理掉了……果然那些外界人类对这里的生存技巧掌握得还不够透彻呢，以为粉碎你的躯体就能粉碎你的意识，对吧？”

合成病毒在挖苦、嘲讽或者挑衅，所有的这一切都针对从外部接入的T4残片，而和我无关。她好像会被面前出现的一切吸引注意，很快转移目标。这对于她监控思维的用途又何尝不是一种优点呢？能够迅速转而处理更新的信息，同时与旧的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以备存储和日后使用之需。

T4只是对着她的对手扬了扬头：“废话太多。还是说你在他们的身上也植入了残片？”

“无所谓，你知道吗？”合成病毒浅笑着，看似无害地玩弄着手中的尖刀。她转头看了我一眼，仅仅一两秒钟，然后把注意力转回她面前最具威胁的敌人，再次把我的信息置入缓存。我当然不是个威胁，因为她放开屏蔽的我的那些记忆，我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处理完，换言之我自身调用来处理那些信息的神经元运行是很缓慢的，而被合成病毒控制的那些则十分流畅；也正是如此，她会认为T4的接入占用了我正在处理信息的神经元，因此毫无胜算。

她却像如临大敌般后退，然而后退的同时仍然止不住可以说是自信的笑容。她仍然漫不经心地把手中的刀抛起再接住，以这种方式给T4制造压力。

尖刀飞起，于是她终于说：“无所谓。在这附近——我无处不在。”

下落之时，红色的刀刃周围陡然出现硬光的纹路。它们蚀刻着空气，以肉眼所不能见的飞速扩张，最终完成展开至一具平衡后抛式无后坐力炮的形状，顺势落在合成病毒的手中。

她一言不发地开火，T4一言不发地试图闪躲。不出合成病毒的所料T4的动作有些迟缓，爆炸覆盖了T4的半边。火焰和烟雾很快散去，T4的左臂消失了。

“你是想说你让我一只手也能战胜我吗，在这里？”合成病毒笑着挖苦道。

“你话太多了，笑得也太多。”T4反唇相讥，她竟然感受不到疼痛，“笑太多会让你送命的。”

“你知道就算在这里杀死我也没有用的对吧？很快我就会存在于所有人当中，喏，那个你，需要给她解释一下吗？”

T4确实不知道这一点，而我也不知此时说出这种话是否适合，我只知道T4不可能比起关心T2更为关注人类世界，于是我强忍着头顶的纷乱与压迫感说：“很快合成病毒就会传染所有人，以疫苗的形式……她是想说你杀不干净的。”

“那就先一个一个来。”T4显得很无所谓，右手反手持刀在胸前，呈标准的匕首操姿势。

合成病毒的无后坐力炮此时变回一柄尖刀的形状。她微微咧开嘴，露出口中的虎牙，“我可能会在你面前死去，这都没有关系，你杀不尽我，即使我在这个意识里只留下躯壳，我也会存活……”

而T4吟唱着：“……当我们的尸体腐朽，金鹰将保护我们的灵魂升上天空……你们，为何要玷污我们的歌？”

“只是稍加利用而已。”合成病毒双手抱在胸前，满不在乎的样子耸了耸肩，“既然是广为传播的，那就有它的意义，你看，多么美妙的句子：‘在任何一片漂浮的森林，那里我们将终于重逢……’”

T4猛地蹬地起步，向合成病毒挥刀。

我的目光终于重新对焦。

战斗已然结束，而出人意料地没有胜负高下之分。T4没有在我面前后退半步，尽管巨大的刀伤从她的右肩一直延伸到背后靠近左腰间的位置，连同两条被斜向下斩断的马尾辫一齐展现出整齐的切痕。在远离我的另一边，合成病毒的两条小臂都被切下，只能用硬光在自己的残肢上合成武器来维持战斗状态。她所站立的地方，地面爆发出红黑相间的尖刺，像是结晶的矿物或者一株仅有刺的蔷薇。

记忆中的宿舍已经被摧毁，床和桌子连同储物柜变成扭曲残缺的铁片歪倒在角落，暖气片被砍成七块，椅子也翻倒在地。我花了十几秒时间意识到那是我的记忆，以及我的大学宿舍。许多遥远的回忆都并不那么受我欢迎，但现在的意识又告诉我它们分明属于我。这真是糟透了。

“我以为你还会更强些。”T4咳嗽着，她并没有血液，所以咳不出，“T3是块好料子，可惜她的温良恭俭让没传到身上。”

“别逗了。就算你在这把我杀死……他们也会用你的残骸给我一副新的躯体，不是吗？我将在你的尸体中重生。”

从各种意义上合成病毒都是对的。T3噬菌体真正可用的只是一副外壳，实际所用的基因载体当然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包括T4，甚至要想新合成一种硬光——蛋白质来达到所需要的目的，都完全没有问题。合成病毒从来不缺乏形态。

“话太多。”T4一边骂着，一边向前逼近，“我醒过来帮T2就是为了对付你这种弱智？本来对外面的评价还能高一点的。”

“只要我还在这，你们就都别想出去——”合成病毒用硬光护盾挡开T4的一刀，军刺的尖顺着光滑的盾面滑开，只留下一道轻微的刮痕；而反击则落在了T4 的左肩上，本来这一击多少能将她击倒，可惜她此时已经失去了左臂，刀刃从她左肩上带走了一块，没能造成多余的损伤。

【她在拖延时间，他们正在把T2和CGP带往最近的撤离点】

很难相信那真的是T2对我说的话，因为对大量记忆的处理耗费了神经网络的大部，她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我现在相信这是她很早之前就想跟我说的一句话，同时感到有些对不住，毕竟她真的提醒过我那一点。无论如何，她自己的碎片竟然还会直接称呼她本人。

最近的撤离点。那是个能逃离这里的地方，回到人类本应该生活的世界，离开这个巨大的被当作世界的培养缸。至少在这里人类还不能直接操纵这些星舰，他们必然用常规交通途径——比如车队——进行运输。这把他们的活动范围限制在了这个盾世界以内。

我试图起身。很难，但这里应当是我的记忆，我至少必须能够起身。

我的全身都在酸痛。我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必须摧毁……合成病毒。

T4和合成病毒缠斗在一起，前者把匕首刺进后者的胸腔；后者大笑着，把匕首猛地拔出，质液在地板上喷涌，流到我的脚下，我在其中看清了自己的面容：受伤、恍惚、脆弱。

合成病毒保持着理智的笑声。失去理智的像是我一般。

我的记忆，现在它们和现实混杂在一起，纠缠到我难以呼吸。因为我既不是那个会飞倾转旋翼机的飞行员，也不能在现在做出任何反击。我乏力而无能。过去的我是一摊废铁，现在的我刚刚解除我不是一摊废铁的蒙蔽。

“他们现在在哪。”T4的小腿被整齐地砍断，她失去支撑摔倒在地上，却依旧死抓着合成病毒残缺的衣摆不放。合成病毒把刀尖刺入T4的后背，质液也从那处新的伤口喷涌而出。

“你想知道吗？赔上性命也想？”

T4反手抓住合成病毒的刀柄，猛一发力，把合成病毒也拽倒在地，反身压在自己的身下。

“我不会乞求你告诉我。”

我挣扎着向她们的方向爬去。如果我有一把刀，我会毫不犹豫地跳起来挖开自己脑子里错误的部分并且加入战斗，但我只是个混乱之中的普通人，最多不过一个合力创造这里的研究者，并且刚刚被我自己的记忆夺去我手中的尖刀。

“撤离点就在这个盾世界里。不过呢？你们也赶不上的，即使赶上，我还会在那里等你……并且消灭你。”

合成病毒一刀砍断T4剩余的右手，一刀从压在自己身上的T4胸前刺下，同时把她自己和T4刺穿。她猛地抽搐了一下，随即停止不动，硬光的刀刃也从空气中消失。T4的尸体从她身上翻落。

T4的尸体然后动了动膝盖，我才发现她没有死。她挣扎着用剩余的腿部站起，向我伸出一只残缺不全的右臂，质液在全身各种大小的伤口流出。她对我说：“起来吧，人类。你能站起来的。”

记忆中的场景在减退。整个宿舍空间像墨迹一般从的我眼前退缩，随着合成病毒的停止存在而失去它自己的生命。暖气片蒸发，车水马龙消失，天空再次拥有了穹顶，远端展现出另一片不同的浮动建筑物，漫天的星舰，与一眼望不到边的质液海洋。

T4站在原处。她的肢体完整而表情疲惫，向我伸出一只完好的右臂。Vktr和东方站在她的旁边。

“你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但现在不是了——那就是我们能从这里出去的理由。”东方对我说。

我是谁？

问题自然而然地在我的脑海中出现。我想站起来，但发现不仅仅是腰腹肌在酸痛，于是我打算躺下，并且相反地，抓住T4的手，蜷曲身体让自己站起来。

“我的碎片也刚从你脑中撤出。”疲惫的表情，疲惫的言语，“她可真惨，胳臂腿都没了。”自嘲着来获取精神上的放松。除了精神也没有其他的地方能够享受放松了。

然而T4离我足够遥远，东方也是。这就好像我曾经的记忆属于真正的我，而现在的我和周身的人相隔遥远的距离。

【我还在】T2说。

你快死了，还是已经死了。我麻木地说道，不带有一丝愧疚。

“嘿，我说，我们该走了。”东方说。她试图伸一只手过来，有些不解地看着我毫无反应，于是又试着说了些什么以引起我的主意。我不在听。

我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我从来就不曾是一名飞行员。

我是谁？我是个可悲的家伙。那个家伙从小只因为出身偏僻而自卑，当他真的最终在学校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时，他以为他每天接受那样的锻炼是为了能让他在大学统一考试时获得胜利——七年的学业的训练就是为了让他能够一战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尽管他并不真的知道那东西意味着什么。真是可笑。

那家伙比我见过任何人都更热爱集体。只可惜集体里的人大多没能记住他。好聚好散不难。

那之后我去过两年部队，一个学什么都没学完的新兵蛋子，每次体能测试在及格线上挣扎，对装备的应用倒是稍微好看些，只可惜基层真的不很需要对敌人了解比对自己更多的人。两年服役期满，我回到生物系。他们说最后生物系的毕业生能在各行各业找到工作，我笑了。

生产实习期间我到了那个所谓的研究院，参与了他们的计划，然后是东方。她叫塔季扬娜，很酷的外国名字，我甚至还请她喝过酒。

我同情她。我当然同情她，甚至我猜想研究室里的人一半都同情她，可那又怎么样呢——所有人都成为懦夫，而我成为替罪的羊。我没有什么罪过，同情不算一种罪过，我猜想，但同情让我被扔进这个世界，子世界的世界当中，同情让那个我帮助一个叫做T2的家伙，直到今天。

我那一步做错了？

我答不上来。东方说，我应该走了。

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那不能决定任何事情。实际上是与不是都没有影响——当东方和CGP和维加斯和T2一起走过了这多少单位的路途，没有人再在乎历史出身的问题。我多想跟CGP说，回来吧，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我们需要你的协助。

我突然开始有些明白T2的话了。我在培养缸的上面俯视着她，和她共同走过许多我所不熟知的路途。

我接下来的步骤，还会做错多少，没有人清楚。

可是我信不过自己能再做对任何事情。

任何都不行。

“只有一次机会，对吗？”

“我觉得是半次。”我冲东方吐吐舌头，“我做不到。”

东方气得对我翻起了白眼，“没人问你。——T4，你说他们就在这个盾世界里？”

“他们在寻找一个撤离点，那里应当有你们所需要的设备。”好像更多的信息在我不注意时被私下交流了，而我仅能通过记忆里的信息来判断她们说的究竟是什么。

“无论如何他们只可能通过车队或运输机的方式运输……”我说了句没有意义的话。大家都知道在这里可编程性地操纵星舰并不现实。

“VKtr，去检查一下周围的轮胎印。”Vktr已经失去装有武器的双臂，现在披着沾着血的东方的外套，两只空荡荡的袖筒来回摇晃着。我才突然想起维加斯的事情，因为他……

我就在Vktr的面前犹豫了。东方瞥了我一眼，说：“维加斯没扛下来，残骸里什么都没有了。”就好像那是家常便饭一样，失去自己的战友，真正的军人。

T4看着Vktr跑向远处，若有所思着，“像你们的ZH2应该是不够快的，虽说现在应该已经摔碎了……人类的工艺品。”她哼了一声，好像觉得人类的造物还多少有些意思似的，“我们需要快一些的东西，最好是运输机。”

“你那架还好吗？”东方抬起头问道。此时她正用石子在地面上摆成车队的大致形状：前后警戒的护卫车辆、中间被夹住的运输车、护卫车辆上的转管炮甚至导弹发射器。

T4也饶有兴致地看着东方的小沙盘，于是头也不抬地说：“废了。”

“再造一架呢？”我问。

传来一声失望的叹气，我知道我又说错话了。“那需要一套完整的储存着飞机结构的记忆合金，就算你说我身上有这些东西，我们还需要合成环和其他环节的协助……”T4无奈地笑着摇头，“算是去救T2的话，我可以做到这些，可是用作记忆载体的Vktr会被牺牲掉……我很好奇我能为了你们人类做到什么地步？这一切的战争真的与我有关吗？”

东方的眼神告诉我不要说话。我们都知道答案是无关：T2只是个无辜的牺牲者，在那之前T4还是个厌世而沉沦的家伙待在她自己的星舰里等待死亡。我们真的一直在为了什么疲于奔命？

“你就当作你是在救T2好了。”东方最后说。

“是啊，我也想那么想。”T4说，“反正花掉的这些时间，你们都会赔偿我的对吧？”她的声音里能听出很明显的不满，那不是一句玩笑，不过我们也不知道如何赔偿噬菌体的娱乐方式便是了。

Vktr不知什么时候回到了我么当中，它竟然有这么快。“已经扫描到车胎的红外信号。”

“很好。”T4自言自语道，然后对我们伸出一只手，“等下。”她随后把双手放在Vktr的双肩上。

我们默默地等待无论是怎样信息的传输完成。有关红外标记的信息将被储存到T4体内，而Vktr将作为DNA模板完成它最后的使命：蜕变成一架运输机。

一个合成环缓缓下降至我们的头顶。这是最后的旅途。

我翻开一旁“地形匹配”的按钮盖，轻轻按下。HUD侧面出现了更多的提示信息。我把航速降低到195，刚好看到护卫车队的最后一辆车出现在视野边缘。车顶安装着制式的遥控武器站，使得整个车高比原先增加了将近一半。

“T4可以随意锁定目标及开火。”

“可是你还没把master arms打开……我需要提醒你吗？你是个飞行员。”

我不是。我一边那样想着一边已经是手忙脚乱，高度又下降了50左右，幸而地形匹配帮我拉回了高度。我在屏幕上操作着，宣布道：“Master arms on. Laser pods 3 & 4 safeties off.”

“这就准备把T2抢回来了？”东方在乘员舱里抓紧了舱壁上深处的护栏。

我无心回答她的提问。我略微前推节流阀，以便接下来能继续锁定更多车队目标。我们并不需要将他们击毁，只是集中轮胎失去行动能力即可。当然这似乎听上去比把他们直接击毁更难。

“T4？”

“航速可以。已经锁定5个目标，探测到额外3个。第一波开火。”

激光束从运输机翼下的吊舱中带着T4的恼怒和我们的悲伤射出。